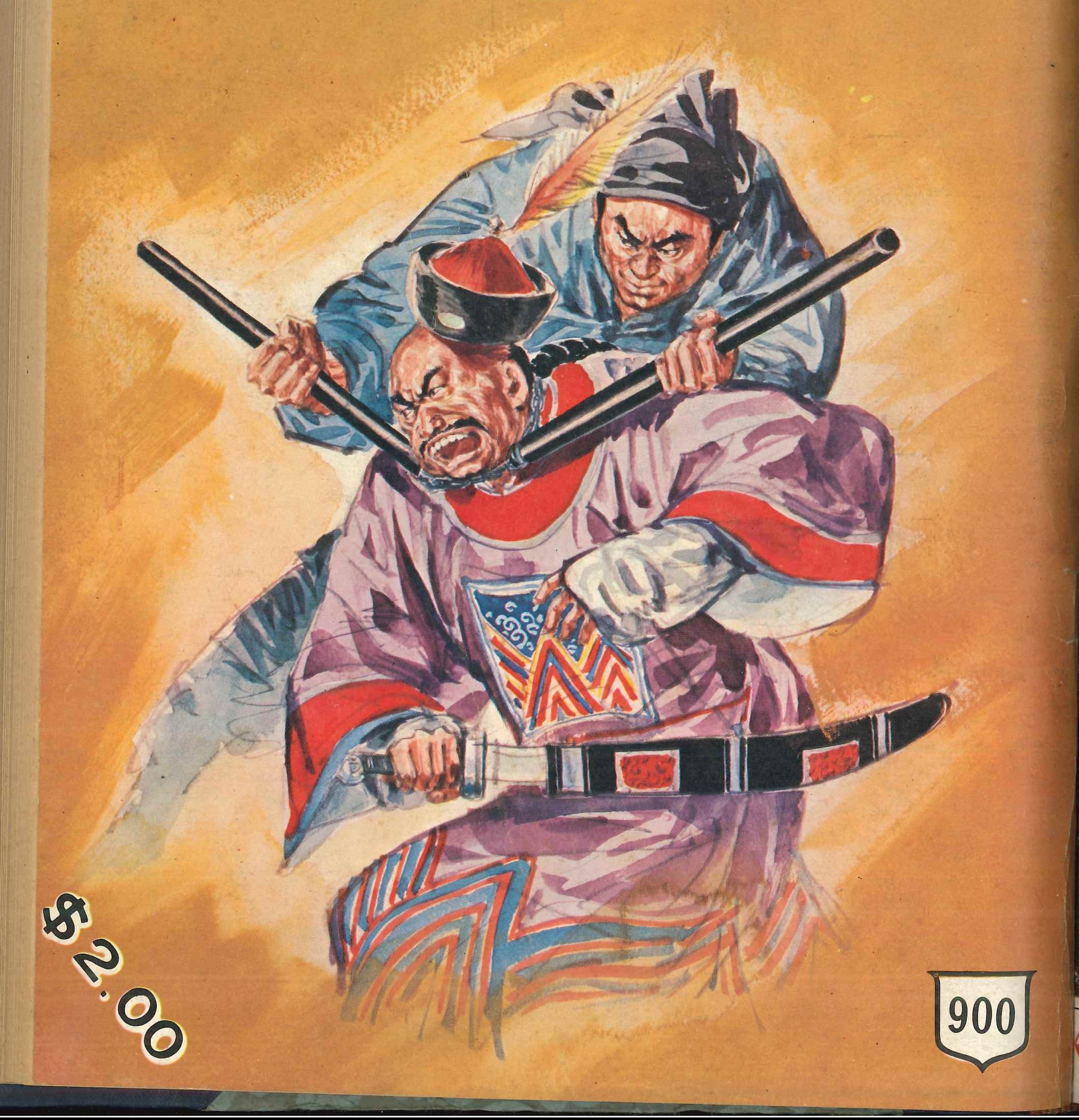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隱　俠　大隱隱於野，小隱隱於市，〝既感河山追失計，艱難戎馬發情深〞本故事詭異奇趣，有武林異人奇行怪事，有風塵俠女哀艷私情，是作者別創風格的一部好作品。



$2.00

900

◀編　後　話▶

今期是本刊創刊九〇〇期，特別精選一篇由譽滿東南亞老牌名武俠小說家臥龍生撰寫的巨型中篇：「隱俠」。本故事構思新穎，詭秘神奇，情節橋段之發展令人莫測高深，迂迴曲折之內容使你大嘆觀止……故事描述一個平凡而低賤的市井小民，由於在無意間得到一面江湖人物夢寐以求的玉符令，引起萬人羣相爭奪，小夥子在莫名其妙之下，捲入一場凶險詭譎的漩渦中，過程既驚險，亦諧趣，有鬼哭神嚎慘烈搏殺的大場面，亦有恩情並重感人肺腑的事迹叙述，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玉手」故事今期已告終結，四大名捕中之——無情在受制於姬搖花厄境之下，千鈞一髮間，化險爲夷？過程之緊張驚險處，令人大出意表，要知結果嗎，請閱本文。

＊＊＊　　＊＊＊　　＊＊＊

下期裡，除了刊出馬雲的鐵拐故事「吉卜賽人」外，特別情商名作家倪匡先生替本刊撰寫一部俠義奇情中篇「鹽梟雙雄」。倪匡的作品，在報紙、刊物的讀者或電影、電視的觀衆都非常稔熟，毋須多加推介，請看本刊下期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90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巨型俠義／臥龍生・文　盧令・圖

隱俠



無意得寶

天不算太冷，但高展的衣服太單薄，腹中飢餓，使得抗拒寒冷的力量，減弱了很多。

昨夜，他躑躅街頭，希望能使身上的血液運行加速，以抗拒初冬的寒意。

但兩天來粒米未進，使得他完全沒有了走動的體能。

飢餓，竟然是那樣的難以忍受。

他是個年輕的人，二十一二的年紀，正是朝氣蓬勃青年，但飢寒折磨的他是那樣有氣無力。

天亮了。

今晨的寒意更濃，高展被凍的有些發抖。

他伸手摸摸衣袋中僅有的一面玉牌，心中暗暗忖道：「這玉牌，也許不太值錢，但至少，也該能換兩個饅頭，和一碗很熱的牛肉湯。」

眼前，他唯一的重要事情，就是吃一碗熱湯，逐逐身上的寒意。

馬回子的牛肉店已開門了很久，高大的爐灶，可以放下整條牛的大鐵鍋中，發散出濃重的肉香。

店中坐滿了人，馬回子的牛肉湯，是開封府的一絕，自從馬回子開了這一間店，二十年來，就沒有熄過火，但他每天只賣一條牛。

生意愈來愈好，每天，天亮不久，就賣完了整鍋的牛肉，關上了大門。

高展的運氣，還不算頂壞，天色大亮了，馬回子的牛肉店，還在開着。

有心攘奪

他的手伸入衣袋中，緊握着衣袋中僅有的一面玉牌，踏進了馬回子的店中。

這是大地方，太平盛世，像高展這年齡的人，如若只想一求溫飽，並不是太難的事。

但他用完了身上最後一文錢後，却陷入了飢寒交迫中。

他身上僅餘的一襲舊衫，表示出了他是個讀書的人。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但滿腹經書，却不能抵禦飢寒。

百無一用是書生，高展，深深體會到了在飢寒交迫中，縱然是滿腹經綸，也一樣會餓的頭暈眼花。

熊熊的爐火，蒸蒸上騰的牛肉香氣，使高展腳踏入店門，就感覺到一陣暖意。

店伙計滿臉笑意迎上來。

讀書的人，還是受着世人相當的敬重的。

店伙計年紀不大，一身結實的肌肉。

他穿的比高展還少一些，但却忙碌的臉上微現汗水。

高展被讓入一處座位上，店伙計哈着腰笑道：「公子，你吃點什麼？」

他笑的很眞誠，也帶着一份羨慕的敬重。

高展却慚愧的低下了頭，低低說道：「隨便吧！」

店伙計楞了一楞，立刻笑道：「公子

，你是第一次光顧小店吧……」

高展道：「是……」

店伙計道：「像公子這樣身份的人，實也很難得光顧小店。」

原來，高展那一件舊衫，雖然舊了一些，但却是上好絲綢製成。

店伙計送上了一盤白切牛肉，一碗熱湯，一小塊鍋餅。

像高展這樣文雅的人，這些份量，已算稍多。

但高展吃完了之後，竟然又同樣的叫了一份。

店伙計雖然有些訝異，但却未多問。

高展又把一份湯餅食完，腹中飢餓已消。

目光轉動，只見店中客人已散，幾十副座頭上，只餘下自己一個人。

那店伙計還帶着滿臉的笑意，站在旁側，低聲道：「公子，你吃了一十六文銅錢。」

高展只覺臉上一熱，急急低下頭去，道：「我沒有錢。」

店伙計呆了一呆，道：「公子，你說什麼？」

高展暗暗歎息一聲，說道：「我沒有錢。」

店伙計這一次聽淸楚了，笑一笑，道：「公子，銀子也行，咱們找給你！」

高展搖搖頭，臉上是一片尷尬，道：「我也沒有銀子，只有這個。」

取出袋中僅有的一塊玉牌，放置在桌上。

那是凝如羊脂的白玉，兩面都雕刻了精緻的花紋。

店伙計取在手中，仔細瞧了一陣，道：「公子，這塊玉看來不錯啊！」

高展輕輕吁一口氣，道：「能够抵過這頓飯錢麼？」

店伙計道：「公子，你……」

高展急急站起了身子，道：「你收着，我有錢再來贖回去。」

站起身子，快步行了出去。

他跑的很快，快的店伙計想招呼都來不及。

望着高展的背影，店伙計笑一笑，忖道：我可以請他一頓的，但他却留下了這面玉牌，我該好好的替他保存起來，等他來贖回去……

伸手摸出了腰中的銅錢，抵上了高展的飯賬。

時光匆匆，轉眼三月。

店伙計用紅絲繩，把玉牌穿了起來，掛在頸間。

他盼望着高展來贖回這面玉牌，甚至，不要錢奉還給他。

但高展却像投入大海的沙石，一去不回。

漸漸的，店伙計忘記了這件事情。

馬回子的牛肉店，生意愈來愈好，幾個店伙計也愈來愈忙。

這天天色剛亮，馬回子店外來了三匹快馬。

一個穿着青綢長衫，團花馬褂的中年人，帶着兩個二十四五的年輕佩刀漢子。

掌鍋切肉的馬回子，一看來人，放下了肉刀，迎了上去，道：「佟爺，你老半

年沒有來過了。」

長衫人笑一笑，說道：「保了一趟京鏢，一去半年，半年沒有吃過你的羹湯肉了。」

馬回子親自把佟大爺讓入座位，兩個年輕的佩刀漢子，卻分立在佟大爺的左右站着。

佟大爺笑一笑，道：「你們坐吧……吃東西，怎麼站着吃……」

突然間，佟大爺停住了口，兩道目光却投注在掌火的伙計身上。

隆冬季節，但那掌火的店伙計，却被那熊熊火勢，熏烤的一身大汗。

他脫去了上衣，只穿着一件內衫，頭頸間紅絲繩下，垂着一塊玉牌。

火光映照在那玉牌上，閃閃發光。

佟大爺兩道像冷電一般的目光，就盯注在那面玉牌上。

馬回子順着佟大爺的目光，瞄了那玉牌一眼，道：「佟爺，你瞧什麼？」

佟大爺道：「那位小伙子是——」

馬回子道：「是店裏的伙計，做事很勤勞，兩月前，才調去掌灶……」

佟大爺似乎是根本未再聽他說些什麼，人已站起身子直對那店伙計行了過去。

兩個佩刀的年輕人，緊隨左右。

店中客人，都停下了碗筷，目光都轉到佟大爺的身上。

在開封府的人，不認識佟大爺的人，只有一種人，那就是瞎子。

如是沒有聽過佟大爺佟林名字的人，那人至少已聾了十年。

因爲，佟林在十年前那一場力拚三怪大戰中，保全了開封府的名望，和安寧。

馬回子跟步在佟林的身後，心中却是一片茫然。

全店中人，只有一個人，不知道佟大爺行到爐子前面，就是那負責掌灶的店伙計，他正在低着頭加柴，添火。

佟林行近灶台前，整整馬褂，衫袖，恭恭敬敬抱拳一揖，道：「兄台……」

加柴的店伙計雖然聽到了兄台這句話，但他連頭也未回一下。

這世上，如若有人被稱兄台，那人決不會是他。

馬回子瞪眼，道：「小斗子，你耳朵聾了麼？」

這一次，掌灶的伙計聽到了。

有人叫小斗子，那一定是他，這店中，不會再有第二個小斗子。

拭拭臉上的汗水，小斗子轉過身子，望了馬回子一眼，道：「你叫我……」

馬回子恨得直咬牙，道：「小斗子，你瞎了眼麼？」

小斗子被罵糊塗了，揉揉眼睛，道：「沒有啊！我好好的……」

馬回子接道：「你眼睛如是沒有瞎，爲什麼沒有瞧見佟大爺。」

小斗子道：「我瞧到了。」

馬回子道：「瞧到了，你還不快跪下去，難道你眞要受佟大爺一個禮麼？」

敢情佟林還在哈着腰，抱拳未動。

小斗子望望佟林，這才噗通一聲跪了下去道：「佟爺，小斗子給你磕頭……」

佟林伸手扶起了小斗子，笑道：「小兄弟，你是眞人不露像，我佟某人慚愧的很……」

小斗子一頭霧水，馬回子也聽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輕輕咳了一聲，道：「佟爺這是怎麼回事？」

佟林笑一笑，道：「馬兄，沒有你的事，我要和這小兄弟聊聊，你們忙着，別怠慢了客人。」

馬回子還想問，但他看佟林一臉莊肅之色，却不願再多問。

小斗子被讓入了上位，吃的是馬回子親手調製辣蒜拼肉。

他穿上了上衣，呆呆的坐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佟林叫了一壺二鍋頭，破了不喝早酒的習慣。

小斗子被佟大爺待作上賓，不停的敬酒。

兩方面，身份太懸殊，小斗子受寵若驚，變的有些木然。

佟林敬他酒，他就喝，要他吃，他就吃。但却始終不說一句話。

他從未經過這種場面，一時間，實也想不出說些什麼？

敬過三次酒，佟林才放下了酒杯，道：「兄台，可否見告高姓大名。」

小斗子抓抓頭，道：「我姓李，叫小斗，平常都叫我小斗子。」

佟林輕輕吁一口氣，道：「兄台，到開封很久了吧……」

李小斗道：「大概有一年多些了。」

佟林道：「唉……佟某人眞是慚愧啊……慚愧，李兄到開封一年多了，兄弟今日才見到，……」

語聲微頓，回顧了一眼，低聲接道：「這地方，不是說話之處，兄弟回去，準備一下，再來接駕，務必請李兄賞光。」

李小斗道：「我……我……」

佟林急道：「李少兄千萬不可推辭，兄弟是一片誠意，再說，我還有事請教，李少兄如不賜允，佟某就無顏見江湖朋友了。」

李小斗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只好點點頭。

佟林面現喜色，道：「好……就此一言爲定，申時左右，兄弟親來接駕。」

站起身子，匆匆向外行去。

馬回子送到門外，低聲道：「佟爺，這是怎麼回事？」

佟林搖搖頭，道：「大隱於市，兄弟瞎了眼，你也是睜眼瞎子，像這等高人，在你店裏待了一年多，你竟然瞧不出一點痕跡，馬兄，你那鐵沙掌練的不錯，可惜，沒有把一雙眼睛練好。」

敢情，這馬回子也是一個武林中人，只是他深藏不露，未爲人知。

但他瞞不過佟林那一雙神目。

馬回子苦笑一下，道：「你是說小斗子……」

佟林冷冷接道：「馬兄，別再小斗子小斗子的吆喝，我去後，你得好好的招呼着他，申時，我親自來接駕，以示誠心，不知者不罪，目下，咱們已經知道了，不能再失禮數。」

馬回子道：「佟爺，我被你說糊塗了，你是說小斗子是一位高人……」

佟林道：「高人兩個字，對他還不足

以形容，就拿着佟某人這個身份來說，也不够格和他論交。」

馬回子道：「佟爺，你這一說，我豈不是連邊都挨不上了……」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李小斗，他不像……」

佟林皺皺眉頭，接道：「你說他什麼不像？」

馬回子道：「佟爺，小斗子在我這座牛肉店裏混了一年多了，我老馬就瞧不出他有什麼過人的地方？」

佟林哼了一聲，道：「馬兄，要是早被你瞧出來，今後，咱們開封府的地面上，也不會丟這個人了。」

馬回子呆了一呆道：「這樣嚴重。」

佟林歎口氣，道：「好了，馬兄，由現在起，你好好的看着他，別讓人家拂袖而去，過去咱們不知道，他可能不會計較，現在，咱們知道了，那就不能再有任何慢待佳賓的舉動，我回去準備一下，以示虔誠，你看着人。」

也不待馬回子再說什麼？飛身上馬，如飛而去。

望着佟林遠去的背影，馬回子出了會神，才緩緩轉回店子。

小斗子，正在收拾灶前木柴，火棍。

馬回子輕輕咳了一聲，道：「小斗子，不用忙活了，走，咱們聊聊去。」

他不敢頂撞佟大爺，但內心中，仍是很不服氣。

小斗子在牛肉店中作了一年多了，馬回子實在瞧不出他有什麼可疑之處。

但佟林大爺，是開封府第一好漢，怎能會看走了眼。

這就使得馬回子心中疑竇重重。

帶着小斗子，行進內廳，拱手笑道：「小斗子……你可寃苦了我，快請坐！」

望望馬回子，小斗子有些茫然無措，今天一切都不太對勁，但老闆叫坐下，也就只好依言坐下。

馬回子這座牛肉店，連着住家，但小斗子作了一年多的長工，却是從來沒有進過內廳。

瞪着一對環眼，馬回子上下打量小斗子。

他想從小斗子身上，瞧出一些內情，但他很失望，怎麼都瞧不出小斗子是位高人。

但佟大爺不會看錯，馬回子心中暗自忖道：「難道這小子已練到了不着皮相的境界。得用話探探他。」

主意打定，吁一口氣，說道：「小斗子，這年來，我沒有好好的待你，你可不能放在心裏，這叫做不知者不罪。」

李小斗皺皺眉頭，道：「東家，你一直待我不錯啊！」

馬回子道：「這話叫在下聽起來好生慚愧，小斗子，我馬回子沒有好好待你，可也沒有刻薄你什麼，小斗子，你原來可是眞叫李小斗麼？」

李小斗苦笑一下道：「我爹姓李，我也姓李，我爹給我取個名字叫小斗，我不叫李小斗也不行啊！」

這一下，馬回子苦笑了，笑的一臉愁容，道：「小斗子，你說的好生清楚。」

忽然挺身而起，一掌拍向小斗子的前胸。

他出手太快，快的小斗子簡直沒有法子閃避。

李小斗仍然楞楞的坐着，動也未動一下。

馬回子掌近前胸，忽然間，停下掌勢，道：「小斗子，你怎麼不躲？」

他練的鐵砂掌，這一擊之力，可以碎石成粉，小斗子如被打中，勢必骨折當場，不死亦將會殘廢。

李小斗木然說道：「我不敢躲，也躲不開。」

馬回子簡直無法可想了，揮揮手，道：「小斗子，你請到前廳歇着，佟大爺沒有看走眼，那就是我馬回子眼珠子被雁兒啄了。」

李小斗看東主臉色一片冷肅，那裏還敢接口，站起身子，悄然而去。

申時光景，佟大爺依約而來。

他穿着長袍，戴着瓜皮呢帽，帽頂上，明珠閃光，長袍外面還罩着一件團花黑馬褂，一副莊嚴光鮮的打扮。

馬回子也換了一件藍綢子長袍，迎着佟大爺進入內廳。

只道李小斗已被馬回子當作上賓，坐在廳中等候，也未多問。

直待進入內廳，不見李小斗身在何處，才一皺眉頭道：「馬兄，李少兄呢？」

馬回子搖搖頭，低聲道：「佟爺，這一回，恐怕你看走了眼……」

佟林接道：「馬兄，我看走眼呢？還是你有眼不識金山玉……」

馬回子急道：「佟爺，你聽我把話說完。」

佟林耐着性子，說道：「好，你說快些。」

馬回子道：「我試過他，實在瞧不出一點門道，佟爺，你是咱們開封府道子上的第一號人物，這麼鄭重其事一請他，不出一天，必然會鬧一個全城皆知，萬一鬧出了笑話，那可不是件光彩事情。」

佟林大概也是聽得動了心，以他這個身份，眞要鬧出一場大笑話，那可是見不得人的事，點點頭道：「你怎試他的？」

馬回子說明了經過，接道：「我那一掌，不開碑也可碎石——就算他是練家子也未必能承受得起，他竟然不躲不避。」

佟林沉吟了一陣，道：「馬兄，人家那一份胆氣如何？」

馬回子道：「我瞧他不是胆氣。」

佟林道：「不是胆氣是什麼？」

馬回子道：「瞧他是嚇呆了。」

佟林輕輕吁一口氣，道：「馬兄，我自信不會看錯，你請李少兄出來吧！」

馬回子無可奈何，只好進去招來李小斗。

李小斗穿一身藍布對襟夾襖，土布長褲。

這是所有衣服最好的一套，但夾襖的袖口上，仍然沾了不少的油污。

佟林目光轉動，隱隱仍見李小斗頸間的紅色絲繩。

繫着那塊白玉牌的絲繩。

原來，李小斗來的太急，連上面的兩個衣襟鈕子，還未扣好。

想到那白玉牌，佟林的信心突增，一

抱拳，道：「李少兄，門外車馬恭候請起駕吧！」

也許是佟林說的太文氣，李小斗有些聽不太懂，想了一陣，才舉步向外行去。

馬回子望着李小斗的背影，舉步向外行去。

× × ×

佟府的大廳上，燈火輝煌，四盞垂蘇宮燈，照的大廳一片通明。

廣敞的大廳，至少可以擺上十二桌酒席。

但却只擺了一桌。

李小斗坐了首位，佟林坐的主位，陪客只有一個馬回子。

佳餚羅列，十之八九，都是李小斗沒有吃過的東西。

李小斗在佟林殷情欵待中，完全變成了一個木頭人。

他似乎完全失去了主持自己的能力，佟林說什麼，他就聽什麼。

敬他吃酒，他就乾一杯，陪他吃菜，他就吃一口。

小斗子身體壯的像條小牛，酒量也大的出奇，一連乾了二十杯以上的陳年狀元紅，竟然是面不改色。

馬回子作陪客，但心中却是十分燥急，賓主雙方，似乎都沉得住氣，馬回子却是越來越毛燥。

他左看右看，怎麼看，小斗子也不像一個高人。

他忍了又忍，最後，他還是忍不住，低聲說道：「佟爺，咱們該不該問他幾句話。」

佟林也瞧不出李小斗一點蛛絲馬跡，但他為人持重，不肯輕言，點點頭道：「馬兄，心中有話不妨請教一下李少兄。」

馬回子就等佟林這句話，拍的一聲，放下筷子，道：「小斗子。」

李小斗直端着酒杯喝酒，聽得一怔，放下酒杯，道：「東家，有什麼吩咐？」

馬回子道：「你酒也喝足了，菜也該吃飽了，可以說幾句話了？」

李小斗哦了一聲，道：「東家要我說什麼？」

馬回子冷冷道：「我怎麼知道你說什麼？」

李小斗道：「東家，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啊！佟大爺。要我喝酒，我就喝，要我吃菜，我就吃。」

馬回子道：「除了喝酒吃菜，你就不能說些別的麼？」

李小斗道：「東家，你要咱們說些什麼呢？」

馬回子幾乎氣歪了鼻子，道：「你究竟會不會武功？」

李小斗搖搖頭。

馬回子道：「佟爺，這小子扮豬吃老虎，我看不給他兩下狠的，他是不肯說實話，你佟爺別管，我要招呼他兩下子。」

事情至此，佟林也完全沒有了信心，一面搖手示意馬回子不可莽撞，一面說道：「李少兄，裝作也要適可而止，我佟某人是一片誠心接待，你再深藏不露，那就不够意思了！」

李小斗搖搖頭，說道：「我沒有裝作啊！」

佟林吁一口氣，道：「李少兄，你說的都是眞話麼？」

李小斗道：「眞話，一點也不假。」

佟林道：「好！那我就請教李少兄幾個問題，希望你李少兄能據實回答。」

李小斗道：「我會句句都說實話。」

佟林道：「你頸上掛了一面白玉牌，對麼？」

李小斗點點頭，道：「是，有一面白玉牌。」

佟林道：「那玉牌從何而來……」

李小斗道：「是……是別人送的？」

佟林道：「什麼人送的？」

李小斗道：「我不敢說……」

佟林道：「為什麼？」

李小斗道：「說了怕東家會生氣！」

佟林道：「不要緊，你只管請說，你東家如若生氣，我替你担待下來。」

李小斗道：「這玉牌是一個吃牛肉湯的客人送的。」

佟林哦了一聲，道：「他為什麼要送你？」

李小斗道：「因為他沒有錢付賬。」

馬回子道：「喝！你胆子不小，人家拿這面玉牌頂賬，你就把它留下來了。」

李小斗急道：「不是的，不是……」

馬回子接道：「不是，是什麼？」

李小斗道：「我自己掏錢替他還了賬，留下玉牌，希望他來贖回去，但一直等了他幾個月，還不見他回來！」

佟林道：「那是什麼樣子一個人？」

李小斗道：「看上像是一個讀書的公子。」

佟林道：「他可會留下姓名？」

李小斗道：「沒有，他留下玉牌就跑，只說了一聲，我有錢來贖回去，可是他一直沒有來，想是還沒有找到錢了。」

佟林有着啼笑皆非之感，搖搖頭道：「小斗子，咱們商量個事情，好麼？」

李小斗道：「好啊，只要我小斗子能辦得到，一定答應佟爺。」

佟林道：「這玉牌你留着沒有用，不如留在我這裏，我給你一百兩銀子，店伙計也不用作了，回家買幾畝田，好好的過日子。」

李小斗搖搖頭，道：「什麼事，咱小斗子都可以答應你，唯獨這件事我不能答應。」

馬回子道：「除了這件事，佟爺還能和你商量什麼事？」

李小斗道：「東家，這東西是別人的，我怎麼能够作主，賣給佟爺。」

馬回子道：「玉牌雖好，但却不能吃，不能住，你留它作甚？一百兩銀子，够你受用了，就算你家裏有三五個人，也够過生活了。」

李小斗很固執，道：「不行，這玉牌非我所有，決不能送人。」

馬回子一拍桌子，震的碗筷一陣嘩嘩直響，道：「快給我取下來。」

李小斗望望馬回子，不敢違背他的話，解開了前胸兩個衣鈕，取出了玉牌，道：「東家，就是這個。」

馬回子一伸手，道：「拿給我。」

李小斗無可奈何，只好把玉牌交給了馬回子。

馬回子伸手接過，瞧了一眼，道：「佟爺，可是這面玉牌。」

佟林道：「是它，不錯，就是這面玉牌。」

李小斗道：「佟爺，這東西不是我的，你就高抬貴手，把玉牌給回我。」

佟林笑一笑道：「李小斗，你今夜休息一宵，明天，我會要他們套一輛車，明天一早就送你上路。」

李小斗道：「那面玉牌呢？它不是我的。」

佟林接道：「那人幾個月沒有來贖了，想是不會再來了，再說，你已經等了他幾個月，實在也盡了心，就算他再找來，你也可告訴他被你賣了。」

李小斗哭喪着臉，道：「佟大爺，不行啊！這不是騙人家麼？」

佟林哈哈一笑道：「小斗子，你本來也是要賣的啊！我已決定多給你一百兩銀子，一共是二百兩。」

李小斗道：「佟爺，我可不可以不賣它？」

佟林道：「不行，這面玉牌，我買定了。」

李小斗突然轉臉望着馬回子，說道：「東家，東西是我交給你的，你要還給我了！」

馬回子怔了一怔道：「你說什麼？」

李小斗道：「你把玉牌拿去的，你該還給我。」

對馬回子如此說話，還是第一次，馬回子突然間有着一種被火炙的感覺，霍然站起身子，道：「小斗子，你再說一遍，我看你是要造反了。」

李小斗心中實在很害怕，身體也微微有些顫抖，但他仍然鼓足了勇氣，道：「你拿了我的玉牌，這是眞的！」

馬回子一伸手，抓住了李小斗的衣領，提小鷄一般，把李小斗提了起來，道：「你小子敢出言傷我？」

李小斗突然間，變的十分倔强起來，高聲說道：「東家，你講不講理，這東西是我的，我可以不賣，你們不能够强迫我賣呀。」

馬回子怒聲道：「小斗子，你給我聽着，這一年來，我待你不薄，那人吃了我的牛肉湯，沒有錢，拿這塊玉珮作為抵押，抵押給我馬回子，誰要你自掏腰包墊錢了。」

李小斗道：「東家，這玉珮不是我的，我墊錢沒有錯，那是買你的牛肉湯，我只是替他保管，人家只要來了，我就把這方玉珮還給人家。」

馬回子怒道：「小斗子，你是吃了熊心豹胆，今個竟敢硬着頸子給我抬槓，我要不給你點顏色瞧瞧，你小子還不知道厲害……」

李小斗接道：「東家，你可以打我罵我，但東西却不能不還我。」

馬回子道：「佟爺，你瞧瞧這小子楞成了什麼樣子，火起來我一掌劈了他。」

佟林搖搖手，道：「馬兄，不要上火，小斗子，兩百兩銀子，不算少了，如果你還想多要一些，咱們可以商量。」

李小斗冷冷說道：「佟爺，我小斗子很窮，所以，才出來作小子，不過，我窮死了也不能賣別人的東西，兩百兩銀子很多了，但我不能賣。」

馬回子道：「佟爺，不用管他了，我先收拾他一頓，看他還强不强嘴。」

緩緩揚起了手掌。

這一次，佟林沒有再阻止他。

李小斗瞪大着眼睛，望着馬回子那寬大的手掌，粗壯的手指。

眼看，掌勢就要擊中在李小斗的身上，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住手！」

李小斗回頭望去，只見一個身着灰衫的老者，帶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緩緩行了進來。

那老者長髯垂胸，雙眉花白，但却滿面紅光，看上去，全無老態。

小姑娘布衣荊釵，仍然掩不住天生麗質。

馬回子停下手，放開了李小斗，冷冷說道：「兩位是什麼人？」

灰衣老者捋髯微笑，道：「不用管老夫是什麼人，但老夫是為玉牌而來。」

佟林怔了一怔，道：「玉牌？敢情老丈和這玉牌有什麼關係？」

灰衣老者道：「佟總鏢頭，為什麼要强買這塊玉牌呢？」

佟林冷聲道：「這就不是老丈該問的事了。」

灰衣老者道：「所以，老夫也不用說明內情。」

回顧了蜷伏在地上的李小斗一眼，接道：「小蘭兒，過去，看看那李少兄受傷了沒有？世上有這樣忠實之人，如是讓他受了委屈，那豈不是天道無眼了。」

那布衣少女小蘭兒，應聲行了過去。

馬回子一橫身，攔住了去路，冷冷說道：「站住！」

小蘭兒停下了脚步，抬起粉臉，望望馬回子，道：「你給我閃開去。」

馬回子怒道：「你說什麼？」

小蘭兒道：「我要你閃開去。」

馬回子吃吃一笑，道：「小姑娘，你這麼瘦瘦弱弱的，咱老馬一掌，就可能會劈傷了妳……」

小蘭兒嫣然一笑，接口道：「你試試吧！」

馬回子怒道：「小丫頭……不聽老馬之言，可別怪我傷了你。」

呼的一掌，劈了過去。

小蘭兒嬌軀一閃，右手拂出，人已從馬回子身側掠過。

馬回子却哎喲一聲，抱着右手蹲了下去。

佟林凝目望去，只見馬回子左手抱着右腕，滿臉痛苦之色，心知遇上了高人，吁一口氣，緩緩說道：「傷的很重麼？」

馬回子道：「右腕上骨疼如裂，不知這丫頭用的是什麼手法？」

小蘭兒道：「你在口中不乾不淨的丫頭丫頭，我要打落你一口牙齒。」

馬回子苦頭吃的不小，竟然不敢再回口。

就是這一陣子，馬回子頭上忽然間滾落下汗水。

顯然，他確在承受着極大的痛苦。

佟林大步行了過去，托着馬回子的右

手一看，臉色頓然一變，道：「蘭花拂穴手。」

灰衣老者笑一笑道：「佟爺高明！」看是看出來了，馬回子傷在了蘭花拂穴手下，但他就是無法解去馬回子痛苦。

這時，小蘭兒已然扶起了李小斗。

小斗子沒有受傷，只是他目睹東家的怒火，不敢站起來。

佟林輕輕咳了一聲，道：「蘭花拂穴手法，江湖上很少人會施用，老丈莫非是天雷老人。」

灰衣人笑一笑，道：「正是老夫。」

佟林臉色變了，馬回子的臉色也變了，幾乎忘記了身上的痛疼。

天雷老人，太可怕了，綠林道上，聞名喪胆的一位奇人，天雷二字，正是江湖上送上的別號。

綠林道上人，遇上了這位老人，就像是遇上了天雷一樣，立刻會得到報應。

這些年來，這位江湖上的奇人，已然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想不到今夜會出現在開封府。

人的名兒，樹的影子，天雷老人的名頭太大了，佟林楞了良久，才想起讓坐，一抱拳，道：「老前輩請坐。」

天雷老人笑一笑，伸手在馬回子右手上輕輕一拂，刺骨的劇疼，突然間停了下來。

小蘭兒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爺爺，這回子很可惡，應該讓他多受一會兒罪。」

佟林一抱拳道：「不知者不罪，咱們不知是俠駕光臨，萬望恕罪。」

天雷老人回顧了小蘭兒一眼，笑道：「小蘭兒，爺爺這一生中，雖然嫉惡如仇，殺了不少的人，但却從沒有誤殺過一個好人，人性中有很多的缺陷，得饒人處且饒人……」

小蘭兒接道：「爺爺，你說他們都是好人？」

天雷老人道：「佟總鏢頭，是開封府中武林領袖，極受人敬重的大英雄，至於馬回子麼，雖然暴躁一點，但可也是安安份份的生意人。」

小蘭兒冷笑一聲，道：「如若他們都是好人，爲什麼會動了謀取玉牌之心。」

佟林歎息一聲，道：「姑娘，這等珍貴之物，如是常放在小斗子的身上，那豈不是十分危險的事麼，如是一旦遇上了識得此物之人，懷璧其罪，連性命也保不住了。」

天雷老人道：「佟兄肯出二百兩銀子，買此玉牌，出價雖然有如天壤之別，但算還沒有强取豪奪之心。」

佟林臉一紅，道：「慚愧，慚愧。」

天雷老人拂髯微笑道：「人性中難免貪念，這也難怪佟兄了。」

佟林垂下頭去，不敢多言。

馬回子楞在一側，心中大感奇怪，忖道：「一面玉牌，能值幾何?二百兩的銀子，已經是不少了。」

但聞天雷老人接道：「佟兄，你準備如何處置這面玉牌。」

佟林道：「那位李少兄，還沒有答應把玉牌賣給在下，此物還是李少兄所有，在下應該原物奉還。」

緩緩把玉牌送到李小斗的手中。

李小斗接過玉牌，沉吟了一陣，搖搖頭，道：「我要回家了，這玉牌，我不能帶走，東家，放在你那裏吧！等那位公子再來時，付了飯賬，也好贖走玉牌。」

馬回子不敢伸手去接，望望天雷老人，又望望佟林，道：「佟爺，這玉牌，咱們要如何處置。」

佟林道：「有天雷大俠在此，咱們都不用費這份心了。」

天雷老人目光轉注到了李小斗的身上，接道：「這位小哥，那位留下玉牌的是什麼樣子的人物?」

李小斗描述了高展的形貌，放下玉牌，道：「這玉牌不是我的，我只是代人保管，如今我要走，不能帶走這面玉牌。」轉身向外行去。

馬回子一皺眉頭，道：「小斗子，你要到那裏去?」

李小斗道：「回家啊！學種田去。」

馬回子道：「爲什麼不幹了?」

李小斗苦笑一下道：「我惹你東家生了那樣大的氣，難道你還會用我不成?」

馬回子道：「我不准你解工，像你這等正直誠實的人，咱老馬打着燈籠找，也找不到啊！回店裏去吧，明天你就是二掌櫃的，我還要把這一身手藝教給你，你能撐起來，我就把那店送給你，咱也該退休了，好好的享他幾年清福。」

李小斗感動的熱淚盈眶，道：「東家，你不生小斗子的氣?還留我工作，我已經感激不盡了，怎麼敢當你這樣提拔?」

馬回子道：「兩年前我就想關了店不幹啦，但又怕開封府找不出一碗好牛肉吃，沒有法子，只好硬着頭皮撐下去，由明天起，你就跟着我，學我這身手藝。」

李小斗道：「東家，我，我……」

馬回子接口說道：「怎麼?你不願意幹。」

李小斗道：「不是，我怕幹不來。」

馬回子道：「誰說的，這又不是什麼讀書，寫字那樣困難的事，只要你用心學，我肯教，多則一年，少則半載，你都會全學去了。」

小蘭兒嗤的一笑，道：「馬回子，現在看來，你倒不像是一個壞人嘛！」

馬回子道：「咱們將本求利，起五更、爬半夜的，積了一點銀子，那一個都是取之有道的，自然不是壞人了。」

小蘭兒點點頭，道：「爺爺，這個人眞不錯……」

天雷老人笑一笑，道：「小蘭兒，一刻之差，剛才，你還說他很壞，很壞，現在，怎會忽然說他好了。」

小蘭兒道：「爺爺，剛才我看他兇覇覇的嘛……」

天雷老人道：「現在呢?」

小蘭兒道：「現在麼?看他是個滿好心的人，可惜，他沒有讀一些書。」

天雷老人道：「蘭兒，他要讀了書，好壞就很難說了，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有一句說一句，全都擺在臉上了。」

佟林輕輕咳了一聲，道：「老前輩，難得俠駕到開封，我已經吩咐他們擺了酒，老前輩可否賞臉，喝一杯。」

天雷老人伸手檢起了小斗子放在地上

的玉牌，道：「小哥兒，你先收着，這玉牌確然不宜由你保管，你不知它來歷，也沒有足够的武功去保護它，一旦爲壞人所見，很可能會爲玉牌丟了性命。」

李小斗接過玉牌，道：「老爺爺，這玉牌很值錢?」

天雷老人道：「是！很值錢，問題是在識與不識了，如論它的價值，十兩銀子不少，百萬兩銀子不多，甚至連城金銀，也未必能買得到。」

馬回子聽得楞了一楞，道：「老前輩，你這麼一說，我反而聽得更糊塗了。」

這時，酒席已經重新擺好，佟林欠身肅客，讓天雷老人坐了上位，馬回子、李小斗，全都入了席。

天雷老人回顧了佟林一眼，道：「佟兄，你肯化兩百兩銀子，買此玉牌，想已知道玉牌的作用了。」

佟林道：「在下對江湖事，知曉有限，大俠在座，我又怎敢班門弄斧，只恐說錯了……」

天雷老人微微一笑，說道：「佟兄不用客氣，盡管請說，也好一解這位馬兄心中之疑。」

佟林面有難色，但又不敢不說，輕吁一口氣，道：「老前輩，這一塊玉牌，可是久傳江湖的玉符令。」

天雷老人點點頭，道：「不錯，這一塊玉牌，正是傳言的玉符令。」

佟林道：「晚輩總算還沒看走眼。」

天雷老人道：「佟兄，既然認出了玉符令，想必也早知他們的用途了?」

佟林頂門上突然出現了汗水，緩緩說道：「聽說，這塊玉符，可以號令一部份武林人物。」

天雷老人哈哈一笑，道：「是啊！佟兄可知道能够號令些什麼人嗎?」

佟林道：「這個……這個……在下就不太清楚了。」

天雷老人道：「佟兄，當眞是一點也不知道麼?」

在天雷老人目光逼視之下，佟林有些兒失措，急急說道：「知是知道一點，不過，對不對，在下就不知道了。」

天雷老人道：「老夫也想到佟兄知道一些，如是不知道玉符令之用，也不會如此熱衷了。」

佟林取出一方絹帕，拭拭頭上的汗水，道：「好像這玉符令除了可以召請那些人聽命之外，還可以，把玉符奉還給他們?可以要求他們爲你辦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也可以收他們一筆豐厚的酬謝。」

天雷老人點頭道：「那酬謝是多少銀子?」

佟林頭上的汗水更多了，這好像一個聲譽很好的人，偶而作了一件虧心的事，却被人當面揭穿，心中的羞愧，更甚於受到的傷害。

天雷老人已看出了佟林心中的焦急，不爲已甚的笑一笑，說道：「也許佟兄不知內情，這塊玉，可以收回萬兩黃金的酬謝。」

馬回子噢了一聲，道：「萬兩黃金，你老人家沒有說錯吧?」

天雷老人道：「沒有，我說的是最低的價值，如若你要他們付出更高一些的酬報，他們也一樣會答允你的要求。」

馬回子道：「好貴的玉符令啊！」

天雷老人道：「在他們而言，付些酬報，應該是最輕的代價了。」

馬回子回顧了佟林一眼，道：「佟爺，這玉符令，當眞這麼的珍貴麼?」

佟林道：「很珍貴，但珍貴到如此境地，在下就不太清楚了。」

李小斗突然站起了身子，道：「奇怪呀！」

馬回子道：「奇怪什麼?」

李小斗道：「這玉符令，值這麼多錢，爲什麼?他連一碗肉湯，錢也付不出來呢?」

天雷老人笑一笑道：「這就是識與不識了，你不識這玉符令，所以，玉符令雖然在你手中，對你却有害無益！」

李小斗歎了口氣，道：「老爺爺，這玉牌如此值錢，我李小斗，也沒有保護它的能耐，我看，還是交給你們那一位保管好了。」

天雷老人搖搖頭，道：「李小斗，老夫和這玉牌的主人，有過相識之緣，不過，我們已經三十年沒有見面了，這玉牌只是出於誠心的致送，抵押，却不能巧取豪奪，否則，一經查明，反受其害，而且，執符人有權，沒有人可以代你保管，除非，你把這玉牌送給別人。」

李小斗道：「如是，我把玉牌送了人，那書生找上門來贖玉牌時，我又如何交代?」

天雷老人道：「這是一個結，你如想不出解它方法，玉牌仍由你保管好了。」

佟林望着李小斗手中的玉牌，忽然長長歎息一聲，垂下頭去。

天雷老人望了佟林一眼，道：「佟兄，你有心事?」

佟林苦笑一下，道：「唉！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在下見到玉牌時萌生出的一綫的希望，如今，已經破滅了，不說也罷了。」

馬回子道：「佟爺，開封府多虧你捨命一戰，保下了多年平安，道上人，那一個不對你敬重十分，你如有什麼困難，痛苦，應該說出來，不用你佟爺出面，我馬回子振臂一呼，就能招呼三五十個人，替你賣命。」

佟林搖搖頭，道：「馬回子，你這份感情，我只有心領了。你就算召請到開封府中的道上朋友助我，那也是螳臂擋車，無濟於事。」

天雷老人一直不肯開口，但小蘭兒却忍不住了，說道：「喂！你究竟有什麼事啊！怎麼不說出來聽聽?」

佟林苦笑一下道：「姑娘，咱們不說這些事，喝酒吧！」

小蘭一嘟櫻桃小口，道：「我知道，你覺得我是小孩子，問了也是白問，對麼?我讓爺爺問你。」

回頭望去，只見天雷老人閉目垂眉，狀如老僧入定。

她明白，這是天雷老人不想問事的裝作，但姑娘話已經出了口，她知道都裝作不知道，叫道：「爺爺，你醒醒嘛！」

天雷老人似乎是睡熟了，小蘭兒連叫數聲，一直沒有叫醒天雷老人。

佟林道：「令祖也許是旅途勞累，讓他好好的睡一會吧！」

招呼了兩個健僕，把天雷老人扶入了靜室之中。

小蘭沒跟着去，却留在了大廳之上。

佟林笑一笑，道：「蘭姑娘，妳也去休息下，我招呼兩個丫頭帶你去。」

小蘭搖搖頭，道：「我不累，我爺爺內功精深，更不會累。」

馬回子道：「歲月不饒人，老爺子一把年紀了，也許是眞的累了。」

小蘭道：「我知道，爺爺是裝的。」

馬回子呆了一呆，道：「裝的，爲什麼？」

小蘭一字一句的說道：「因爲，他遇上了沒有法子解決的難題，所以，不得不裝作睡着了。」

玉牌風波　江湖震撼

天雷老人，在江湖之上，地位是何等崇高，除了這位小孫女小蘭，可以口沒遮攔的亂說一遍之外，別的人，就算是心中明白，也是不敢說出口了。

馬回子皺皺眉頭，道：「你爺爺天雷老人，在武林之中，地位崇高，人人敬重，他老人家，會遇上什麼難題呢？」

小蘭望望佟林，道：「這要問他，現在，我們在場之人，只有兩個人知道怎麼回事，我爺爺裝着睡覺了。這位佟大爺又不肯說，咱們自然都不知道了。」

馬回子急急道：「佟爺，咱老馬跟你相交，也不是三年兩年了，還有什麼事，不能說的？」

佟林道：「唉！天雷老前輩，都無法解決的事，我說了又有何用？」

小蘭道：「我爺爺不肯問你，那並不是表示他不管此事，只不過，他還沒有想出好辦法來，不肯輕易的開口罷了。」

馬回子道：「不管什麼事，你說出來，咱們聽了，就算是不能帮忙，也可以帮你想個主意啊！」

小蘭道：「我爺爺也許知道了，但他總不會知道的太清楚，你說出來，我也許能和他老人家商量一下，至少，也可以指點你一條明路。」

佟林輕輕歎息一聲，道：「馬兄，小蘭姑娘，兩位執意要問，在下倒是不便再賣關子了。」

馬回子道：「這才是啊！你請快些說吧！」

佟林道：「馬兄，兄弟，大概是不久人世了。」

馬回子道：「爲什麼？」

佟林道：「因爲，我有一個死亡的約會，還有二十一天，人家就找上門了。」

馬回子道：「說了半天，還不是這麼回事，別人要尋仇而來，對麼？」

佟林道：「不錯，只是來的人非同小可。」

馬回子道：「不管來的什麼人，但螞蟻多了咬死象，不用你佟爺費心，講明個兒，由我馬回子出面，約集開封府道上朋友，至少也集他們一百八十號人，他們武功高，咱們人手多，强龍不壓地頭蛇，和他們碰一碰，還不定誰勝誰敗。」

佟林苦笑一下，道：「要是你這麼幹，我早就準備了，還會拖到今天，本來，我早就想開了，人生百歲，也不免一死，我無聲無息的一死，化解去這段恩怨，也就是了，但我未想到，看到了這塊玉符令，它帶給我希望，也帶給我求生的機會，本來，我認爲小斗子，就是那玉牌主人，想他助我一臂之力，後來，知道他眞的不是了，我又想取得玉牌，執這玉符令，盡二十一日夜之功，請到玉符令下之人爲助，我應該多出些銀子，就算盡我家產，也是應該，但我不敢手面太大，怕引起你們的懷疑。」

馬回子道：「哎呀！佟爺，你費這些心思幹什麼呀！明天我去召集人手，加上你鏢行的鏢師伙計，兩百號人，不算難事，他們來只十個八個的，咱們一個咬他一口，也把他們給生呑了。」

佟林道：「馬兄的盛情可感，不過，武功一道，不是這麼一個算法，來人也許只有三兩個，咱們三百人，也一樣無法對付，除非，咱們能調動千軍萬馬。」

小蘭道：「你說了半天，還沒有說出來，找你麻煩的，究竟是什麼人啊？」

馬回子道：「對啊！他們究竟是何方神聖？」

佟林道：「陰風門。」

馬回子道：「陰風門？我怎麼從來沒有聽人說過？」

佟林道：「馬兄身不離開封府，自然是不知道這個組合了，他們來去如鬼魅陰風，殺人如折枝反掌，叫人防不勝防。」

馬回子道：「他們究竟是人是鬼？」

佟林道：「人！不過，練成的一身武功，像鬼一樣，所以，取名陰風門。」

馬回子道：「鬼怕天日，他們不敢在白天行動吧！」

佟林道：「陰風門中人，大都是夜間出來了。」

馬回子道：「那就好了，咱們白天睡覺，晚上多點燈火，集中一處，跟他們拚一場就是。」

佟林搖頭道：「拚不過的，何苦連累旁人？」

馬回子道：「佟爺，你一向豪氣干雲，怎的此刻却沒有一點豪氣了。」

佟林道：「因爲，我和他們動過手，我知道他們的厲害。」

馬回子道：「不要緊，明天，我到大相國寺去，聽說近日來了個駐錫的老和尚，是一個能知過去未來的高僧，咱們請教他一下，也許他有法子對付陰風門。」

這個人，一片熱誠，佟林想拒絕，却無法說出來，只好笑一笑不再作聲了。

李小斗突然取下身上的玉牌，道：「佟大爺，這面玉牌我押給你了。」

馬回子一掌拍在大腿上，叫道：「對啊！我怎麼想了半天，就沒再想到這面玉牌上。」

佟林搖搖頭，道：「李小斗，謝謝你一片盛情了，事情不說穿，也許這面玉符令，眞能救我……」

馬回子接道：「現在不行了。」

佟林道：「說穿了，這玉符令的主人就未必會肯答應助我，再說，這是李小斗之物，我也不能接受。」

李小斗沉吟了一陣，道：「佟大爺，我明白了，我……」

他想表達什麼？但却又表達不出，哦了一聲，未再說下去。

馬回子心中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要連絡開封府道上朋友，準備放手和陰風門一拚。

李小斗，也有李小斗的想法，這玉符令如是眞能救佟大爺，無論如何，應該帮這個忙。

小蘭一直未說話，他跟爺爺跑江湖，年紀不大，但見識可是不少，她聽人說過陰風門，也知道陰風門的厲害，爺爺閉口不言，裝睡進去，想是早已瞧出了一點端倪，爺爺已不敢說話，她也不便妄言，這件事，先得和爺爺商量一下再說。

佟林呢？一番希望落空，心中自然很失望，天雷老人的不肯多言插手，更使他感覺到生機全絕。

强打精神，陪幾人又說了一陣，小蘭先行告退。

馬回子和李小斗也起身告辭。

佟林意興蕭索，也未多言。

出了佟府，兩個人一路向店中行去。

這時，夜過三更，行人絕跡，兩人轉過了一個街口，突見一個人背影，站在街心，擋住去路。

這個人，明明是有意的攔阻去路，但他却又不肯面對敵人。

李小斗心中有些奇怪，也有那麼一點兒的畏懼，心中暗道：這個人是不是鬼。爲什麼不肯轉過臉來對我們？

馬回子心中却是生了疑念，脚步不由一頓。

他暗暗忖思：剛聽佟林提起過陰風門，莫不成這就遇上了。

這等不肯以面對敵，實爲江湖大忌，有點兒輕視敵人，也有那麼一點自負。

馬回子暗暗運集了功力，冷笑一聲道：「朋友，請讓讓路。」

那背立的人穿着一身黑色完全黑的衣服，黑衫、黑褲、黑靴子，連腰中横束的一條帶子，也是黑的。

黑衣人開了口，聲音冷的像由寒冰地獄中吹出來的冷風，答非所問的，道：「你叫馬回子。」

馬回子道：「開封府大街小巷，誰不知道我馬回子。」

黑衣人道：「馬回子，我送你到一處清靜的地方去休息一下，至多一個月，你就可以回來，再賣你的牛肉湯。」

馬回子道：「我爲什麼要休息，一個月不開張，要少賺不少銀子。」

黑衣人道：「銀子容易，一個月你少賺多少，在下可以照數賠償。」

馬回子道：「那不行，就算你能照數賠償，我如長久的不開門，也會失去顧客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馬回子，在下請教你一件事。」

馬回子道：「什麼事？」

黑衣人道：「一個人的性命重要，還是銀子重要？」

馬回子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黑衣人道：「一面是銀子，一面是你的命，如是兩者不能兼得時，你準備要什麼？」

馬回子是有些渾，但，他仍然是明白了。

哈哈一笑，道：「閣下，是說我馬回子要死了。」

黑衣人道：「你可以選擇，死或是不死？」

馬回子道：「我活的好好的，爲什麼要死？」

黑衣人道：「好！那就跟我走吧！」

馬回子道：「跟你走？」

黑衣人突然回過身子，出手如風，一指點中了馬回子的肩井穴。

他出手太快，馬回子又在驟不及防之下，突然被一指點中了穴道。

馬回子怔了一怔，道：「你！這算什麼？」

黑衣人一指點中了馬回子之後，人又轉了回去。

轉身，出手，人又轉回去，快如閃電一般，馬回子竟然沒有看清那人的面貌。

李小斗楞住了，他知道自己無法帮得上忙，事實上，他連發生了什麼事，也不太知道，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裏。

馬回子大聲吼道：「你這算什麼英雄人物，有種的拍活我的穴道，咱們好好的較量一番。」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馬回子，像你這樣的人，我如若想殺你，只不過擧手之勞。」

馬回子道：「我不信。」

黑衣人又回過身子，道：「不信，也得信。」右手揮動，馬回子身子一軟，摔了下去。

李小斗大吃一驚，撲了上去，抱住了馬回子，道：「東家，東家，你……」

黑衣人冷冷接道：「他沒有死，他還活的好好的，你想不想他死。」

李小斗伸手摸去，果然覺着東家呼息，仍然是很正常。不禁一呆，道：「他眞的沒有死？」

黑衣人道：「你如是不想要他死，那就只有聽我的話。」

李小斗道：「做什麼？」

黑衣人道：「揹上他。」

馬回子的塊頭不小，但李小斗還是揹得動。

在黑衣人引帶之下，李小斗行入了一座宅院之中。

那是一座青磚築建的高大宅院，緊閉的黑漆大門，獸頭門環，門兩邊還有兩個石獅子。

但李小斗背負着馬回子，無暇看的更仔細。

黑衣人帶領着李小斗，行入了宅院之中。

李小斗從沒進入這麼氣派的宅院，庭院廣大，夜色中，仍然隱隱可見假山流水，一股濃重的菊香，撲入鼻中。

過一道朱欄小橋，李小斗被帶入一座地窖之中。

地窖中的地方不大，但佈設還不錯，有兩張木牀，一張方桌，比起李小斗在店裏住的房間好多了。

李小斗把馬回子放在牀上，地窖的厚重木門，砰然一聲，關了起來。

馬回子心中明白，可是身不能動，口不能言，瞪着一對眼睛，望着李小斗。

李小斗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東家，咱們這該怎麼辦呢？」

馬回子瞪着眼不能說話。

李小斗突然想到了自己身上的玉牌，立刻取下，藏在身上一處很隱密的所在。

他不過剛剛藏好，地窖的木門，又忽然大開。

三個黑衣人魚貫而入。

當先一個人，手中高舉一盞燈籠。

那三個人，臉上却包着一塊黑色的面巾。

最後一個黑衣人，似是這三人中的首腦，只聽他冷冷一哼，說道：「李小斗，我有一個外號，叫作剝皮老七，你可要聽清楚，……」

李小斗點點頭。

剝皮老七道：「好！現在你回答我的問話，不許有任何一句謊言。」

李小斗又點點頭。

剝皮老七道：「你們認識佟林？」

李小斗道：「我東家認識，我是今天才認識的。」

剝皮老七有些嘉許的點點頭，道：「好！佟林爲什麼請你們吃飯。」

李小斗道：「因爲佟大爺想買我一個玉牌？」

剝皮老七臉上出現了笑容，李小斗的坦白，使他有一種意外的喜悅。

馬回子却是聽得心中暗罵道：小王八糕子，我如不是點了穴道，劈頭就給你兩個大耳括子。

可惜，他不能，而且，還無法阻止。

剝皮老七道：「對！小兄弟，你只要實話實說，包你有好處，咱們知道，你只是馬回子的店伙計，不是武林道上人，也不會武功。」

馬回子心中火透了，只是他罵難出口，打難出手，只有在心中大喝道：楞小子，你要是交出了玉牌，不要你的命才怪。

只見李小斗點點頭，道：「是。」

剝皮老七道：「小兄弟，那玉牌現在何處？」

李小斗道：「被他們拿去了。」

剝皮老七楞了一楞，道：「什麼人拿去了？」

李小斗道：「我們東家拿去了……」

剝皮老七接道：「你說是馬回子？」

李小斗點頭道：「是！東家拿去了，交給佟大爺，以後，又交給了一個什麼雷老人……」

剝皮老七道：「是天雷老人……」

李小斗道：「對，對，是天雷老人，他們交來交去，現在，玉牌在那個人手裏，我就不知道了。」

他說了十之八九的實話，但最重要的玉牌在那裏，却說了謊言。

該是最高明的說謊術。

馬回子心中暗暗叫道：「這小子，高明啊！大智若愚。」

剝皮老七道：「李小斗，你得到了什麼好處？」

李小斗道：「兩百兩銀子。」

剝皮老七道：「你可知道，那玉牌值多少銀子？」

李小斗道：「大概，二兩銀子吧！」

剝皮老七歎口氣，道：「你如肯賣給老夫，我給兩千兩銀子。」

李小斗怔了一怔，道：「兩千兩，可惜呀！可惜，我只有一面玉牌。」

經驗老到，閱歷豐富的剝皮老七，竟然被老老實實的李小斗欺騙了，而且，騙的他深信不疑。

這就是太輕估敵手之害。

目光轉到馬回子的身上，剝皮老七的語氣也突轉冷厲道：「讓他能夠說話。」

一個黑衣人應聲出手，拍活了馬回子的穴道。

馬回子長長的吁一口氣，挺身坐了起來。

但他雙臂，雙手，穴道仍然受制，手不能動，腿不能屈。

李小斗急道：「東家，你……」

馬回子雖然是一條直腸子，但他也是有着江湖閱歷的人，雙目一瞪，道：「滾一邊去，別給我丟人現眼。」

剝皮老七冷冷說道：「馬回子，這裏是陰司閻王殿，人間行刑堂，別擺你牛肉店東家的威風，小心我火起來，剝了你的皮。」

馬回子道：「頭割下，不過碗大個疤，剝了皮，也不過是一條命，馬大爺，不怕這個！」

剝皮老七道：「好！你小子有種，說！那玉牌現在何處？」

馬回子道：「告訴你們，你們也不敢去取，玉牌現在天雷老人的手中。」

剝皮老七道：「天雷老人長了三頭六臂麼？咱們敢來開封府，找上佟林，任何人咱們都敢碰他。」

馬回子道：「天雷老人現在佟府，諸位有種，盡管去找他。」

剝皮老七冷冷道：「馬回子，這話是眞是假？」

馬回子道：「千眞萬確。」

剝皮老七道：「李小斗不知那玉牌的珍貴，兩百兩銀子賣了它，但你小子應該知道，爲什麼把它交給了天雷老人？」

馬回子道：「就因爲它太珍貴，我馬回子自知無能保有它，才交給了天雷老人，也幸好交給了天雷老人——」

剝皮老七一揚手，一個大耳光掃了過去。

但聞拍的一聲，馬回子半張臉，突然腫了起來，一口鮮血，順着嘴角流下來。

李小斗急叫道：「東家，你，被打傷了……」

馬回子怒聲道：「李小斗，你給我滾遠去，咱們離開了這地方，我就算不剝你的皮，也要數數你身上有幾根硬一點的骨頭。」

剝皮老七哈哈一笑，道：「馬回子，你可想試試我老七的剝皮手段麼？」

馬回子道：「盡管動手，姓馬的如是皺皺眉頭，就不算一條漢子。」

剝皮老七道：「你很好……」回顧了兩個黑衣人一眼，道：「給我搜，搜的仔仔細細。」

兩個黑衣人一齊動手，果然是搜的十分仔細，搜的一點不漏。

但却沒有搜出玉牌。

剝皮老七目光又轉到李小斗的臉上，道：「李小斗，那玉牌眞的在天雷老人那兒麼？」

李小斗道：「我不知道，不在天雷老人那兒，大概就在佟大爺那裏了」

剝皮老七點點頭，道：「馬回子，你給我等着，咱們去找佟林，和天雷老人，找不到玉牌回來，再好好的剝你的皮。」

馬回子道：「你們眞敢去見天雷老人麼？」

剝皮老七道：「很快就有證明給你看，你有眼不識金鑲玉，認爲天雷老人，就沒有人敢碰他了。」

馬回子道：「好！我等着瞧。」

語聲一頓，接道：「你們是不是陰風門的人？」

剝皮老七冷聲道：「你還知道有陰風門？」

馬回子道：「算不得什麼正大門派，我老馬今夜中，才聽佟爺提起。」

剝皮老七道：「馬回子，七爺現在不收拾你，那是因爲我們還未證實你的話，你那點微末武功，老實說，不值一擊，咱們也沒有把你放在眼中，殺了你，放了你，都是一樣，但你如敢騙我，你會有苦頭好吃！」

說完話，轉身向外行去。

那執燈的黑衣人放下了手中的燈籠，最後出去，回頭帶上了兩扇木門。

李小斗急急行過去，掏出絹帕，抹去了馬回子嘴上血漬，道：「東家，我能幫上忙麼？」

馬回子道：「他們用的點穴手法，你沒法子幫我。」

放低了聲音，接道：「收好玉牌，一旦被他們找到了，咱們都會丟了性命。」

李小斗點點頭。

馬回子道：「扶着我躺下去。」

李小斗扶着馬回子躺下去，只覺他雙臂，雙腿，有如僵了一般，直挺挺的不能動彈一下，心中暗道：這點穴法，當眞是厲害。

馬回子躺正了身子，低聲道：「小斗，咱們男子漢，應該有點氣概，不論他們怎麼對咱們，都不能說出玉牌藏處，需知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爲什麼不死得光彩一些。」

李小斗道：「我明白，東家，只不過……不過……」

馬回子道：「不過什麼？」

李小斗道：「這玉牌在我身上，遲早會給他們搜出來。」

馬回子呆了一呆：「這倒也是，不能帶在身上，想法把它藏起來。」

李小斗點點頭，說道：「好！我想想法子。」

李小斗一直在盤算着如何把玉牌藏好，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

關閉的木門突然間又被打開，兩個黑衣人行了進來。

他們帶着繩子，把馬回子綑了起來，但却把李小斗帶出了地牢。

李小斗被送入一間雅緻房間中，室中紅燭高燒，一片通明，而且香氣撲鼻，似乎是女人住的閨房。

房中有一張小桌子，上面擺了四盤菜，和一壺酒，兩雙筷子。

靠牆處一張紫檀雕花大床，鴛帳低垂，隱隱見帳中玉人橫陳。

李小斗呆住了，高聲叫道：「這是女人住的房間，怎麼把我帶來這裏。」

他從來沒有到過這樣的地方，心中實在有些害怕。

但兩個黑衣人沒有理他，回身帶上了木門。

李小斗轉身向外奔去。

剛剛到房門口處，瞥見紅影一閃，一條紅色的綾帶，飛了過來，纏住了李小斗的頸子上。

李小斗只覺呼吸一窒，人硬被拖了回來。

那一條紅綾帶，有如活的一般，李小斗人被拖回原地，忽然間鬆了開去。

李小斗眨眨眼睛看去，不禁一楞。

只見那低垂的鴛帳，緩緩分開，一個身披蟬翼薄紗，長髮垂肩，容貌艷麗的女人，緩緩行出了帳幃。

蟬紗飄動，李小斗看到了凝如羊脂的肌膚。

只聽一陣銀鈴般的笑聲，傳了過來，道：「你可是叫作李小斗？」

李小斗忽然覺着自己的喉嚨，有些發乾，嚥了一下口水，道：「是，我叫李小斗。」

長髮女子舉腿向前行來，她的腿抬的高一些，衝破了蟬翼薄紗，笑道：「我也姓李，別人却叫我八姑娘，也有人叫我李八姑，不過，看起來，我比你要大上幾歲，你就叫我一聲八姐吧！」

李小斗看到了一隻渾圓的小腿，和一隻穿着紅花綉鞋的小脚，根本就沒有聽到那李八姑說些什麼？

那是一雙好小脚，尖尖的紅綉鞋，充滿着挑逗，雪白的小腿，是那麼圓潤、均匀。

天賦本能，使得李小斗這個從來未接觸過女人的人，心中泛起了一種異樣的感受。

他呆呆的站着，望着李八姑出神。

李八姑已然行到了李小斗身前，伸出了纖巧的手指兒，輕輕的點在李小斗的額角上，笑道：「小兄弟，坐下來，姊姊陪你喝一盅。」

李小斗完全沒有了抗拒的力量，楞楞的受人擺佈。

李八姑在李小斗身旁坐下，替他斟了一杯酒，道：「小兄弟，你和女人喝過酒麼？」

李小斗搖搖頭，道：「沒有。」

李八姑也倒了一杯酒，道：「來！咱們先乾一杯。」

蟬翼薄紗下，肌膚如雪，再加上她身上散發出的淡淡幽香，美色眩目，李小斗已然完全沒有了控制自己的能力，李八姑說什麼？李小斗就聽什麼，叫他喝酒，他就舉杯喝了個乾杯。

李八姑笑一笑，道：「小兄弟，你的酒量不錯嘛。」也喝乾了面前酒杯。

酒性劇烈，李小斗幾乎嗆了出來，但他強忍着把一大口酒硬吞了下去。

李八姑伸出了柔滑的右手，輕輕的按在了李小斗的肩頭上，笑一笑，說道：「

小兄弟，你今年幾歲了?」
李小斗道：「我十九歲了。」
李八姑道：「十九歲，那麼該娶媳婦了。」
李小斗搖搖頭，道：「我沒有。」
酒作怪，再加李八姑那隻柔情的手作怪，李小斗忽然覺到全身發熱。
李八姑喝了那杯酒，臉上也泛起了一層紅暈，眉目間流現出一股媚態蕩意。
她雙目中似是射出了兩道火，火燒的李小斗全身不自在。
李八姑收回了按在李小斗肩上的右手道：「小兄弟，你想不想來次小登科。」
李小斗道：「小登科是什麼?」
李八姑道：「大登科金榜提名，小登科，洞房花燭夜，明白點說，大姊姊看上你了，只需要你肯聽話，今夜中，你就可以試試小登科。」
李小斗道：「聽你什麼話?」
李八姑道：「告訴我，那玉牌在那裏，交出玉牌，姊姊就帶你……」
帶你作什麼?李八姑沒有再說下去，卻回頭望望那張床。
對血氣方剛的李小斗而言，這實在是一件很難忍受的誘惑，他幾乎想交出玉牌來。
但他忍下去了，他想到了馬回子的話，無論如何，不能說出玉牌的下落。
慾念和理智，展開了强烈的衝突。
李小斗搖搖頭，道：「玉牌不在我這裏。」人卻突然撲向了李八姑。
强烈的衝動，激起了李小斗潛在的獸性，這一撲之力，竟是强大無比，雙臂一合，抱着李八姑。
李小斗感到了那肌膚的滑膩，雙臂更加了幾分氣力。
李八姑像蛇一樣，柳腰擺動，忽然問，滑脫了李小斗的雙臂。
輕紗飄動，露出了幾乎全裸的玉體。
李小斗大喝一聲，餓虎撲羊一般，又向李八姑撲了過去。
李八姑身子一閃，李小斗卻無法收住撲抱之勢，蓬然一聲，撞在木床上，只震的帳幃搖動。
李小斗感覺小腹上一陣劇疼，也使迷亂的神智，忽然間清醒了過來，升起的慾念，也消退了下去。
李八姑輕輕吁一口氣，道：「小兄弟，你如不能交出玉牌，姊姊就無法陪你，快些告訴我，那玉牌現在何處?」
話說的很露骨，李小斗自然聽的很明白。
他明白了，這一切都是為了玉牌。
他又想起了馬回子的話，這玉牌，雖然是他們必得之物，可也是自己保命的東西，玉牌在對方的看法裏，重過了自己的性命。
李小斗不是很靈活的人，但他得馬回子的教誨之後，很快的醒悟過來。
李八姑逐漸失去了耐心，她不惜犧牲色相，用來對付這麼一個無名小子，心中早就有着很窩囊的感覺，但為想問出玉牌眞正的下落，極力在忍耐着。
久久不聞李小斗回答之言，李八姑勉强强裝笑容，說道：「小兄弟，聽到了我的問話麼?」
李小斗道：「聽到了。」
李八姑道：「那麼，就告訴我玉牌在那裏?」
李小斗說道：「我巳經說的很清楚了，不在佟大爺那裏，就可能在天雷老人那裏?」
李八姑臉色一變，道：「好小子，姑奶奶白給你看了半天半身雪膚玉肌，你不明白那玉牌的價值，佟林應該知道，天雷老人更淸楚，有天雷老人在場，佟林就不敢取去玉牌，那對他們有害無益，佟林眞要吞了玉牌，就不會留下你這條命，那玉牌仍然在你身上，你不肯說，姑奶奶只好搜了。」
迅快的穿上了衣服，高聲叫道：「大環、小環何在。」
門戶開處，走進來一個體肥如豬，和一個形貌似猿般兩個丫頭。
事實上，這兩個女人，都不好看，不但不好看，而且稱得上醜，第一個，身高肩實，一身肥肉，李小斗帮馬回子殺過牛，看那個女人樣子，決不比一頭牛的份量輕。
第二個只到那大個子女人的前胸，瘦的像頭猴子。
兩個人齊齊一欠身，道：「八姑娘，有什麼吩咐。」
李八姑望着李小斗道：「這小子不識抬舉，給我剝光了搜查，找的仔細些。」
胖的叫大環，一伸手抓住了李小斗。
李小斗本有一把氣力，但大環氣力更大，李小斗拚命掙扎可惜他遇上了大環。
瘦的叫小環，手脚快，動作巧，只見兩手揮動，連撕帶脫，片刻間，剝光了李小斗身上的衣服。
大環、小環搜的很仔細，但卻找不出玉牌。
李八姑沉吟了一陣，道：「你聽着，你不過是一個跑堂端茶的小店伙計，竟甘願捲入江湖是非之中，不說出玉牌下落，你會遭受慘刑。」
李小斗無法反抗，但卻有一股不屈的勁道，咬咬牙，道：「你們可以打死我，殺了我，但你們永遠找不到玉牌。」
李八姑怔了一怔，換上了一副笑臉，道：「告訴我玉牌在那裏，我答應你的事，一定算數。」
李小斗不敢去看李八姑，索性閉上眼睛。
李八姑皺皺眉頭，道：「把他送給七爺去，要七爺活剝了他。」
七爺，就是剝皮老七。
李小斗心頭震動了一下，忖道：藏玉牌的地方，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如是死了，這玉牌就無人知曉下落了。
他沒有被送到七爺處，卻又被送入地下密室，但室中却巳不見馬回子。
想一想自己的際遇，馬回子大概也不會太好。
他沒有逃走的打算，他自己知道逃不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沒有人再來理會他，他覺着有些睏乏，不覺間睡熟了過去。
一覺醒來，感覺腹中飢餓，但他卻咬牙忍受着。
他想着，至少，他們會把馬回子送回

來。
所以，很耐心的等着。
等的困倦了，又睡熟過去，睡醒後，又耐心的等着。
除了李小斗這樣的人，只怕很少人有這樣的好耐心。
地窖中不見日月，也不知過去了幾個白天，黑夜。
李小斗約略的算一算，至少該有兩日夜的時間。
他食量大，吃的多，但也很耐餓，一日夜不吃東西，是常事。
但這時刻，他卻餓的饑火如燒。
對李小斗這樣的人，饑餓比毒打他一頓，威脅更大。
馬回子不見回來，再加上饑火難忍，終於使他萌生了逃走的勇氣。
站起身子，緩步順石級向上行去。
緊閉的木門，輕輕一拉，竟然應手而開。
敢情門外竟未上鎖。
李小斗見到了天光，還是夕陽無限好的時分。
這地窖，就在大廳房側，看青磚牆壁，綠瓦，屋面紅磚庭院，就知道這是一座大宅院。
李小斗緩緩向前行去，行過了一進院子，仍然不見人踪。
深宅大院，黃昏時分，靜靜的不見一個人。
李小斗忽然生出了一種恐怖的感覺，大叫一聲，發腿向前奔去。
大環送他入地牢時，還給了他的衣服，雖然，衣服滿是塵土。
跑出大門，穿越街巷，一直跑回馬回子開的牛肉店中。
店門仍然關着，這證明了馬回子還沒有回來。
李小斗打開店門，找些饅頭，牛肉，飽餐了一頓，坐下來靜靜的想。
這幾天來，經歷的事情，比他過去的十八年還要多一些。
也使他開始會用心去想些事情。
馬回子沒有回來，那是凶多吉少了，這件事，無法對別人說的清楚，只有去找佟林，只有找到佟大爺才算找到了靠山。
換了一套衣服，直奔佟府而去。
天巳到了掌燈的時分，好在李小斗巳吃飽了肚子，一口氣直奔到了佟府。
人還在十丈外，李小斗巳瞧出了情形不對，好大的一座大宅院，只剩下殘垣斷壁。
夜色中，仍然有餘燼，灰烟。
原來，佟府巳被火燒了。
李小斗心頭震動，但仍然壯着胆子向前行去。
刦灰，殘壁中仍然有人，而且很多的人，那是官府中的衙役，和佟家的親友。
佟宅中也點起了燈火，挑着四盞氣死風燈。
燈光慘淡，照着院中數十口並列的棺材。
一陣陣低泣的哭聲，傳入耳際。
不少官府中人，來回的走動交談。
佟家在開封是名紳大家，慘遭這等大變，實在是一件震動人心的大案子。
李小斗在門外呆呆的望了一陣，才回身而去。
李小斗本來想打聽一下，這一塲大火，都燒死些什麼人，但他心中實在害怕官府中人。
再回到馬回子的牛肉店，李小斗突然想到玉牌。
他醒來時，太饑餓，餓的他忘記了一切。
他想見到馬回子，但馬回子如沉在大海的泥沙。
他想見佟林，可是佟林那座大宅院被燒的只餘下了殘垣斷壁。
他沒有了依靠，沒有了仗持，以後的路，要他自己去走，不管多麼崎嶇。
李小斗開始用心去想很多事，由那個窮書生，付不起一碗牛肉湯的事想起，他留下了一面玉牌，事情，就由這一面玉牌開始……。
無論如何，必須把那面玉牌找回來，他為了這一面玉牌，付出了太大的犧牲，那是好悲慘的犧牲。
換了一套過年穿的新衣服，也是他最好的一套衣服，由枕頭下面，摸出了一些碎銀子，帶在身上。
天色巳過了初更，他開始尋找那一座大院莊。
他雖然在開封府很久，但却很少在外面走動，地勢不熟，但李小斗有一股傻勁，不停的找，一直找到四更時分，才找到了那座大院。
大院落中沒有人，寧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他壯着胆子，找到了那座地窖。
在地窖一角處，挖出了那面玉牌。
這個藏玉牌的地窖，沒有人會想到，窖出幾十條人命要找的玉牌，就埋在這地闠一角處。
他生像太老實，又帶着三分傻氣，任何人都想不到他也會耍花招。
藏好了玉牌，離開宅院，不自覺又走回了牛肉店了。
整個的開封城，就只有這個地方他最熟悉!
洗個臉，和衣躺在床上。
他開始思索，應該怎麼辦?
馬回子這爿店，是不是還持續着開下去，如若是不開下去，他又要到那裏去。
回家，只有這一條唯一的路可走。
但馬回子生死不明，佟林一家被殺，都是為了這塊玉牌。
如若不是自己收了那書生這塊玉牌，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至少，馬回子仍然在好好的開他的牛肉店。
他好恨自己，他要報仇，但却想不起如何一個報法。
但他很用心的去想。
天亮了，李小斗仍然想不出一個報仇的辦法出來。
忽然間想到相國寺，聽馬回子說過，那裏他有一個好朋友賣大力丸的單鐵拐。
單鐵拐，是個跛子，但武功很好，在相國寺賣大力丸。巳經賣了十幾年。
李小斗像從黑暗看到了一個明燈，恨不得立刻去找單鐵拐。
但看東方，只不過是黎明時分。

好不容易，等到了日上三竿時分，李小斗急急的趕到了相國寺。

單鐵拐很有名，招牌很大，李小斗很容易找到了那裏。

那是一爿不大的店面，單鐵拐剛剛起來，正坐在店中喝早茶。

李小斗鼓足了勇氣行進去，一個長揖，道：「你老可是單鐵拐。」

他常常聽到單鐵拐的名字，但却一直沒有見過單鐵拐。

坐着喝茶的人正是單鐵拐，望望李小斗，道：「我是單鐵拐，你是……」

李小斗道：「我是馬回子牛肉店的伙計李小斗。」

單鐵拐突然放下了手中茶杯，雙目中神光暴射，道：「聽說你東家出了事？」

李小斗道：「是啊！」

單鐵拐道：「他現在何處，可是受了傷，要你找我去治傷？」

一面說話，一面伸手拿起了身旁邊的鐵拐。

李小斗搖搖頭，道：「我東家下落不明！」

單鐵拐皺皺眉頭，道：「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李小斗道：「東家好像沒有死，不過，不知道他被人弄到那裏去了？」

單鐵拐道：「怎麼回事，你說清楚一些。」

李小斗沒有隱瞞，能說的事，全都說了出來。

他相信單鐵拐，他是東家的好朋友。

單鐵拐聽得楞住了，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佟林死了，聽說，一家人未留下一個活口。」

李小斗道：「我去看過了，但那裏有很多官府中人，我不敢進去。」

單鐵拐點點頭，道：「你只要一進去，那就痲煩大了，十幾條人命，找起痲煩來，那可是够你受了……」語聲一頓，接道：「那玉牌現在何處？」

李小斗道：「在我身上。」

單鐵拐怔了一怔，起身掩上店門，然後，又把李小斗帶入了臥房中，才低聲說道：「拿給我瞧瞧。」

李小斗由貼身的衣着處，取出了玉牌，遞了過去。

單鐵拐接過了玉牌，這面看看，那面瞧瞧，只覺得這塊玉很好，上面的圖案，雕刻的很精緻，但却實在瞧不出什麼奇怪，珍貴之處，珍貴的能死幾十條人命。

瞧不出終歸瞧不出，但却不能在李小斗的面前丢人。

點點頭，輕輕咳了兩聲，道：「小斗，這東西，現放在我這裏。」

李小斗道：「單大爺，這個不行。」

單鐵拐道：「爲什麼？」

李小斗道：「因爲，玉牌很不吉祥，佟大爺，想得到玉牌，結果一家人，都被拖累進去，我們東家，也被拖累的生死不明，我怕也會拖累到單大爺。」

單鐵拐哈哈大笑，道：「小斗，這個你放心，別說，這件事，只有你知道我知道，就算是讓別人知道了，我單鐵拐也不怕什麼。」

李小斗道：「好吧，既然單大爺不害怕，那就放在你這裏，不過……」

單鐵拐道：「不過什麼？」

李小斗道：「我要找我們東家，如何才能找到他，還要單大爺帮忙。」

單鐵拐道：「這個不用你說了，我自然會帮你的忙，等一會，我去找幾個朋友，要他們查查看。」

李小斗像一隻迷了途的小羊，這時刻，單鐵拐說什麼，他就聽什麼了。

單鐵拐倒是說辦就辦，收起玉牌，帶上店門，帶着李小斗直奔茶園子去。

四劍施威　雙兇伏罪

四海茶園，也在相國寺中。

說是茶園，其實，也有小吃，煎涼粉，水煎包子，四海茶園不算小，上百號的坐位，已經上了八成座。

單鐵拐帶着李小斗找一處靠牆的桌子，兩個人剛剛坐好，已經有六七個人走過和單鐵拐打招呼。

李小斗心中暗道這一次，沒有找錯，看起來，這位單大爺很吃得開。

單鐵拐叫了兩盤包子，一盤煎涼粉，道：「小斗，你慢慢的吃，我去和別人打個招呼，然後請他打聽你東家下落。」

李小斗點點頭。

單鐵拐跑到不遠處，一張大圓桌子上，那一桌坐了七八個人，都是小棉襖，棉褲，腰裏横束一條青布帶子。

李小斗吃完了一盤煎涼粉，正在吃煎包子，忽然間，人影一閃，眼前站着一個人。

定定神抬頭望了一眼，李小斗幾乎把吃下口的包子吐出來。

正想大叫，但一口煎包子堵住了他的嘴。

來人是剝皮老七。

他留給李小斗太深的印象，李小斗一眼就認了出來。

剝皮老七的臉色本來很陰森，此刻，却擠出了一個笑容。但他笑的很難看，就像黃鼠狼抓到一隻鷄的笑容。

緩緩在李小斗對面坐了下來，剝皮老七盡量使自已變的很和藹，低聲說道：「小斗，想不想，去看看馬回子。」

李小斗看看四週的人，胆子壯了不少，道：「他在那裏？」

剝皮老七道：「離這裏不遠，只不過隔兩條街。」

李小斗道：「我很想去看他……」

剝皮老七道：「走！我給你帶路。」

李小斗道：「可是我不敢。」

剝皮老七笑道：「不要緊，我要剝你的皮，早就剝了，用不着等到現在，不過，你如是不肯去，那就痲煩了。」

李小斗道：「哦！」

剝皮老七道：「別看這茶園子裏很多人，我如要硬帶你走，也不過是舉手之勞，沒有人能够攔得住我，也沒有人敢攔阻我。」

李小斗道：「我知道，你很厲害，常常剝人的皮，但你不能在這個地方，這多人的面前，剝我的皮。」

剝皮老七正想接口，單鐵拐却大步行了過來。

單鐵拐也是混世面的人，一看李小斗的臉色，就立刻心中瞭然，立時一提氣，單足着力，鐵拐離地，暗作戒備，道：「朋友，這是我單某人的座位，你怎麼招呼也不打一個就坐了下來。」

剝皮老七緩緩回頭望了單鐵拐一眼，冷森一笑，道：「你不是相國寺賣大力丸的單鐵拐麼？」

單鐵拐怔了一怔，說道：「正是單某人。」

剝皮老七冷冷的說道：「你給我聽着，這裏沒有你的事，你給我走遠一些，越遠越好，多說一句話，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單鐵拐道：「你威脅我？」

剝皮老七道：「不是威脅……」

李小斗霍然站起身子，大聲叫道：「就是他，他叫剝皮老七，就是他擄走了我們的東家。」

單鐵拐道：「好啊！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告訴我，馬回子被你們帶到了什麼地方？」

李小斗那一聲呼叫，加上單鐵拐這麼一說，立時有很多人圍了上來。

一大早坐茶園的人，十之八九，都是遊手好閒，混混世面的人，無事還想找事，有事怎會放過去，片刻之間，圍上來幾十個人。

剝皮老七緩緩站起身子，說道：「單跛子，你是壽星公上吊，嫌命太長了，好！閻大爺就成全你。」

單鐵拐道：「單某人是吃米類長大的，不是被人唬大的，你小子別給我來這一套。」

鐵拐一抬，直搗過去。

閻七左手一抬，抓住了鐵拐，右手突然推出，拍向單鐵拐的前胸。

這一招很普通，說不上什麼奇妙之處，但却很快，快的像閃電一樣，快的使單鐵拐閃避不開。

蓬然一聲，擊中前胸。

單鐵拐突然向後倒去。

人摔倒在地上，口鼻中一齊湧出了鮮血。

不知什麼人，突然大聲叫了起來，道：「出了人命啦，人命關天，不能放了兇手。」

閻七拍拍雙手，笑一笑，道：「那一個有種的上來。」

舉步向前行去。

叫的人不少，但出來的人却不多，果然是沒有一個人敢攔他。

上百隻的眼睛，看到他緩緩離去，出了四海茶園子。

一聲低沉的歎息，由人羣中傳了過來，道：「好毒辣的手段，可惜，我不能管閑事。」

不少人聽到了他的話，但却沒有一個去瞧瞧他是個什麼樣子的人物。

放馬後炮的人多，但眞敢出面管事的人却不多。

李小斗楞了一陣，才奔了過去，抱起單鐵枴，道：「單爺，我說過，那玉牌不吉利，你不肯相信，想不到，也害了你老人家。」

儘管閻七很兇狠，但大白天，衆目睽睽之下，出手殺人，內心之中，實在也有些害怕，所以，放走了李小斗，沒有勉强帶他走。

單鐵枴睜開眼睛，緩緩說道：「孩子，拿去你的玉牌，我只怕不行了。」

說不行，眞的不行了，眼睛一閉，倒地而逝。

這幾日來，李小斗經歷的事，都是他連做夢也不想到的事，每一件事，都是那麼恐怖。

他看到了很多接觸過他的人，一個個的都倒了下去。

抱着單鐵枴的屍體，哭了一陣，擦乾了眼淚，伸手取出了單鐵枴放在衣袋中的玉牌。

像李小斗這樣的人，除了哭一陣之外，實也無能處理這個局面。

忽然間，一隻手伸了過來，抓住了李小斗握着玉牌的右腕。

李小斗吃了一驚，道：「你……」

他以爲殺了人的剝皮閻七又回來了，但他目光觸到那個人時，立刻住口。

那是個年紀不大的人，穿着一件青布長衫。

他面目清秀，神態亦很和氣，但眉宇間却透出一股堅强神韻。

青衫人笑一笑，放開了李小斗的右手道：「把你手中的玉牌，給我看如何？」

李小斗內心中沉痛已極，這玉牌帶給他太多的感傷，太多的不幸。

內心之中，他已對這面玉牌產生出厭惡。

伸開右手，把玉牌遞了過去。

青衣人仔細的查看了一陣，臉上忽然泛現出一片誠敬之色，道：「果然是這面玉牌，能不能够告訴我，你如何得到這玉牌。」

李小斗說出了取得玉牌的經過後，歎口氣，接道：「我好恨這一面玉牌，我早該把它掉碎算了。」

青衣人道：「不！你取得這一面玉牌之時，心不存貪念，而且，也未用巧取、豪奪的手段，你才能够享受到這玉牌的好處。」

李小斗道：「我看不出，它有什麼好處，但我看到了很多件悲慘的事！」

青衣人道：「那是他們的存心不好，這玉牌乃玉中之精，可以避邪、保命，佩在身上冬生暖意夏生涼。」

李小斗淡淡一笑，道：「這麼好！那就送給你吧！」

青衣人道：「不！我不能要，你如執有這塊玉牌，就可能辦通很多你無法辦通的事！」

李小斗道：「我已經佩在身上很久了，但却沒有感受一點好處。」

青衣人道：「快了，快了……」

他已看出來，李小斗是一個很渾厚的人，如若不變通一個法子，很難說服他再收回這塊玉牌。

心中念轉，口中接道：「現在，已經開始了。」

李小斗奇道：「什麼開始了，我怎麼瞧不出來呢？」

青衣人道：「現在，單鐵枴被殺了，你却抱過他的屍體哭過，只怕你很難再出

這座茶室了。」

這一點，李小斗倒是有些明白，死人經過了自己手，至少，也要到衙門裏，落案問個口供，就不算勾結殺人的罪名，也要被拖上一個半年牢獄生活。

他害怕了，忍不住問道：「我如執有這面玉牌，又能如何？」

青衣人道：「就是可以省去這些痲煩了！」

李小斗道：「如何一個省法？」

青衣人道：「你只要下令就行！」

李小斗道：「誰肯聽我下令？」

青衣人道：「我！現在只有我一個人，等一會，就會有很多人聽命了。」

一面把玉牌遞了過去，接道：「好好收存。」

李小斗接過玉牌道：「我們先平安的離開這裏。」

青衣人一躬身，道：「護牌四劍中的老三黃天敬領牌主面諭。」

他說的文縐縐的，李小斗也聽不清楚也不知他說些什麼。

黃天緩緩轉過身子，高聲說道：「諸位近朋好友，單鐵拐被人殺死一事，諸位都親目所見，和李牌主全然無關，等一會官府中人來，還望諸位口角春風，美言幾句，不要把李牌主拖上，這裏有黃金十兩，那一位肯辦理單鐵拐的身後之事，這一塊黃金就爲誰所有。」

然後，帶着李小斗離開了茶室。

李小斗心中很奇怪，但是他却沒有多問。

他瞭解的事情太少，尤其是江湖中的事情。

黃天帶着李小斗，行進了一間大客棧中。

李小斗沒有來過這座客棧，但他知道這座客棧，是開封府最大的一家客棧，叫作四海春。

李小斗被帶入了一座跨院之中，行入正廳。

正廳中坐着兩個人，都是二十四五的年紀。

一個穿着深藍色湖綢長袍，一個穿着海色短襖、棉褲。

兩個人，對坐着，眉宇間有着重重的愁苦。

藍衫人打量了黃天一眼，冷冷說道：「老三，這人是誰？」

黃天道：「一個貴賓……」

藍袍人怒道：「還有三日，限期就到了，你還有心情交朋友啊！」

那短裝人冷笑一聲，道：「到時候，四個人都要被下入水牢，二十年的水牢囚禁，誰也無法熬過去……」

黃天道：「大哥，四弟，你們……」

長袍人一揮手，接道：「老四說的不錯，咱們四個人，誰也躲不過。」

短裝人道：「我倒不担心咱們等四個的生死，因爲拖累小公子，咱們就萬死莫贖了。」

黃天道：「大哥，四弟，聽我說，小弟已找到了玉牌。」

兩個人，本來都在坐着，聞言忽然挺身而起，道：「你說什麼？」

黃天道：「找到了玉牌。」

藍袍人道：「玉牌現在何處？」

黃天道：「這位李少兄，就是現目的玉牌主人。」

短裝人疾聲道：「三哥，你看過了沒有？」

黃天道：「看過了，而且，看的很仔細。」

黃袍人道：「眞是玉牌。」

黃天點點頭，道：「是的！不過，這玉牌早巳落在了這位李少兄之手……」

把李小斗得到玉牌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藍袍人忽然對李小斗抱拳一揖，道：「見過玉牌主人。」

李小斗這幾年的生活，都是伺候別人，從來沒有受過別人如此的敬重，一時間，呆在當地，不知道如何是好。

黃天輕輕咳了一聲，道：「李兄，不要拘束，我們一共四個人，專門保護玉牌的，執牌的人，也一樣受到保護，只要玉牌在你手中，你就算玉牌主人，我們負責保護玉牌，也負責保護玉牌的主人，你有什麼事，只管吩咐我們一聲。」

李小斗道：「我，我怎麼能够吩咐你們……」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我什麼都不懂，我可以把玉牌還給你們，我只希望你們作到兩件事，找到我東家馬回子，和查出殺死佟大爺的兇手。」

藍袍人微微一笑，道：「你執有玉牌，這麼吩咐了，我們一定設法做到。」

黃天望了那藍袍人一眼，道「李兄，這一位就是我們四劍中的老大，叫追風劍韓寧。」

李小斗抱抱拳，道：「韓爺。」

韓寧道：「不敢當，不敢當，在下韓寧。」

黃天又指着那短裝人道：「這一位是老四，叫甘泰。」

李小斗又抱抱拳，道：「甘爺。」

甘泰一躬身，道：「執牌人太謙虛了，兄弟如何當受得起。」

李小斗輕輕歎息一聲，說道：「你們都知道，我只是賣牛肉湯的一個店伙計，我……」

黃天笑一笑，接道：「李兄，英雄不論出身低，至少你現在就是玉牌主人。」

韓寧道：「這玉牌最大的價值，不在它本身的名貴，而在它代表的權威，誰持有這面玉牌，誰就有一種權威，我們都是那權威命令下的人・不過，持有這玉牌的人，必需具有兩個條件！」

李小斗道：「什麼條件？」

韓寧道：「這玉牌可以酬謝，奉送，但不能巧取豪奪。」

李小斗道：「我是由一個吃飯書生的手中，取到了這面玉牌。」

韓寧道：「我們巳聽到你取到玉牌的經過，所以，我們巳承認了你執有這玉牌的權利，李兄，你可以命令我們爲你作任何事情。」

李小斗道：「我要找回我的東家，也要替佟大爺報仇。」

韓寧笑一笑，道：「我們聽到了玉牌落入開封的消息，我們四個人就立刻趕來，對開封近日中發生的事，我們巳大概瞭

解，但我們未見玉牌主人，不便出面干預，你既巳出面，且有令諭傳下，我們會全力以赴。」

李小斗道：「韓爺，我還想你們給我查明一件事。」

韓寧道：「玉牌主人且請吩咐，我們能够作到的，決不推辭。」

李小斗道：「我想知道天雷老人和小蘭姑娘，是否也遇害了？」

韓寧點頭道：「好！我們盡快給你查出來。」

黃天道：「李兄，這些日子裏，你一定很疲勞，好好的吃一餐，休息一下，明天，咱們再好好的說話。」

李小斗確然有些疲累，而且腹中飢餓異常。

吃了一頓很豐盛的晚飯，然後，倒頭大睡了一陣。

他這數日來到處奔走，用了不少的心機。

他這一生之中，從沒有去用心想過這樣多的事情，對李小斗來說，這比他做上三日夜苦功，還要疲勞。

他的心定了下來，一覺睡到了第二天日上三竿時分，才醒了過來。

他不過剛剛下床，木門呀然，黃天巳推門而入。

黃天的身後，還跟着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年輕人。

不待黃天的引見，那年輕人巳搶先說道：「我叫鐵奇，排行老二。」

李小斗道：「鐵爺！」

鐵奇急道：「不敢當，不敢當。」

黃天微微一笑，低聲道：「李兄，你梳洗一下，咱們在外面廳中恭候。」

李小斗一面暗責自己貪睡，一面說道：「我這就去。」

匆匆梳洗過後，趕往廳堂，韓寧，鐵奇，黃天，甘泰，早巳坐着恭候。

木桌上，早巳擺上豐富的早餐。

韓寧舉筷讓客，很快的吃過了一頓早飯，才低聲說道：「李兄，我們不事客套，也不以年齡相敍，你身懷玉牌，我們該以玉牌主人相稱，但爲了免去俗禮，我們稱你李兄如何？」

李小斗道：「這個，這個，好吧！但我要如何稱呼你們？」

韓寧道：「喊咱們的名字也好，叫我們排行也好，總之越隨便越好。」

李小斗也想不出應該如何？只好點點頭。

黃天道：「李兄，昨天交代的事情，鐵老二巳經打聽出來一個結果了。」

李小斗自己也忘了問過什麼，只好哦了一聲。

鐵奇道：「佟家老少，僕從，四十八口命案中，沒有天雷老人和小蘭姑娘的屍體。」

李小斗道：「那是他們還活着。」

鐵奇道：「是！他們還活着，不過，他們可能被人生擒去了。」

黃天接口道：「陰風門中人，行事歹毒，行踪飄忽，我們目前還沒有找到他們落足之處，也無法確定天雷老人祖孫的生死？」

韓寧笑一笑，道：「李兄，我們有件事想請李兄帮忙，不知李兄可否見允？」

李小斗道：「我能作到的，我一定帮忙。」

韓寧道：「我們想找陰風門中人，但他們却到處找你，只要你在酒樓茶肆地方出現，他們很快就會找上李兄。」

李小斗想到了四海茶園中的驚險之事，不禁吃了一驚，道：「我一個人？」

韓寧道：「自然不會你一個人，我們四兄弟，都會在暗中保護你。」

李小斗略一沉吟，道：「好吧！我要到那裏去？」

韓寧道：「四海茶園剛出過事，自然不宜去了，我看四季春不錯，地方大，人物雜，陰風門在那裏必有耳目。」

李小斗點點頭。

甘泰道：「李兄，爲了不讓陰風門中人起疑，我們要稍爲改扮一下，不過，李兄可以放心，我們就在你左近，決不會讓你受到傷害。」

李小斗又點點頭。

韓寧道：「他們如是和你談什麼時，你盡管和他們爭執，不過，不能答應他們什麼。」

李小斗道：「好。」

黃天微笑道：「李兄，千萬放心，我們有充份的能力，保護你的安全，千萬不要害怕。」

李小斗苦笑一下，道：「我巳經想過了，好多人丟了性命，或是行踪不明，都是受我牽累，不能救他們出來，替死者雪仇，我活着也是不安的很。」

韓寧又問道：「不知李兄準備幾時動身？」

李小斗道：「我想越快越好。」

韓寧道：「好！咱們立刻動身。」

在護牌四劍精密的安排之下，李小斗到了四季春的大廳中。

這是大飯莊，如若不是爲了玉牌，李小斗可能一輩子也沒有進來的機會。

但現在，他却是大客人，黃天，甘泰，都經過了易容，扮作兩個做生意的中年人，坐在李小斗旁側一個座位上。

韓寧，鐵奇，隨後登樓，分坐在李小斗的前後兩處桌位上。

李小斗穿着一身很光鮮的衣服，坐在正中一張大桌子上，叫了六個菜，一壺酒，一個人，獨斟獨飲。

足足等過了一個時辰，仍不見有人找上來。

時間巳快近中午，客人漸多，整座樓四十張桌子，巳坐滿了客人。

李小斗心中十分焦急，但韓寧却一直施眼色阻止李小斗，示意他安心等下去。

正午時分，客人很擁擠，只有李小斗這個桌子上空了十之七八。

一個穿着黑色長袍，圍着白色圍巾的中年人，緩步行了過來。

這個人的穿着，在李小斗的眼中，定然是一個大商號的老闆。

那黑袍人四顧了一眼，直對李小斗的桌位上行了過來。

李小斗心中暗道：難道這人會是陰風門中人。

心中念轉，那黑袍人巳抱拳一禮，道：「這位兄台可否賜在下一張座位？」

李小斗道：「你請坐吧，反正這桌子只有我一個人。」

心中暗道：這久不見陰風門中人來，大概是不會來了。

黑袍人道：「多謝兄台，多謝兄台。」舉手召來跑堂的，道：「伙計，這位大爺的酒賬我候啦，再給我照這位大爺的酒菜來一份。」

跑堂的答應着吩咐下去，黑袍人却旁着李小斗坐了下去。

李小斗道：「初度相會，怎好要閣下請客，我瞧咱們兩便吧。」

黑袍人道：「樓上客滿，在下如非兄台賜坐，只怕連這頓午飯也很難吃到。」

李小斗道：「這個，這個……」

黑袍人笑一笑，道：「小事情，小事情，不值一提，……」

語聲一頓，接道：「還未請教兄台貴姓？」

李小斗心中一動，暗道：「我要說出眞姓實名，他們才會找到我。」

當下接道：「在下姓李，李小斗。」

黑袍人怔了怔，道：「李小斗？」

李小斗道：「李小斗正是在下。」

黑袍人四顧了一眼，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這兩句話說的太文雅，文雅的李小斗有些聽不明白。

但他巳學會了掩飾，笑一笑道：「你是說，你在找我？」

黑袍人道：「在下有一位朋友，不知道李兄是否認識？」

李小斗道：「說說看，我認識的人不多，只要我認識的，一定記的很清楚。」

黑袍人道：「在下那位朋友姓馬。」

李小斗道：「是不是賣牛肉湯的馬回子。」

黑袍人道：「不錯，就是他。」

李小斗道：「那你知道我是誰麼？」

黑袍人道：「馬回子的朋友。」

李小斗道：「我就是馬回子店子那端湯上菜的店伙計。」

黑袍人道：「那眞是巧極了，馬回子正要找你。」

李小斗道：「我也在找他，不過，找不到他在什麼地方？」

黑袍人原本泛起的一臉欣賞之色，突然冷了下來，李小斗太坦白，坦白的不用問他就先說明了身份。

這身光鮮的衣服，却和他身份不太配合。

難道這是一個餌。

但怎麼樣打量李小斗，就瞧不出一點懷疑之處，他太純樸，那像會說謊言的那種人。

黑袍人心中狐疑，李小斗又開了腔，道：「你眞知道我們東家在那裏？」

黑袍人道：「知道，我如是不知道，怎會和你說起馬回子，不過……」

李小斗接道：「我東家有幾個好朋友，他們很有錢，化銀子不在乎，只希望把人救出來，你有什麼條件只要說出來。」

黑袍人心中忖道：這小子嫩的很，用不着我問，他會自己說出來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你們東家那幾個朋友，都在這裏？」

李小斗道：「不在，他們沒有來，他雖然有點錢，但卻很怕事……」

黑袍人接道：「你不怕事？」

李小斗道：「我也怕，但我沒有法子，東家待我不錯，我不能坐視不管。」

黑袍人四顧了一眼，但見滿樓酒客，似乎沒有人注意兩人的說話，胆子一壯，笑道：「你身上，是否巳帶了銀子？」

李小斗道：「沒有，不過，不要緊，你只要告訴我，要多少銀子，我回去對他們說。」

黑袍人道：「老弟，你別把我也看作陰風門中人，我只是受人之托罷了，我聽說他們希望要一面玉牌。」

李小斗道：「玉牌，不錯，我有一個玉牌。」

黑袍人道：「那就行了，你交出玉牌，我就要他們放了馬回子。」

李小斗道：「玉牌就在我的身上，不過，我不能把玉牌交給你，我要你一手交人，一手交出玉牌。」

黑袍人笑一笑道：「李小斗，這麼吧，咱們一起去見見他如何？」

李小斗靜心的諦聽了一下，不見有人反應，心中暗道：學藝的人，耳目特別的靈敏，我和這黑袍人的說話，他們都應該聽到了，但不知道，他們何以不肯表示意見。

他希望四個人，能給一點指示，應該如何？

但他却很失望。

忽然間，腦際中靈光一閃，暗道：是了，他們一定是要我跟着這黑袍人走了。

這時，鐵奇，黃天巳然站起身子下樓而去。

韓寧也跟着結賬離開。

整個酒樓中，只餘下了甘泰一個人，似乎是仍在暗中保護着他。

只見黑袍人笑一笑，道：「李小兄，你想不想先見馬回子一面？」

李小斗道：「想啊！」

黑袍人道：「可惜，我作不了主，我如能作主，我就把他帶到這裏來。」

李小斗道：「他雖然不能來，但咱們可以去啊！」

黑袍人道：「對，咱們可以去，但不知李小兄準備幾時動身？」

李小斗道：「我希望能早些見到我們東家，所以，我希望是越快越好。」

口中說話，人巳站起了身子。

黑袍人笑一笑，首先向前行去。

李小斗緊隨身後，離開了四季春。

抬頭看去，韓寧，鐵奇，黃天，都巳不知去向。

他們也許又改變了身份，也許是隱在暗中，但李小斗看不到一個熟人。

唯一能使他安心的，就是甘泰還跟在後面保護他。

李小斗伸手在懷中摸了一下，道：「咱們到那裏去？」

這句話問的聲音很高，似乎是有心讓隱在四週的護牌四劍聽到。

黑袍人說道：「不遠，不遠，在下帶路。」

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李小斗的右腕脈穴。

李小斗的感覺之中，右腕之上，似乎是突然被套了一把鐵箍一樣，連想掙扎一下的氣力，也是沒有。

黑袍人微微鬆動一下五指，低聲說道：「李小斗，識相點，別逼我捏碎你的腕骨。」

李小斗道：「你這是幹什麼，我不是答應了跟着你去麼？」

黑袍人輕輕吁了一口氣，道：「李小斗，你有什麼仗恃，才敢如此爽快，老子走了十幾年的江湖，還瞧不出你這點鬼門道。」

李小斗道：「仗恃，佟大爺都被你們殺了，開封府還有什麼人敢帮我的忙。」

黑袍人道：「哦！那你剛才說的全都是假話了。」

李小斗道：「也不是，剛才，我說的全是眞話，我巳經想過了，你們只是希望得到那面玉牌，對麼？」

黑袍人點頭道：「對啊，你終於想明白了？」

李小斗道：「我可以交出玉牌，但我只希望一件事。」

黑袍人道：「你說吧，只要是能够辦到的，我們決不推辭。」

李小斗道：「我的要求很簡單，希望你們能够放了我們的東家，然後，別再找我們的麻煩，我們要過平靜的日子。」

黑袍人仍然緊握着李小斗的右腕，並肩而行。

表面上看來，兩個人有說有笑，似乎是老朋友，久年不見，在聚舊一般。

其實，李小斗，有苦無處訴。

他被那黑袍人扣緊的腕穴，骨疼如裂，但又不能不咬牙苦忍着。

兩個人轉過了一兩條大街，到了一座藥舖前面。

這是開封府有名的大藥舖，名叫德和堂。

那黑袍人身子一側，竟然直進了德和堂。

李小斗呆了一呆，忖道：「這德和堂，是幾十年的老店，難道德和堂是和這陰風門也有關係不成。」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咱們到藥舖來幹什麼？」

黑袍人道：「去見馬回子。」

李小斗道：「原來，德和堂也是你們陰風門的。」

黑袍人一路行來，戒備的十分森嚴，但他一直行到了德和堂，仍然未見出什麼事情，心中頓然一寬，笑一笑道：「走，咱們到後面去。」

德和堂的藥舖子很大，櫃枱上有十幾個人抓藥。

但從表面上看，絕對看不出李小斗正在受人拑制，不得不照着吩咐行事。

行入了第三進院子。

這正是一座大院子，但裏面有不少人在走動。

人雖然多，但却靜的聽不到一點點聲息。

李小斗雖然不是武林中人，但也能一眼看出很多的問題。

黑袍人把李小斗帶入大廳，一把推到一張木椅子上，道：「李小斗，你認不認得我？」

李小斗搖搖頭道：「不認識。」

黑袍人道：「剝皮老七，你是不是認識呢？」

突然伸手在臉上一抹，露出了本來的面目，果然是剝皮老七。

李小斗吃過了閻七的苦頭，心中對他害怕的很，但流目四顧，不見韓寧、鐵奇、黃天、甘泰四人何在？

這樣深大的宅院，韓寧如若跟進來，李小斗一眼就可以看到。

閻七打量了李小斗一眼，道：「李小斗，你可是想有人來救你？」

李小斗心中害怕，又不善說話，立刻應道：「是！」

閻七哈哈一笑，道：「在酒樓上，也許眞會有人救你，但現在，告訴你，不會有了，再說，目下開封府，我還想不出有

韓寧軟劍一揮，寒芒疾閃，削下閻七一綹頭髮。

什麼人救你。」

李小斗鎮靜了一下心神，暗道：不知韓寧等四人是騙我的，還是他們沒有跟上來，這一次，他定然不會放過我，拚着一死，也不能把玉牌給他。

不給他，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玉牌掉碎。

想到掉碎，立刻從懷中取出了玉牌。

閻七眼中的李小斗，已經是煮熟的鴨子，量他飛不了去。眼看李小斗取出玉牌，立時哈哈一笑，道：「你小子這一會，倒是開了竅啦！把玉牌交給我吧！七老子可以放你一條命。」

李小斗神情肅然的說道：「不要動，一動，我就掉碎這面玉牌。」

想不到李小斗會來這一套，閻七不禁聽得一怔。

雙方還有四五步的距離，如以閻七武功而言，也許可以及時阻止李小斗，但他不敢冒這個險，李小斗一身好氣力，這玉牌眞要被他摔下去，一個搶救不及，就可以被摔個粉碎。

心中焦急，又不敢硬搶，只好說道：「渾小子，你不要命了，摔壞了玉牌，我會活剁了你。」

李小斗冷冷一哼，說道：「你再往後退三步。」

閻七還眞的聽話，依言向後退了三步，笑道：「李小斗，聽我說，你一個鄉下人，要這玉牌也沒有用處，身懷此物，終日的担驚受怕，於你何益，咱們談個交易如何？」

李小斗道：「什麼交易？」

閻七道：「我們送你一千兩銀子，你放下玉牌，帶着銀子回鄉下去，購置田產，討幾房妻妾，過好日子去吧！」

李小斗道：「我不會信你的話。」

閻七微微一笑，說道：「這一次是眞的，我把馬回子叫來，放你們一起離去如何？」

李小斗沉吟了一陣，道：「好吧！你去把東家叫來。」

閻七道：「你答應了？」

李小斗道：「我見了東家之後，還得商量一下才行。」

只聽一陣格格嬌笑，傳入耳際，廳中一側軟簾略動，李八姑風情萬種的行了出來道：「小兄弟，咱們可眞是有緣啊！」

李小斗道：「妳……」

李八姑舉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接道：「我上一次，竟被你小兄弟瞞了過去，唉！你要把玉牌交出來，單鐵拐也不會死，馬回子也不會被囚起來，再說遠一點，佟林一家人，也不會被殺了。」

一面說話，一面向李小斗身旁行去。

李小斗如何能應付這個狡猾如狐的女人，一分心間，已被她欺近身側。一抬手，抓住了玉牌。

她動作快如閃電，李小斗只覺手指一鬆，玉牌已到了李八姑的手中。

閻七臉色一寒，冷冷說道：「李小斗，你這渾小子，敬酒不吃吃罰酒，別怪閻七要活剁你了……」

忽然間人影一閃，李小斗身前忽然多了一個人，是甘泰。護牌四劍的老四。

李小斗心中暗道：你來晚了一步，玉牌已經落入人家手中。

這本是他心中的話，但却不自覺的說了出來。

甘泰回頭笑了一笑，說道：「主人放心……」

目光轉到了李八姑的身上，冷冷接道：「妳知道這玉牌的來歷？」

李八姑很驚異甘泰快速的身法，也隱隱的猜想到對方的來歷，但她心中有所恃，玉牌在她的手中。心中念轉，笑道：「知道，不知道這玉牌的價值，咱們就不會化去這大心血得到它。」

甘泰道：「你既知玉牌來歷，也該知道，巧取豪奪這面玉牌，是什麼罪名。」

李八姑笑一笑，道：「我也知道，牌碎人亡，我如摔碎了這塊玉牌，護牌人就必須自刎而死，小兄弟，你還年輕的很，死了未免可惜。」

甘泰冷冷一哂，道：「看來，妳打聽得很清楚。」

李八姑道：「所以，我有恃無恐，小兄弟，你武功非凡，表現的身法，也很驚人，不過，我不信，你能從我手中奪去玉牌，而能使它完好無損。」

這時，大廳外出現了三個人，步履瀟洒的行了進來。

是韓寧、鐵奇、黃天。

護牌四劍的人手到齊了。

庭院中，不少工人，雖然受到了一些震動，但却極沉得住氣，仍然照常做着自己的事情，只不過偶而向廳中望一眼。

韓寧未理會李八姑，却對李小斗說道：「咱們不便由大門中硬闖進來，所以，來的晚了一步，使主人受驚，還望多多原諒。」

李八姑冷冷說道：「就是晚了一步，玉牌已入我手。」

韓寧緩緩轉過臉去，望了李八姑和閻七一眼，道：「老二，負責窗子和內室門戶，老三守住廳門，老四保護牌主。」

他眼睛望着李八姑手中的玉牌，口中却下令佈署。

李八姑道：「你好狂……」

韓寧接道：「妳會立刻明白的……」

李八姑怒聲接道：「我會捏碎這一塊玉牌。」

韓寧淡淡一笑，道：「妳試試吧！」緩緩鬆開腰中扣把，抖出一把軟劍，接道：「你們亮出兵刃吧！奪取玉牌的，殺無赦。」

李八姑道：「牌碎人亡，你也一樣活不了！」

韓寧淡淡一笑，道：「李八姑，你認爲你手中的玉牌是眞的麼？」

李八姑怔了怔道：「難道是假的？」

韓寧笑一笑道：「不錯，護牌四劍，既然找到玉牌，怎會讓它失去，妳知道的，我們護牌身上，都帶有一塊假的，以備不時之需，今天，我們正好用上了。」

李八姑道：「李小斗身上玉牌既是假的，你們爲什麼要保護他。」

韓寧道：「牌不離主人之身，他有眞玉牌，只不過沒有拿出來。」

李八姑恨聲說道：「看不出這渾小子，還會這一套手法。」

李小斗道：「我，我……」

韓寧道：「不要怪持牌主人，他怎知江湖險詐，只不過，我們把他身上的玉牌，換了一個地方，把一面假牌換上去，他身上有兩個玉牌，一眞一假，不幸的是，妳取到了假的。」

李八姑仔細瞧了玉牌一眼，道：「我看是眞的。」

韓寧道：「那你就捏碎試試吧！」

軟劍一抖，接道：「你們兩個人聯手而上呢？還是要車輪大戰。」

李小斗道：「韓兄，我要先救回我東家！」

韓寧一躬身，道：「屬下遵命……」目光又轉到李八姑的身上，接道：「看來，你們的運氣不錯有了一綫生機。」

李八姑道：「交出馬回子，你們立刻退走？」

韓寧說道：「這要看持牌主人的意思了？」

李八姑吁一口氣，目光轉到李小斗的身上，道：「渾小子，你聽到了沒有？」

李小斗道：「什麼事啊？」

李八姑道：「咱們放了馬回子，你們是不是立刻退走！」

李小斗道：「是！」

李八姑道：「不能傷我一個人？」

李小斗道：「也行。」

李八姑道：「七哥！帶馬回子來。」

閻七應了一聲，舉步向外行去。

韓寧軟劍一揮，寒芒電閃，削落了閻七頭上一綹長髮。

閻七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快劍，這一劍，如是削向他腦袋，只怕早已身首異處了。

駭然退後三步，舉手摸摸腦袋，不見血漬，才定下驚魂道：「這是幹什麼？」

他有剝皮之稱，但自己面臨死亡時，却是驚恐萬分。

這一劍，也證明了一件事，在對方快如閃電的劍下他們完全沒有還手的機會。

韓寧冷冷說道：「叫人帶馬回子來，玉牌主人沒有下令饒你們不死之前，別想離開此廳。」

這一劍雖然削向閻七，但也嚇壞了李八姑，立高聲說道：「快帶馬回子來！」

片刻之後，馬回子果然被帶了上來。鋼鐵一般的漢子，數日之間已被折磨得形容憔悴，雙腿傷痕纍纍，步履蹣跚。

眼看馬回子的模樣，李小斗雙目中流下淚來，急急迎了上去，問道：「東家，你……」

馬回子抓住了李小斗，道：「你又被他們抓回來了。」

李小斗搖搖頭，道：「我沒有，我是自己來的……」

兩個人口才都不太好，心中一急，更是說的條理不明，說了半天李小斗才說清楚，馬回子才聽明白。

韓寧等四人的耐性很好，一直靜靜的站着，等他們說清楚了事情經過，才笑一笑，道：「請示持牌主人，如何處置這兩個人？」

李八姑道：「李小斗，你答應過不傷害我們的，男子漢，大丈夫，說的話可要算數。」

李小斗拭去臉上的淚痕，有些尷尬的說道：「我是答應過，但你這樣折磨他，放了你們，豈不是太便宜了。」

韓寧道：「牌主的意思呢？」

李小斗道：「給他們吃點苦頭。」

韓寧應了一聲，冷聲道：「閻七，李八姑，你們都聽到了，你們每人斬下一隻手吧！」

閻七抖聲道：「砍下一隻手，這太殘忍了……」

李小斗道：「你們一夜間，殺了佟大爺一家四十八口，難道就不殘忍。」

韓寧軟劍揮動，但見寒芒流轉，劍氣逼人。

劍芒斂收，耳際間却傳來了兩聲卜卜輕響。

那是閻七和李八姑，兩個手掌落地的聲音。

鮮血噴洒，兩人的右手，已然齊腕而斷。

馬回子呆了一呆，道：「好劍法啊！好劍法。」

他也練了幾十年的武功，但却從未想到過，一個人能練到這樣高明劍法。

閻七，李八姑也够狠，咬着牙，沒有呻吟出聲。

李小斗望望兩人斷腕處的鮮血，道：「我們走吧！」扶着馬回子向外行去。

韓寧欲言又止，還劍入鞘，護擁着李小斗大步而去。

李八姑、閻七望見幾人背影去遠，才取出金創藥，包敷傷勢。

奇怪的是，庭院中有不少的人，竟沒一個人呼喝喊叫，也沒有人出面攔阻。

仙府恩赦　人月同圓

李小斗扶着馬回子回到客棧，想起忘了問天雷老人和小蘭的下落。歎氣道：「唉！不知天雷老人和小蘭姑娘如何了？」

韓寧笑笑道：「牌主沒有多問，在下又揮劍處置了他們，不便再質問他們。」

李小斗長歎一聲，道：「那眞正的玉牌，還在我的身上麼？」

韓寧道：「是的！我們決不敢欺騙玉牌主人，你何不在別的衣袋中找找。」

李小斗果然在另一個口袋中，找出了玉牌，雙手奉給了韓寧，道：「韓兄，這玉牌還給你們吧！」

韓寧躬身道：「這個，爲什麼呢？」

李小斗道：「我是個很平凡的人，不願捲入這等爭殺的漩渦，我是誠心的把玉牌還給你們，只希望你們帮我完成兩件事，第一件是救出天雷老人和他的孫女小蘭，第二件是，替佟大爺一家人報仇，殺了元兇，至於我，立刻回到鄉下去，種田、拾糞，或是跟着我東家，換一個地方，再開一家小店，我不是江湖中人，很怕看到那帶着血腥的爭殺。」

韓寧沉吟了一下，道：「李兄的心情，我們能體會得到，不過，這件事，咱們做不了主，我們只有保護玉牌的身份，却沒有執有玉牌的身份，李兄，如是一定要交回玉牌，那只有兩個辦法！」

李小斗道：「那兩個辦法？」

韓寧道：「一個是把玉牌交還原來持有的人！」

李小斗接道：「我已經等了他很久，很久，但却沒有見到他，世界遼闊，到那裏去找他呢？」

韓寧道：「那只有第二個辦法了，我們把這裏發生的事情，飛馬傳報回去，請示老莊主定奪了。」

李小斗道：「好吧！不論用什麼辦法，我只希望把玉牌交給你們。」

韓寧說道：「在下會盡快辦這件事，不過，在沒有決定之前，李兄還是暫執玉牌……」

笑一笑，接道：「兩位請休息一下吧！在下告退了。」

韓寧退開之後，馬回子突然睜大了一雙眼睛道：「小斗，你這是什麼意思？」

李小斗道：「什麼事？」

馬回子道：「你眞要把這面玉牌送給人家？」

李小斗道：「是啊！這玉牌大有來歷，不是咱們這種人應該持有。」

馬回子道：「小斗，你救了我，我很感激，不過，你想到了沒有，你怎麼會救了我，因爲，你有這面玉牌，像韓寧等那樣的劍道高手，你就算想和他們說一句話，也說不上，現在，他們爲什麼會對你那麼好？因爲，你持有着這面玉牌，他們對你好尊敬，也不是尊敬你的人，而是尊敬這面玉牌，李小斗，你交出這面玉牌之後，什麼都沒有了。」

李小斗道：「我知道，交出了這面玉牌之後，我就又變成了李小斗，但我就是想恢復過去，恢復李小斗。」

馬回子歎息一聲，道：「小斗，你年紀太輕，不知道利害，你認爲，交出了這玉牌之後，他們就會放過你了。」

李小斗苦笑一下，道：「東家，咱們拿到這玉牌，又有什麼意思呢？」

馬回子道：「小斗，這玉牌，代表一種權勢，沒有這面玉牌，你就失去這些權勢。」

李小斗道：「現在，我持有玉牌，也很有權勢，可是，我覺不出自己有什麼快樂，我們本來過着很快樂的日子，但爲了這面玉牌，使我們失去了快樂。」

馬回子沉吟了一下，道：「小斗，聽我說，你可以沒有見過這面玉牌，自然，也不應該持有它，但你既然持有了，也捲入了這個漩渦，那就不是交出玉牌，可保無事了。」

李小斗道：「哦！」

馬回子道：「小斗，這面玉牌，確非我們這樣的人，所應持有，但你却持有了，佟老爺子，沒有這一面玉牌保護，所以，他們一家人都被人殺了，那時，如若他持有這面玉牌，也許就不會有這一場災難了。」

李小斗感到迷惑了，瞠目結舌，不知所對。

馬回子笑一笑，道：「我也贊成你交回這面玉牌，不過，不是現在。」

李小斗問道：「那要幾時，才可以交回。」

馬回子道：「辦完了我們的事。」

李小斗沉吟了一陣，道：「好吧，你年紀大，見識多，想的也比我週到，我應該聽聽你的話。」

馬回子笑一笑，道：「小斗，你怎麼能救了我？因爲，你持有玉牌的原因，閻七、李八姑，都被斬下了一隻手，而且，你都在場中，一旦交出玉牌，他們也會找你算賬。」

李小斗點點頭，未再多言。

馬回子在客棧中休養了三天，這三天得到了很好的照顧，傷勢很快復元。

這三天也很平靜，韓寧，鐵奇，黃天，甘泰，一直嚴密的保護着兩人。

第五天，中午時分，韓寧忽然對李小斗說道：「持牌主人，你要求的事，我們幸未辱命……」

李小斗呆了呆，問道：「我要求了什麼？」

韓寧笑一笑，道：「主人已經忘記了麼？」

李小斗說道：「我實在有些想不起來了。」

馬回子緊張的問道：「是不是交回玉牌的事？」

韓寧道：「願不願交出玉牌，那是主人的事了，在下不便多言。」

馬回子心中暗暗的鬆一口氣。

韓寧接道：「主人，請起程吧。」

李小斗呆了呆道：「咱們要走了。」

韓寧道：「主人的吩咐，我已大致辦妥，請主人去查驗一下。」

回顧了馬回子一眼，李小斗緩緩說道：「他可以跟我一起去麼？」

韓寧道：「這要主人決定了！」

李小斗發覺了權勢的可貴，而自己的權勢，就建在這一面玉牌之上！

他摸摸懷中的玉牌，站起身子，道：「東家，咱們走吧？」

客棧外面，早已備好了一輛華麗的篷車。

鐵奇，黃天，甘泰，早巳恭候在篷車的前面。

韓寧很恭敬把李小斗讓上了篷車。

篷車放下了垂簾，一股淡淡的幽香，撲入了鼻中。

李小斗從來沒有坐過這樣豪華的篷車，四週都是淡綠色的綾壁，下面舖着粉紅色的毛毡，篷車的頂上，裝了一片白色的水晶，使得車中的光綫十分柔和。

也從來沒有聞到過這樣的香味，一種雅淡的清香，像幽蘭，像臘梅。

馬回子究竟是見多識廣的人，這時，發覺了這篷車中的香味有異，似是一個女孩乘坐的篷車。

心中奇怪，低聲說道：「小斗，你覺着有些不對沒有？」

李小斗道：「什麼不對？」

這時，篷車已快速的向前馳去。

馬回子道：「這篷車中的香氣。」

李小斗道：「對！我也覺着有些奇怪，這是什麼香味，我從來沒有聞過。」

馬回子低聲道：「我也說不出是什麼香味，但這輛篷車好像不是男人坐的？」

李小斗道：「不是男人，那是女人坐的了。」

馬回子點點頭。

李小斗道：「那得要他們趕快的停下來才行。」

馬四子道：「停下來幹什麼？」

李小斗道：「咱們怎麼能坐女人的篷車。」

馬回子笑一笑，道：「你執有玉牌，他們不會加害咱們，放心的坐吧。」

這是一輛很舒服的篷車，也很寬大！

李小斗伸展一下雙腿，使坐的更舒服一些。

這是一段不算太短的路程，健馬奔馳如飛，片刻未停，馳行了將近兩個時辰之久。

篷車四週，都有很厚的垂帷，根本無法看到外面的景物。

奔馳的篷車，突然停了下來。

車簾掀開，韓寧滿臉微笑道：「請玉牌主人下車。」

李小斗步下篷車，才發覺了篷車已經駛入了一座大宅院中。

廣大的庭院，滿植着花樹，而且，打掃的十分乾淨。

韓寧輕輕吁一口氣，道：「請玉牌主人到廳中待茶。」

李小斗連哦了兩聲，緩步向前廳中行去。

一個穿着綠衣的少女，早巳在廳門口處恭候，揮揮手，對韓寧說道：「你們一路辛苦，下去休息吧！」

韓寧一抱拳，緩步而退。

綠衣少女很美麗，李小斗從來沒有想到過世上會有這樣的美女。

她很年輕，只不過十六七歲的年紀。

只見她輕展櫻唇，微微一笑道：「玉牌主人請。」

李小斗也從沒有聽到過那清脆有如黃鶯一般的聲音，不禁一呆。

綠衣少女似是警覺到自己的艷色，吸引了李小斗，雙頰微紅，垂下頭去。

李小斗急急收斂了心神，呆呆向前行去。

綠衣少女搶先一步帶路，把兩人帶入廳中，一張八仙桌前面，道：「兩位請坐吧？」

那是兩張太師椅，鋪着雪白的坐墊。

李小斗，馬回子對望了一眼，坐了下去。

綠衣少女回身行去，片刻之後，捧來了一個玉盤，上面兩個扣着碗蓋的瓷碗，道：「兩位用茶。」

李小斗看着馬回子，學樣取下了玉盤上的瓷碗，喝了一口放在身旁的茶几上。

綠衣少女低聲說道：「玉牌主人請稍坐片刻，我們姑娘立刻出見。」

李小斗道：「妳們小姐……」

綠衣少女笑一笑，道：「是，小翠只是一個丫頭。」

李小斗道：「妳叫小翠。」

綠衣少女點點頭，說道：「婢子叫小翠。」

李小斗心中還有很多的話想問，但却不知道從何問起。

一時間，張着口，說不出一句話來。

小翠嫣然一笑，轉身而去。

馬回子輕輕咳了一聲，低聲道：「小斗，端莊些，沉着一點別鬧出笑話來。」

李小斗哦了一聲，趕忙正襟危坐。

小翠攙扶着全身白衣的少女，行了過來。

有了小翠的經驗，李小斗不敢再望那白衣少女一眼，眼觀鼻，鼻觀心的端正坐着了。

隱隱間，感覺到那白衣少女，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只聽一個清脆有如銀鈴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我聽韓寧報告說，李公子想交出玉牌。」

馬回子心頭震動了一下！

正想開口，但却突然被兩道冷厲的神光逼住。

那是白衣少女的兩道眼神。

李小斗心中似是也有點後悔了，但他確然對韓寧說過這樣的話，此時此情之下，却又不能不承認下來。

只好硬着頭皮說道：「是，我對韓寧說過，要交還玉牌。」

白衣少女道：「哦，那很好！韓寧還告訴過我，你希望，我們替你完成兩個心願。」

李小斗道：「是！」

白衣少女道：「你能不能自己說一遍呢？」

李小斗道：「好！第一件心願是救出天雷老人和他的孫女小蘭。」

白衣少女說道：「他們已經安然脫險了。」

李小斗道：「第二件是替佟大爺一家人報仇？」

白衣少女道：「這一個可以答應。」

李小斗道：「就是這兩件心願了。」

白衣少女問道：「你還有第三件心願麼？」

李小斗搖搖頭。

馬回子吃了一驚，急急的說道：「小斗，你自己的安全，難道就不是心願之一麼？」

李小斗苦笑一下，說道：「我……我……我……」

白衣少女接道：「懷璧其罪，你交出了玉牌之後，就不會再有人找你的痲煩了。不過，你還可以再提出一件心願。」

李小斗突然伸手指指小翠。

他本想說出把小翠給我，但話到口邊，却有些說不出來。

白衣少女怔了一怔，道：「你想要小翠？」

李小斗道：「不知道這件心願，可不可以提出來。」

白衣少女回顧了小翠一眼，道：「可以，我把她送給你。」

李小斗似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伸手在腦袋上拍了一掌道：「把她送給我。」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是，把她送給你，由現在開始小翠巳經是你的人。」

李小斗道：「我，我……」

白衣少女道：「你不相信麼？」

李小斗道：「我好高興。」

白衣少女緩緩伸出了一雙晶瑩的玉手，道：「把玉牌還給我吧。」

李小斗取出玉牌，遞了過去。

他心中太興奮了，興奮的有些忘我。

這時，他應該看看小翠的，如若他看一眼，他就可以由小翠的目光中發覺一些什麼。

可惜，他沒有看。

白衣少女接過玉牌，道：「你還有事情麼?」

李小斗道：「沒有了。」

他看到了那是白衣少女一隻手，也聽到了那白衣少女的聲音。

但他就是不敢抬頭望一眼白衣少女的臉。

在李小斗的想像之中，那是一張絕美的臉兒，美的人不敢逼視！

本來嘛，丫頭就這樣美麗，小姐，應該是更美了。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白衣少女緩緩站起了身子，在小翠扶持下，漫步而去。

李小斗甚至不敢抬頭看看那白衣少女的背影。

他只覺自己的雙頰在發燒，心在跳。

但他仍然感覺到那白衣少女和小翠一起走了。

在他想像之中，小翠很快會回來的。

所以，他一直低着頭坐着，很耐心的等待着。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

李小斗覺着坐呆了，才移動一下身子，低聲道：「東家！」

他連喊數聲，一直不聞馬回子回答之言，才覺着事情不對！

霍然由座位跳了起來。

轉頭望去，只見馬回子仰坐在太師椅上，似是睡熟了過去。

李小斗心頭震動了一下道：「東家，東家，你睡着了。」

伸手去拉馬回子的手臂。

只聽一個清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別動他。」

李小斗急急縮回了雙手。

轉頭看去，只見小翠一臉冷肅之色，站在身後五六尺處。

李小斗吃了一驚，道：「小翠，你……你……」

小翠緩步行了過來，望着李小斗滿臉驚恐之色，輕輕歎息一聲，道：「不能動他，一動就會要他的命。」

李小斗道：「他怎麼了?」

小翠道：「受了傷。」

李小斗道：「我與他好好坐在這裏，什麼人傷了他。」

小翠兩道眼神，在馬回子的身上打量了好一陣，說道：「不要緊，可以保住性命……」

目光突然轉到李小斗的身上，接道：「是不是一定要救他?」

李小斗點點頭，道：「是，一定要救活他。」

小翠道：「可以救活他，不過，他從此之後，就變成了一個白痴。」

對白痴這兩個字的含意，李小斗還不太清楚，忍不住道：「白痴……」

小翠接道：「是！白痴就是傻了的，除了吃飯睡覺之外，什麼都不知道。」

李小斗哦了一聲，道：「爲什麼?」

小翠道：「好奇，常常會付出很大的代價，他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

李小斗接道：「妳……」

小翠道：「我們小姐。」

李小斗問道：「難道我們東家，有了什麼輕薄的舉止，所以，受到了小姐的懲罰。」

小翠道：「他看到了小姐，也看到了他不該看到的隱密。」

李小斗道：「我不是也看到了麼。」

小翠道：「你不同，第一，你執有玉牌，可以保身，第二，你也沒有看到。」

李小斗道：「現在我們應該如何?」

小翠道：「稍候片刻再說吧！」

緩步行到馬回子的身側，右手揮動，在馬回子的身上，拍了兩掌，又取出二粒藥物，投入了馬回子的口中。

只見馬回子伸動一下雙臂，站起了身子。

李小斗低聲說道：「東家，東家，你好麼?」

馬回子對李小斗傻傻一笑，立刻又閉上了嘴吧！

李小斗呆住了，暗道：「莫非，他眞的變成了一個傻瓜。」

他心中有着太多的疑問，但却一時間，又不知從何問起?

小翠低聲道：「小斗……」

李小斗道：「嗯?」

小翠道：「你要我，準備怎麼樣處置我?」

李小斗望了小翠一眼，道：「我！我……我不知道。」

小翠緩緩說道：「不知道……」

李小斗道：「我現在只想一件事。」

小翠道：「想什麼?」

李小斗道：「使我們東家不要變成白痴。」

小翠沉吟了一陣，道：「走吧！咱們先離開這裏再說。」

李小斗行到馬回子的身側，扶着馬回子，向外行去。

廣大的庭院中，不再見到一個人。

但那輛豪華的大篷車，仍然停在院落中。

車上的健馬，仍然上着套。

但却不見了韓寧等四人。

小翠道：「扶你的東家上來。」

李小斗說不出心中是什麼感受，連小翠的美色，也似乎未放在心上了。

扶着馬回子登上了篷車。

小翠也登上篷車，放下了車前垂簾，篷車立刻向前馳去。

馬回子閉上雙目，倚在車欄上睡了過去。

李小斗却心中感慨萬端，心境蕭索。

他察覺了很多事，都和自己想法完全不同。

篷車行馳了一陣，小翠回過頭來，道：「我們要到那裏去?」

李小斗怔了一怔，道：「到那裏?」

小翠道：「是啊！我們總該有一個去處。」

李小斗道：「到那裏去?」

小翠道：「我不知道。」

李小斗道：「我心中只在想，如是沒有見過那面玉牌，仍然在開封城中賣牛肉湯就好了。」

小翠笑一笑，道：「那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你必須要面對現實。」

李小斗道：「哦！我們該如何?」

小翠說道：「我們先找個地方，住下來。」

李小斗道：「以後呢?」

小翠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李小斗道：「咱們要不要吃飯，要不要住房子?」

小翠道：「要！自然要。」

李小斗道：「可是，可是……」

小翠道：「你沒有錢，是麼?」

李小斗道：「是。」

小翠微微一笑，道：「這個，不用你費心了。」

說話停止，篷車繼續向前行去。

李小斗也不問馬車行向何處?只是望着馬回子出神。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篷車倏然而停。

耳際間響起了小翠的聲音，道：「下來吧！」

李小斗扶着馬回子下了篷車。

只見一座小巧的宅院，兩扇朱紅大門，已然打開。

李小斗低聲道：「這是什麼地方?」

小翠說道：「這是你的家，也是我們的家。」

李小斗說道：「我沒有這樣漂亮的房子。」

小翠道：「是我的，也等於是你的一樣。」

口中說話，人却進了大門。

李小斗扶着馬回子，行了進去。

小翠揮揮手，篷車自行向前行去，然後，掩上大門，加上了木栓，長長吁一口氣道：「好啦！咱們可以在這裏住下來，至少，可以好好的的休息幾天。」

李小斗呆呆的望着小翠，道：「你是說，咱們可以在這裏住下來?」

小翠嫣然一笑道：「對！咱們在這裏住下來，這是咱們的家。」

李小斗道：「咱們的家?」

小翠嫣然一笑，道：「是！是新的家，也是你的家。」

李小斗道：「是妳，不一定是我的家，我只想和東家回開封府，再去開一間牛肉店。」

他口中說話，人却緩緩向後退去，對小翠，似是有着很大的畏懼。

小翠輕輕吁一口氣，道：「你心中一定有很多的疑問，是麼?」

李小斗道：「是！我有很多的疑問，也很害怕，那玉牌……」

小翠伸出手去，潔白如玉的雙手，扶住了李小斗，接道：「走！咱們到廳中坐下，慢慢的說。」

李小斗對那雙美麗的玉手，也似是有着畏懼，不自禁的向後退了一步。

但，他還是被那雙玉手，握住了自己的手。

那是一雙柔軟如棉的手。

廳不太大，但却佈置的雅緻。

果然是一座小巧的宅院，但也有十幾間房子。

小翠讓李小斗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來，才舉手整一整頭上的秀髮，道：「小斗，要不要吃一點什麼?」

李小斗道：「我雖然有些餓，但我希望更能早些解答心中的疑問。」

小翠道：「好！你想知道些什麼?你問吧！」

李小斗道：「那位白衣少女，是什麼人?」

小翠道：「是我們小姐。」

李小斗道：「是不是她傷了我們的東家?」

小翠道：「是！」

李小斗道：「爲什麼?我還給了她玉牌，他爲什麼還要傷人?」

小翠道：「因爲，他不該看到的事，却被他看到了。」

李小斗道：「他看到了什麼?」

小翠道：「看到了我們小姐。」

李小斗道：「我也看到了。」

小翠搖搖頭，道：「你沒有看到，你一直低着頭。」

李小斗放開了馬回子，緩緩站起身子，道：「看到了，又有什麼不對呢?」

小翠沉吟了一陣，道：「小斗，我們先說說我的事如何?」

李小斗道：「妳，有什麼事?」

小翠道：「你問小姐把我要來，準備怎麼安排我?」

李小斗道：「原來，我想和你常常守在一起……」

小翠接道：「現在呢?」

李小斗道：「現在，你在我心中很怕妳……」

小翠接道：「怕我?」

李小斗道：「對！怕妳。」

吁一口氣接道：「你們和他們一樣，動手就會殺人。」

小翠沉吟了一陣，道：「小斗，你把我要了來，就應該好好的待我，這件事，不能怪我們小姐的手段毒辣，只能怪你們運氣不太好，也怪你這位東家太好奇。」

李小斗奇道：「怪我東家太好奇，那是什麼意思?」

小翠道：「他看到了一些不應該看到的東西，如果不是他太好奇，別再一直的看下去，也不會受到傷害了。」

李小斗輕輕吁一口氣，道：「他看到了什麼?」

小翠道：「看到了……」

輕輕歎息一聲，接道：「小斗，等他清醒過來的時候，你自己問問他吧！」

李小斗道：「他會清醒過來?」

小翠道：「我如果不讓他清醒過來，只怕你永遠不會諒解我了。」

李小斗道：「小翠，這茫茫人世間，我只有這一個比較親近的人。」

小翠笑一笑，道：「好吧！我一定救他，不過，小斗，你要先想清楚，使他清醒過來之後，對他只怕沒有什麼好處！」

李小斗道：「爲什麼呢?」

小翠道：「除非，他能永遠不說出他見到的隱密來，而且，還要裝作目前的模樣，也許能逃過這一次刼難。」

李小斗心中大奇，道：「小翠，他究竟瞧到了什麼，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什麼都沒有瞧到。」

小翠點點頭道：「慢慢的，他會告訴你，老實說，我也不能很肯定，他瞧到些

什麼?」

李小斗道：「好吧！妳要幾時動手救他?」

小翠道：「現在，不過，救他的過程很繁複，只怕要兩三天的時間。」

李小斗道：「哦！」

小翠道：「現在，咱們談好我們之間的事吧。」

李小斗道：「姑娘怎麼說，我怎麼聽就是。」

小翠道：「不，你一定要心甘情願，而且，這決定，要你說出來。」

李小斗道：「好！什麼事?」

小翠問道：「你把我要來，準備作什麼?」

李小斗道：「這個……這個……」

小翠道：「大胆的說吧！這裏面，只有我們兩個人。」

李小斗道：「我要你來，原本想，討妳作媳婦的。」

小翠道：「現在呢?」

李小斗道：「現在，我不敢再有這個妄想了，你是天上的月亮，我只不過是地上一小石塊罷了，我們相差的太遠了。」

小翠笑一笑，道：「我不是天上的月亮，我是個女人，你也不是小石塊，你是個男人，你要我來，就應該娶我作媳婦，小斗，咱們成了親，就忘了過去的事，我會好好的作一個妻子，我燒的一手好菜，我會好好的照顧家庭，然後，咱們再生個孩子。」

李小斗道：「但是，咱們怎麼生活下去呢?」

小翠道：「我有一些積蓄，咱們買些田，日子會過的很舒服。」

李小斗道：「佟大爺一家數十口的性命，那海般的深仇，就不替他們報了。」

小翠道：「我們小姐答應了，就不會失信，這不用你煩心了，有一天，你會知道這件事情。」

李小斗已經完全失去了主裁自己的能力，對他目前處境，也有着無所適從的感覺。

小翠果然開始救治馬回子，她買了一罈陳年老醋，和一個大蒸籠。

李小斗不知道她如何動手，也知道自已無能爲力，索性不問。

但他看到小翠的忙累，燒滾了一罈醋，然後，把馬回子放入蒸籠中。蒸籠上面開了一個口，露出來馬回子的頭。

馬回子像是睡着了一樣，臉上也沒現出痛苦之色，但却不聽他的呼叫之聲。

自然，李小斗不明白，小翠點了馬回子的穴道。

小翠站在大蒸籠的旁邊，手中執着一塊白巾，不停拭去馬回子臉上的汗水。

李小斗呆呆的站着。

他只有呆呆的站着，事實上，他帮不上一點忙。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小翠才開了蒸籠，把馬回子送入一間房中，低聲說道：「替他洗個澡，讓他睡一夜，明天就好了。」

不管李小斗是否相信，他已經沒有這樣的機會，一切都照着小翠的吩咐。

那一夜，李小斗一直守在馬回子的床前。

第二天，馬回子醒來了。

李小斗在天亮時睡着了，醒來，已經是日上三竿。

馬回子不知道什麼時候醒來。

因爲，李小斗醒來時，馬回子已坐在床上。

他的臉上，帶着微微的笑意，好像昨天的痛苦，已經完全離開而去，緩緩的說道：「小斗，我的神智雖然清醒了，可是，我這一雙腿却不能動了……」

李小斗吃驚的問道：「爲什麼呢?我要去問問小翠，她說過，要把你完全治好的。」

馬回子道：「這雙腿，不能走遠路，但在這房子裏走動一下，還是可以，唉！不用逼小翠了，她已經盡到了心力……」

忽然，改了話題，道：「我想，你們該早些成親，我已要小翠姑娘準備了紅燭，今天，你們就可以拜天地了。」

李小斗只「有哦！哦」的聲，他實在不知應該如何。

李小斗成親了。

就在這座宅院之中，這宅院雖不大，但只住了三個人，還空了六七間房子。

賀客只有一個人馬回子。

他司禮，主婚，又證婚，但喜房中有紅燭，而且，客廳中也佈置的有些喜氣。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婚禮，沒有鼓，樂，沒有賀客，也沒有鬧新房的客人。

但，李小斗却娶到了一個絕美的小媳婦。

在他記憶中，從沒有見過這樣美麗的新娘子。

小翠不但美麗，而且很溫柔，像一池春水般溫柔。

李小斗陶醉在那溫柔之中。

小翠還很賢淑，很能幹，燒的一手好菜，也會一手好女紅。

娶妻如此，夫復何求，尤其像李小斗這樣的人。

快樂的日子，總是消逝的很快，不覺間，過去了一年。

小翠懷孕了。

李小斗也學會了體貼，他帮助小翠打掃庭院。到五里外的小鎮上，購買些需要用之物。

馬回子也過的很好，只是雙腿行動不易，所以，他一年之中，沒有出過一次大門。

李小斗很滿足這種無憂無慮，神仙般的快樂過活。

馬回子也好像很願意，留在這裏終老一生。

匆匆又是半年。

小翠懷胎十月，很順利的生下一女。

很美麗的女孩子，八分像小翠。

望着愛女，小翠浮現了美麗的笑容。

小翠滿月之後，這個充滿着寧靜，快樂的家庭，開始有了轉變。

首先是小翠變了。

她仍然那麼溫柔，勤勞，美麗，但却少了一分常掛在嘴角的笑容。

這兩年多快樂的日子，李小斗已瞭解不少的事，而且也學着認識了不少的字。

他發覺小翠變了，變的沉默得多，有

時間，抱着愛女，呆呆凝視，久久不發一言。

他沒有問小翠，因爲小翠對他似是就存着逃避之心。

他找上了馬回子。

馬回子坐在房中一張特製的輪椅上。

他臉色紅潤，精神奕奕，除了雙腿之外，看上去比以往還要健壯。

李小斗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這兩年多過的如何?」

馬回子笑一笑，道：「好！比在開封府中賣牛肉湯時好多了。」

李小斗道：「東家，只可惜你這一雙腿……」

馬回子笑一笑，接道：「算不得什麼?不必爲我難過，我能有你這個好伙計，眞是前世修來的，我現在很滿足。」

李小斗道：「東家，這日子如若能好好過下去，我一定好好的孝敬你，可是，這幾天，我發覺了小翠的情形不對。」

馬回子笑一笑，道：「小斗，你眞的懂事多了。」

李小斗說道：「怎麼，東家也瞧出來了?」

馬回子點點頭，道：「不錯，我也早瞧出來了。」

李小斗道：「這件事，好奇怪，令人想不明白是爲了什麼?」

馬回子道：「小斗，你不用知道太多的事情，一切都信任翠姑娘吧！她怎麼說，咱們就怎麼作，小斗，你有了如花嬌妻，也有了一個玉雪可愛的女兒，過了兩年多的快樂的日子，應該滿足了，就是我這兩年多的平靜生活，也有着不虛此生的感覺。」

李小斗聽得怔了一怔，說道：「東家，你……」

馬回子接道：「小斗，小翠知道的，比我們多，也比我們聰明，一切都聽她的安排吧！」

李小斗站起身子，道：「不行，我得去問問她，究竟爲了什麼?」

馬回子道：「小斗，小不忍則亂大謀，這件事，不可亂作主張，你一問，那不是攪亂了目前的快樂生活麼?」

李小斗道：「不能問?」

馬回子道：「不要問，該說的時候，翠姑娘自然會告訴你。」

李小斗頹然坐下，道：「對！她太苦了，我不能再驚擾她。」

馬回子點頭道：「對！眞有什麼困難來臨時，你也沒有解決之法，那又何必多問呢?」

李小斗經過一番開導，倒是眞切想通了，不再存問明內情之心。

時間又過去了數月。

小翠的愁苦，愈來愈明顯了。

李小斗緊咬牙關，仍然是沒有問起。

這一天，情形特別的不同，李小斗早晨一起來，就發覺飯廳的桌子，擺滿了一桌子菜。

小翠抱着孩子，早巳坐在主位上，似是正等待着李小斗。

她懷中抱着孩子，雙目却望着屋頂出神。

李小斗楞了一楞，道：「小翠，怎麼一大早，就準備了這麼多菜。」

小翠緩緩回過頭來，微微一笑，道：「起來啦，快去洗個臉，今天，我要陪你好好喝一杯！」

快半年了，日夜的折磨，看上去小翠瘦了，臉上也隱見憔悴。

李小斗已明白，小翠有重要話說，匆匆漱洗回來。

小翠替他斟了酒，兩人對乾了一杯，道：「小斗，算算看，我和你離開姑娘那一天起，到現在幾年了。」

李小斗每天都在算着這個日子，衝口答道：「三年了。」

小翠道：「對！三年啦，這三年，我過的快樂，也證明了自己是個女人！」

李小斗聽出言外之音，但却又不太明白，一時間呆在那兒，不知如何回答。

小翠拍拍懷中的孩子，接道：「小斗，有一天，我如離開你而去時，你要好好照顧丫頭。」

丫頭，就是李小斗和小翠的女兒。

李小斗呆住了，好久好久，才說：「妳，爲什麼要離開我們。」

小翠說道：「你該瞧出來的，這年來，我都在苦苦的想，希望能够想出一個法子……」

李小斗接道：「想到了沒有?」

小翠道：「沒有，我一直想不出一個應付的辦法。」

李小斗道：「小翠，我早就瞧出來了，我沒有問妳，其實我心中也好痛苦。」

小翠道：「我本來不讓你知道，但我不能控制自己，我捨不得丫頭。」

李小斗道：「小翠，今天，是不是準備告訴我?」

小翠道：「是！時間到了，不能不告訴你了。」

李小斗道：「那究竟是什麼事啊?」

小翠說道：「今天，咱們會有貴客登門。」

李小斗道：「什麼貴客?」

小翠道：「還記得麼?我們小姐。」

李小斗哦了一聲，問道：「她來幹什麼?」

小翠道：「小斗，我也想不出來是一個什麼樣的後果，她可能會帶我走，也可能……」

李小斗接道：「怎麼樣?」

小翠道：「我也不知道，不過，一定會有事情。」

李小斗道：「什麼事情?」

小翠道：「眞要知道了，咱們也可以準備一下了，但事先，咱們却無法想到小姐會如何處理這件事……」

又對乾了一杯酒，小翠接道：「不管如何?你必需記着我的話，這三年快樂的日子，很值得回憶，如不是爲了丫頭，我們可以作一個同命鴛鴦，但孩子太小，咱們不能棄她而去。」

李小斗道：「她已經把妳給我了，難道，還能要回去麼?」

小翠道：「別說傻話，爭執沒有用，現在，我要告訴你如何照顧丫頭。」

她心中早有準備，半月之前，已改變呀呀學語女兒習慣，讓她試着改喝米湯。

她告訴了李小斗餵孩子的方法，笑一

笑，又道：「小斗，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你都不要管，別忘了，還有丫頭，要你照顧。」

李小斗茫茫然的啊了一聲。

小翠放低了聲音，道：「在後園的小魚池中，我埋下了一個小箱子，那裏有很多的首飾，珠寶，大概，足够你們父女和馬回子過一輩子了，但你一定要記着，等我離開了之後，事情平靜了之後，才能去取出來，然後，帶着丫頭，和你東家一起離開，走的愈遠愈好。」

生死離別，本來充滿着哀淒。

加上了丫頭，那個天眞活潑的小女孩子，使事情更多了一重悽涼，哀傷。

李小斗很想放聲大哭一場，但他強自忍了下去。

這些年來，他長大了不少，也知道很多事，這時間，哭已經無濟於事。

小翠再三叮嚀，要小斗答允她，只可以袖手旁觀，不可從中作梗，多言。

李小斗只好答應。

然後，小翠把丫頭交給了李小斗，緊閉上房門。

她告訴李小斗，除非他們來了，不許驚擾她。

她要好好的睡一覺。

李小斗心中明白她不是在睡覺，但却想不出她在作什麼？

也許夫妻們相聚時間已無多，在這時刻，正應該相擁纏綿，但小翠却一個人躱在房中。

三年長了啦，雖然是日久相聚，但李小斗想一想，對於小翠姑娘，了解究竟還是不多。

他想叫門，忽然感覺到有很多話應該告訴小翠。

但他又不忍驚擾。

馬回子也躱在房中，緊閉着房門。

小翠太能幹了，她燒的一手好菜，一手好女紅。連傭人也未請一個。

整座的庭院中，一片凄清，給人一種寂寞的感覺。

只有丫頭，不時發出的天眞的笑聲，劃破小院的寂靜。

要來的總歸來了。

是太陽下山的時候，晚霞染紅了西方天際。

李小斗，手中抱着丫頭，獨自坐在客廳中。

未聞敲門的聲音，却見兩個美麗的少女，緩緩行入了庭院中。

是兩個很美麗的姑娘，但李小斗未爲兩人的美麗吸引，只是冷冷的看了兩人一眼，拍拍懷中熟睡的丫頭，緩緩說道：「妳們來了。」

首先行入廳中的一個丫頭，穿着一身綠色的衣服，向李小斗笑一笑，問道：「你是李公子。」

李小斗淡淡道：「不敢當，我是李小斗。」

綠衣女子說道：「我叫綠雲，她叫秋霞。」

秋霞如火，那位姑娘，穿了一身紅色的衣服。

李小斗道：「哦！兩位姑娘有什麼指教？」

綠雲笑一笑，道：「找人，小翠姐姐在麼？」

李小斗道：「綠雲姑娘，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找她有什麼事？」

綠雲問道：「小翠姐姐，沒有告訴你麼？」

李小斗說道：「沒有，她什麼也沒有說。」

綠雲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李公子……」

李小斗接道：「不要這樣叫我，我當受不起。」

綠雲道：「唉！小翠大姐，過去待我們很好，把我們當妹妹一樣看待，事實上，我們該叫一聲姐夫……」

李小斗道：「那就用不着了……」

黯然歎息一聲，接着又道：「我想知道妳們來這裏要幹什麼？是不是要帶走小翠，妳看到沒有，我抱的孩子，她叫丫頭，她還小，她不能這樣少小，就沒有娘照顧呀。」

綠雲道：「姐夫，我們是奉命行事，不得已，你要多多原諒。」

李小斗忽然放下了懷抱中的孩子，道：「我身爲男子漢，不能保護妻兒……」

秋霞楞了一楞，道：「怎麼，你要和我們動手。」

李小斗道：「我知道，我打不過你們，不過，我也不能看着你們帶走了丫頭她娘。」

綠雲道：「姐夫，那你要……」

李小斗雙手一背，接道：「請你們先殺了我。」

綠雲呆住了，想不到，他說了半天，只求一死。

房門呀然而開，小翠緩步行了出來，道：「小斗，不要難爲兩位妹子。」

小翠穿了一身白色的衣裙，看上去，顯得有些幽凄，一種幽凄的美。

綠雲說道：「小翠姐，我們來請妳回去。」

小翠點一點頭，苦笑一聲，問道：「小姐沒有來。」

秋霞道：「來了。」

小翠道：「小姐在那裏，快帶我去拜見！」

秋霞道：「小姐在五里外面一個小亭中等我們。」

小翠道：「哦！她……」

綠雲低聲道：「小翠姐，小姐這幾天很憂愁，我看得出，她好像有些改變了心意。」

小翠道：「眞的？」

綠雲道：「眞的，小姐她不願自己來，大概就是怕看到你們夫妻分手時，那份悲傷。」

小翠笑一笑，道　「咱們走吧，別讓小姐等久了。」

李小斗忽然抱起了丫頭，道：「慢着，我也去。」

小翠一皺眉頭，說道：「不行，小姐已經給了我們很大的面子了，你不要不知足。」

李小斗說道：「我有很多話，要問問她……」

小翠接道：「那更不行……」

綠雲突然插口說道：「小翠姐，讓他去吧？」

李小斗道：「小翠，看在丫頭的份上，讓我去吧，咱們夫妻同命鴛鴦，妳眞的走了，我也活不下去。」

小翠歎口氣，欲言又止。

秋霞道：「小翠姊姊，我和綠雲姐，都願担起這個担子，讓他去吧！」

小翠沉吟了一陣，道：「好吧！那就多謝兩位妹妹了……」

目光轉到李小斗臉上，道：「你可以去，不過，你要答應我兩件事。」

李小斗道：「你說吧。」

小翠道：「不許頂撞我們小姐。」

李小斗道：「好，第二件。」

小翠道：「不許對小姐撒野。」

李小斗點點頭。

一行人，離開了小巧的庭院。

五里外，一座淺山坡中，矗立着一座小亭。

夜色朦朧，李小斗只隱隱看到了亭中有人。

距離亭子還有四五步的距離，小翠已拜伏於地。

李小斗沒有拜伏下去，抱着丫頭，站在小翠身後。

他看到了四個人，韓寧，鐵奇，黃天，甘泰！

他們分立左右小亭的兩側。

綠雲，秋霞，行入了亭中。

片刻之後，綠雲行了回來，道：「小翠，小姐叫你進去。」

小翠應了一聲，站起身子，緩步的向亭子中行去。

李小斗毫不猶豫，大步而行，緊隨在小翠身後。

綠雲臉色忽然間變的很蒼白，但她却沒有阻止李小斗。

她心中很畏懼，而且形諸於色，但她却承担了這個責任。

四個女婢環護着一個宮裝少女，坐在亭子中。

小翠又跪了下去，道：「小婢叩見小姐。」

那宮裝少女冷冷說道：「你好大胆子，把他也帶來了！」

小翠道：「我，我……」

綠雲突然一挺胸，道：「回姑娘的話，是婢子同意李小斗來的。」

宮裝少女道：「好！好，我馭下不嚴，妳們越來越自作主張了，秋霞，妳知不知道這件事？」

秋霞就站在一側，躬身答道：「婢子知道。」

宮裝少女道：「那妳也同意了。」

秋霞道：「是！」立刻跪了下去。

宮裝少女道：「唉！你們好大胆子，明月，給我砍了。」

一個女婢應聲而出，手中執着一把長劍。

夜色中，劍身散發着慄人的寒芒。

綠雲在發抖。

秋霞也嚇的面如死灰。

小翠更是又怕又急。反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李小斗忽然間大聲喝道：「住手。」

他這一聲大吼，用盡了全身的氣力，把他懷抱中丫頭驚醒，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

母女天性，正嚇得發抖的小翠，忽然站了起來，搶過丫頭，說道：「你嚇着她了。」

宮裝少女冷冷說，道：「李小斗，你在對誰說話？」

李小斗道：「你。」

宮裝少女道：「你活的不耐煩了。」

李小斗道：「我得到了一枚玉牌，竟出了這多麼的痲煩，……」

宮裝少女接道：「很多人要殺你，是誰救了你，給了你的妻子，你一點也不知道感激。」

李小斗道：「有一段時間，我很感激，但現在，我却恨你！」

宮裝少女道：「恨我！爲什麼，我辦好了你後代的每一件事，我殺了閻七，李八姑，毀了整個的陰風門，替佟林全家都報了仇，也救了天雷老人祖孫，你還了我玉牌，我替你作了這樣多事，我們爲此，死了七個屬下，傷了我十三個人，難道還不够麼？」

李小斗道：「妳，妳都辦到了！」

宮裝少女道：「都辦好了，這些事化了我近兩年的時間。」

李小斗道：「可是，你爲什麼硬拆散我們夫妻呢？」

宮裝少女說道：「小翠來自隱密之家，我不能够把她留在人間，她終歸要回去的。」

李小斗道：「可是，她已經是我的妻子，我不能離開她！」

宮裝少女道：「他不是屬於一般的人，她長在神秘的地方，必需要向那裏去，留下她，就留了隱密之家的綫索。」

李小斗道：「你們是神，是鬼，還是人？」

宮裝少女道：「自然是人。」

李小斗說道：「是人，就一樣，不論你們來自何處，居住何地，都不能不講道理。……」

宮裝少女怒道：「和你說不清楚，韓寧，給我摔出去。」

韓寧應聲出手，一上步，抓起了李小斗，高高擧起。

只聽得一個清亮聲音，叫道：「暫時住手。」

隨着話聲，出現了天雷老人。

宮裝少女道：「天雷老人……。」

天雷老人道：「正是老夫。」

宮裝少女冷聲說道：「你可是要管這件事？」

天雷老人笑一笑，道：「不敢，在下替姑娘送人來了。」

宮裝少女道：「什麼人？」

天雷老人道：「高展，眞正的玉牌主人。」

宮裝少女道：「他在那裏？」

天雷老人道：「老夫立刻可以交人出來，不過，我要向姑娘求個情。」

宮裝少女道：「談條件？」

天雷老人道：「這個老朽不敢，但這楞小子說的不錯，天府之家，在這個世界上，也是人，姑娘不肯留下小翠，不過是

功夫漫談

印尼拳師學中國功夫

麥海雲

一般而論，南洋羣島的居民多數是好勇鬥狠的，因為那邊的法律並不像文明社會那麼公正，隨時發生私人尋仇的案件，動不動就拔刀，至於拳打脚踢，幾乎每天每晚都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因為環境上的需要，學習各種武功。

本文只是報道印尼的青年所學習的拳脚，那種拳脚既然不像泰國拳，碰頭就起脚，也非西洋拳，只是集中力量在兩個拳頭，向對方展開猛烈攻勢，反而跟中國的功夫有點相似，最明顯的一個現象就是「飛鶴手」，「虎爪」，以及「鳳眼捶」，這幾種握拳和握掌的姿勢都是從南中國功夫帶引到那邊去的，或者若干年前有些中國拳師在印尼擊敗許多武林高手，使當地人士驚奇起來，且又十分崇拜，然後會發生這種現象，由他把中國功夫傳授。

不過，印尼的拳脚跟中國功夫始終是有很大距離的，因為那邊的拳脚只是依照某一種招式打出，並無整個拳套，也沒有派別，每種招式都是極端狠毒的，希望出手就把對方打到殘廢，絕不手下留情，這種情況也跟中國功夫有些距離，不能夠因為印尼有些古怪的招式與中國功夫十分接近，就把它列入中國功夫之內。

印尼的青年當中有些人特別喜歡練習虎爪，他們把一雙手在泥地抓下去，抓起了滿掌的泥，把它拋丟，再抓第二次，好像一隻貓用貓爪在地上亂抓一樣，抓完了泥土，他們就抓樹，或者沒有落雨，缺少半乾濕的泥土，太乾的泥不宜落手去抓，他們也會抓樹，先在樹幹上面削去了粗造的樹皮，然後伸手抓它，抓樹顯然是比較抓泥吃力得多，但却可以更為堅強的練習指勁，他們認為用虎爪在樹幹上面抓下去，能夠拉開樹皮，那麼，這一手向敵人身上抓去，就會使對方的皮膚割裂，身受重傷。

中國功夫的虎爪，除了含有攻擊性的抓和扼之外，還可以用來抵擋對方打來的拳或脚，印尼的虎爪並非如此，它純是攻擊性的，並不利用虎爪去捉住對方的手臂，把他拉過來，事實上他們拳脚從頭到尾全部攻勢，不會採取躲避或拉拉扯扯之類的舉動。

這個虎爪可能抓到對方臉孔的時候，對方剛剛向後退縮，便會落空，那時他們就會把虎爪放棄，變成熊掌，用掌心或掌根向對方的臉部大力撞擊，這種功夫也是南中國拳師沒有採用的，中國功夫認為虎爪落空，可以化為另外一招出擊，不必冒險追擊，用熊掌作更為猛烈的撲攻，印尼的拳脚偏要走這條路，因為他們從戰鬥的經驗當中獲得一種教訓，便使用熊掌撲攻敵人的心臟，如果一掌壓下去，得到偷襲成功，就有可能使對方吐血身亡，故此他們認為虎爪變熊掌這一招是非常有效的攻擊，苦心練習它。

從生理的構造觀察，人類軀幹中部靠近心窩的一處，乃是全身最危險的一部位，一經沉重打擊，便會身受重傷，在胸部兩邊當中伸展出來的一塊軟骨叫做劍骨，它是無法練習到堅如鐵石的，就算極有名氣的拳師，劍骨仍是軟骨，不堪一擊，如果有人用熊掌的姿勢，使用壓力在劍骨上面，那一塊軟骨折斷，便會做成極大的傷害，原因是劍骨所保護的三處地區，都是人體最脆弱的內臟。

剛剛在劍骨之後的一處，正是心窩，神經血管密集之地，叫做「心臟太陽叢」，表示那個地方有強大的力量推動全身血液循環，一經打擊，便無法忍受，以至血管爆裂，神經系統折斷，那個人登時無法呼吸，甚至心臟急激跳躍，心裂而死。

在劍骨背後靠右的一處，那是在右邊肝臟尖端，它充滿了血，肝臟非常柔軟，無法忍受壓力，壓破了肝臟，就算不是立刻吐血，也會發生嚴重的內出血，醫術上稱做「肝臟碎裂」，無法施救。

有些人坐在汽車或電單車上面，在疾馳中忽然碰到一堵牆，或者一株大樹，車也損毀，人却拋開，看來他好像沒有受傷，但却在返家後覺得右邊腸部有脹滿之感，晚上無法入夢，翌日全身浮腫，發出冷汗，那是肝臟慢性內出血的影响使然，撞車喪生多數如此身亡的，在劍骨中部受到强大壓力打擊之際，如果那種壓力損及右邊的肝臟，便有這種情形發生。

至於劍骨背後的左邊，那是脾狀，即是貯血的地方，我們身體有一個細小的囊，叫做血囊，醫學上稱做脾臟，它的形狀好像一粒豌豆，長一英寸半左右，貯滿了血，身上任何一處地方，或者為了加强消化，或者為了展開强大的攻擊力量，又或者受傷，需要大量血液，就由脾臟即時把血液送交該處，然後從肝臟向血管吸收另一批血液補充，故此，脾臟等於急速施血站，由於脾臟本身只是一塊非常薄的囊包住血液，它很容易破裂，一旦破裂，就會吐血身亡，死得極為快速，有些人撞車之後無事，翌日浮腫，三兩日然後進入危險境界，那是肝臟受傷，如果脾臟受傷，立刻吐血喪生，駕車人士往往因為突然撞擊，以至整個身體向前衝擊，跟車盤發生强大的撞擊，傷入內臟，車盤的橫綫位置剛剛是在人體心臟附近最脆弱的三處，即是心臟神經叢，右邊肝尖，以及左邊的脾臟，任何一處衝擊以至重傷，都會引致死亡，撞車的人死於車盤壓着上述三個穴道，因此之故，司機照例在撞車當中最容易引起不幸的，往往整車的乘客安然無恙，只是司機身亡。

上述那種解釋反映出用熊掌的攻勢，在非常近的距離向對方心窩使勁撞擊，乃是一種極危險的動作，尤其是練習過劈椰子的印尼人士使用這一個絕招，更加厲害，就因為他的掌集中在手掌的掌心與掌根這兩處，確實有危險。

誰都知道在熱帶地方的海岸生滿了椰子樹，印尼是出產椰子最多的地方，故此他們練習掌勁，根本就不必靠沙包，索性用掌去劈開椰子，有些印尼青年因職業上的需要然後劈椰子的，無形中迫他們練習掌勁。

椰子有一個硬殼，椰子外邊還有一層皮，普通人很難一掌劈下就把它劈爆的，就算拳脚有勁的師傅，未必辦得到，原因是椰子本身是球形的東西，很容易滑開，能夠一掌劈下，就使椰子爆裂，那就反映出這個人的掌勁犀利，可以把全身氣力集中在一點出擊，倘若施用虎爪變熊掌的一招，利用那種集中力量的掌勁壓在敵人軀幹中部靠近劍突穴的一處，便會發生重大的損害，理所當然，故此，印尼人士發生決鬥之際，俱是碰頭就施展這一招的，他們認為自己中了對方一拳或一脚，未必喪生，可是，敵人吃了一個熊掌，立刻死亡，這是在生死鬥中必須施展的一招，故此，不斷的苦練掌勁。

以普通情形說，脚大過手，而且脚比手長，應該是踢脚有利的，事實上踢出來的一脚，很難用手擋格，故此，泰國拳比不上泰國脚那麼出色，同時韓國的跆拳道也是靠一雙脚取勝的，中國功夫也有許多種脚法，師傅教授徒弟的時候，都是很鄭重的指出這一點，應該盡量避免對方踢來的一脚，不要妄想用手去抵擋，印尼則不然，由於他們苦練掌勁及雙手的前臂，使這兩處部位堅如鐵石，對方用脚掃來，他們確實可用手掌和前臂去抵擋的，並非直接招架而是閃身出擊。

印尼從中國功夫學習到的招式，除了虎爪，還有飛鶴手以及鳳眼捶，這些拳脚都是很厲害的，不過，一般喜歡練習武功的人，俱是特別喜歡整套拳脚，極少人專心苦練鳳眼捶和飛鶴手，打起來就不見得怎樣出色，印尼的青年就大不相同，因為他們經常用手抓泥，抓樹，甚至劈椰子，手指，手腕以及手掌，特別堅强，就能夠把飛鶴手以及鳳眼捶的威力發揮。

怕天府之家的隱密，洩露於人間，其實，你們每年出山，積修善功，這已經算不得什麼隱密了。」

宮裝少女道：「就算有人知道天府之家，但也只是知道一點皮相，可是小翠在那裏長大，知道的太多。」

天雷老人道：「姑娘如肯給老夫一個薄面，老夫担保她不洩露天府之秘。」

小翠抱着孩子，立刻跪了下去道：「小姐，如肯留下小婢，小婢會忘了過去的事。」

宮裝少女沉吟了一陣，道：「好，天雷老人，這件事，你願担保。」

天雷老人道：「老夫担保。」

宮裝少女沉聲道：「韓寧，放下李小斗。」

韓寧應聲放下，退回原處。

宮裝少女道：「天雷老人，你可以交出他了。」

天雷老人提高了聲音，道：「小蘭，帶高公子過來。」

小蘭帶着高展，緩步行了過來。

說是帶，不如說是拖，高展似乎是不願意來，但也無法擺脫小蘭扣在他右腕上的五指。

李小斗見到了高展，道：「這位公子，你那面玉牌……」

高展歎口氣，道：「很抱歉，兄弟，小蘭姑娘，已經告訴我了。」

宮裝少女道：「哼，玉牌又回到天府之家了……」

高展笑一笑，道：「你們的規矩太嚴格了，如是我可能作的別的事，也不會把玉牌換一碗牛肉湯吃了。」

宮裝少女冷冷一哂，道：「你現在作何打算？」

高展道：「好像只有和妳同回天府之家，認罰去。」

宮裝少女站起身子，道：「綠雲，秋霞，你帶着他走……」

當先出亭而去。

他們去了，帶走了高展。

亭子外面，留下了李小斗，小蘭，小翠和天雷老人。

李小斗回顧了小翠一眼，道：「妳留下來了！」

小翠道：「是，我們永遠不會再分開了！」

李小斗道：「像一場夢一樣。」

小翠道：「這本來就是一場夢，剛才咱們什麼都沒有看見。」

李小斗道：「我都看到了，那是眞人眞事。」

天雷老人的聲音，由遠處傳了過來，道：「小翠姑娘，這小子有點楞，可是不傻，你要給他說淸楚，別忘了老夫是妳的保人。」

小翠應聲道：「晚輩知道，多謝老前輩。」

李小斗回頭看時，天雷老人和小蘭，早已走的沒有了影兒。

長長吁一口氣，伸手抓住了小翠，道：「小翠，我只看到了你和丫頭，其他的，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小翠伸個手指兒，點在李小斗的前額笑道：「我看你一點也不楞啊！」（完）

紅袖刀訣（二）

二月完新穎俠情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何凌風在妓女小翠房中飲下一碗迷魂湯，醒來後不特身在天波府，而面目也變成了天波府主人楊子畏，何凌風雖極力否認，但楊夫人及楊家親友全不信他所說，反認爲他因醉成瘋，並說何凌風已在小翠房中死去，何凌風百口莫辯，他忖思其中必有古怪，要想揭開眞相，只有往找小翠，是以他被迫暫冒充楊子畏，得機潛往妓寨找到小翠，向她詢問出事那晚的情形，誰知小翠連聲驚呼甚麼都不知道，何凌風問她有何懼怯，被何人威脅，小翠以哭泣聲音叫莫再相迫，你們已害我落到這種境況，難道還不够嗎——

陰謀初露迹　妙計保神刀

何凌風上前一把拉住她的胳膊，沉聲道：「是誰害了妳？小翠，告訴我，那些害你的人是誰？……」

小翠一陣抽搐，「哇」地一聲哭出聲來。

何凌風搖着她的身子低叫道：「小翠，說呀，告訴我，我是凌風……」

「蓬」！房門突然一震而開。

兩條魁梧人影當門併立，一個是男的，身穿黑衣，神情驃悍，一副打手模樣，另一個女的，却是那比男人更粗壯的吳嫂。

這兩人不知何時來到屋外，何凌風竟毫無發覺。

吳嫂顯然沒認出何凌風的身份，戟指叱道：「好小子，你是幹什麼的，竟敢闖進鳳凰院來撒野，老娘看你是骨頭癢，欠揍了。」

何凌風道：「你們這兒開的是妓院，大爺有錢就能來，誰敢說半個不字？」

吳嫂喝道：「要玩姑娘該在前院，你偷偷跑到後院來跟休息的姑娘扯扯拉拉，算什麼玩意兒？老小子，你再不放手，眞想挨揍嗎？」

說着，擄袖子便想動粗。

旁邊那黑衣人一抬胳膊，說道：「慢着，我看，這位客人有些面善，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

何凌風冷冷道：「噢，你認識我？」

黑衣人凝目打量了片刻，忽然陪笑拱手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九曲城天波府楊大俠，失禮，失禮！」

何凌風道：「閣下是——」

黑衣人欠身道：「小的姓陳，是田大爺屬下，匪號鐵頭小陳。」

何凌風道：「這鳳凰院是你的地盆？」

鐵頭小陳陪笑道：「不敢，小的是奉田爺之命，爲了何凌風在這兒暴卒的事，特來帮忙照顧幾天，眞想不到楊大俠會光臨此地，適才僕婦下人不知是楊大俠，多有開罪——」

接着，對吳嫂喝道：「還不快跪下賠罪，這位是堂堂天波府主人楊大俠，請都請不到的貴賓，你這老蠢物眞是瞎了狗眼……」

吳嫂立刻換了一張臉，兩腿一軟，「古咚」跪倒，磕頭如搗蒜，道：「楊大俠，請恕老婆子有眼無珠，您是大人不見小人過，宰相肚裏好撑船，權當我老婆子滿嘴噴糞放屁，千萬別生氣！」

何凌風忽然記起那晚的醒酒湯，就是吳嫂送來的，如果湯中有疑問，這吳嫂一定事先知道——

正在沉思，吳嫂已自顧爬了起來，道：「貴賓光臨，這地方太簡陋了，小翠姑娘，你好生招待楊大俠，我這就去告訴老媽媽去……」

何凌風連忙攔止道：「不必，我馬上就要走了。」

吳嫂巴結地道：「那怎麼成呢？楊大俠既然看中咱們家小翠，這是她天大的福份，縱不留宿，也得由老媽子備杯水酒，讓他陪楊大俠好好聊聊呀。」

鐵頭小陳也接口道：「小的去通知田爺一聲，再邀羅爺他們一齊過來熱鬧熱鬧……」

何凌風望望小翠，知道今夜是絕對無法再追問下去了，長嘆一聲，黯然鬆手，取出一錠銀子塞給鐵頭小陳，道：「我還有事，非走不可，這個給你們買酒喝，但是，今夜我來到這兒的事，千萬不可對外聲張，知道嗎？」

鐵頭小陳道：「連田爺他們也——」

何凌風道：「也不能告訴，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今夜的事。」

鐵頭小陳眼珠一陣轉，曖昧地笑道：「哦——小的明白了，其實，楊大俠大可放心，田爺他們都是楊大俠的知交好友，這種事，他們絕對不會……」

何凌風再不多說，揮揮手，跨出了木屋。

小翠低頭啜泣，默然無語，既沒有抬頭，也未相送。

吳嫂却跟着送出門外，滿懷歉意地道：「楊大俠，您該不是還在生老婆子的氣吧？今兒夜裏沒空，什麼時候再來呀？楊大俠……」

何凌風邁開大步，簡直是以奔跑的速度，匆匆「落荒而逃」。……

× × ×

唉！眞是好事不出門，「臭」事傳千里。

何凌風白花了一錠銀子，並沒有封住鐵頭小陳的嘴，第二天一早，「長耳」小田就得到風聲，趕來了天波府。

儘管田伯達怎樣賭咒發誓，絕不會洩漏片語隻字，事情仍然被馮婉君知道了。

若依何凌風的脾氣，知道就是知道，有什麼了不起，難就難在他現在是楊子畏的身份。

偏偏楊子畏又是個怕老婆的人。

何凌風既然承認自己是楊子畏，就不能不「繼承」楊子畏的個性，無奈何，祇好硬着頭皮準備受罪吧……

× × ×

馮婉君的臉色，冷得像一塊冰。

不過，她終於是大家閨秀出身，倒沒有搬出尿壺，算盤等等「家法」，只冷冷問道：「聽說你昨夜裏雅興不淺嘛，居然走馬章台，扮起風流人物來了。」

何凌風無話可說，只有嘿嘿乾笑。

馮婉君又道：「那裏的女孩子想必都很知情識趣，爲什麼不留宿一宵，盡情享受享受，又回來幹什麼？」

何凌風苦笑一聲，說道：「婉君，妳聽我解釋——」

「沒有什麼好解釋的。」馮婉君的聲音和臉色一樣的冷，語氣却充滿了委屈，道：「並非我拈酸吃醋，本來，男人家逢場作戲，偶一爲之，無傷大雅，但你不該一個人去，更不該偷偷地去，那樣反而顯得無私有弊，一旦傳揚江湖，豈不辱及天波府的聲譽。」

何凌風點點頭，道：「話是有理，可是，你知道我是去做什麼嗎？」

馮婉君道：「去那種齷齪的地方，還能做出什麼乾淨事。」

何凌風道：「你錯怪我了，婉君，我去鳳凰院，絕非爲了冶遊，我是去憑弔一個人，也可以說是去盡點心意。」

馮婉君一怔，道：「噢！是誰？」

何凌風道：「你還記得我這次生病，硬說自己姓何的事嗎？」

馮婉君點頭道：「不錯，你一直都不承認自己姓楊，口口聲聲說你是何……何……什麼風——」

何凌風道：「一點也不錯，我昨夜私去鳳凰院，就是爲了那個姓何的。」

馮婉君說道：「那個姓何的，不是已經死了嗎？」

何凌風道：「正因爲他死了，我才偷偷憑弔一番，婉君，你不知道那天我昏睡的時候，曾經做了一個怪夢……」

馮婉君詫道：「什麼怪夢？」

何凌風道：「我從來沒有去過鳳凰院那種地方，可是，在夢裏却恍惚自己變成了姓何的，不但常去那裏，而且對那裏的情景很熟悉，那兒有些人的名字，我還能一一叫出來，門戶方向，屋中陳設，都記得清清楚楚……後來清醒了，我越想越覺得奇怪，所以偷偷去查證一下。」

馮婉君道：「結果呢？」

何凌風道：「昨夜我去親眼目睹，果然跟夢裏的情景一模一樣，那兒有道門，那兒有台堦，全都絲毫不差，你說奇怪不奇怪。」

馮婉君眼睛瞪得又大又圓，駭然道：「眞有這種事？」

何凌風道：「記得鳳凰院的情景還不算奇怪，我還認識那兒許多人，還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只是，他們却不認識我了……」

馮婉君連忙掩住耳朵，道：「別說了，別說了，叫人聽來汗毛凜凜的。」

何凌風索性再嚇嚇她，又道：「我本來想去憑弔一下夢中的情景，但踏進鳳凰院，忽然覺得那兒有一股陰森逼人的氣氛，好像隱藏着凶險。」

馮婉君道：「你是說那兒鬧鬼？」

何凌風道：「不，我懷疑，有黑道人物藏匿，暗中懷着陰謀，而且，是企圖對天波府不利。」

馮婉君吃驚道：「你怎麼會有這種奇怪念頭？」

何凌風說道：「我也說不出原因，反正我心裏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譬如說：好端端的怎會做這種怪夢？那姓何的死得不明不白，會不會是他死不瞑目，靈魂托夢給我，有意向我示警……」

馮婉君越聽越心驚，怒意早飛到九霄之外，代之的是一片驚疑，嗄聲道：「七郎，你也相信鬼魂托夢的事？」

何凌風道：「怎麼不信，人身本有精，氣，神，普通人死後，靈魂隨軀壳化散，從此消失，但含寃而死的，軀壳雖然腐化，精，氣，神却不甘散去，時而隨風飄盪，時而凝聚成形，那就是鬼魂，必須等含寃得伸，怨氣得洩，才肯化散。」

馮婉君搖頭道：「好了，不要再說下去了，就算眞有鬼魂，祇要咱們沒做虧心事，何必去理睬它。」

何凌風道：「如果事情跟咱們有關，怎能不理睬？」

馮婉君道：「跟咱們有什麼關係？」

何凌風道：「那姓何的鬼魂，不去別家，單單托夢給我，這就表示，事情可能跟咱們有關。」

馮婉君道：「七郎，你的意思是——」

何凌風道：「我覺得那個姓何的死得可疑，鳳凰院內暗藏凶險，對這件事，咱們不能袖

手旁觀，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馮婉君道：「姓何的死因，不是有田伯達在查證了嗎？」

何凌風道：「小田公然派人留在鳳凰院裏，如何能查出眞象，這種事，必須暗地裏着手才會有收效。」

馮婉君道：「那就告訴他，叫他換換方式，改由暗中調查便行了。」

何凌風道：「不，婉君，咱們得親自出動，不能假手他人，因爲這件事很可能對咱們天波府有影响。」

馮婉君道：「你準備如何着手？」

何凌風道：「今天晚上，咱們一同去鳳凰院，暗中探查一下。」

馮婉君不悅道：「什麼？你竟然要我去那種骯髒地方？」

何凌風知道她不會願意，却正色道：「婉君，你一定要去，如果你怕碰見不堪入目的場面，可以在外面替我接應，咱們是恩愛夫妻，我不願你對我誤會。」

馮婉君忽然笑了，欣慰地道：「原來你拉我同去，是爲了避嫌？」

何凌風道：「瓜田李下，本來應該避嫌，昨夜我就應該先告訴妳，豈不省得今天這場誤會？」

馮婉君道：「其實，我何嘗眞的誤會你，祗不過試試你對我誠不誠實罷了，今天晚上你放心去吧，有我批准，許你便宜行事……」

話音略頓，又接道：「不過，你回來以後，必須把經過情形，一字不漏向我報告，若有半點隱瞞，可別怪我『家法從事』。」

何凌風道：「謹遵閫令。」

馮婉君道：「先別高興得太早，說不定你在前面，我會悄悄在後面，但有絲毫逾規行動，回來有你的罪受。」

何凌風口裏連稱「不敢」，暗暗却喜心翻倒！

有了這個「閫令」，儘可正大堂皇前往鳳凰院，當面向小翠問個明白。

不過，他還是決定暗中去，因爲小翠言語支吾，顯然有難言隱衷，如果正面相詢，決不敢說實話。

還有那個吳嫂，也必須避開，那婆子行動詭異，常常在緊要關頭突然出現，極可能負着監視小翠的任務！

主意已打定，當天夜晚，便再度來到鳳凰院……

× × ×

鳳凰院似乎並未受到「死人」的影响，仍然燈紅酒綠，弦歌之聲不輟，燕呢鶯嗔，熱鬧一如往昔。

何凌風有了上次的經驗，不再冒失，先在附近一家酒店裏，獨酌自飲，直到深夜，估計院中嫖客該留的已經留宿，該散的已經散了，然後結賬起身，緩步走進了梧桐巷。

他先在巷子裏繞了個圈，見院門已關，燈火已熄，這才加快步子，走近後院圍牆外。

爲防萬一被人撞見，洩露了天波府主人的身份，又用一幅絲巾，掩住大半個臉部，提一口眞氣，飛身越過後院牆頭。

落身處，正在木屋右側不遠。

院中一片沉靜，木屋內也漆黑無光，看來，小翠可能已經入睡了。

何凌風躡足掩進門前，伸手試了試，門是由內栓上的，連窗子也加了插楔。

輕叩窗門，屋裏沒人回應。

何凌風不願叫門聲驚動旁人，只好尋來一塊薄木片，從門縫之中揷進去，輕輕撥開那門栓……

「吱呀！」門開了。

何凌風側身而入，低聲呼喚道：「小翠，小——」

聲音忽然在唇邊凝住，一股寒意，猛可湧上心頭。

屋樑上懸空吊着一個人。

小翠。

× × ×

死者舌頭伸出口外，屍體已經冰冷。

估計斷氣的時間，至少在一個時辰以上。

換句話說，也就是前院喧笑正盛之際，小翠已悄悄在後院上了吊。

她爲什麼要自殺？

爲什麼不早不晚，偏偏在何凌風昨夜來過之後，突然自殺？

是爲了逃避糾纏？

是被人逼殺滅口？

還是……

何凌風由於過份吃驚，連悲傷也忘了，急急將屍體從屋樑上解下來，平放在床榻上，先檢查致死的原因，又查看屋中陳設……

可是，他什麼也沒有查到。

屍體上除了頸部被勒的繩印外，並無任何外傷。

房裏的陳設也整整齊齊，毫無掙扎零亂的痕跡。

看來，小翠的確是自縊而死，而且死前很平靜，死志很堅決，因此未留下片語隻字的遺言。

然而，她爲什麼要覓死呢？

就祗爲了另外一個「何凌風」暴卒在她床上？抑或是爲了內心那件無法吐露的隱衷？

她的死，無論屬於前者或後者，都是因何凌風而起，可惜這份情意，却只爲何凌風留下無限疑惑和迷惘。

她既然有死的勇氣，爲什麼沒有勇氣把內心的秘密說出來……

木屋中一片漆黑，無燈，無語，好陰森，好寂寞！

何凌風木然地站在床前，默默注視着床榻上的屍體，不言不動，彷彿一尊木雕泥塑的人像。

他所看到的，似乎並非一具冰冷的死屍，而是依偎在自己的懷中，那柔情萬斛的紅粉知己。

往事歷歷，如在眼前，再想重溫往日舊夢，却已不可能了。

何凌風忽然覺得視綫越來越模糊，臉上癢癢地，一股暖流緩緩爬過面頰，滲進了嘴角。

他一向遊戲風塵，不識愁苦爲何物，如今，第一次嚐到了這種酸澀的滋味……

「篤！篤！篤」！

木門上突然傳來一連聲輕响。

何凌風一驚，旋風般轉過身子，低喝道：「誰？」

「是我！」一個女人的聲音冷冷道：「溫存够了嗎？該回去了。」

何凌風聽出是馮婉君的口音，忙拉開房門，道：「婉君，你來得正好，快進來……」

馮婉君穿一件墨綠色勁裝，背揷雙劍，顯得既婀娜，又英挺，跟在天波府的盛裝濃抹，風韻迥異。

不過，她這時的臉色，却不怎樣好看，沉着臉，揚了揚眉，冷冷說道：「現在進去方便麼？」

何凌風忙道：「婉君，別誤會，這兒出事了。」

馮婉君道：「噢？出了什麼事？」

何凌風道：「你先進來再說吧，站在門口，被人看見了不好。」

馮婉君一腳跨進門檻，略一遲疑，又縮了

回去，道：「去把燈點起來，我可不願意隨便走進這種又黑又骯髒的地方……」

沒等她話完，何凌風一探手，已將她硬拉了進來，急急掩上房門，低聲道：「姑奶奶，你就委屈一些吧，屋裏放着一個死人，怎麼能點燈？」

馮婉君駭然道：「死人？誰死了？」

何凌風道：「就是那名叫小翠的姑娘，跟我托夢的何凌風，就死在她房裏。」

馮婉君道：「她怎麼會死？莫非也跟那姓何的一樣，你們剛才——」

何凌風道：「不要胡猜，屍體在床上，你去看看就明白了。」

馮婉君凝聚目力，望了望床榻，吃驚低叫道：「這是被勒死的徵狀，七郎，是你下的毒手？」

何凌風苦笑道：「你怎麼儘往歪處猜，就不能把我想得正派些嗎？告訴你，她是上吊自縊死的，我來的時候，已經斷氣很久了。」

馮婉君道：「既然如此，你就該趕快離開，以免嫌疑，還躲在屋裏幹什麼？」

何凌風道：「我在查驗她的死因。」

馮婉君道：「有什麼好查的，一個妓院的姑娘自殺死了，根本算不了什麼大事，如果被人撞見堂堂天波府主人躲在死人房裏，傳揚出去，那就變成天大笑話了。」

何凌風道：「可是，我總覺得她的死因可疑，其中或許隱藏着詭密陰謀……」

馮婉君道：「那是她的事，跟咱們有什麼關係？」

何凌風道：「本來跟咱們無關，但姓何的既然托夢給我，咱們又恰好遇見這樁變故，事關兩條人命，豈能袖手不理呢？」

馮婉君頓脚道：「我的爺，你怎麼這樣笨？咱們就算要查這件事，也得先離開此地，等明天再由田爺他們出面，正大堂皇着手查詢，現在若被人撞見，問你爲什麼深夜越牆潛入妓院，我的爺，你拿什麼話回答？」

何凌風道：「這——」

馮婉君道：「別這了，你不怕人笑話，我還要臉面去見親戚朋友，趕快跟我回去。」

說着，拉起何凌風的胳膊，硬拖出門外。

何凌風實在不願意離開，無奈强不過馮婉君，爲了保持「怕老婆」的習慣，只得「婦唱夫隨」，黯然離去。

回到天波府，已是黎明時分。

何凌風迫不及待地，立即吩咐去請田伯達到來……

× × ×

「長耳小田」就是這麼善伺人意，當你最需要見他的時候，總會及時出現在你面前。

奉派去邀請他的人還沒動身，田伯達已經自己到了天波府。

才見面，顧不得寒暄客套，田伯達便先提到來意：「楊兄，你可聽到一個意外消息，鳳凰院又出人命了？」

何凌風一怔，假作詫異道：「噢？誰又死啦？」

田伯達四面望望，壓低嗓音道：「就是前天夜裏，楊兄去偷會過的那個小翠，不知道爲什麼，昨兒晚上突然上吊自殺了。」

何凌風故作吃驚，道：「好好的她爲什麼要自殺？」

田伯達道：「說起來，這件事恐怕會累及楊兄聲譽，小弟得到消息，心急如焚，才連夜趕來。」

何凌風道：「與我何干？」

田伯達道：「楊兄，恕小弟說句冒昧話，千不該，萬不該，楊兄前天夜晚不該易裝改扮偷偷去後院見她，見她倒也罷了，不該又被妓院裏的僕婦吳嫂撞破，現在小翠突然不明不白上吊死了，那吳嫂又是個嘴上不穩的長舌婦，以訛傳訛，少不得就把事情，牽扯到楊兄的身上了。」

何凌風道：「她怎麼說？」

田伯達道：「那種沒有知識的婦人，還能說得出什麼好話，自然是信口開河，加油添醬，說你楊兄跟小翠之間有私情，爲了姓何的暴卒的事，楊兄去妓院逼問小翠，活生生把她逼得上了吊。」

何凌風輕哂道：「話由她說，也要人家肯相信，堂堂天波府主人，會私戀妓女，逼死人命？」

田伯達却正色道：「楊兄，事情可不是這麼簡單，天波府在武林中是何等名望，絕不容有點滴玷污，這話若傳揚出去，對天波府來說，實在是很重的打擊。」

何凌風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她一定要無中生有造謠，難道教我用針綫把她的嘴巴縫來？」

田伯達道：「不用楊兄出面，小弟已經替您料理安排了。」

何凌風道：「你是怎樣安排的？」

田伯達向門外一招手，道：「拿進來。」

應聲進來的是何凌風見過一面的「鐵頭」小陳，雙手捧着一個長方型木盒，躬身施禮，將木盒恭送到何凌風面前。

何凌風道：「這是什麼東西？」

田伯達低聲道：「請楊兄過目。」伸手揭開了盒蓋。

兩顆血淋淋的頭，併放在木盒裏。

一顆是吳嫂。

另一顆却是鳳凰院看門的那名龜奴。

何凌風心頭一震，變色道：「小田，你怎麼可以下這種毒手？」

田伯達詭譎地笑了笑，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楊兄，爲了維護天波府聲譽，爲了永絕後患，只有斷然處置……」

何凌風道：「但，事先總該先跟我商議商議。」

田伯達道：「時間來不及了，小弟得到消息時吳嫂已經準備把楊兄去過的事告訴妓院鴇母，幸虧小陳攔阻，飛報舍間，小弟若再請示楊兄，事情可能洩漏，才毅然吩咐先絕後患，不過，楊兄請放心，咱們已經將兩具屍體衣褲剝光，合放一床，弄成因通姦引起爭風的形狀，這樁無頭公案，絕對不會牽連到天波府。」

何凌風長嘆一聲，道：「小田，你太冒失了，這種殺人滅口的手段，豈是咱們俠義中人能够做的。」

田伯達笑道：「事急從權，小弟完全是替楊兄着想，天波府聲譽得來不易，又豈能任它毀在小人之口。」

何凌風搖頭道：「話雖不錯，這樣總嫌太過份，叫人問心難安。」

田伯達道：「楊兄若覺得問心不安，多給他們幾個錢，讓他們死後落個厚殮哀榮，也就是了。」

何凌風無可奈何，只有搖頭嘆息。

他本想托田伯達出面，調查小翠的死因，這一來，也只得放棄了。

事實上，他縱然不想放棄也將無從着手。

因爲鳳凰院中連續發生四條命案，都是死得不明不白，尋歡客相率裏足，不多久，便關門歇業了。

鶯燕分飛，人去樓空，鳳凰院已變成荒涼庭院，縱有千萬疑團，又從何查起？

何凌風所寄望的綫索，這一來等於全部中斷，現在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繼續留在天波府，頂替那名滿武林，却「怕老婆」的楊子畏。

然而，這並非表示他已經承認自己就是楊子畏。

他心裏明白，這可能是一個圈套，一個陰謀，有人利用自己假冒楊子畏，一定懷着可怕的目的。

是什麼目的？他不知道。

但他相信，總有一天，這「目的」一定會顯露出來，而且絕不會太久。

所以，他只有等待，等待，耐心地等待下去……

× × ×

等待總是令人心煩的，尤其何凌風頂替着另外一個人，處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裏。

他必須時時小心，處處謹愼，以防露出馬脚，而又必須隨時探詢，以求瞭解天波府的規矩，楊子畏的起居習慣，甚至下人僕婦的姓名稱呼等等。

這一切，居然都很順利。

轉眼月餘，何凌風對天波府的種種都已大致熟悉了，最妙的是，跟馮婉君之間「夫妻」相處，竟然也過得十分「融洽」。

馮婉君對他的「管束」並不太嚴厲，祗要他不離府外出，不跟年輕丫鬟們調笑，生活倒也頗「自由」。

羅文賓和長耳小田一般朋友，幾乎無日不聚，或飲宴作樂，或賭錢博勝……日子過得挺舒服，整天只想着如何吃喝玩樂，一件正經事也不幹。

一個多月下來，何凌風總算知道豪門世家的什麼生活了，這些人飽食終日，無所事是，除了喝酒賭錢，就是動女人的頭腦，自以爲風流，其實却是十足的下流。

所謂「俠義中人」，祗不過披了一層人皮，未必做的都是「人」事，偶爾行件把善擧，那是爲了沽名釣譽，就怕人家不知道是他做的，就怕人家不替他渲染傳揚。

善欲人知，豈是眞善？何凌風雖非正人君子，看了這些豪門世家的可鄙嘴臉，簡直嘔心透了，若不是爲了大局着想，眞恨不得把這批傢伙全踢出門外去。

當然，他不能。

因爲他正等待一個無法預知的未來，而且這座「門」，也不屬於他所有……

日復一日，何凌風漸漸有些不耐了。

這天午後，他忽然覺得心煩意亂，趁大夥兒正在前廳聚賭作樂，獨自抽身回到後府。

天氣顯得很悶熱，好像要下雨的樣子。

問梅兒，知道馮婉君剛返臥房午睡，一時半刻可能不會醒，後府靜悄悄地，丫鬟僕婦都躲着乘涼去了。

何凌風沐浴一番，換了件薄衫，懶得再去前廳，便獨自一人，走進花園閑逛散心。

信步所之，不覺又到了「掬香榭」。

坐在陰凉精緻的水閣裏，面臨碧波，清風徐來，飄揚滿室幽香，令人油然而生倦意。

何凌風打個呵欠，索性在一張躺椅上仰面靠下來，以肘支頸，閉目養神。

正昏昏然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忽然聽見一陣竊竊私語聲。

說話的是一男一女，話聲隨風飄入水榭，雖不十分眞切，字意却也清楚可辨。

何凌風初以爲是府中下人在花園裏私約幽會，本來懶得去理睬，誰知越聽越不對了……

只聽那男子的道：「……據準確消息，二馬猴子昨天已到風陵渡，就在這一二天內，必可抵達，到時候，你要特別小心，千萬不能露出馬脚。」

女的道：「我眞有些膽怯，聽說那二馬猴子精明得很，萬一他——」

男的道：「你不用怕，一切都安排妥當了，儘管放大膽量去應付，祗要記住務必少開口說話，其他不會有破綻的。」

女的道：「東西到手以後，幹嘛不早些抽身，還要等什麼？」

男的道：「不行，那猴子精得很，暗中可能也有佈置，如果被他發覺太早，必然窮追不捨，反而更麻煩了。」

女的道：「我只担心夜長夢多，姓何的會露破綻。」

男的道：「放心吧，姓何的比你更用心，這一個多月下來，已經學得差不多了，到時他自然會謹愼應對，用不着咱們替他担心……」

何凌風心裏「卜通通」狂跳起來——「姓何的」，這不是指我何凌風還會是誰？

好大膽的傢伙，果然是設下圈套，想利用我何某人騙取一件「東西」。

那是一件什麼東西呢？

二馬猴子又指的什麼人？

何凌風精神陡振，倦意全消，當時便想躍身而起，循聲追過曲欄橋，看看那兩人，究竟是誰……

然而，他沒有動。

因爲水榭距岸頗遠，目標顯露，那男女兩人又隱匿在一片茂密的花樹叢林中，確切方向很難判定，如果循曲欄橋追去岸上，可能人未抵岸，已經被對方發現了。

何凌風身子雖未移動，兩顆眼珠子却在骨碌亂轉，一面測度那兩人藏身的方位，一面沉思越過水池的方法。

話語聲繼續隨風傳來，只聽那女的道：「……我看那姓何的不笨，這一個多月以來，公然以楊子畏自居，絕口不提從前事，會不會心裏有什麼詭計？」

男的道：「他現在已經是身不由己，還有什麼詭計可施？他縱然說出了實情，也無人相信。」

女的道：「上面有沒有交待，東西到手後，怎樣處置他？」

男的道：「沒有。卽使有交待，那也是別人的任務，跟你我不相干，咱們只負責盜取東西，旁的都不管。」

女的默然片刻，才道：「好了，你快些出去吧，躭擱太久，他們會起疑心。」

男的道：「好！我走了，記住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千萬要全力以赴……」

何凌風聽到這裏，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一挺身，跳了起來。

他沒有循曲欄橋追出，却凌空翻身，飛上了水榭屋頂。

站在屋脊上，居高眺遠，園中情景盡收眼底。

果然，西南方花樹叢裏，分別竄起一男一女兩條人影。

男的一身寶藍色長袍，女的着翠綠色衫裙，可惜距離太遠，面貌和身裁都看不仔細。

何凌風急了，顧不得隱蔽，吸一口氣，從「掬香榭」屋脊上一飛冲天，橫空掠過水面，向西南方撲去。

那兩條人影正分頭離去，男的奔向前廳，女的奔向後府樓房，突然發現何凌風掠空而來，同吃一驚，急忙閃身隱入花叢中……

何凌風沉聲道：「朋友，你們躲不掉了，乖乖給我出來吧！」

花叢中寂然無聲，不聞回應。

何凌風已欺近樹叢外，又道：「不吭聲也沒有用，我早就看清楚你們是誰了，還不自己滾出來，難道等我指名相請嗎？」

樹叢裏仍然無人回答。

何凌風冷哼一聲，飛身衝入花樹叢中……

咦！奇怪，樹叢中空空如也，何嘗有半個人？

何凌風楞了，若非親眼目覩，他簡直不敢相信這男女兩個身法會如此快捷，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像鬼影子一般消失了！

在花樹叢中搜尋了一遍，毫無所獲，何凌風急急轉身，直奔後府樓房。

他不去前廳而選擇後府，一則因爲前廳人多，其中好幾個都穿的寶藍色長袍，查證不易；二則後府樓房比較近，樓中僅有少數丫鬟，不難封閉通路，將那女的搜出來。

× × ×

衝進樓門，迎面却見梅兒隨着馮婉君，正從樓梯上下來。

馮婉君穿一件鵝黃色薄衫，鬢髮猶帶凌亂，彷彿剛剛睡醒的樣子。

梅兒身着淺紅色短襖，素色百褶裙，仍是先前那一身裝束。

馮婉君微訝地望着何凌風道：「七郎，你是怎麼啦？神色這樣奇怪，直瞪着咱們主婢倆打量什麼？」

何凌風道：「你們剛從樓上下來？」

梅兒道：「是啊，夫人午睡剛醒，有什麼不對嗎？」

何凌風不答，又問道：「你們下來的時候，可曾看見有人奔進這座樓房？」

梅兒愕然道：「沒有看見呀！」

馮婉君道：「七郎，你要找的是誰？」

何凌風道：「一個女的，穿翠綠色衫裙，我親眼看見她向樓房這邊奔過來。」

馮婉君道：「那女的怎麼了？你爲什麼追趕她？」

何凌風道：「她躲在園中花樹叢中，跟一個男人相會，被我無意中撞破，就向樓房逃出來了。」

馮婉君吃驚道：「這還了得，七郎，你看見她的面貌沒有？」

何凌風說道：「可惜匆匆一瞥，沒能看清楚。」

馮婉君登時沉下臉來，對梅兒道：「傳話下去，叫後府丫鬟全部到這兒來，今天非查出她是誰不可，光天化日居然膽敢約男人來花園幽會，這簡直太不像話了。」

梅兒道：「夫人，後府丫鬟有好幾十人，是否——」

馮婉君道：「統統傳來，一個也不能少，吩咐她們不准更換衣服，立刻就來。」

何凌風道：「不！婉君，這樣驚師動衆不太好，只須派人先封閉住前府的通路，暫時別動聲色，咱們暗地查尋，不難把她找出來。」

梅兒急道：「爺說的不錯，後府丫鬟有三四十人，差不多都有件翠綠色的衫裙，如果打草驚蛇，她只須換上一件衣服，却叫人上那兒去查證？」

馮婉君餘怒未息，恨恨一跺脚，道：「也罷，傳話掩閉後府園門，不許任何人進出，我要親自搜查。」

梅兒立刻吩咐下去，封閉了通路，大擧搜索。

馮婉君親自帶人在後府尋覓，凡是穿着翠綠色衫裙的丫鬟，全部押入花園，由何凌風指認。

不過頓飯光景，押入花園的丫鬟已有十七名之多，個個衣色相同，語音也頗近似，但查問之下，却沒有一個曾偷進過後花園。

何凌風無奈，只得揮揮手，全部遣散。

空忙亂了一個下午，涉嫌人沒有查到，反挨了馮婉君一頓抱怨，惹來了丫鬟們背地裏訕笑……

何凌風雖然很失望，却並不氣餒，至少，他已經知道自己正置身一樁可怕的陰謀中，最近一二日內，卽將有事故發生。

至於究竟是什麼事故？只須等「二馬猴子」抵達，就將揭曉了。

這不僅是一個圈套，一樁陰謀，也是一次撲朔迷離的經歷，一次百世難逢的奇異遭遇。

何凌風既然被迫置身其中，祗有耐心地應付下去，何況這件事已經牽連四條無辜人命，卽使沒有置身其中，他也不會袖手。

人活百年終是死。與其默默無聞過一生，不如轟轟烈烈活一天。

一個人，若連死都不怕，還有什麼可畏懼的？

× × ×

何凌風把心一橫，反而泰然了。

他索性不再追查什麼穿寶藍袍，翠綠色衣服的男女，每天吃飽喝足，不是鬥鷄走狗，便是呼盧喝雉，完全一副醉生夢死的作風。

他深信，反正人家決不會白費工夫將他改扮成楊子畏，只等那位「二馬猴子」一到，事情終會顯露出端倪。

一天，兩天過去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也不見「二馬猴子」出現。

第三天近午，何凌風正和羅文賓等一般朋友在前廳擲骰子賭錢，剛熱鬧着，忽聽武士傳報：「舅老爺到了。」

何凌風怔了怔，道：「舅老爺？那一個舅老爺？」

長耳小田低聲道：「楊兄，莫非是千歲府的馮老哥來了。」

何凌風道：「你是說馮援？開玩笑，他遠在列柳城，怎麼會跑到洛陽來？」

田伯達道：「不會錯，一定是他，他是嫂夫人的兄長，不是他還會有誰。」

羅文賓臉上忽然變色，忙道：「那得快把場子收起來，這位馮老哥最恨人賭錢，被他看見，準挨一頓臭罵。」

何凌風搖頭道：「怕什麼，你們玩你們的，我先出去瞧瞧看，如果是他，就接他到後府去……」

話未完，一個冷冷的聲音接口道：「不必，我已經自己進來了。」

何凌風抬起頭，不覺一楞。

門口站着一個土老頭，五十來歲年紀，又瘦又矮，尖嘴削腮，雙臂奇長，穿一件土青色粗布短衣袴，已經洗得快變成白的了，脚下一雙草鞋，沾滿了塵土。

最怪的是，他背後斜揹着一個狹長形的布包，却用姆指粗細的鐵鍊子，牢牢鎖在自己脖子上。

這就是堂堂列柳城千歲府的「一劍擎天」馮援？簡直連耕田的農夫也不如嘛。

但滿屋子的人，沒有一個敢輕視他。

別看他衣着粗鄙，其貌不揚，那雙眼睛却宛如兩把利刃，閃射着赤紅色的懾人光芒，目光流轉間，滿室生寒，叫人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祗看這雙眼神，就知道馮援的內功修爲，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而且練的是最難練的崆峒派「太陽神功」。

何凌風僅聞馮援之名，從未見過這位「舅兄」，現在一見，心頭不由大感震驚。

倒不是全爲了馮援那雙懾人眼神，而是他那副身裁和容貌。

瘦矮身軀，兩手特長，尖嘴削腮，再加上那雙「金睛火眼」……

這不活脫脫就是一隻猴子的外型？

原來「二馬」之語，竟是暗示一個「馮」字。

何凌風恍然省悟，不禁機伶打個寒噤，急忙起身拱手，道：「眞想不到，果眞是內兄

駕到了……」

馮援「哼」了一聲，冷冷道：「我也同樣想不到，堂堂天波府，居然成了賭博場。」

何凌風陪着笑道：「老大哥別生氣，這些都是小弟的朋友，大家閑着無事，消遣消遣而已。」

馮援道：「好一個消遣消遣，這倒是我來的不是時候了？」

何凌風忙道：「不敢，老大哥說那裏話，請還請不到哩——」

馮援冷聲道：「既然如此，還不打發他們快滾！」

何凌風吶吶道：「是的，是的，大家剛好也要散了，老大哥，您先請坐！」

「不必客氣。」馮援目光一掃，道：「諸位不肯自己識趣，難道要等馮某人一個個向外摔才有面子？」

大夥兒一聽這話，忙道：「咱們馬上就走，馬上就走！馮大哥千萬別動怒。」

可笑在座的都是關洛一帶有頭有臉的人物，竟被馮援硬轟了出去，誰也沒敢多留片刻。

何凌風心裏直想笑，臉上却裝上一副尷尬模樣。

馮援搖搖頭，道：「七郎，不是我做大哥的訓你，你也太不像話了，年輕輕的人，怎能這樣不求上進，終日沉緬在酒賭之中？」

何凌風訕訕地道：「大哥息怒，其實小弟也只是偶爾逢場作戲，並非常常這樣。」

馮援道：「逢場作戲？虧你有臉說出這句話，人生不過數十寒暑，時光一逝難再，你坐享父兄餘蔭，縱然不能體驗創業維艱，也該想到守成不易，憑你這點藝業，上不足以告慰祖先，下不足以保全妻兒，你發奮圖强還嫌不够，居然還有心情逢場作戲？」

何凌風想不到這位「舅兄」會是一位道學，只好垂首道：「大哥訓誨得對，小弟以後一定改過就是了。」

馮援道：「改過兩字，談何容易，你結交了這批酒肉朋友，耳濡目染，早就滿身惡習，豈是那樣容易改得過來的？」

何凌風道：「小弟以後，不跟他們往來就是。」

馮援道：「這話說來容易，做到却難，小人之交甜如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就不信你眞會跟他們斷絕往來。」

何凌風被罵得抬不起頭，又不能生氣，只得苦笑道：「照大哥這麼說，小弟豈不是不可救藥了麼？」

馮援搖頭道：「由儉入奢易，由奢復儉難，人的習性，亦是如此，唉！你不求進取，我不怪你，我只恨自己太糊塗……」

何凌風道：「你恨自己糊塗？」

馮援冷聲道：「爲什麼不恨？當初，若早知道你是這種紈袴子弟，我會把妹子嫁給你嗎？哼！」

何凌風道：「好了，老大哥，您訓也訓過了，罵也罵够了，請坐下來消消氣，我叫婉君出來，陪您好好聊聊。」

賠罪認錯，打躬作揖，好不容易才勸得馮援坐了下來，何凌風忙命人去後府請馮婉君。

馮援却搖手道：「別急，叙家常有的是時間，我有很重要的話，想跟你單獨談一談。」

何凌風道：「噢？老大哥有什麼話，就請明教。」

馮援回顧一眼，道：「這兒太雜亂，談話不便，可有僻靜些的地方？」

何凌風說道：「後花園掬香樹水閣，最僻靜。」

馮援道：「好！咱們就去那裏，帶路！」

何凌風領着馮援進入後花園，一路暗想：果然來了，他要談的，八成就是他背後那個布包，看他如此謹愼，必然是一件十分貴重的東西……

他的推測一點也不錯，剛進水閣坐定，馮援便由貼身處取出一柄鑰匙，啓開匙鍊上鋼鎖，將布包解了下來。

何凌風不知布包中是何物，不過，從外形和重量看來，很可能是個沉重的金屬箱子。

馮援把布包放在桌子上，正色說道：「七郎，咱們是至親，我這做兄長的又是個直腸子，有句話，我想問你，希望你能誠誠懇懇回答我。」

何凌風道：「老大哥請問吧，小弟一定據實回答，絕不會有半個字虛假。」

馮援道：「好！你老實告訴我，對你們楊家祖傳的神刀心法，你究竟領悟多少？」

何凌風道：「這個——」

馮援道：「不許誇張，我要知道實情。」

何凌風想了想，道：「小弟資質太差，大約只領悟了四成左右。」

他實在畏懼馮援那烱烱逼人的目光，不敢說得太多，心裏想：自己也是練刀的，縱然練的不是楊家神刀，天下武功涇渭相通，說個四成應該可以勉强說得過去了。

誰知馮援却搖搖頭，道：「我猜你連四成火候也達不到。」

何凌風道：「噢？」

馮援道：「你的資質並不差，論理該有四成火候，但你終日與那批狐朋狗友往來，只圖享樂，必然荒廢練武，所以，我估計你頂多祇有三成火候而已。」

何凌風垂下頭。

馮援冷冷一哂，道：「七郎，咱們是至親，不是我這做兄長的訓你，這樣下去，天波府的威名遲早會毀在你的手中，咱們姑且不提天波，千歲二府結盟聯姻的意義，你自問良心，能對得起艱苦創業的父親？能對得起慷慨赴死的兄長嗎？」

何凌風頭垂得更低，心裏却在暗驚。

「艱苦創業」不難想像，「慷慨赴死」却是指的什麼？

楊子畏小名「七郎」，上面應該有六位兄長，難道那六兄弟都已經「慷慨赴死」了？

他們爲何而「慷慨赴死」？天波府和千歲府聯姻結盟，又具有什麼特殊意義？

× × ×

馮援凝視着何凌風，忽然長長嘆了口氣，解開桌上布包。

裏面果然是個烏黑發亮的鐵盒子。

盒蓋有扣，扣上有鎖。

馮援沒有再啓開鎖扣，却將一柄鋼質鑰匙連鐵盒一齊推到何凌風面前，緩緩道：「這是你們楊家的東西，兩年的約期已經滿了，現在我親自帶來，當面交還，不過，有件事，我必須告訴你。」

何凌風很想看看鐵盒中是什麼東西，却只能耐着性子，等他說下去。

馮援道：「我一路東來，沿途已經有四次被人跟踪，想竊取這東西，其中兩次，且已潛進我的臥房，被我連傷了兩人，才將這東西平安送來此地。」

何凌風抬頭道：「那是什麼人？」

馮援道：「這還用得着問嗎？兩年來，江湖中表面平靜無事，人家却絲毫沒有鬆懈對咱們的監視。」

何凌風道：「哼——」

他不知道「人家」是誰？也不知道爲什麼有人監視天波府和千歲府？只能哼一聲，表示憤慨。

但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

那就是有人決心要盜取鐵盒裏的東西，而且，那些人已經潛伏在天波府中了。

只可惜他不能把這件事明白告訴馮援。

馮援望着他淡淡一笑，道：「氣憤對事情毫無帮助，兩年來，東西在我馮某人手中，對方多少還有些顧忌，現在交還給你，你是否有把握保住它，不讓它落入對方手中？」

何凌風道：「小弟會盡全力。」

馮援搖頭道：「這不是盡力不盡力的問題，而是你有沒有這份把握？」

何凌風沉吟了一下，道：「我不敢說有絕對的把握，但是，我想到一個方法，必定可以保證安全。」

「哦？」

馮援揚了揚眉毛，顯然，他不信。

何凌風以指沾唇，在桌上寫了幾行字，又迅速將字跡抹去，然後輕輕道：「老大哥覺得此計如何？」

馮援又揚了揚眉毛，這一次，却顯然是驚喜的表示。

接着，也壓低聲音道：「你認爲他們會在府中下手？」

何凌風學着他的口吻道：「這不是認爲不認爲的問題，而是他們必然會在府中下手。」

馮援笑了，一巴掌拍在何凌風肩上，道：「七郎，想不到你居然有這份機智，好！就這麼辦。」

他抓起鑰匙，打開了鐵盒。

鐵盒裏還有一層木質內匣，木匣中，紅綾襯底，上面端端正正放着一柄刀和一本刀譜。

蛟皮刀鞘，純金護鐔，金絲密纏的刀柄上，用珊瑚嵌着四個字：

「胭脂寶刀」。

刀譜却僅薄薄數頁，封面寫着：

「楊家神刀破雲八大式」。

× × ×

何凌風緩緩抽刀出鞘，只見刀身晶瑩如一泓秋水，隱然泛現出淡淡的紅光，不禁暗讚一聲：好刀！

他還想再看看那本刀譜，終於忍住了。

因爲，刀和刀譜，本就是屬於他「自己」的東西。

他從壁上摘下一柄普通鋼刀，放進空鐵盒裏，重新上了鎖。

然後，又用一塊舊布，將刀和刀譜包在一起，順手塞進書櫥下的抽屜內。

馮援啞聲道：「放在這兒安全嗎？」

何凌風道：「越是這種地方越安全，他們若要搜尋寶刀下落，絕不會注意這個放雜物的抽屜，即使打開了抽屜，也絕不會想到寶刀就包在一塊舊布裏。」

馮援點點頭，道：「我只能停留三五天，還得去一趟成都，希望不要躭誤太久。」

何凌風道：「有三五天已是够了，這幾天老大哥就請留宿在掬香樹，相信他們會比我們更心急。」

正說着，環珮叮噹，侍女梅兒從曲欄橋上走了過來。

何凌風向馮援遞個眼色，匆匆將鐵盒放回布包，仍用鍊子綑好，加了鎖。

梅兒進屋，先向馮援施禮，道：「夫人聽說舅老爺來了，非常高興，已經吩咐備妥家宴，叫婢子來請示，酒宴是設在後廳？還是送到掬香樹來？」

馮援不放心寶刀和刀譜，想了想道：「就在這兒好，又清靜，又涼快。」

何凌風道：「也好，老大哥一路風塵，您先請洗個澡休息一會，小弟將東西送回上房，再和婉君一塊兒過來。」

馮援也不挽留，擺擺手，道：「自己一家人，見面叙叙就好，用不着太客氣了。」

何凌風挾起鐵盒，告退出了水閣，却留下梅兒侍候馮援沐浴更衣。

回到後府上房，馮婉君早已梳粧整齊等在那兒，一見面就問：「聽說哥哥進門就發脾氣，究竟爲了什麼？你們在掬香樹談到現在，連侍女僕婦都不許進去，到底在談些什麼嘛？」

何凌風笑笑，指一指鐵盒道：「就爲了這個，令兄送它回來，一進門正遇上大夥兒在玩骰子，把我好訓了一頓。」

馮婉君道：「哥哥就是這種火爆性子，好像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正派的，七郎，你不會跟他生氣吧？」

何凌風笑道：「當然不會，他的話雖然不太中聽，却句句是爲了我好，何況，你也只有他一個哥哥，咱們除了聽着，還能够拿他怎麼樣。」

馮婉君嘆口氣，道：「難得你能體諒就好了，憑良心說，我和他雖是兄妹，年齡却差了一大截，連我都有些怕跟他見面。」

何凌風道：「現在想不見也不行了，這東西你先收起來，晚宴在掬香樹開，咱們等一會就過去。」

馮婉君接過鐵盒，臉色忽然變得很凝重，低問道：「這裏面是——」

何凌風說道：「楊家神刀刀譜，和胭脂寶刀。」

「哦！」馮婉君驚喜的道：「咱們結婚都已經兩年啦？」

何凌風道：「可不是嗎，令兄這次就是專程爲送還寶刀和刀譜來的。」

馮婉君緊抱着鐵盒，仰面長吁了一口氣，喃喃道：「時間過得眞快，兩年，就像才眨眨眼睛便過去了，回想兩年前你到千歲府下聘的情形，我還以爲只是昨天呢。」

何凌風微笑着道：「其實也不太久，只不過才七百多個昨天而已。」

馮婉君嗔道：「七郎，難怪哥哥發脾氣，這兩年時間，眞是被咱們荒棄了，你只顧貪圖逸樂享受，我也沒有盡到規諫的責任，從今天起……」

何凌風躬身施禮，笑道：「從今天起，我一定好好振作起來，苦練刀法，發奮圖强，這該行了吧？我的賢德夫人，別忘了令兄還在掬香樹等吃晚飯，咱們做主人的不去，難道叫客人餓着肚子乾等？」

馮婉君白了他一眼，道：「人家跟你說正經的，你就知道嬉皮笑臉。」

何凌風道：「款待大舅子也是正經事，夫人，該起駕了。」

馮婉君站起來，取鑰匙打開衣櫥。

何凌風道：「別放在櫥子裏，這是我們楊家祖傳寶刀，千萬不能失落。」

馮婉君道：「這兒是內府上房，誰有膽量敢到天波府行竊？」

何凌風道：「還是謹愼些的好，據令兄說，他這次一路東來，沿途都有人跟踪，企圖盜取這柄寶刀。」

馮婉君訝道：「哦？眞有這種事？」

何凌風道：「當然是眞的，令兄爲了安全，曾用鐵鍊將刀盒鎖在自己頸子上。」

馮婉君四面望望，道：「那應該放在什麼地方才安全呢？」

何凌風道：「你存放首飾的鐵櫃很堅固，鎖也比較牢，暫時就先放在鐵櫃裏吧。」

馮婉君點點頭，啓開了牆角的首飾櫃。

鐵櫃櫃壁厚達四寸，重逾數百斤，整座櫃子嵌在牆壁內，只露正面櫃門，內外共有三度鋼鎖。

唯一缺點是，櫃中空間較窄，放上幾個首

飾匣子，已經沒有地方再放進刀盒了。

何凌風親自動手，將首飾匣子搬進衣櫥，然後放入刀盒，再層層加鎖，最後更將鑰匙收進自己衣袋裏。

馮婉君嗔聲道：「七郎，你是連我也不相信了？」

何凌風道：「話不是這麼說，你的首飾都在衣櫥裏，已經用不着這些鑰匙，何況，我要用功苦練刀法，隨時取用，比較方便。」

馮婉君笑了笑，道：「這樣也好，寶刀是你親自收藏的，鑰匙也在你身上，萬一失落了，可跟我沒有干係。」

何凌風也笑了笑，沒有說話，陪着馮婉君下樓往掬香樹走去。

× × ×

家宴很豐盛，但席間氣氛，卻顯得十分沉悶。

或許是馮援兄妹間年齡相差太多，馮婉君對這位兄長，竟似眞的有些畏懼，除了禮貌上的問候以外，總是低着頭很少開口說話。

馮援可能天性孤僻不喜言笑，也可能一直惦記着抽屜裏那把胭脂寶刀，神情冷冷的，也很少說話。

何凌風怕言多有失，更不願意多說話。

總之，這頓飯吃得很冷落寡歡，大家只喝了幾杯悶酒，勉強塞了些飯菜，便草草終席。

飯後換上香茗，本該兄妹，郎舅閑話家常，既然已無「閑」可話，枯坐了一會，何凌風便和馮婉君起身告退。

馮援也沒挽留，只淡淡的道：「我在洛陽還有幾天躭擱，趁這幾天工夫，咱們得把刀劍合璧的訣竅演練演練，小妹也要準備一下。」

馮婉君說道：「大哥要我也參加刀劍合璧陣？」

馮援道：「當然，這兩年來，你根本沒有盡到督促的責任，現在時間已經不多，你必須參加陣式，以補他的不足。」

馮婉君默默點頭，沒有分辯。

回到上房後，卻幽怨地對何凌風道：「七郎，你想想看，這些年，我爲了規勸你上進，在天波府不惜落個悍婦的惡名，今天又受兄長的責備，我何嘗沒有勸你，也要你肯聽話才成啊！」

何凌風輕擁着她的肩頭，道：「婉君，別難過，大哥不瞭解新婚夫妻的情趣，所以才委屈你了。」

馮婉君說道：「長兄如父，受點委屈，我倒不怨他，我只恨自己命苦，連丈夫也不相信我……」

何凌風道：「我什麼時候不相信你了？」

馮婉君搖搖頭道：「唉，不提也罷。」

何凌風道：「不，你一定要說出來，咱們夫妻一向和睦恩愛，有話絕不可藏在心裏，那樣會影響夫妻情感。」

馮婉君笑了笑，道：「我不過是隨便說說罷了，瞧你就這麼認眞起來。」

何凌風道：「婉君，不要瞞我，我相信你是有感而發，絕不是隨便說說的。」

馮婉君嗔道：「眞的沒有什麼，你不許胡猜。」

何凌風道：「你要我不胡猜，就應該告訴我眞話。」

馮婉君笑嗔道：「七郎，你今天是怎麼啦，人家一句無心話，你幹嘛要打破砂鍋問到底呢？」

何凌風道：「因爲你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現在說出來心裏一定有什麼不愉快的事。」

馮婉君道：「那只是一點小小的感觸，並沒有什麼不愉快，別問了。」

何凌風道：「不，我一定要問，否則我會睡不着覺。」

馮婉君道：「你眞的一定要知道？」

何凌風道：「眞的。」

馮婉君道：「非知道不可？」

何凌風道：「非知道不可。」

馮婉君忽然「噗哧」一聲笑了，手指輕輕戳着他的額角，道：「傻瓜，瞧你急成這樣子，告訴你吧，我只是爲了下午的事，故意逗逗你罷了。」

何凌風道：「下午的事？下午什麼事？」

馮婉君白了他一眼，道：「下午你爲了收藏那柄破刀，把我的首飾櫃子佔了不算，連鑰匙也拿走了，你這是相信我嗎？」

何凌風哦了一聲，道：「說了半天，原來你是爲這件事不高興。」

馮婉君撇撇嘴，道：「怎麼？不行啦，你沒看見你自己那神情模樣，就像我是小偷，會偷走你那柄破刀似的，我當然要不高興哪。」

說着，一扭身站起來，自顧坐到床沿上去了。

何凌風忙跟到床邊，陪笑道：「快別生氣，爲這點小事生氣多不值得，我把鑰匙帶在身邊，完全是爲了取用方便而已。」

馮婉君道：「我是你的妻子，難道放在我身邊就不方便？大哥要我也參加刀劍合璧陣法演練，難道我就不該看看楊家神刀的刀譜？」

何凌風笑道：「該！該！當然應該，喏，鑰匙在這兒，現在我當面賠罪，雙手奉還，總可以消氣了吧？」

馮婉君扭過身子，道：「現在再給我，才不希罕哩。」

何凌風將鑰匙滑過她的頸項，輕輕塞進她的胸衣內，低笑道：「你不希罕它，它偏要希罕你，怎麼辦？」

馮婉君跳了起來，尖聲叫罵道：「你要死啦——」

何凌風當然不會讓她逃掉，因爲鑰匙還在胸衣裏，他必須再替她「取」出來。

爲了「取」鑰匙，兩個人滾倒在床上。一陣輕笑，一陣嬌嗔，一陣喘息……接着，房裏的燈光一閃而滅。

夜，是那麼綺麗而溫馨，儘管，明天可能有不測風雨，此刻，卻只有蜜意濃情，如痴如醉。

× × ×

歡娛嫌夜短，甜蜜的時刻，總是過得特別快。

一夜易盡，又是黎明。

何凌風醒來時，馮婉君仍然好夢方酣。她白玉般晶瑩的身上，僅掩着一襲薄毯，秀髮散落枕畔，整個人蜷臥在床裏，嘴角仍留着滿足的微笑。

那串鑰匙，就在檀香枕邊。

何凌風愛憐地拂攏她的秀髮，順手拈起了鑰匙，輕輕滑下床沿。

馮婉君恍惚有些知道，只是無力睜開睡眼，身子扭動了一下，含糊的道：「七郎……不……不要走……」

何凌風忍不住又俯下身，親了親她的面頰，馮婉君沒有動，又沉沉睡去。

清晨略有寒意，何凌風替她掖好被角，自己也披了件衣服，然後慢慢走到首飾鐵櫃邊，蹲下來，查看櫃門上的暗記。

這一看，不禁心頭暗震。

昨夜他關閉鐵櫃時，曾在門縫上偷偷沾着一根髮絲，現在，髮絲赫然已經脫落。

這表示，昨夜入睡以後，曾有人偷開過鐵櫃。

何凌風挺身站起，迅速檢查了一遍門窗，全都關得好好的，窗楔皆由內上栓，仍然原樣未變。

既然並無外人進來過，是誰偷開了鐵櫃的呢？

何凌風忙用鑰匙一層層啓開鐵櫃鋼門，裏面盛藏寶刀的盒子業已不翼而飛。

他心念電轉，不動聲色，又將鐵櫃一層層鎖好，再把匙放回枕邊，匆匆着衣，匆匆開門下樓，急趨後花園掬香樹。

剛出園門，卻迎面遇見梅兒。

梅兒正從花園向裏走，頭髮蓬鬆，滿臉倦容，好像剛由床上起來不久，一見何凌風，神色竟顯得有些慌張，忙低頭站住，輕輕道：「爺起床了！」

何凌風凝目道：「這一大早，你去花園裏幹什麼？」

梅兒登時紅了臉，囁嚅地道：「我……我在掬香樹侍候……侍候舅老爺……」

何凌風道：「難道昨夜你——」

梅兒低聲道：「是舅老爺喝醉了，要婢女留下來的。」

何凌風暗罵一聲：荒唐！祗得揮一揮手，說道：「還不快回屋裏去，被人看見，像什麼樣子。」

梅兒怯生生答應了一聲，正想走，何凌風又道：「等一等，舅老爺已經醒了沒有？」

「還沒有。」

「昨夜掬香樹中，沒發生什麼事故吧？」

「沒有呀。」

「好！」何凌風沉吟了一下，道：「你先回房休息，夫人還沒起來，這件事，暫時別告訴她。」

梅兒低聲應話，赧然而去。

何凌風仰面吁了一口氣，暗想：馮援滿口大道理，原來也是個風流人物！我若現在闖了去，只怕他臉皮會掛不住，還是稍待片刻再去的好。

主意打定，便折轉方向，信步往花園中走去。②

（未完）

真人真事

舊金山小姐掌刀劈石

希華

現時有許多婦女都學習空手道之類的自衞術，除了健身，還可以保護自己，事實上這種行徑不但使她能夠自衞，而且可以改變整個生活，得到更進一步的成就，甚至可以說，空手道進入了她日常生活的秩序，變成一個重要節目，使她對自己增加信心。

現時仍然保持舊金山少女選美冠軍的一位十七歲黑髮姑娘「蓮達莎芝度」就是一個例，她的年齡雖然輕，風頭很勁，在電視台上表演跳舞，歌唱之外，還表演空手道，用掌刀劈斷兩寸厚的一塊石。

她膺選了一九七五年度的舊金山小姐之後，就在電視台表演掌刀碎石，因此給選美會的人控訴她，認爲她這種舉動反映出她的性格太過粗豪，不能夠代表舊金山參加加州的選美比賽，因此法官把她提控，可是，她的律師卻很巧妙的替她加以辯護，說：

「空手道乃是力的表現，如果擅長空手道的人並非表演搏擊，而是表演掌刀碎石，不能夠因此就說那個人的性格粗豪，故此我們有理由認爲蓮達小姐仍有資格代表舊金山參加選美。」

法官接納這種解釋，於是，十七歲的蓮達便以舊金山小姐的名譽參加那一年度的加州小姐比賽。她也許是年輕的緣故，體型不够豐滿，只是選得第三名，儘管如此，她亦足自豪，回到舊金山電視台，她仍是依照以前的樣子過活，當然是每天照常到學校上課的，晚上卻分別表演空手道，歌唱和跳舞，她穿上了一襲傘形的晚裝時，亭亭玉立，誰也看不出來，她是個武林高手。

有一個記者問她在大學畢業之後打算做怎樣子的一個女人，她笑着說：「仍不是這樣子，我可以教授空手道，跳舞以及歌唱，我深信將來的少女或者結了婚的少婦，都有這個願望，把歌唱，舞蹈和空手道的表現混合爲一個整體。」

時代是不斷地躍進的，蓮達小姐可以說是登峯造極的一個少女。

目前還沒到二十歲，但卻可以握着粉拳，一個打幾個的少女，已經不止是蓮達了，起碼有一百個少女是正式訓練過空手道，柔道，以及角力的，她們靠這種自衞的本領賺錢，換句話說，那些美麗的少女還沒有活到二十歲，就變成了保鏢，替夜總會，舞廳，歌廳的靚女工作，出入相隨，比較一個壯健的男人更有份量，原因是匪徒不會注意她，因此，很容易就給她擊倒。

這些少女保鏢運用許多種從中國功夫學習得來的絕招，每天苦練，最犀利的斬喉，一個掌刀打下去，對方的喉部登時發生劇痛，難以呼吸，就此倒下來，甚至暈倒，不過，這種掌刀只是打暈一個人而已，不會因此喪生的，最合少女保鏢之用。

少女保鏢的高跟鞋也是秘密武器，鞋頭和鞋跟有鐵裝鑲，給她一腳踢來，不管打中身上的任何一處，就像是給鐵技擊中一樣，一個男性如果握住彈簧刀直衝過來，她可以十分巧妙的閃開，跟着連環出擊，用腳把對方的刀子踢開，高跟鞋的鞋尖碰着彈簧刀時，錚錚有聲，對方才知道她的厲害，那時刀子也沒法拿得穩，只好向後飛奔。

有些懂得武功的少女，加入私家偵探服務處，她也很有份量，沒有一個大經理會把走近身邊的靚女驅逐，因此，他的行踪就瞞不過她的一雙眼。反之，派一個彪形大漢尾隨着他，就會給他看穿，知道有人在背後跟踪，如果那個大經理眞的有了外遇，心上一寒，便會在電梯冉冉上升之際，沒有在香巢那一層停下來。這是事實，少女保鏢比健男的保鏢更受歡迎。實情如此，無怪蓮達苦練空手道！

一月完民間俠義小說

朱　羽・文
盧　令・圖

楓紅山莊（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潘長清在楓紅谷內得神秘客暗示，到山神座前獲得一紙條，內稱許南坤已被綁架，勒贖十萬大洋，當他偕四喜子返回野舖，二大漢向他迫問可曾見到有四名大漢進谷，潘長清但說那大漢已遭楓紅山莊兩名大漢擊殺，未幾，那殺人大漢買物回來，立與那追尋四大漢的二大漢激鬥，此際突有一和事佬躍進戰圈，勸阻他們，並向潘長清查問兇案發生當時的情形，潘長清據實說出，那和事佬指潘長清說謊，並分析：那兩大漢衣服乾淨，如搬過屍體，就不沾血漬也沾上泥土，況且埋藏屍體，半個鐘頭時間實不够——

圖揭神秘幕　更陷謎團中

潘長清道：「他們是用扁担挖的坑，當時我就留意過。」

「用扁担當鋤頭，那要挖多久？」

「他們可以用扁担當武器，就能用扁担當鋤頭，埋葬四個人的確需要一個很大的坑，普通人也許要化費很多時間，很多體力，但是會武功的人却算不了什麼，你不能否認他們二人的武功非常高。」

四個當事人全都沒有說話，那位和事佬却與潘長淸展開了激辯：「一共只有半個鐘頭，要去，要回，還要挖坑，塡土，那麼，屍首一定埋在附近，我們可以仔細地搜查一番，屍體大概不會立刻腐爛掉。」

楓紅山莊的人沒有吭氣，另一邊的人却說話了：「不必如此費事，你這位和事佬請站開一點。」

「喂！老兄！這是什麼話？」

「因爲我發現你不公平，說不定你們都是一夥的。」

潘長淸很注意那個拿皮鞭的漢子，他面無表情，只是以眼光注意他的同伴，潘長淸判斷他可能是又聾又啞。

「哎呀！」那位和事佬不禁叫屈了。「眞是好人難作，你們去打吧！再打死幾個我也不管了。」

潘長淸不想去理他們，逕自回到了野店之中，他現在才懶得去關心這四個人是否會再度惡鬥？以及惡鬥之後會有什麼結果，他關心的是另一件事。

張二爺已經在烤火燒了，潘長淸來到他面前時，他還在繼續工作，並沒有抬起頭來。

「二爺！」潘長淸輕輕地說：「我要問您一件事。」

張二爺抬起了頭，面上有着驚惶的神色。

「二爺！麻煩你傳的口信，你得到了麼？」

「沒有。」

「爲什麼？」

「走到半路，就遇到了這兩個兇神惡漢，被他們攔了回來。」

這是沒有道理的，那兩個人並不知道他的伙伴已經遇難，也不知道張二爺看見了這件事，除非……

「二爺！他們以前到這兒來過？」

「好像來過。」

「你認識他們？」

「不！是他們認識我。」

「哦！於是他們攔着你問話？」

「是的。」

「他們怎麼問的？」

「他們問我看到那四個人沒有？」

「你又是怎麼回答的呢？」

「我說沒看見，大概我的神色不定，被他們看出了破綻，又問我騎的馬是那兒來的，我當然是實話實說，他們就將我押了回來。」

潘長淸不言語了，似乎有許多事情值得他去想。

「潘少爺！別惹他們，」張二爺苦口婆心地說。「兩邊那一邊都不好惹，你又何苦？」

潘長淸又去看四喜子，那爽朗的女娃兒現在却非常地沉默，她低着頭，一個勁兒地用火鉗在地上畫着。

他緩緩走出野店，向那邊望去，那位和事佬似乎還沒有放棄他的「好心」，仍在比手劃脚地說着話兒，由於距離太遠，潘長淸聽不清楚他在說些什麼。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劍拔弩張的情勢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緩和下來。

潘長淸緩慢地移動，來到他那匹馬的旁邊，他的目光盯着不遠處的五個人，手裏緩慢地抓起了馬韁。

他看看路，那五個人正好擋在他的去路上，不過，旁邊的草地都非常平坦，他有把握可以安全地繞過去。只要在馬兒起步的時候不被他們發覺。這也許是多餘的考慮，那五個人並沒有任何理由攔住他。

潘長淸看準一個機會，猛地在馬腿上一拍，倏地翻身上馬，牲口是經過調教的，立刻像箭鏃般射了出去。

那五個人只有閃讓的份兒，因爲馬匹前衝的力量實在太可怕了。

潘長淸很想回頭看看那五個人有什麼反應，但他不能回頭。馬行太急，道路不寬，他當然不願意馬兒一頭撞在樹上。

×　×　×

在錢莊門口下了馬，潘長淸急急忙忙往裏跑，一見人就問：「許老爺子呢？」

「出去了啊！」

「出去了？」潘長淸不禁發了楞。「他說好等我的消息呀，多早晚出去的？」

「剛出去不久，好像有什麼急事。」

「沒交代去那兒？」

「沒交代。」

「廖四爺和辛八可在？」

「在後頭哩！他們半步也沒敢動。潘少爺！可有了少爺的消息？」

潘長淸自然不會在下人面前透露什麼，連忙吩咐說：「快去請他們兩人來，我在廳裏等。」

雖是大冷天，潘長淸却一口氣喝了兩碗冷茶，茶一喝下肚，他感到輕鬆不少。

緊跟着，他等候的兩個人來了。

那位廖四爺一身皮包骨，倘若論斤兩，他恐怕還沒有一頭肥羊來得重，不過人不可貌相，他既然被潘長淸看重，必有其獨到可用之處。

另一個名叫辛八的和廖四爺就截然不同了，個頭兒大，一臉慓悍像，是個楚霸王型的人物。

二人幾乎是同聲發問：「潘少爺！有消息沒有？」

潘長淸却沒有提起那封勒贖的信函，只是一連聲地說道：「坐！坐！咱們慢慢談。」

待二人坐定了，潘長淸才又不疾不徐地問：「你們去過楓紅谷嗎？」

二人同時搖搖頭。

潘長淸又問：「你們聽說過楓紅谷裏有座楓紅山莊嗎？」

二人仍然搖頭。

「咱們要夜探楓紅山莊。」潘長淸直截了當地把心中的想法說了出來。

「那還不簡單，」廖四爺說話了。「登山、上樹，我廖四，可比猿猴還要靈巧哩！」

「光你一個人上去可不行，你還得帶我跟辛八一起上去才行。」

「怎麼！上楓紅山莊沒有路？」

「沒有。」

「那麼，住楓紅山莊的人，怎麼上下的？」

「廖四爺！你可問得好，也許有路，咱們找不着；也許住在楓紅山莊的人有獨特的功夫，可以飛上飛下。」

「這可難不倒我廖四，潘少爺！楓紅山莊的地勢很險惡麼？」

「在一座絕壁的頂峯上。」

「地勢你還記得麼？」

潘長淸就將他所見到的情勢向廖四爺描述了一遍。

廖四爺聽完之後，充滿信心地說：「這種小峯小山還難不倒我，我這就去準備，晚上我包管你們就像走平路似的走進楓紅山莊。」

「好！你去吧！」

待廖四爺走了之後，辛八開口問道：「潘少爺！你認爲許南坤許少爺被楓紅山莊的人擄了去？」

「那倒不敢說。我只是覺得住在楓紅山莊的人有些怪，所以要去探探……」

「他們住在絕壁頂峯之上，吃什麼，喝什麼呢？」

「他們也曾派人下來買糧食及用品，我剛才已見過了，不但行爲怪異，而且武功奇高。辛八！今晚可要辛苦你啦！」

「潘少爺！這是什麼話？要幹什麼您儘管吩咐。」

潘長淸沒有立刻說出來他需要辛八去作什麼，但是可以從他深鎖的雙眉中看出，那必然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

「潘少爺！是不是有很困難的事你怕我作不了？」

「你絕對能作。」

「那麼，你就快吩咐吧！」

「不！我沒有理由要你這樣去作。」

「是不是要我去死？我願意……」

潘長淸道：「辛八，我知道你是一個熱血漢子，不在乎生死二字，不過，我却沒有理由……」

「怎麼沒有理由呢？我這條命是你救

的，我欠你的恩情，這一輩子也休想還清，潘少爺！你吩咐吧！我不會皺一下眉頭的。」

「辛八！我先說出我心裏在想什麼……關於許少爺，他可能是被楓紅山莊的人擄架去了。」

「楓紅山莊住着些什麼樣的人呢？」

潘長清搖搖頭：「我一時也弄不清楚，我只是猜測，那上面的人一定很神秘，很强悍，很……」

「其實這並不難，我們可以去很多人，仔細地搜查楓紅山莊……」

「這不是最好的辦法，如此一來，很可能使許少爺受到死亡的厄運，我有一個計策。」

「你說！」

「有廖四爺帶路，我們今晚登上楓紅山莊是沒有問題，我要你作一件事情。」

「只要我担當得下，你儘管吩咐。」

「我要你故意暴露行跡，讓山莊的人把你抓去。」

「為什麼？」辛八的臉上佈滿了驚疑之色。

「辛八！你最好不要問。」

「好！我不問。」

「但是你可以拒絕。」

「我為什麼要拒絕？」

「因為這是一次冒險，說不定……」

「說不定我會死，對嗎？」

「辛八！我知道你不怕死，可是，這樣去死，未免太冤枉。」

「潘少爺！你決定這樣作，一定有緣故，就算我不幸死了，也不算冤枉呀！」

「好啦！」潘長清勉強地笑笑。「我們不要老是在這個『死』字上繞圈……當他們抓到你之後，一定會問你為什麼要潛進山莊，你只回答兩個字——好奇。」

「好奇？」

「是的。你就回答這兩個字。他們還會問你是怎麼上去的，也會問你一共去了多少人，記住，不回答，多一個字也不要說。辛八！你說得愈少，活命的機會就愈大。他們也可能讓你吃點苦頭，你一定要熬得住。我知道你的骨頭很硬。」

「潘少爺！你放心吧！我這個人是吃軟不吃硬的，他們如想拷問，那就白費精神啦！」

兩人正說到這裏，錢莊老闆許大爺回來了。

這位許大爺總有五十開外了，兩鬢已見白髮，圓圓的面孔，富泰的身裁，可以想見他是一個很樂觀的人。不過，此刻他却是雙眉深鎖，一臉愁容。

「長清！」他一聲輕喚，同時招招手。「到裏面來一下。」

潘長清很有禮貌地向辛八打了個招呼，跟隨許大爺到了內廳，在許大爺的示意下，他將廳門謹愼地關上。

許大爺道：「長清！你去楓紅谷的結果怎麼樣？」

潘長清沒有說話，將那張勒贖的便條遞了過去。

許大爺看過之後，既沒有吃驚，也沒有高興，只是冷冷地說：「長清！事情只怕不是如此簡單。」

「許老伯？難道您也得到了什麼消息嗎？」

「你走後不久，天福茶樓的伙計帶來了口信，說有位客人在茶樓等我，有要緊事必須立刻跟我見面，於是我就去了。」

「見着了？」

「嗯！四十來歲，說話的口音不像本地人，態度非常沉着。」

「他說了些什麼來着？」

「他說，南坤失踪的事情非常複雜，教我不要急着找尋，而且，他還說，可能會有人藉機歛財，教我千萬不要上當。破財是小事，萬一將情況弄糟，反而會影响南坤的生命……」

「許老伯，您倒說說看，咱們怎能相信他的話？又怎麼知道他的用意何在？」

「長清！開錢莊開了這麼多年，我也見過不少各式各樣的人物，我覺得這個人很正派。」

「如果眞是正派人，他就不該將話說得如此含糊。」

「長清！各人有各人的苦衷……」

「許老伯，他所說的話我就不能接受，南坤還是一個孩子，一個學生，和別人又沒有恩怨，怎麼會複雜呢？我看……」

「長清！你是打算照付贖金？」

「許老伯！我壓根兒就沒打算付贖金，不過，我不停止搜尋南坤的行動。」

「搜尋？朝那個方向搜尋？」

「當然有方向……」接下來，潘長清就將他所見，所聞，以及心中所想，都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

「長清！我不贊成。」

「為什麼呢？」

「長清！我不贊成的原因不是為南坤，而是為你。」

「為我？」潘長清有些迷惑。

「你的計劃太危險，我跟你父親相交了一輩子，如今為了救我的兒子去犧牲他的兒子，我不幹。」

「許老伯！你聽我說……」

「長清！不要說了，我絕不答應。」

「許老伯！您不答應，我也要照計行事。」

「怎麼啦！長清？你不聽我的話？」

「許老伯，雖然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憑據指責楓紅山莊的人對地方上有害，但是從他們任意殺人匿屍的行為上就可以看出他們不會是什麼好人，即使為地方除害，我也應該冒險。」

「唉！」許大爺頻頻搖首嘆息。「你和你父親的脾氣完全一樣，我眞拿你沒法子！」

×　×　×

楓紅谷已在沉寂的夜裏入睡。

在白天進谷的時候，潘長清已經仔細觀察過地形，所以，他不走那條一般遊客走的路，他明明知道野舖子裏這時已經沒有人，也明明知道谷口此刻沒有人，但他不得不防範楓紅山莊的「眼睛」；他判斷，楓紅山莊必定有一種可靠的方法在監視進出楓紅谷的人。

於是廖四爺的登山技術在沒有進入楓紅山莊之前就用上了，也正好先給他一個試驗各種登山伎倆的機會。

不循正路進入楓紅谷並不難，即使沒有廖四爺的爬山技巧，潘長清和辛八兩個

人也能辦得到。那只是爬過幾座土崗子，以及在雜樹，荊棘中斬開一條可以移動兩腿的路。

差不多化費了一個多鐘頭的時間，他們終於進入了楓紅谷。現在，他們已經能夠看得到楓紅山莊的燈光了。

三個人之中誰也沒有帶着懷錶，但是潘長清可以算得出來，他們是七點多鐘離開縣裏的……現在，已經快到十一點，用中國古老的時辰來計算，現在應該是快要交子時了。

這已經很晚，很晚了，山莊裏的人還沒有入睡嗎？

廖四爺似乎發現了潘長清凝目苦思的神態，不禁低聲問道：「潘少爺，你在看什麼。」

「我在想，這麼晚了，他們為什麼還不熄燈火，燈油挑運上去可不簡單哩！」

「潘少爺，那不是燈，燈沒有那麼亮，那是一堆火。」廖四爺說。

「對，」辛八也附合着說：「那是一堆火。」

火！潘長清也看出來了，那的確是一堆火，那堆火燃在屋外，定神一看，就看得出昇騰的火焰。

但是，這個時候燃起一堆火幹什麼？知道有人要潛進他們的山莊，用這堆熊熊烈火來提出警告？

是在烤炙什麼食物嗎？不可能，山中並沒有野獸動物……潘長清實在想不出個道理來了。

廖四爺一直走在前面的，這時，他問道：「潘少爺，我們順着這條路，往前走麼？」

潘長清沒有立刻回答，這條路他和四喜子曾經走過，路的盡頭滿是荊棘，廖四爺的登山技巧只能對付峭壁絕岩，對付不了扎人的荊棘。而且，他的心頭還一直被那堆火迷惑着，一時下不了決定。

「廖四爺！」潘長清輕輕地問：「你想想看，那堆火的用意何在？」

「我想不出，不過，有一件事我倒是想到了。」

「什麼事？」

「那堆火必須有一個人照顧。」

「嗯，你說得對，一定有人在旁邊不停地添加木柴，還要小心火星飛散引起火災。」

「那麼，咱們就可以繼續往下想了，」廖四爺說起話來一點也不急躁，這顯示他是一個穩重老練的人。「如果他們知道今晚可能有人會摸他們的山莊，他們就不會燃起這堆火。他們儘可以派人在暗中埋伏，給予摸上去的人迎頭痛擊。」

「對，」辛八似乎永遠是後知後覺，他又加以附合：「廖四爺說得對。」

廖四爺繼續說下去：「所以，這種情況反而對我們的行動更有利。」

潘長清問道：「利在何處？」

廖四爺有條不紊地說：「很明顯，這堆火既不是烤東西，又不是取暖，當然是別有用處。什麼用處？我們不知道，但我們可以猜想，他們一定在進行另外一件事，他們注意別的方向，不注意我們，豈不是對我們有利。」

如果你去駁斥，那麼廖四爺的推斷就是說不通的；因為他缺乏事實的根據，完全是空洞的猜想；如果你不去駁斥，那麼他的推斷就成立了；任何肯定的結果都始於大胆的假設。

潘長清不但不去駁斥，還贊成廖四爺的看法。於是，他們不再停滯在原地，開始覓路上山。

廖四爺的登山工具很簡單，兩支飛抓，一圈繩索，外帶一把鶴嘴鋤，就憑這點簡單工具，他不僅可使自己登上絕壁懸崖，還能够將潘長清和辛八兩個人帶上去。

他們終於找到一處可供攀登的峭壁，廖四爺說得好：「潘少爺，這裏幾乎不可能有人爬上去，山莊的人就一定不會注意，我們從這裏上吧。」

潘長清抬頭察看，在他的想像中，這片峭壁幾乎連飛抓可以生根的地方都沒有，他不禁猶疑地問：「廖四爺！行麼？」

「行，」廖四爺充滿了信心說：「潘少爺，看上去好像是光禿禿的一遍，其實還是有裂縫，凸凹之處，你瞧我甩飛抓的本領吧！」

他開始將飛抓往上扔去，噹地一响，飛抓又落了下來，廖四爺連試了三次，飛抓都沒有生根，連他自己都喪失了信心。

潘長清道：「廖四爺！我看這裏是絕對不行的……」

話還沒有說完，廖四爺又甩出了飛抓，這一回竟然牢牢地在峭壁上抓住了。

潘長清還沒有看清楚，廖四爺已經像猴猿般輕靈地揉着飛抓抓住的地方揉升上去。這裏離地約莫十五丈，他揉升到盡頭時，又將鶴嘴鋤插進峭壁的裂縫間，將繩索拴在鋤柄上縋下來，然後，潘長清和辛八再從這個繩索攀升上去。

這是一段非常艱苦的短程，差不多費了兩個多鐘頭，他們終於登上了頂端。

這裏是山莊的背後，三個人匐伏在沾露的草地上，仔細觀察，仔細聆聽，確定附近沒有人，他們才敢稍作活動。

山莊不算大，可也不算小，是三合院形式的建築，建築材料用的都是木頭與竹子，頂端則覆以茅草，不是豪華宅第，但是式樣却非常講究，一點也不粗糙。

現在，火堆已經被山莊擋住了，但是他們仍然可以見到火光，奇怪的是，他們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潘長清向辛八打了一個手勢，辛八會意，立刻從山莊的左側繞過去，開始時，他佝僂着身子，盡量掩蔽行跡，但他將要繞到正面時，他突然站了起來，大踏步走了過去。

「潘少爺！」廖四爺吃驚地問：「辛八怎麼啦？」

「別出聲。」

「這……這……」

潘長清道：「伏下，不管有什麼响動，都不要動。」

他們伏在那兒，盡量運用他們的聽覺，但是他們什麼都沒有聽到，這裏似乎根本就沒有人。

終於，有脚步聲傳過來，是辛八回來了。

「潘少爺！潘少爺！」辛八邊走邊叫道。

潘長清撲縱過去，將辛八拉進了草窩

裏，叱責道：「辛八，你不要嚷嚷啊！」

「潘少爺，這裏根本沒有人。」

「沒有人？沒有人那堆火是誰升的，只是你沒有見到，這裏的人一定都躲起來了……」

「不，你們來看看就知道了，這裏根本就沒有人住過，你們來看呀！」

潘長清不禁楞住了，辛八的判斷可靠嗎？萬一是個圈套呢？想到這裏，他輕聲向廖四爺說：「四爺，你待在這裏，萬一我和辛八遇到情況，你就立刻循原路下山，許大爺會知道該怎麼辦。」

廖四爺道：「潘少爺，你認爲會發生意外嗎？」

「很難說，四爺，你就照我的話去作吧！」

潘長清的想法也對，就算有人在暗中埋伏，辛八也只喊叫了他一個人，廖四爺還可以繼續在暗中潛伏，觀察動靜。

辛八現在成爲嚮導了，他帶領着潘長清來到前面。

潘長清看到了那堆火，一般的火堆都是將薪柴堆成一堆，這個火堆却堆成一個長條，火頭是從一端引燃的，引燃的那一端是道逆風的，這樣，火勢可以延綿到明天早上，不會很快就燃盡。這是經過一番巧思的，那麼，燃這堆火的用意何在呢？方才在山下，廖四爺的推斷已完全被推翻，現在又要重新思考了。

當他在仔細觀察那個火堆時，辛八却在他身邊迫不及待地催促：「潘少爺！你到屋子裏去看看吧。」

潘長清從火堆中抓起一根燃着的樹枝當着火把，走進了類似三合院的山莊，這個山莊的確不小，若是隔成一間一間的廂房，最少也可隔十幾間，但是，裏面却是空蕩蕩的，沒有房，沒有廳，更沒有廚灶，當然也沒有任何傢俱。地上的泥土因爲照射不到陽光而發霉，辛八說得不錯，這兒根本就沒有人住過。

那麼，化費許多工夫在這裏造一個山莊幹什麼？

又在山莊前的空地上燃起一堆旺火幹什麼？

答案只有一個——將人引入歧途。

對！潘長清輕輕將雙掌一擊，難怪那兩個挑伕可以肩負百斤重担出入楓紅谷，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將物品運送到這絕壁上來，他們去了別處的一條隱密的路通向一個神秘不可知的地方。

想到這裏，潘長清不禁吁了一口氣：「嗨！辛八，我們上當了。」

「哦？」辛八似乎還不明白。「上了什麼當？」

「我們化費了許多時間，精神，最後却誤入歧途。」

「那麼……？」

「走吧！這裏什麼也沒有，我們立刻就循原路下去，我們的對手，實在太厲害了。」

辛八沒有表示什麼，他是個典型的粗人，驍勇善鬥，精通多種技擊，但他却永遠也沒有像潘長清那樣細密的思想。

回到原地，潘長清輕聲呼喚：「四爺，四爺！」

沒有回應，潘長清不禁一楞，難道他已經循原路下山去了？不會吧？此去不過耽擱了幾分鐘的短暫時間而已，沒有打鬥，沒有喊叫，沒有任何異狀，廖四爺應該知道並沒有任何的事情發生。可是……？

「廖四爺呢？」辛八問。

潘長清沒有回答，他仔細地搜尋他們方才潛伏的地方，沒有，他再去察看他們方才在岩石間拴擊的繩索，這才發現繩索已經不見了。

連那兩把飛抓，一把鶴嘴鋤，也不見了。

廖四爺去的時候可能帶走爬山工具，但不可能解開拴擊在岩石間的繩索，因爲繩索就是他的歸路。

很明顯，廖四爺是遭到了意外。

山上有人！這是潘長清首先想到的問題。

山上一定有人，如果沒有人，廖四爺又怎會遭到意外呢？

潘長清下意識他來了一個急轉身，但是，他什麼也沒有看到，什麼也沒聽到。

十月深秋，尤其是夜晚，氣候也很冷了，這時候潘長清的內衣已經被汗水浸濕透了。

他又想起了他父親在世時說過的一句話——最可怕的敵人就是潛伏在暗中不知他何時會向你攻擊的那一種。

「辛八！」他輕輕地喊了一聲。

「潘少爺……」

「四爺出事了。」

「哦？……」

「辛八！現在我們一定要保持冷靜，不管有什麼情況，都不要輕舉妄動。」

「潘少爺，我聽你的就是。」

「現在你到前面去，坐在火堆旁邊，那兒也要暖和一些。」

「就那麼坐着？」

「嗯，就那麼坐着。」

「少爺你呢？」

「我？」潘長清有些茫然地聳聳肩。「我眞希望突然在這個世界上消逝掉。」

辛八又到山莊的前面去了，潘長清仍留在原地不動。

只不過一眨眼間，就聽到了辛八的吼聲：「你是什麼人？」

潘長清心頭暗驚，但他仍然沒有動。

又聽見另一個聲音緩慢地反問：「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這兒是楓紅谷，楓紅山莊。」

「那麼，你就應該知道我是誰。」

「你難道是楓紅山莊的主人？」

「不！這兒沒有主人！」

「那麼，你是誰？」

「我是楓葉之神。」

潘長清一直就覺得這個聲音很熟，如今一聽「楓葉之神」這四個字，這才恍然大悟……

辛八又開口了：「楓葉之神？你老兄眞會唬人。」

「我幹嘛要唬你？」

「我問你，你是怎麼上來的？」

「既然是神，那就無處不可去，無處不能到。你又是怎麼上來的？」

「走上來的。」

「哦？你倒挺有本事的，你們一共來了幾個？」

「來了幾個你還不知道？」辛八倒還有點心眼。

「我怎麼會知道？」

「你是神，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

「我並不想知道你們來了多少人，只想知道你們到這楓紅山莊來幹什麼。」

「我們是來朝拜楓葉之神的。」

「嘿嘿！看你一副橫眉、豎眼的模樣，說話還會如此乖巧，朝拜楓葉之神應該去楓樹林，到這楓紅山莊來幹什麼？」

「因爲你在這兒。」

「哦！我是來看熱鬧的。」

「這裏荒涼得連個人都沒有，有什麼熱鬧好看的。」

「唉！我發覺你這個人好可憐，對楓紅山莊一點都不了解，就跑到這裏來了。你知不知道？楓紅山莊只要燃起這個火堆就表示將有大事發生，連這一次已經有三次了，前兩次我都看到了驚天動地的事，今天我相信也不會白跑。」

「可是，這裏一個人都沒有呀？」

「你難道不是人？而且，還有你的伙伴。」

「你怎麼知道我還有伙伴？」

「因爲你剛才說的是『我們』，那表示最少有兩個人以上，對不對？」

潘長清一直冷靜地在聽他的談話，現在，他覺得該出面了，他不相信天地間沒有神明，而是不相信神會是那種打扮，更不相信神明會來協助歹徒綁票勒贖，於是，他走了出去。他肯定那個自稱神明的仍然是人，但可能是一個不簡單的人。

那人仍然是一身紅衣，在火光的映射下，幾乎與火分不開來。當他聽到潘長清的脚步聲，立刻轉過頭來。

「哦！原來是你！」他的頭又很快地轉了過去。

「想不到我在一天之中兩次見到天上的神。」

「你找到那座小廟了嗎？」

「找到了。」

「馨香頂燭地禮拜過了嗎？」

「拜過了。」

「得到一些什麼？」

「一張紙上寫着神明的指示。」

「那就照辦吧！神明的旨意是不可以違抗的。」

「我不相信神明會向凡人敲詐。」

「神是不會敲詐的。」

「是敲詐，」潘長清的語氣已經很重了。「那張紙上寫得很明白，如果我不準備他所指點的數目，我要找的那個人就會死亡。」

「那也不能算敲詐，是供奉，因爲那個人太多的罪孽，必須付出那麼多錢來贖他的罪。」

「老兄！」潘長清開始攤牌了。「江湖上的把戲我都懂，何必費那麼大的勁？我能代表許南坤的家屬，咱們現在面對面地談，談好了，就一手交錢，一手交人，豈不省事得多？」

「你跟神明稱兄道弟，這似乎太不敬了吧？」

「我根本不把你看成神，甚至不把你看成人，你是個下流胚！」

「你會後悔你曾經向神明說過這種不敬的話。」

「你也會後悔，因爲你在作案的時候沒有想到會遇到我這樣的對手。」

楓葉之神開始閉上了眼睛，似乎不屑與庸俗的凡人一爭口舌上之長短。

「辛八！抓他起來！」

辛八早就躍躍欲試地在等待命令了，潘長清的話聲剛剛一落，他就展開了行動。他將對手估計得非常高，一出手就施展了擒拿術當中最精湛的招數。

辛八這一抓，是很有力道的，只聽嘶地一響，他的手裏反抓着那件紅衣服，人，還是紋風不動地坐在那兒。

那自稱爲楓葉之神的此刻已是赤裸着上身，結實的肌肉在火光的映射下泛出一層油光。

辛八剛才那一抓，抓的是衣服的後領口，因此他並不覺得是自己的錯失，或者是對方具有過人的武功，因此他將手中的衣服一扔，再度出手抓出。

叭地一響，辛八的巨靈掌扣住了那人右邊的上臂。一旦扣個正着，辛八自然是全力地往回一提，這一提，立刻使他出了一身冷汗：手上好像有千、萬斤重，那裏能動分毫。辛八忙不迭地鬆開五指，縮身後退。

「嘿嘿！現在你們總該相信我是天上的神明了吧！」

潘長清是非常吃驚的，但他的語氣却很鎭定：「你是人，絕不是神；充其量你只是一個不太簡單的人。」

「我是神。」他很肯定、很堅持。

「除非你能證明給我看。」

「如何證明？」

「神是刀槍不入的，我帶了一支快慢機，如果我射出一梭子槍彈都不能傷到你，我就相信你是神。」

「好！你儘管試。」

潘長清却沒有勇氣一試，對方太高深莫測，他眞不知道當他拔出槍來之後情況會有什麼變化。

「我想應該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試驗，」潘長清盡量尅制自己的衝動。「萬一你眞是神，用洋槍對付你那就太不敬了。」

「神是有求必應的，不管你用什麼方法來試驗，我都會接受。」

「好！神是無所不知的，對不對？」

「對。」

「那麼，我想請問你一件事：我們一共來了三個人，其中一個突然不見了。他是死？是活？死，屍首在何處？活着，人又在何處？」

「他活着。」

「人在何處？」

「就在附近。」

「附近？你的指示並不明確。」

「這已經够明確了。」

「我已經有些相信你眞可能是楓葉之神，現在我還想再問一件事。」

「可以問。」這位神明倒是挺仁慈似的。

「在這楓紅山莊附近共有多少人？」

「七個。」

「七個？我們來了三個，除了你，另外三個又是誰？」

「你又弄鎗了，我是神，不是人，除了你們三個之外，還有四個。」

「那四個人又是幹什麼的？」

「你問得太多了，神對貪得無饜的人也會煩的。」

「人到面臨疑難的時候，都會到神前求神指引，我正面臨疑難，怎麼能說我貪得無饜呢？」

「因爲你只求神，而不敬神。」

潘長清突然發現自己實在問了許多太多餘的話，對方的目的是要錢，這是可以肯定的；自己可以安然回去，這也是可以肯定的，因爲他一旦死了，對方拿錢也許就不會太順利，那麼，廖四爺呢？

潘長清想：我好像應該轉變一下話題了。

「楓葉之神！他們綁去我的朋友幹什麼？」

「是想作一種試驗。」

「哦！什麼試驗？」

「沒有他，你們是否可以照樣來去自如？」

「那是絕對不行的。現在沒有他，我們就無法回去了。」

「你還需要回去嗎？」

「當然。」

「回去幹什麼？」

「拿錢來孝敬神。免得你說我只信不敬。」

「那就請吧！」

「可是，我的朋友呢？」

「他要暫時留着。」

「爲什麼？」

「楓紅山莊的主人不喜歡別人來擾亂他的清靜，換句話說，他不喜歡別人到這兒來，暫時扣住帶路的人，可以說是最佳上策。」

潘長清道：「沒有他帶路，我們怎麼回得去呢？」

「我們看過，你們回得去！……」

「如果你們眞的看過，應該發現我們的爬山工具都不見了。」

「那是被我們沒收了，當你們決定要回去時，我們會用繩子拴在你們的腰間，將你們縋下去。」

「你們可能突然鬆手。」

「那麼，你們就會粉身碎骨。」

「對！」

「那就碰碰運氣吧！」

楓葉之神站起來，向那山莊的背後走去，在這一瞬間，潘長清展開了行動，不是用槍，而是用刀，刀尖抵着那位神明的背心窩。他壓根兒就不相信這個神，刀一壓，照樣會完兒蛋。

「你想幹什麼？」神很冷靜。

「你明白。」

「其實你也應該明白，刀槍只能對付凡人，不能對付神明。」

「金錢也只能引誘凡人，而不能引誘神明。」

「你要什麼？」

「要我的朋友。」

「要那個朋友？」

「我很有分寸，只要今晚和我一起來的那個朋友。」

楓葉之神沒有說話，他揚掌輕輕一擊，陰暗處也响起擊掌聲；他再擊二聲，回應也是二聲，然後他擊三聲，這回沒有回聲，却走過來一個人。

這個人的裝束和楓葉之神的穿着頗相似，是個年輕壯漢，他走過來垂首候示。

「告訴這個人，」楓葉之神緩慢有力地說：「他犯了什麼錯誤。」

潘長清是全神貫注的，每一個變化他都在留意，他甚至打算在迫不得巳時就將七首刺進那位神明的背心窩。

「收回你的刀！」那個紅衣壯漢說。

潘長清以左手扳住那位神明的肩膊頭，稍轉方向，擋住了那個壯漢。

「聽見了嗎？收回你的刀。」

「我聽見了，可是我不願收回，我倒希望你立刻去將我的朋友帶到這裏來。」

「如果我要求你收回你的刀，你肯賞面子嗎？」這話出自另外一人之口，一聽聲音就知道說話是一個女人。

「妳是誰？」潘長清一面發問一面向辛八打了一個眼色。

辛八立刻採取了戒備的姿態。

一個纖小的人從暗影中走了出來，她走得很慢。潘長清立刻發現了原因：她的雙腿好像有了問題，她拄着兩根拐杖，每當拐杖着地時，她的雙腿就懸空，以幌動身子的方法前行。不但緩慢，而且吃力。

火光終於照射到了她的臉，她不算很美，但是面部的輪廓有優美的綫條；尤其是她的神情，成熟而穩定，予人一種不得不注視的吸引力。

潘長清目不轉睛地望着她，沒有去猜測她的年齡，也沒有去猜測她的身份。他只反覆想着一個問題——她是怎麼上來？

「收回你的刀。」她重覆那句話。

「我一旦收回我的刀，我和我的伙伴將死無葬身之地。」

「情況不會那樣嚴重。」

「除非妳能保證。」

「你相信我的保證？」

「相信。」

「我可以保證，楓紅山莊不喜歡以武力解決任何紛爭。」

「可笑。」

「可笑？什麼意思？」

「我曾親眼看見楓紅山莊的兩個人在一眨眼之間殺死了四個人。」

「那是爲了自衞。」

「如果妳存心要殺我們三個人，妳也可以說是自衞，因爲，我們侵犯了楓紅山莊。」

「放心！我們無意殺你，否則你活不到現在。」

「我也無意死。」

女郎道：「收回你的刀，彼此都不會有傷害。」

「最少應該先讓我知道你是誰。」

「山莊的女主人。」

「失敬！」潘長清收回了他的刀；這是最後一個化干戈爲玉帛的機會，他必須緊緊把握。

那女郎輕輕一揮手，那紅衣壯漢以及自稱爲楓葉之神的都悄然退去。

女郎道：「你能讓你這位伙伴也退避一下嗎？」

「爲什麼呢？」

「他太壯，好像很有功夫，功夫就代表暴力，暴力對我構成威脅。」

「好！」潘長清向辛八一揮手。

辛八立刻站開了，不過並沒有站在視綫之外。

「謝謝你。」

長清道：「妳是一個很客氣的女主人，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不管妳是表現得多麼友善都無法使人有親切的感覺，相反地還會感到恐懼。」

「你是說，你怕我？」

「是的。以往，我沒有怕過什麼，但現在我却非常怕妳。」

「爲什麼？」

「因爲妳太神秘。」

「錯了，」她在笑，是苦笑。「那證明你並不了解我。」

「了解一個人，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我們需要來一次長談。」

「跟妳談話雖不一定愉快，却必然非常刺激。」

「刺激？你有把握？」

「有。我猜想：在妳的談話中一定會隨時揭露令人意外的事。」

「錯了。」

「錯了？在妳面前的人，都容易犯錯嗎？」

「我想談的，只有一件事——我是個殘廢的人，匿居在這兒，我不希望被人打擾。」

「妳住在這裏？」

「是的。」

「就是這幾幢房子？」

「是的。」

「人不可能在這裏居住。」

女郎道：「你爲什麼老是對我抱懷疑態度呢？」

「因爲這裏沒有傢俱，沒有用品，甚至連一堆乾草都沒有，人怎麼居住？」

「天堂裏大概也不會有任何傢俱，那裏却住滿了人，而且還要爲善修福的人才够資格住進去。」

潘長清語塞了，他發覺這個女郎極富機智，而且語鋒犀利，他自問絕非對手。半晌，他才將話題轉開：「妳認識那位神嗎？」

「楓葉之神？」她反問。

「是的。」

「我當然認識。」

「他眞是神嗎？」

「他自己這樣認爲。其實，他也够資格稱爲神明。」

「爲什麼？」

「他的武功極高，但他能不用，甚至面臨死亡威脅時他都不用；他知道的事情很多，却不喜歡識穿人家的秘密。這巳經超過了人的胸襟，超人的，就够資格稱爲神。」

「哦！他的神位是妳封他的麼？」

「是他自封的。」

「可笑。」

「你又在笑什麼？」

「楓紅山莊住的人好像都是屬於神秘怪異的。」

「還是那句老話，你並不了解。」

「妳方才說過，我也說過了，了解別人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來！坐下！」她先坐了下去，行動顯得十分困難。而潘長清並沒有去帮助她。「我們要開始談到正題了。」

潘長清在草地上坐下，他並沒有發問，只是靜靜地等待着。

「我方才就說過，」那女郎的聲調很緩和，雖不能說悅耳動人，却不至於刺耳。「我是一個廢人，匿居在此，不希望被別人打擾。」

「有人打擾妳嗎？」

「你。」

「那麼，我要向妳道歉。」

女郎道：「道歉只不過是一種狡詐的脫罪術。」

「那麼……？」

「我暫時不想追究別人打擾我的罪責，只想了解，你在深更半夜，潛入山莊作甚？」

「找一個人。」

「誰？」

「一個爲探楓葉而失踪的人。」

「這裏並非楓紅谷。」

「但，我認爲他的失踪與楓紅山莊有關。」

「有憑據嗎？」

「原先是假設，現在倒有了憑據。」

「說說看。」

「白天我就在找那個失踪的人，在谷裏遇見了那位楓葉之神，由於他的指引，我得到了一封信；一封勒索的信。說明失踪的人目前無恙，只要付出一筆鉅大的贖金，失踪的人就可以安然回家。」

「是這樣的麼？」那殘廢女郎的神情一直很平靜。

「現在，我在此地再度遇到這位神明，他很聽從妳的指揮，可見他是妳的人，姑娘！妳還要我說得更明白嗎？」

「哦！你認爲那人的失踪與楓葉之神有關係；而楓葉之神又在楓紅山莊出現，所以，你認爲那個失踪的人就在我這兒，對嗎？」

「是的。任何人都會如此判斷。」

「如果我不承認楓葉之神是我楓紅山莊的人呢？」

「那……？」潘長清一時竟然答不上話來。

「在我建造楓紅山莊之前，他就居住在楓紅谷了。我不了解他餓的時吃什麼充飢，也不了解他累了時在何處睡眠，我只了解他非常友善；至少他對我非常友善，因此，楓紅山莊對他不是禁地。我巳經交代明白了，信不信，那是你的事。」

「妳推得很乾淨。」

「好啦，」她嬌慵無力地揮揮手。「我不想同你爭執，你看得出來我很累，不瞞你說，我現在正有麻煩。」

「也許麻煩還會更多。」

「哦！你在威脅我？」

「不！我純粹是善意的勸告，如果失踪者的家屬去到官府密告，說這裏可能有綁匪盤據，縣裏的偵緝隊就會派人來搜查，那不是更加麻煩嗎？」

「我不在乎，因爲，他們什麼都搜不到。」

「可是，妳不否認妳手下有兩個人白天曾在楓紅谷口殺死四個人吧！」

「你的話使我非常吃驚。」

「眞的嗎？」

「我不必騙你，的確非常吃驚。不錯，有幾個忠僕一直跟着我，他們有時也下山去買一點食物，但他們絕不會殺人。他們跟我一樣喜歡寧靜和平的生活，而且他們也沒有殺人的本事。」

「殺人的事是我親眼看見的，但我還不能確定那兩個人就是妳所說的忠僕。」

「我可以喊他們出來讓你指認。」那殘廢少女說到這裏，立刻揚掌一擊。

立刻有兩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來到面前，垂首而立。

那兩個挑夫一直戴着斗笠，潘長清根本就沒有看清楚他們的面孔。現在要他憑身裁去辨認，那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是他們兩個嗎？」

「不是。」除此之外，潘長清也不可能作別的回答。

「你的回答使我鬆了一口氣。現在，你和你的伙伴可以離開了。」

「包括那一名失踪的伙伴嗎？」

「如果沒有他，你們就上不來；你們不上來，也就不會打擾我。本來我要對他施以薄懲的。假使你願意保證的話，我願意撤銷對他的懲罰。」

「要我保證什麼呢？」

「保證永遠不再來打擾我。」

「好！我保證絕不無故來打擾妳。」

「你的話還作了保留，但你畢竟作了保證。」殘廢少女輕輕地一揮手。

那兩個男子立刻轉身離去，一個手勢，已使他們明白了女主人的心意。

不旋踵間，廖四爺就被帶來了。

潘長清站起來告辭。殘廢少女也很禮貌地揮手示別。他們順原路仍舊以繩索爲退路下山，原先潘長清還以爲對方在施展什麼詭計，直到三人都安然落地，他才鬆了一口氣。

走出楓紅谷，三個人已疲累飢渴不堪，於是潘長清領頭走進了谷口的野舖子。吃的、喝的也許都鎖進了那座橱櫃，最少總有幾張櫈子可供他們歇歇腿。

意外得很，壺裏有凉茶，筲箕裏面還有火燒，竟然還有食物解他們的飢渴。

「四爺！」潘長清現在才開始問：「剛才在山上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還用問，一個人拿扁担壓住我的頭，另一個人用手臂扼住我的脖子，我還能動嗎？」

「你在山上一共看到了幾個人？」

「除了那個女的之外，看到了四個男人，兩個是對付我的，另外兩個一身紅衣，古里古怪的。」

扁担？廖四爺一提起扁担，潘長清就想起了早晨看到的那塲血肉橫飛的慘劇，偏偏方才在那楓紅山莊的女主人面前無法作明確的指認。其實，他方才就是能肯定，也未必有勇氣指認出來。

他不明白一個雙腿殘廢的少女有什麼魔法能使那四個男子俯首聽命？

他也不明白他們怎麼能相安無事地住在山上？想到「住」，他更迷惑了，山莊裏沒有傢俱，沒有用品，他們是怎麼住法呢？

問題還多着呢！

那四個被殺的人來此作甚？

後來又來了兩個與那四個被殺的是一條綫上的嗎？

目前，潘長清似乎只能肯定一件事。

許南坤的失踪和那個殘廢少女一定有牽連。

× × ×

十月的天氣已經很冷，尤其是晨間那一陣子，眞是冷得令人發抖。不過，在潘長清來說，這似乎算不了什麼，想想昨晚的遭遇，那才令人打從心底滋生寒意。

雖然只短短地睡了兩三個鐘頭，潘長清的精神還不算太壞，一起身，就飛快地來到福華錢莊。

許大爺想必也是夜臥不寧，一大早就起來了，向潘長清淡淡打了一聲招呼，並沒有迫切地探問他兒子的消息。以他那飽經世故的雙眼，自然看得出潘長清不會帶來任何好消息。

「我還是堅持原先的判斷，」潘長清沒有寒暄，一開口就提到正題。「南坤的失踪絕對與楓紅山莊有關。」

「昨晚上去了？」

「嗯！」

「山莊住着一些什麼人？」

「主人是一個殘廢的少女。」

「哦？」

「到目前爲止，我還無法將所有情況組合起來，只是覺得楓紅山莊很怪；一種說不出來的怪。」

「長清！你打算怎麼樣？」

「還沒有決定，總之，不能動用武力搜索，那樣會影響南坤的安全。」

「我打算放棄。」

「放棄？」潘長清吃了一驚；許南坤是獨子，照說，作父親的應該盡全力。

「長清！你也許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是說，放棄搜尋，準備付贖金。」

潘長清沉默了許久，才緩緩地說：「我總覺得這不是一件單純的綁架案。」

「長清！別想得太多，非常非常的單純。我與人無怨，南坤與人無仇，我們並沒有錯。如果一定要說我們有錯，錯在我們開錢莊，看起來很有錢，所以，他們找上了我們。」

「那筆錢籌措起來會有困難嗎？」

「並不容易。」

「在這一方面我要表示歉意，恕我帮不上忙。」

「長清！」許大爺拍着他的肩頭，投以感激的目光。「你已經非常盡力了。瞧你，眼珠子佈滿紅絲，準是沒睡好，去歇着吧！現在，該我來忙了。」

潘長清是不甘心的，聽任勒索，是懦弱的表現，而且，他有發掘事實眞相的天性，但是，他不在局中，不是當事人，沒有置喙的餘地，只得告辭出來。

低着頭，漫無目的地徜着，突然，他看到了兩隻脚。他緩緩往上看，最後看到的是一頭花白的頭髮；那並不是代表衰老，而是表達成熟與穩健。

大概有五十歲吧？潘長清這樣猜想，

其實，看上去，好像只有四十左右，他給人一股震懾的威力。

「走！去喝杯早酒。」他說。口氣像老朋友。

潘長清點點頭，也像對老朋友，其實，他對這個人是完全陌生的；是一個連夢中都不曾出現過的形象。

縣城裏有好幾家賣早酒的地方；那陌生人帶路，却是潘長清常愛去的地方。羊羹，凍蹄，醬牛肉，二鍋頭，也都是潘長清愛吃，愛喝的。

他很了解潘長清。

潘長清却完全不了解他。

「你跟南坤是好朋友？」他先打開話匣。

「世交。」潘長清的回答很簡短。

「他失踪了？」

潘長清道：「是的。但是並沒有太多的人知道。」

「至少我知道。」

「貴姓？」潘長清開始探索對方。

「姓名並不重要。」

「什麼才算重要？」

「許南坤失踪的事。」

「我在聽，不過我不喜歡別人繞圈子，而且我也沒有太多的時間聽無關緊要的閑話。」

「好！我盡量不說閑話，你現在已經退出了是非圈，對不對？」

「是非圈？這是什麼意思？」

「許南坤的失踪難道不算是非？」

「我不明白。」

「你立刻就會明白，但是，在明白之前你必須先要答應我一件事。」

「你這個人很自負，也很無禮，從不相識，也不通姓名，却要我答應你一件事，這似乎太過份了吧！」

「你的好奇心比起你父親好像薄弱多了。」

「你想引起我的好奇心？那麼你是空想。」

「人總是好奇的，尤其是你們年輕人，楓紅山莊，殘廢少女，野舖子，張二爺，四喜子，你對這些都沒有興趣嗎？」

每一句話都打動了潘長清的心弦，他大大地灌了一口酒，穩住，然後緩慢地問：「你要我答應你什麼事情？」

「繼續尋找許南坤。」

潘清長道：「你怎麼知道我已經不打找他呢？」

「你找許南坤，是受他父親所托，如今他父親打算付贖金，你當然不會再多事了。」

「你怎麼知道這些？」

「我還知道更多的事。」

「那麼，你爲什麼又要多事？」

「在我來說，就不能說是多事。」

「爲什麼？」潘長清的辭色間已有了濃厚的火藥味。

「因爲我代表公理與正義。」

潘長清楞住，也可以說是震驚，他凝視對方，許久許久，才開了口：「你不覺得你口氣太大太狂，讓人無法接受嗎？」

「即使你現在不接受，將來也定會接受。」

「我一向很信賴人，如果事後我發覺受騙，我也會報復。好！我答應你提出的要求。」

「那麼，你還需要召集辛八與廖四爺二人。」

「爲什麼？」

「因爲你還要去楓紅山莊。」

「去幹什麼？」

「去找許南坤。」

「你認爲許南坤在楓紅山莊？」

「在。」他說得很肯定。

「是誰綁架他的？」

「就是那個殘廢少女。」

潘長清以很嚴厲的目光瞪着對方：「說人綁架，必須語出有據……」

「當然有。」

「拿來看看。」

「許南坤在她那兒就是憑據。」

「我昨晚曾經去過楓紅山莊。」

「我知道。」

「你好像什麼都知道。」

「我剛才就說過了，我所知道的比你想像的還要多。」

「那麼，你就應該知道許南坤並不在楓紅山莊。」

「你搜查過？」

「當然。整個山莊空無一物，連那個殘廢少女都好像不住在那兒。」

「年輕人！你所去的楓紅山莊並不是眞正的楓紅山莊啊！」

「甚麼？」潘長清這一回才是眞正吃驚了。「難道楓紅山莊還有兩處？」

「對了，是有兩處，所以，你上了當，許多人也上了當，只可惜騙不了我。」

「那一處在甚麼地方？」

「在楓紅谷的盡頭。」

「盡頭我到過……」

「你沒有仔細看，一條狹窄的通道被掩蓋起來，山莊很大，佔地很廣，裏面還有菜園、菓園、花圃，你相信嗎？」

潘長清一時說不出話來，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如果坐在他對面的人沒有說謊，簡直就是一篇新的「桃花源記」。

「年輕人！你信嗎？」

潘長清未置可否，只是提出反問：「那麼他們在絕壁的頂峯又蓋一座山莊幹什麼呢？」

「眩人耳目。」

「哦？」

「事實上他們是多此一擧，眞正的山莊隱藏在四面山壁環抱的深谷中，外人根本就無從發現。」

「那麼，你是如何發現的呢？」

「我爲這件事，已經化費了十年的工夫。」

「你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正義與公理是沒有秘密的。」

「不錯，將來會公開在每一個人的面前。」

潘長清又開始沉吟不語了。

「年輕人！你不否認再不可能有別人比廖四爺更懂得爬山了吧？」

「的確。」

「他帶你們爬上山頂時很順利嗎？」

潘長清道：「不順利，他幾乎已超過了他的能耐。」

（未完）



新穎俠情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白羽令（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駿得荊玉鳳之助，治療寒毒，那日，他以紅衣殺手的裝扮，獨闖華山，單人獨劍，大破華山派威震江湖的金龍劍陣，將掌門人水中秀擒在手中，要他此後襄助除奸鋤惡的義行，水中秀以此舉份屬武林道義，願聽命行事。楚駿離開華山，走至一處破廢的山神廟中，他原與荊玉鳳主婢三人約好，在此破廟相晤，詎久候仍未見荊玉鳳主婢來到，却見一少女一路跌跌撞撞向山神廟奔來，楚駿迎上觀看，見她衣上血漬斑斑，當楚駿扶起她即將跌倒時，她便暈了過去，楚駿瞅着懷中少女，感到爲難起來——

玉手起沉痾　宅心拯浩劫

自然，一個行道江湖之人，不能夠見死不救，可是他既無救傷的經驗，也沒有治傷的藥物，叫他如何救法？

惟一的希望是荊玉鳳快來，她們主婢頗明醫理，必可挽救這位姑娘的生命。

想到荊玉鳳，他自然再舉目向前面瞧看。

這一眼瞧出，果然沒有叫他失望，在數十丈外的雪地之上，有幾條人影向這兒急撲。

只不過他們不是荊玉鳳主婢，而是五名雄糾糾的彪形大漢。

此時，他懷中的白衣少女已醒了過來，她微微掙扎了一下道：「放下我，你……快逃。」

楚駿放下了白衣少女，但，他並沒有逃。

那五名彪形大漢此時已到達丈外，他們沒有再行進逼，只是迅速散開，對楚駿採取嚴密的包圍。

這五人的年歲約在四十五至五十之間，一律身着黑衣，神色驃悍無比。

攔在當面的是一個少了一隻左眼的獨目大漢，他向楚駿上下打量一陣道：「你們是一道的？」

楚駿道：「不，我與這位姑娘素不相識。」

獨目大漢道：「那麼咱們放你一馬，你走吧。」

楚駿道：「多謝，可是我不能走。」

獨目大漢道：「哦，爲什麼？」

楚駿道：「因爲，在下不能够見死不救。」

獨目大漢哈哈一笑道：「你要救她？朋友，誰來救你？」

楚駿道：「這位姑娘已經身負重傷，閣下何必還要趕盡殺絕，五位如能高抬貴手，在下將感激不盡。」

獨目大漢冷聲說道：「如果咱們不放她呢？」

楚駿道：「看在江湖道義，在下只得伸手管管閒事。」

獨目大漢哼了一聲，說道：「你當眞要管？」

楚駿道：「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希望閣下多多鑒諒。」

獨目大漢道：「這是你自己找死，休怨咱們兄弟心狠手辣。」

他手中原來抱着一柄鬼頭大刀，此時晶芒划空，一刀斜斜劈來。

他這一刀原是劈向楚駿的左肩，招出一半，他忽然手腕一轉，鬼頭刀的刀勢加快，猛削楚駿的脅門。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由獨目大漢這出手一招，楚駿已知道此人是一個使刀的高手。

不管對方的刀法如何凌厲，他依然靜靜的卓立着，面上冷若嚴冰的神色，瞧不出半點改變。

獨目大漢久闖江湖，會過不少有頭有臉的高人，但他忽然心頭一寒，這一刀說甚麼也劈不下去。

右腕急挫，足尖輕點，他竟然收招倒退三步，獨目暴睜，一臉驚愕之色。

另一名大漢道：「老大，這小子有點邪門，咱們聯手對付他。」

獨目大漢道：「好，咱們上。」

這五名大漢全都用刀，此時一聲暴喝，五柄長刀向中心急捲，刀鋒所指，無一不是要命的所在。

楚駿哼了一聲，身形一個急旋，雙手連續拍出五掌，然後藍衫飄飄，脫出他們刀光圍攻的範圍。

其實他縱然不走，那五人也不能將他怎樣，因爲他們已經死了，長刀反擊，死在他們自己的刀鋒之下。

這一幕，那身負重傷的白衣少女是親眼目覩的，但她眼睜睜的瞧着，却瞧不出楚駿使的是何種手法。

於是她迎着楚駿道：「少俠原本是一個高人，小女子算是開了一次眼界。」

楚駿道：「好說，姑娘的傷勢，怎樣了？」

白衣少女幽幽一嘆道：「小女子身負重傷，只怕活不過今晚了。」

適才因爲震驚於楚駿神奇的武功，她才勉力的站了起來，此時雙腿一軟，又向地面仆倒下去。

楚駿伸手一抄，再度抄住白衣少女的嬌軀，這位傷勢沉重的姑娘，又已陷入昏迷的狀態。

他遲疑了一陣，終於抱住她走回破廟，夜深寒重，風雪侵人，在曠野她會承受不住。

他將白衣少女安放在可避風雨之處，瞧瞧她的傷勢，他又皺起了眉頭。

所幸白衣姑娘很快的醒了過來，她掙扎着坐起，失神的目光微一流轉，嘴角立即牽起了一抹笑容。

「多謝少俠救命之恩。」

「這沒有什麼，姑娘不必客氣。」

「小妹喬櫻，少俠是……」

「原來是喬姑娘，在下楚駿，哦，喬姑娘的傷……」

「小妹帶有療傷的藥物，請少俠代小妹打開包裹。」

楚駿打開包裹，取出一瓶療傷靈丹，按喬櫻的指示給她外敷內服。

然後這位姑娘就雙目一闔，以內功催動藥力幫助治療傷勢。

一個時辰之後，她的傷勢已大爲好轉，乃睜目一瞥，不由面色一變。

原來此時正當戌亥之交，楚駿的寒毒已經發作，他還沒有暈睡過去，却已倒地呻吟，神情痛苦已極。

喬櫻一躍而起，奔到楚駿的身側道：「少俠，你是怎麼啦？」

楚駿長長一吁道：「老毛病，不要緊的。」

喬櫻抓起楚駿的手腕，如同抓到一塊嚴冰，口中驚呼了一聲，幾乎就要鬆開五指。

不過她沒有鬆手，五指輕輕加力，壓上他的脈門。

原因是她稍明醫理，希望查出他患的是什麼毛病。

脈象宏大，呼吸重濁，按醫理是內部積火，外表應該發熱才對。

但他的病象却與醫理相反，整個人就像一座奇寒的冰山。

此時楚駿已經暈迷，呻吟之聲却較適才更爲加劇。

喬櫻查不出他的病源，又不忍眼睜睜的瞧着他作痛苦的煎熬，那麼她能做的只有一點，以內力幫助他渡過這一難關。

只是她重傷未愈，能够聚集的眞力有限，縱然勉强施爲，也將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她遲疑半晌，終於牙齦一咬，作了一個痛苦的決定。

她張開雙臂，將楚駿抱進懷裏，雙方的身體剛剛接觸，她便連打兩個寒噤。

她雖是奇寒澈骨，仍然盡力的忍受着，並將櫻唇湊上楚駿的嘴唇，一口口的度出眞氣。

一個時辰過去了，喬櫻的眞氣與體力都受到重大的損耗，在疲累不堪之際，她也暈睡過去。

不知道經過若干時辰，他們終於甦醒過來，但已日上三竿，是翌日的辰初時分了。

喬櫻面色一紅，匆匆由楚駿的懷中躍起，伸手整理她蓬亂的鬢髮，再也不敢瞧他一眼。

楚駿呆呆的瞅着喬櫻的背影，心頭却在回味着昨晚的奇遇，當她以櫻唇度氣之際，其實他已有知覺，只不過寒毒正盛，他無力表示而已。

一個萍水相逢的少女，竟能做出如此重大的犧牲，他感激，却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的心意。

良久……

「姑娘……」

「喂……」

「多謝。」

「不必，你忘了我是你救的？」

「可是……」

「可是什麼？」

「這個……咳，姑娘，那幾個是妳的仇人？」

「不，我與他們素昧平生。」

「那他們爲什麼……」

「我也不知道，也許他們瞧我不順眼吧。」

「哦，姑娘今後……」

「找人。」

「就在華山附近？」

「不一定。」

「此話怎講？」

「這……以後再告訴你吧，咳，你到底害的什麼怪病？」

「寒毒。」

「寒毒？每晚都會那樣？」

「是的。」

「爲什麼不找醫生瞧瞧？」

「有一個朋友每晚替我銀針過穴。」

「哦，那不行。」

「爲什麼？」

「不除寒毒就不是治本之道，而且每人都有他自己的私事，朋友怎能天天跟着你。」

「姑娘說的是。」

喬櫻道：「我有一個建議，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姑娘請說。」

「你帮我找人，我帮你找醫生。」

「這……」

「有困難？」

「是的，在下對友人有一項承諾。」

「很重要？」

「人無信不立，在下不能做一個無信之人。」

「但如果一旦寒毒攻心呢？少俠豈不仍要失信於人，如若那人當眞將你當做朋友，他就該替你設想一下。」

楚駿道：「這……好吧，我再替他做三件事。」

「一定要這樣？」

「是的。」

「好，咱們走。」

「咱們？姑娘是說……」

「怎麼，不行？哼，你還將我當做……外人……」

「別這麼說，喬櫻，我只是……我只是……」

喬櫻櫻唇一噘，轉身挽着楚駿的右臂，說道：「我的傷勢未癒，一人行動，害怕碰到壞人，你呢，如果你那位朋友再不來，晚上你寒毒發作，也使人放心不下，所以……」

楚駿輕輕撫摸着喬櫻的玉手，略作沉思道：「好吧，咱們走。」

他們由石家坡出發，經蘆靈關進入河南的境內，當晚就在一間農家借宿。

晚餐之後，他們在房中閒聊，喬櫻眉峯一揚道：「楚駿，你到底要去那裏？」

楚駿道：「外方山。」

喬櫻道：「到外方山做什麼？」

楚駿道：「跟妳一樣，找人。」

喬櫻道：「也跟我一樣，不知道要找的是誰？」

楚駿微微一笑道：「差不多。」

喬櫻道：「好，我不問你這些，咱們睡吧。」

睡，是一件十分平常之事，只要是血肉之軀，就必需休息和睡眠。

但楚駿却神色一呆，他那冷峻的面頰竟現出一片忸怩之色。

因爲他們是孤男寡女，而且相處的時間又是如此的短促。

現在只有一個房間，一張木榻，這將如何睡法？

喬櫻向他瞥了一眼，螓首一垂道：「你懷疑我是一個淫賤的女人？」

楚駿道：「不要多心，我只是不太習慣而已。」

喬櫻道：「你那位朋友替你銀針過穴，只是打通被寒毒所閉塞的穴道，它雖然可以減輕痛苦，却不能够減少你體內的寒毒……」

楚駿道：「這個……」

喬櫻道：「渡氣提功，可以帮助你排除寒毒，只要假以時日，縱然無法找到名醫，也能够不藥而癒。」

楚駿道：「可是……」

喬櫻道：「咱們都非世俗兒女，你何必如此固執，何况我的生命是你救的，這只不過投桃報李罷了。」

楚駿不是一個自私的人，要一個少女如此犧牲，他實在有點過意不去，只是身負弑師逆倫的惡名，他不能死，爲師門，爲自己，他不能讓兇手逍遙法外，那麼，喬櫻的好意，他又怎能拒絕？

好在他們心無邪念，而且當佳人投懷，檀口相親之際，楚駿正處於痛苦之中，雖是夜夜春宵，仍能清清白白。

只是男女之間的感情到了如此程度，自然是非君不嫁，非卿莫娶了。

這天他們到了外方山，先在山中的小鎮住了下來，楚駿在進食之際，順便向店伙打聽道：「伙記，請問方城城主住在那兒？」

店伙道：「客官是問萬城主？」

楚駿道：「不錯。」

店伙道：「萬城主住在本鎭東北七里，只要轉過一個山坳便可瞧到方城了。」

楚駿道：「多謝。」

待店伙離去後，喬櫻面色一整道：「原來你是要找萬大俠，有事？」

楚駿道：「如果無事，咱們何必長途跋涉？」

喬櫻道：「能够告訴我麼？」

楚駿道：「給他一點懲戒。」

喬櫻道：「哦，你們有過節？」

楚駿道：「沒有。」

喬櫻道：「那是爲了甚麼？」

楚駿道：「因爲他交結惡人，爲虎作倀。」

喬櫻道：「你沒弄錯吧？方城主俠名滿天下，是個人人敬重的白道高人。」

楚駿目射煞光，冷哼一聲道：「洛陽馮景川也是一個人人敬重的江湖大俠，但他却錯殺無辜，還吞沒了一名老參客的鏢銀。」

喬櫻道：「這些你聽誰說的？」

楚駿道：「誰說的都一樣，只要此事不假，姓馮的就該殺。」

喬櫻一嘆道：「你太偏激了，楚駿，就算馮景川當眞屠殺過人，也吞沒過老參客的鏢銀，可是任何一個方正之人，也不敢担保終身不犯過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咱們應該給別人一個改過的機會，何况，你所聽到的只是片面之詞，焉知其中別無隱情？」

駿冷聲道：「咱們不談這些，吃飯吧。」

飯後楚駿略作調息，然後向窗外的夕陽瞥了一眼道：「我要到方城走走，兩個時辰之內當可趕回。」

喬櫻道：「一定要去？」

楚駿說道：「這是我的承諾，不能不去。」

喬櫻道：「我也去。」

楚駿口齒微動，欲言又止，她知道楚駿十分固執，此時任何言語都是白費。

楚駿揹着他的包裹，足尖輕點，由後窗騰身而出，他按照店小二的指示，沿山道逕奔東北。

×　　×　　×

三面環山，一關當道，它的確是一座方城。

黃昏，方城靜悄悄的，如果不是城樓上有兩個人在那兒守望，還以爲方城的人們已進入夢鄉呢。

其實，守望是多餘的，自從萬大俠建立這幢城堡以來，近二十年了，就沒有一個敢到方城來討野火的。

因此，這兩名守望者在天南地北的閒聊着，他們的目光從未向城外巡視一下。

但天下之事，時常會發生一些令人無法預測的意外，現在方城的城樓就掠上一抹紅光。

這項意外來得十分突然，守望者只感到紅光掠眼，他們已經被人制住了穴道。

他們呆了一呆，同時向來人喝問道：「你是誰？」

來人全身紅衣，連頭帶臉都包在一塊紅帕之內，只有一雙銳利的目光在放射着逼人的冷焰。

紅衣蒙面人沒有回答守望者，他却立身樓頂，發出一聲龍吟般的長嘯。

方城在嘯聲中震動了，人們像潮水一般湧上了街頭。

本城的居民並不太多，約莫只有二十來戶。

這二十戶居民全是城主萬萍的部屬，而且人人習武，論實力，在當代武林之中，並不輸於任何門派。

不過萬城主不喜歡招惹江湖是非，方城門下也很少涉足江湖。

只是他却應馮景川之邀去了一趟洛陽，這一趟洛陽之行，終於使方城捲進了一塲空前的武林刦難。

現在紅衣蒙面人找上門來了，湧上街頭的方城門下，幾乎全被他那迫人的威儀所懾。

好在城主萬萍很快的就巳出現，他身後跟着兩名教練及四大門徒，是方城一派的主要人物。

萬城主約莫五十出頭的年歲，身材只是中等，儀表却頗爲出衆，他向紅衣蒙面人抱拳一拱道：「朋友是誰？」

紅衣蒙面人冷冷道：「紅衣殺手。」

萬城主道：「朋友原來是白羽令派來的，請問有什麼指教？」

紅衣殺手道：「閣下交結匪類，助紂爲虐，應該接受一點懲戒。」

萬城主啊了一聲道：「朋友說的可是馮景川？」

紅衣殺手道：「不錯。」

萬城主道：「馮景川名滿關中，是人人皆知的俠義人物，朋友憑什麼說他是匪類？」

紅衣殺手道：「馮景川曾枉殺人命，又私吞一名老參客託保的鏢銀。」

萬城主一哦道：「哦，朋友曾經親眼目睹？」

紅衣殺手道：「白羽令從不寃枉好人，在下何須親眼目覩。」

萬城主道：「白羽令妄斷他人生死，而且紅衣殺手更是行爲瘋狂，兩手血腥，一年以來，江湖黑白兩道喪生在紅衣殺手手下的不下二十餘人，朋友既來方城，萬某要向朋友討個公道。」

紅衣殺手道：「你胡說，我只殺了一個馮景川，那來的二十餘人？」

萬城主道：「也許你當眞只殺了一個馮景川，但你怎能担保白羽令的手下沒有別的紅衣殺手？」

紅衣殺手似乎從未想到這些，不由一呆道：「這個……」

萬城主冷哼一聲道：「你上當了，朋友，白羽令收買無數高手，在江湖上進行一項有計劃的謀殺，要受裁制的應該是白羽令及紅衣殺手，朋友如願俯首就擒，萬某可以對你網開一面，對朋友你，從輕量刑。」

紅衣殺手哈哈一陣狂笑道：「閣下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萬城主道：「朋友如若執迷不悟，咱們只好在武功上一分高下了，請。」

紅衣殺手道：「很好，在下正想見識見識。」

他由城樓飛身而下，輕如落葉，點塵不驚，輕功之高，使方城門下全部爲之悚然動容。

立在萬城主身後的教練莫崇美道：「稟城主，讓屬下去會會他。」

萬城主道：「此人身懷奇功，曾於衆目睽睽之下摘去馮大俠的人頭，你去會會他可以，但必須特別當心。」

莫崇美道：「屬下遵命。」

他越衆而出，向紅衣殺手雙拳一抱道：「朋友請賜教。」

紅衣殺手道了一個好字，單掌一立，平胸推出一掌。

這一掌他只用了六分力道，但掌力所及之處，如同巨雷擊山，連立身丈外的觀戰者都有點存身不住。

而且掌帶奇寒，冷焰侵肌，四週圍觀的方城門下，全都連打幾個寒噤。

如此驚人的掌力，可以說武林罕見，縱然是萬城主親自出手只怕也無力拒抗，這名教練怎堪一擊。

所幸萬城主十分注意，一見大勢不妙，立即高聲喝呼道：「莫教練快退。」

同時雙掌齊吐，盡全力推出一掌。

這一掌救了莫崇美的生命，却無法使他完全不受傷害，因爲他並沒逃避，還要想以掌力拚個你死我活。

轟的一聲巨响，莫崇美的身體飛了起來，這只是紅衣殺手的掌力餘波，而這點餘波却能讓莫崇美三個月無法行動。

紅衣殺手沒有再看莫崇美一眼，却以冷酷的口吻對萬城主道：「在下不想傷人，希望你不要再叫別人前來送死！」

萬城主道：「好，朋友請隨我來。」

紅衣殺手道：「做什麼？」

萬城主道：「一個讓你死無葬身之地的地方，你不敢？」

紅衣殺手道：「很好，你帶路吧。」

萬城主身形一轉，躍上民房，再奔向房後的一片山坡。

這片山坡是在城右的削壁之下，縱橫不到百丈，遍植百株小松。

這些松樹的樹齡全不滿十年，行列也不甚整齊，而且佈滿山坡，找不出一個可供拚鬥的空地。

紅衣殺手不明白萬城主爲什麼將他帶來此地，也瞧不出山坡之上有什麼可怕的危機。

他的面容雖是冷酷，却不是一個只知狂傲自大，毫無心機之人，他斷定萬城主決非危言聳聽，因而在踏上山坡之時，提足了全身的功力。

忽然眼前一花，適才分明走在身前的萬城主竟然失去所在。

他知道此事決非突然，更增加了幾分警惕之心。

他不敢輕舉妄動，脚下一停，縱目向四週仔細的打量。

這一打量他不由面色大變，心知一時大意，果然中了萬城主的道兒。

他所瞧到的，不再是山坡，也不再是松林。

那是混天黑地的窮山惡谷，以及虛無飄渺的風雲變幻。

這是一座陣法，他已經被困在陣法之中。

對於奇門遁甲，九宮八陣之學他毫無所知，雖然明知身陷奇陣，却只能徒呼奈何。

不過他記得進入山坡之時是向着北方，前進不過五步，便已發生變化。

那麼後退五步，應該是山坡，那兒只不過是一個三丈不到的陡坡，縱然失足摔一下也算不了什麼。

於是他擰轉身形，一連跨出五步。

五步走完，沒有發現山坡，他只好再走一步。

甚至六步，七步，八步一直走下去。

分明五步就可走完的山坡，現在竟變得長途漫漫，毫無止境，好像一生一世也無法走完這五步的旅程。

而且，狂風怒吼，石走沙飛，他似乎陷入一座恐怖的地獄。

他知道這是陣法的幻形，內心並不恐懼，問題是他只要走不出這座奇陣，就會發生可怕的後果。

所謂可怕的後果，並不是外力的襲擊，只要寒毒一發，他豈不要束手待斃？

想到這些，他眞的焦急起來了，也十分後悔沒有聽喬櫻的勸告。

現在他不想再浪費精力，就在原地坐下開始運功調息。

這是絕望的表現，因爲他已放棄逃生而掙扎。

楚駿畢竟是聰明的，除非奇蹟出現，掙扎又有何益？

然而，奇蹟終於出現了。

「楚駿……」

「啊，喬櫻。」

不錯，她的確是喬櫻，一隻溫潤如玉的小手，已向他遞了過來。

他將她摟入懷中，不禁親吻着她的櫻唇，良久，他才長長一吁，道：「喬櫻我正想着妳。」

喬櫻道：「所以我就來了。」

楚駿道：「妳懂得這個陣法？」

喬櫻道：「要不我怎能找到你？」

楚駿道：「好，咱們出去。」

喬櫻道：「別忙，我還有一點意見要說。」

楚駿道：「哦，不是要挾？」

喬櫻道：「瞧你說的多難聽，我可是全爲你好。」

楚駿道：「不要生氣，我知道妳是爲我好，說吧，我聽妳的。」

喬櫻道：「第一，你先換下這一身紅衣。」

楚駿道：「遵命，第二呢？」

喬櫻道：「第二，以後，你不要再穿上它。」

楚駿道：「這個……」

喬櫻道：「還要穿？好吧，你先說說還要穿它的理由。」

楚駿道：「妳知道我對人有過承諾，咱們不能言而無信！」

喬櫻道：「那要看對什麼人了，難道對强盜也要守信？」

楚駿道：「她不是强盜。」

喬櫻道：「不是强盜，却叫你到處殺人？」

楚駿道：「那是出之江湖正義，也是爲人所不敢爲。」

喬櫻道：「你錯了，楚駿，就以馮景川來說吧，他誤傷人命，吞沒鏢銀，如果證據屬實，就應該由苦主報官，繩之以法，你如此殺他，不過是以暴易暴而已，要是人人如此，豈不是天下大亂！」

楚駿道：「妳說的對，可是……」

喬櫻道：「你聽我說，楚隱，天下之事，每多曲折，你不能聽一面之詞，就以爲是，如若馮景川當年別有隱情，你却使他家破人亡，九泉含寃，縱然無人向你索還，這筆血債，你也會歉疚追悔，終身難安的。」

楚駿心頭一凜，汗水像黃豆一般的暴了出來，他一面脫下紅衣，同時長長一嘆道：「我錯了，以後決不再穿。」

喬櫻大喜道：「知過能改，善莫大焉，走，咱們找萬城主去。」

楚駿道：「妳認識萬城主？」

喬櫻點頭道：「當然認識，他是我的師哥。」

楚駿一怔道：「他會是妳的師哥？你們的年齡……」

喬櫻道：「他是大師兄，我是家師的關門弟子。」

楚駿道：「原來如此，不過我不想見他。」

喬櫻道：「爲什麼？」

楚駿道：「我傷了他們的人，怎好意思見他。」

喬櫻道：「你放心，大師兄不會爲難你的，再說他要爲難我也不依。」

喬櫻語音甫落，一股細如蚊蚋的語聲忽然傳入他們的耳鼓，道：「來吧，小兄弟，有了小師妹替你撐腰，你縱然一把火燒了方城，也沒有人敢說個不字。」

楚駿與喬櫻原是緊緊的擁抱着的，語聲入耳，他們不由吃了一驚。

自然他們會迅速的分開，但那份尷尬之情就不必說了。

尤其是喬櫻，一個冰清玉潔的少女，自有一份矜持，萬城主這一插嘴，她幾乎羞得抬不起頭來。

首先是纖足一跺，抛給了楚駿一記白眼。

然後櫻唇一噘，哼了一聲道：「大師兄欺負我，我不依。」

哈哈一陣長笑，萬城主的語聲再度傳來。

「別這樣，小師妹，愚兄什麼也沒有瞧到。」

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分明是欲蓋彌彰，在大師兄之前，喬櫻是嬌寵已慣，萬城主如此調侃她，她豈能善罷甘休！

於是她一把抓着楚駿的手腕道：「走，咱們找大師兄算賬去。」

楚駿被她拉着穿出松林，再由民房躍落街心。

喬櫻原是鼓着腮幫子，準備向萬城主大興問罪之師的，及擧目向街心一瞀，她縱有滿腔怒火，也無法發洩出來。

因爲街心一排立着三男一女，正是萬城主的四大弟子。

論年齡，他們多數較喬櫻大過幾歲，最小的女弟子沈婉，也與喬櫻同年。

此時他們排隊恭候，同時抱拳一禮道：「弟子等奉命恭候師叔。」

當着晚輩，做師叔的不能失態，何況，她與沈婉私交極好，這個臉實在拉不下來。

她不能再板着面孔，可是她却抓着了他們的毛病，柳眉一挑，哼了一聲道：「誰教你們這麼沒有禮貌的？只曉得迎接師叔，就忘了還有一個貴賓？」

沈婉現出一片委屈的神情，說道：「師叔的責備，弟子不敢分辯，只是……只是……」

喬櫻道：「只是什麼？妳說。」

沈婉道：「只是……咳，還是不說的好，否則師叔又會責怪弟子的。」

喬櫻道：「我不怪妳，妳說。」

沈婉道：「師叔與楚大俠是知交，弟子等對楚大俠自然應該以師叔之禮對待，所以……」

喬櫻面色一紅，嬌聲嗔道：「婉丫頭！妳……」

沈婉話中含意，的確有點調皮，而且方城四弟子，平常都稱喬櫻爲師姑，此時忽然改稱師叔，其中的用意，自然不難明白。

只是他們並沒有錯，喬櫻身爲長輩，不能對師侄不講理。

再說，她雖是羞在面上，却也喜在心頭，縱然他們說錯了什麼，她也不會放在心上的。

正好萬城主適時出現，老遠一個哈哈，再抱拳一禮道：「小兄弟，小師妹，請恕愚兄迎接來遲，請，有話咱們到屋裏再作詳談。」

喬櫻見好即收，先替楚駿介紹了萬城主師徒，再相偕進入城主的居處。

在大廳，方城門下已擺上了一桌豐盛的酒席，萬城主邀請他們入座，再擧起面前的酒杯道：「小兄弟，爲咱們的相識乾一杯。」

楚駿道：「多謝城主。」

他們喝完杯中的酒，萬城主再慇懃勸楚駿及喬櫻吃菜，並不時講一些武林見聞，但絕口不提紅衣殺手之事。

飯後楚駿終於忍不住以歉疚的口吻道：「那位莫敎練不要緊吧，在下心中十分不安。」

萬城主道：「不要緊，休養幾天就會好的。」

喬櫻道：「楚駿，你習的究竟是什麼武功？莫敎練怎麼會身中寒毒？」

楚駿道：「這與我所習的武功無關，因爲我的身上有寒毒，凡是被我以內力震傷之人，也必會身中寒毒。」

萬城主道：「令師是那位高人？」

喬櫻道：「九曲莊主蓋琦。」

萬城主一怔道：「聽說蓋大俠業已身死，可是眞的？」

楚駿長長一嘆道：「是眞的，而且在下還蒙受逆倫弒師之名。」

喬櫻道：「我知道，九曲山莊已在對你全力追捕，所以你才學習奇功，以謀自救。」

楚駿道：「不，先師之死與我無關，我身中寒毒，以致內力陡增，也是一項意外。」

喬櫻道：「那你的遭遇必然十分離奇，說說看。」

楚駿道：「那日我聽到先師的練功室中發出異聲，及前往一看，才發覺先師在調息之時被人用短刀插進胸膛，當時我十分慌亂，伸手拔下先師胸前的短刀，想瞧瞧是否有救……」

喬櫻道：「後來呢？」

楚駿道：「我剛剛拔刀入手，大師兄祁玉龍忽然奔入，他一口咬定我逆倫弒師，竟使我百口莫辯。」

接着他將蓋如花放他逃生，以及在賀蘭山中碰到盲啞雙煞等經過情形，爲喬櫻一一敍述。

萬城主面色一整道：「小師妹，妳看這其中是不是別有陰謀。」

喬櫻沉思半晌道：「其中可疑之點很多，如果是一項陰謀，這項陰謀將十分可怕！」

萬城主道：「妳說說看。」

喬櫻道：「楚駿剛剛拔下兇刀，祁玉龍便匆匆奔入，這是疑點之一，其次是蓋如花，雖然她與楚駿是青梅竹馬的兒時伴侶，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她怎會輕易的將楚駿放掉？」

萬城主道：「不錯，還有，聽說九曲山莊，高手如雲，小兄弟逃得似乎太容易了。」

喬櫻道：「再就是盲啞雙煞將山鷄訓練爲巡山使者，也有點令人難以置信，而且將楚駿擲到那塊罡風凜冽的絕地，似乎是別有用心。」

萬城主道：「不錯，還有麼？」

喬櫻道：「還有那荊玉鳳主婢，她們的出現頗不尋常，依小妹看來，她們才是癥結的所在。」

萬城主道：「妳是指紅衣殺手？」

喬櫻道：「是的，紅衣殺手雖是一個極端神秘，而又使人談虎色變的組織，但一般紅衣殺手的武功，只能算是一個高手，所以他們爲禍江湖還不甚烈，如果人人都像楚駿，天下武林將無人可以倖免。」

萬城主道：「有道理，咱們假設小兄弟的遭遇，是某些人有計劃的陰謀促成，妳這位女捕頭將如何着手？」

喬櫻道：「解鈴還是繫鈴人，這項任務只好交給楚駿。」

楚駿道：「妳要我怎麼做？」

喬櫻道：「重作馮婦，再去當你的紅衣殺手。」

楚駿愕然道：「妳不是不要我再穿那紅衣的麼？」

喬櫻道：「可是現在與已往不同。」

楚駿道：「我知道妳的心意，但不明白應該如何做法。」

喬櫻道：「打入他們的核心，查明他們的一切，然後，集中力量，予以澈底摧毁。」

楚駿道：「此事說來容易，做起來只怕不太簡單。」

喬櫻道：「你有什麼意見？」

楚駿道：「要打入他們的核心，必先取得他們的信任，信任的條件，是一個忠字。」

喬櫻道：「這個我知道，只要你先將所接受的任務傳出，咱　自會作妥善的安排。」

楚駿道：「這個……」

喬櫻道：「不必担心，今後只要有人向你出示一朵絹製的白菊，他就是咱們間的連絡之人。」

萬城主道：「單憑一朵白菊不行，還得規定兩句暗語。」

喬櫻道：「對，大師兄你說，咱們用什麼暗語？」

萬城主道：「小兄弟見到白菊之後可以說一句『可惜有色無香』，持白菊之人則答以『一瓣心香獻上蒼』，小師妹妳看可好？」

喬櫻道：「好，楚駿，這兩句暗語你要牢牢記住。」

楚駿道：「我記下了。」

喬櫻忽然眉峯一皺道：「大師兄，現在要緊的是除去他身上的寒毒。」

萬城主道：「我已經想過了，有一個法子可以試試。」

喬櫻道：「什麼法子？」

萬城主道：「蒸。」

喬櫻一呆，道：「啊，蒸活人，那多可怕！」

萬城主微微一笑道：「放心吧，小師妹，愚兄以人頭保證，決不會損傷小兄弟一根汗毛。」

喬櫻玉面一紅道：「你想到那兒去了，我只是覺得……覺得……」

萬城主道：「妳聽我說，小師妹，小兄弟的寒毒是來自地氣，它已深入肺腑，藥物很難奏效，只有以蒸氣高熱由毛孔進攻，除此外別無他法。」

楚駿道：「我不怕熱，咱們可以試試看。」

於是，他們就這樣決定了，並且立即實施。

十日之內，每天蒸洗三個時辰，最後他們終於成功了，楚駿身上的寒毒盡除，更顯得容光煥發，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然後萬城主再考查楚駿的武功，可喜的是他的內力更加精純，連生死玄關也已貫通。

按他目前的成就，雖然不能說獨步宇內，世無其匹，但數遍當代武林，很難找到幾個對手。

他在九曲山莊習的是譽滿武林的「星雨刀法」，此種刀法一經施展，便覺晶芒流動，有如滿天雨星，它的名稱是由此而來。

一個人武功高低，要看他內功的修爲，楚駿的內功已達絕頂，他的一般武技自然也會水漲船高，達到隨心所欲的境界。

雖然如此，萬城主似錦上添花，傳給他一種由先天太乙奇門變化所演變的一種「六合身法」。

現在一切準備都已就緒，最後應該是楚駿去執行他所負的使命了。

只是楚駿與喬櫻的心情是沉重的，因爲他們的心頭塞滿了離情別緒。

當夜色深沉，涼風侵肌之時，他們仍在後院中留連着，人生的遇合時常不由自主，因而他們要把握現在，珍惜每一分可愛的時刻。

喬櫻像是忽然想起了什麼，柳眉微微一揚道：「楚駿……」

「嗯？」

「那荊玉鳳……」

「怎麼？」

「她對你是不是很好？」

「這個……」

「說嘛，別這個那個的。」

「她照顧我，像是很好，如若她別有居心那就難說了。」

「先不管她居心怎樣，你對她可不能太過親切……」

「咳，喬櫻，妳怎能如此。」

「我沒有說錯，因爲人都是自私的，我總不能將你拱手讓人。」

「好，今後我不理她就是。」

「那也不行，別忘了荊玉鳳是你打進他們核心的關鍵人物，這一點你千萬不能忽略。」

「我知道該怎麼做，妳放心。」

「我就是不放心嘛！」

「有什麼值得妳不放心的？妳說。」

喬櫻道：「我怕你假戲眞做，眞的喜愛於她。」

「喬櫻，妳應該相信我。」

「我只相信貓兒愛吃腥，十個貓兒十個饞。」

「難道就沒有一個例外？」

「我想是的。」

「咱們不抬槓，我問妳，萬城主說妳是女捕頭，可是眞的？」

「我爹是京師總捕頭，奉刑部命令緝辦幾件無頭公案，我爹有病，做女兒的不得不替他老人家分憂。」

「哦，我也是妳緝辦的對象？」

「原先是的。」

「怎麼說？」

「紅衣殺手是我緝捕的對象之一，你曾經殺過馮景川……」

「可是……」

「我知道你是受人利用，身不由己，再說，咱們現在携手合作，你可以將功折罪。」

「謝謝你，喬櫻。」

「咱們之間還用得着客套？」

「不過我還是有點懷疑。」

「你懷疑什麼？」

「萬城主說荊玉鳳那晚失約，是因爲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神秘人物將她找去洛陽，她有事之時就會不顧我的生死，可見我在她心目中的份量並不太高。」

「不，大師兄說那找她之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神秘人物，她不得不去，再者，你縱然不用銀針過穴，祇不過增加一點痛苦而已，她明知不會碍事，自然放心前往。」

「就算這樣吧，我還有一點不解。」

「還有什麼？」

「萬城主說荊玉鳳正由洛陽來外方山的途中？」

「大師兄對紅衣殺手一夥，早巳密切注意，他說荊玉鳳正在前來外方山的途中，必然千眞萬確。」

「我不是說這個。」

「那是什麼？你說。」

「萬一，荊玉鳳要我對付方城或少林寺……」

「你儘管按她的要求做。」

「可是……」

「楚駿，你應該明白，他們爲了保持秘密，在紅衣殺手執行任務之時決不派人監視，那麼你祇不過裝模作樣的表演一番而已，難道這也不會？」

「萬一，像馮景川一樣，她要我殺人呢？」

「不會，他們旨在征服武林，目的不在殺人。」

「我說的是萬一。」

「那……那你就依照她的要求下手吧，爲了整個江湖，個人的犧牲，算得了什麼。」

「不，喬櫻，如果她要我殺的是萬城主，是少林掌門，我也依照她的要求下手麼？」

「這個……」

「喬櫻！我有一個想法。」

「哦，你說。」

「我認爲荊玉鳳在那神秘組織之中頗有來頭，如果她能跟咱們合作……」

「不行。」

「喬櫻，妳聽我說。」

「我不要聽，說不行就是不行。」

這位女捕頭不知爲了什麼竟大發嬌嗔，對策動荊玉鳳合作之事，反對得異常堅決。

楚駿不願跟她弄得不歡而散，遂微微一笑道：「好，好，不行就是不行，算我沒說，成麼？」

喬櫻嫣然一笑，跟着又撇撇嘴，說道：「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麼主意嗎，哼。」

楚駿愕然道：「你以爲我打的是什麼主意？妳倒是說說看。」

喬櫻道：「你當眞要我說？」

楚駿道：「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能夠說明白自然最好不過。」

喬櫻道：「你說那姓荊的每晚都要替你銀針過穴，是麼？」

楚駿道：「不錯，的確是這樣的。」

喬櫻道：「銀針刺遍全身二十幾處穴道，也不錯吧。」

楚駿道：「也不錯。」

喬櫻道：「銀針過穴，總不能隔衣施爲吧。」

楚駿面色一紅道：「這……」

喬櫻哼了一聲道：「誰家大閨女對一個赤裸裸的男人全身施針？你說，你們是不是已經……」

楚駿急聲道：「不，妳不要瞎猜，我與她的關係，只不過她是醫生，我是病人而已。」

喬櫻櫻唇一噘，道：「你認爲我會相信？」

是的，這的確使人不易相信，因爲他們一個是長像英俊的少年，一個是情竇初開的少女。

但喬櫻語音甫落，忽然有人接口道：「我相信。」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身着儒衫，神態飄逸的老者，正是方城的城主萬萍。

喬櫻羞得纖足一跺，紅着臉擰轉嬌軀道：「大師兄！討厭……」

萬城主哈哈一笑，說道：「這個我知道，有了小兄弟，自然會討厭大師兄了，哈哈……」

楚駿滿面尷尬的抱拳一揖道：「見過城主。」

萬城主道：「不必多禮，小兄弟，你適才的想法，我認爲值得一試。」

喬櫻身形一旋，瞪着萬城主道：「大師兄！你是怎麼啦？跟我過不去是麼？」

萬城主面色一整道：「妳聽我說，小師妹，你們適才的對話，我都聽得十分明白，誠如小兄弟所說，如果荊玉鳳要他殺人怎麼辦？除了依照小兄弟的意見，妳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喬櫻的確別無良策，但她那委屈的神色，却在表現她內心的激蕩與不安。

萬城主微微一笑道：「小兄弟！我有幾句話問問你。」

楚駿道：「城主請問，在下是知無不言。」

萬城主道：「小兄弟的家中，還有什麼人？」

楚駿說道：「在下無親無友，孑然一身。」

萬城主道：「這麼說，小兄弟也沒有成家了？」

楚駿道：「是的。」

萬城主道：「那麼我想吃你一杯喜酒，替你提個親，你看可好？」

楚駿道：「在下飄泊江湖，仇孽滿身，誰家的姑娘願得嫁我這麼一個毫無前途的浪子？」

萬城主道：「你太悲觀了，小兄弟，論人品，你稱得上一個俊字，談武功，放眼天下，可以不作第二人想，只要是有點眼光的女人，誰不想獲得像你這樣的一個丈夫？」

楚駿道：「城主謬讚，楚駿實是愧不敢當。」③

（未完）

奇功異技

中國點穴功夫

小雲

點穴這種功夫在武林中留傳下來，自古至今，已經有兩千年過外的歷史，相傳點穴法是從岳武穆將軍傳下來的，當時，岳飛率領中原的健兒跟金兀朮作戰，把這種武功傳授給他們，使他們貼身打鬥時能夠用長兵器向對方的身體戳去，換句話說，當時點穴是用兵器壓着對方軀體的，所謂穴道，即是人體的要害，後來一代代的加以改進，住在山中的和尚，閒來無事，逐項研究，知道用鐵砂掌變成鐵砂指之後，用手頭壓在對方的穴道，就跟棍尖壓着同樣有勁，那是正宗的點穴法。

另外一種說法是點穴法由武當派的創立人張三丰發明出來的，他就是太極拳的祖師。

不管怎樣，點穴法有很遠的歷史，至今仍有一部份人懂得這一套，那是鐵一般的事實。

兩個月前，本港的電視台介紹一位女護士在螢光幕出現，這位護士長表演點穴法，能夠使一個健康正常的人忽然頭暈眼花，額角出汗，搖搖欲倒，跟着她伸手一拍他背脊，此人立刻復元，跟平時完全沒有改變，這位女護士在螢光幕上說出她已經花了十八年的時間練習點穴，初時用一本很厚的電話簿壓在手掌上面，掌心向天，那隻手掌放在枱面，只用一隻指頭把它挑高，這樣做可以鍛練指力，如果五隻指頭都可以一指挑起電話簿，就把一本書放在它上面，直到那一叠書重達五十磅為止，如果一個人能夠用一隻指頭挑起五十磅，他的指力就相當雄健了，不管男人或女人，都有資格使用點穴法。

除了這種訓練的功夫之外，女護士長還說，指頭必須在指尖方面增加壓力，使它堅實，就算比不上鋼鐵，也像木頭似的硬，然後能夠把氣力貫注，打擊對方的穴道。想達到這個目的，並不困難，但卻需要兩三年的時間，然後有點收穫。訓練之法，把一隻手放在枱上，好像彈鋼琴似的逐隻手指提起來，又再放落，練習多次，就把中國拳術中鷹爪門的功夫施展出來，五指屈曲，好像老鷹的爪，用它向下抓去，或者向牆上敲打，最初練習之際，最好打木板，進而用一塊長方形的木板懸掛在房中，伸手打它，所擇的姿勢也是鷹爪，一爪打去，木板即時飛開，再打第二次，連續許多次，純熟之後，就在木板並不接觸指頭的那邊加上一塊塊鐵，使它的重量增加，那就可以使自己的指頭打擊之際有數倍以至數十倍的力量。

單是這樣訓練出來的鐵指，把一隻或兩隻指頭向對方額角或咽喉等重要的部位使勁敲打，那種殺傷力已經是很强大了，如果懂得穴道的位置，向穴道打擊，不消說，殺傷力更大。至於穴道的準確位置，那是血氣循環當中必經的地方，倘不是血管密集，就是神經叢，此外，靠近心房的幾條動脈，不管那是動脈或靜脈，總之，受到打擊，即時影响到心臟泵血，那是特別危機的大穴。

女護士長姓柯，北方人，她的點穴功夫是三代傳下來的，甚至可以推說到五代，總之，他們柯家的人，不分男女，都是武林高手，那個女護士長懂得點穴，並非為了搏鬥，或者自衞，而是想靠點穴法迅速替病人止血，或者設法使他們從昏迷的狀態中覺醒過來。

女護士長繼續講述：「中國功夫的點穴法雖然是武林中最高級的一種，殺傷力特別强，但卻可以移用於醫學方面，舉例言之，你發覺到有一個朋友，一向就是體型發胖，患了心臟病，兼有高血壓，忽然倒下來，心脈愈來愈弱，送進醫院施救已經來不及，想刺激他的心臟繼續跳動，西醫有一個很巧妙的方法，把他平放下來，採取仰卧的姿態，跟着把自己的左手壓在他左邊心臟的皮膚之上，用掌背貼着他的皮膚，掌心向天，然後把你的右手握拳，按在自己的左手掌心上面，一按一鬆，大概每分鐘按八十次，符合他本人心臟跳動的韻律，利用外來的力量刺激心臟本身的神經系統，使它自動調節，於是心臟的跳動加强，可能在短短的三四分鐘之內恢復常態，事後他只是覺得有輕微性的暈眩，喝一杯熱茶，便可更進一步的恢復健康。

這個方法是指普通人而言的，如果懂得點穴法，那就更加有效，為了使他不至於受到指頭壓下的殺傷力，施展點穴法去救這個病人之前，用自己的左手掌背接觸他的皮膚，仍是掌心向天，不過，右手却非握着拳頭，而是用食指或中指屈曲起來，好像打鋼琴似的敲打自己的掌心，那種壓力更加强大，但却不會損害到對方的健康，原因是指頭不是直接敲打他的身體，先行隔開了一隻手掌。

「有時一個舞女吃了迷幻藥，在街上手舞足蹈，忘記了自己是誰，如果做醫生或護士懂得點穴法，突然走近她，伸手在她的迷魂穴上面壓下去，她就倒地昏迷，抬入醫院之後，才伸手在解穴上面使勁一拍，震鬆了她的神經，她就如夢方覺似的睜開眼睛，那時她不但沒有昏迷，而且從迷幻藥所做成的損害中忽然覺醒，對她很有帮忙，那時是否繼續用針藥帮忙她？這種決定由醫生處理好了，用點穴法制服因為吃進迷幻藥太多的男人或女人，那是很合理的。

「點穴法必須配合解穴的知識，否則，只是懂得控制對方，使他失去鬥志，甚至昏迷不醒，但却不知道如何解除點穴所受到的惡勢影响，那就糟透了，點穴等於殺人。反過來說，懂得解穴的辦法，不一定施於受到點穴的人的身上，還可以靠這種方法使一個吃進安眠藥太多以至昏迷的人獲得一綫生機，故此，我認為點穴法是一種醫學上的帮助，不容輕視。」

柯小姐現年只三十三歲，未婚，她看來好像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沒有人知道她精於點穴法，有一次她在電梯遇刧，對方出刀指着她的胸部，她迅速的退後半步，而且把手握着的手袋拉高，擋住刀尖，右手向他腰間靠近肋骨末端的期門穴插去，那一隻指頭壓在對方的身上，這傢伙就渾身發抖，刀也拋丟。柯小姐有時離開醫院需要走一條黑暗的路，返家之際，又要搭電梯，俱是在午夜與黎明之前的一段時間單獨行走的，她靠着點穴法從來沒有吃虧。既然柯小姐幾代都是武林高手，她是個少女已經苦練點穴法，那麼她的父親和哥哥，當然是更加出色了。是的，實情確是如此，她的父親叫做柯信揚，至今仍在台灣居住，是個老中醫，並非設立武館，至於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在美國居住，無從查悉他們是否懂得點穴法，不過，柯信揚醫師却是精於此道的，每逢有外國的名人或知名的拳師到台灣暢遊，透過熟朋友的介紹，走進他那間醫館，他就很樂意在嘉賓的臉前施展點穴法，使對方知道中國武功當中確有這一手。

他往往在談話中忽然伸手向對方本人或對方同行的中國朋友身上戳去，受戳的人登時頭暈眼花，無法支持，自動躺下來，如果不是立刻在解穴方面動手使他恢復常態，這傢伙就會渾身發抖，繼而全身蜷曲，好像一隻蝦，看來煞是可怖，不過，發展到這個階段，他就會伸手打這傢伙的解穴，扭鬆，或者使勁一拍，震鬆他的神經，便會在兩三分鐘之後復元，柯信揚老醫師，認為人體的神經有如一束繩子，如果互相綁緊，等於打了一個結，無法鬆開，便會發生這種現象。

有許多人想學習這種功夫，他總是搖頭，有一次進門找他的一個名拳師盧七爺，此人非常自負，他不肯教授，盧七爺登時怒火攻心，大聲喝打，標馬上前，向他用連環拳出擊，但却給他輕輕閃過，只用一隻指頭戳在對方右邊腰脇肋骨之間，他登時臉發青，一言不發的倒下來，後來把他救醒，柯老醫師冷然說：「盧七爺，你不懂得點穴法，已經如此放肆，倘若你學會了它，能够隨時用指頭殺人，那時，恐怕有許多人死在你的手上，我怎能把這種絕技傳授給你呢？你返家細心想想吧！」

說也奇怪，盧七爺知道他自己不對，不敢做聲，默然而退，此後他就沒有再登門打架。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柯信揚的大名更加震動武林，根本上懂得點穴法的人非常之少，故此他是有理由使人敬服的。

又有一次，有一個美國人叫做烈治博士，他是個醫生，學識非常廣博，他從來不相信點穴法，到了台灣，懇求別人介紹他認識柯信揚，請求柯信揚表演一些足以證明確有點穴這麼一回事的絕招，並非偶然打中對方的穴道可比。

柯信揚知道他的來意，點頭答應，說：「如果我使用點穴法打中對方的穴道，你們可能會覺得那是偶然發生的，或者認為他是受傷而已，與點穴無關，我想以另外一種方法證明點穴有效，我的孫兒小柯，現年僅有十一歲，他是很健康的，我有辦法點了他的穴，在四十八小時之後然後開始發作，忽然之間整個人好像中了邪，那時你用普通的醫學常識去判斷，也知道他已陷入危險境界，你必須答應，看見他有這種情形發生，便立刻打電話通知我，我即前往府上施救，不必使用針藥。」

巴烈治聽了，說：「好極了，如果有這種事情發生，便足以證明點穴是另外一種功夫。」跟着柯信揚在巴烈治醫生的臉前揮手叫小柯走過來，小柯跑跑跳跳，十分活潑，可是，他站在祖父的臉前，柯信揚伸手摸摸他的頭髮，忽然之間，另外一隻手放在他小腹向上的地方使勁一捏一壓，隨即放手，那時他向翻譯員打了一個眼色，表示孩子已經點穴。

翻譯員問小柯覺不覺得痛。

小柯搖了搖頭，說：「祖父很愛我的，怎會使我受傷呢？」

柯信揚接口說：「我的朋友很想帶你到他那一座花園洋房住幾天，我也希望你到該處玩玩，因為他的家裏有許多玩具，正合你的心意。」

小孩子懂得甚麼呢？聽了欣然點頭，很快他就給美國人和翻譯員帶去。

四十八小時之後，事隔兩天，幾個人在客廳裏面隨意坐立，突然之間，小柯臉色青白，頻頻叫痛，巴烈治吃了一驚，叫翻譯員走近他看看，小柯已經一雙脚向上提起來，抽搐不已，好像中風，事實上那麼小的孩子是不會中風的，繼而看見他的眼睛無法張開，唇角流出口水來，顯然是有點不妙了，巴烈治博士雖懂得醫學，但却不敢輕舉妄動，立刻打電話請柯信揚到來。柯信揚聞訊趕到美國人居住的花園洋房之內，看見小柯那種情形，他臉露微笑，對巴烈治博士說：「你們都看見了，小柯絕對不會裝作，碰着這種情形，如果你們用針藥施救，未必生效，還可能要了他的命，至於我，十分簡單。我動手向他搓捏和施壓力的地方，就是中國古代叫做丹田穴之處，丹田穴的背後有兩個穴道，叫做命門穴。前面一個穴鎖住氣門，後面兩個穴可以把它解開，你們看吧！」

柯信揚說完，他叫人把小柯放在長梳化上面，以俯伏的姿態出現，分別壓住小柯的肩膊和大腿，然後把小柯的衣裳拉高，看見腰背之處。

柯信揚忽然臉色一沉，很鄭重的進行這種治療手術，他把一雙手搓到發暖，分別按在小柯背後左右兩邊命門穴之處，即是兩個臂部尖端接近腰間的一處，伸手在該處摸準穴道，忽然拍打，雙手一齊打下去，小柯突然大叫一聲，隨即暈倒。

柯信揚笑着對他們說：「現時小柯沒有危險了，請你們預備一些浴巾替他抹汗，他會發汗的，不管發多少汗，仍然沒有問題，抹乾了汗，任由他睡到甚麼時候，覺醒過來，便即恢復健康。」

他們當然是很小心服侍小柯，三個鐘頭之後，小柯醒覺，眼睛明亮，跳下床來，看見祖父，喊了一聲，走近柯信揚的身邊，讓柯信揚伸手去撫摸他的頭髮，看來確是恢復健康。

巴烈治博士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是突然患急症的，而且沒有看見過只用點穴法就可以醫治那種急症，不必依靠針藥，因此他非常佩服，而且對柯信揚說知，他回美國後就把這件奇怪的事向醫務處報告，作為研究中國武功的一種資料。（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千面寶寶（三）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獲得可靠情報，偕文愛蓮追踪到R市，向小江會合，找到偸運千面寶寶和鍾博士離境的梁富，但梁富說他只運送他們到達離市區不遠的海邊登岸後，便不知他們的下落，小江動員所有他屬下的人，說要盡可能去本市黑社會查探，司馬洛也說要盡他所能親往查探，小江問他要到那裏去——

一夜奔波苦　兩番失意回

「探探我在此地的朋友，」司馬洛說，「正如文小姐所說，我在這裏的朋友是你不認識的，而他們也不會跟你講話。」

小江聳聳肩：「我也希望你有成績。不過，這個梁富，你認爲我們應該怎樣處置呢？」

「當然是把他放回去，」司馬洛說，「我們已經答應了把他放回去，我們是決不能食言的。而且把他放回去有兩個好處，第一，以後你需要查一些什麼綫索的話，他會樂於與你合作。第二，你可以派人監視着他，看看還有些什麼人去找他。在這件事情上，千面寶寶比我們先走了一步，而我們又似乎是比蝎黨先走了一步。假如你發現蝎黨也派人找他，也就證明了蝎黨的確是慢了我們一步，而且也證明鍾博士的確不是賣給蝎黨了！」

「這是個好主意，」小江點着頭，「我看，就這樣辦好了！」

司馬洛對文愛蓮伸手：「來，我們走。」

「停車場裏有一部紅色積架跑車是給你用的，車匙就在車上，」小江在後面說，「我知道你需要交通工具。」

「謝謝你，」司馬洛說，「你眞體貼，你知道我是喜歡跑車的。」

他跟文愛蓮一起出去，到了停車場中，找到了那部紅色的積架跑車，開動了，到了閘口。那裏有一度鐵絲網圍着整個總部，門口有守衞亭，顯然小江早已傳令，因此鐵門打開，他們順利通過了，文愛蓮回頭看看鐵門上那個招牌，說：「環球聯合發展企業公司，這名字眞有趣！」

「你不能否認這是一個很適當的名字，」司馬洛說，「一個用鐵絲網圍着的地方，總得有一個名字的，而這樣一個部門，當然不能夠在招牌上標明它所幹的是什麼工作。」

「你這位好朋友小江，」文愛蓮說，「我覺得他是個飯桶！」

「何以見得呢？」司馬洛問。

「他似乎完全沒有主意，一切都是聽你的，」文愛蓮說，「就像你是他的上司。」

「別小覷他，」司馬洛說，「他是那種大智若愚型的人物。他找我辦這件事，就證明他是聰明的。他是一個識貨的人！」

「連怎樣處置梁富他都要問你。」文愛蓮說。

「別以爲我告訴他的主意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司馬洛說，「他也許早就想到了同樣的主意，他祇是得先聽聽我有什麼主意，假如我出的主意跟他的主意相同，那就證明是好主意了，他這個人是鋒芒不露的，風頭讓你出，他祇求得到實際的效果，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是你的顧客，」文愛蓮不屑地說，「你當然帮他了。現在，我們去找你的朋友？」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不必忙，我這位朋友好像蝙蝠一樣，天亮的時候睡覺，天黑之後才起床，讓我們找個地方喝茶，過一段時間吧，緊張了這麼久，我們也需要鬆弛一下，是不是？」

「我能反對嗎？」文愛蓮聳聳肩，「你也說過，一切都要由你作主的。」

車子開到了一條橫街，司馬洛找到了一個停車位，停了下來，帶着文愛蓮進入了一間燈光幽暗，裝飾和情調優美的餐廳，他們坐下來，要了兩杯咖啡，文愛蓮說：「聽說這裏打長途電話方便，不必到電報局去，任何電話都可以打，祇要肯付電話費就行。」

「你需要打長途電話嗎？」司馬洛問。

「是的，」文愛蓮說，「我得向公司報告我正在參加這件事，暫時取消假期，我不想用我的假期白做事，我現在取消假期做事，以後我可以再申請補假，這樣就沒有浪費了。」

「這是個好主意，」司馬洛說，「我也是向來不贊成浪費的，不過，不要講得太多，我們的事情，暫時一個字都別提，否則對我們的工作會有影響。」

「這個我懂了。」文愛蓮說。

她去了十分鐘回來，發覺司馬洛已經付了帳，而且司馬洛急不及待地拉着她的手：「好了，我們走。」

「走？」文愛蓮詫異地問，「到什麼地方去？」

「去找我那位朋友，」司馬洛說，「你忘記了嗎？」

「你不是說他還沒有起床嗎？」文愛蓮表示莫明其妙。

「他現在已經起來了，」司馬洛說，「你跟我來，別辯好不好。」

文愛蓮祇好跟着他走，司馬洛是領着她到了餐廳的上一層樓去，原來那裏也有另一個進出口，却是在一條較高的街上的，司馬洛帶着她在街上東張西望，最後看到了一部藍色的汽車滑到路邊，他就拉着文愛蓮走過去，在車頭的窗邊低下頭，說：「二三七〇。」

那車中的駕車人點點頭推門下車，司馬洛則拉開車門讓文愛蓮坐上車去，自己也繞過去坐進了司機位，把車子開動了。文愛蓮說：「怎麼了，我們那部積架呢？」

「我這車子是租來的，」司馬洛說，「剛才你去了打電話的時候我也打電話租了這部車子。我在這裏的信用也不錯，車子送上門來，而且還可以事後才付租錢。」

「那部積架又有什麼不好？」文愛蓮問。

「什麼都好，」司馬洛說，「就不好在那是小江供應的車子，小江是個聰明人，祗不過我比他聰明一點吧了。我猜他可以用無綫電聽見我們在車上講什麼，也可以知道我的車子是駛到什麼地方去，這不是很掃興嗎？」

「我猜你是多疑吧了。」文愛蓮說，「你什麼人都不肯信任。」

「可以信任的地方我是信任的，」司馬洛說，「我不是信任你嗎？」

「我總覺得你不是完全信任我的。」文愛蓮說。

「我不信任的是你的照相機的部份，」司馬洛說，「我現在先再對你聲明，我們去見的這位朋友，絕對不能拍照片，偸拍也不許，否則他會不客氣的，他不客氣的時候不會分男人女人，所以，你的照相機最好留在車子上。」

「起碼，你們談的時候我可以在場。」她說。

「我這位朋友，在客氣的時候男女會分得清楚，有一位美麗的小姐會令他更開心。」司馬洛說。

「又是利用，利用，」文愛蓮說，「講到底，你也還是在利用我。」

「假如你認爲不甘心被利用，你大可以留在車子裏等我。」司馬洛說。

他們的車子駛向郊區，後來轉了一個彎，進入了一條林間的私家路，路的兩旁是很密的樹林，密得像牆壁一樣，人也通不過的。

「你的朋友就住在這地方？」文愛蓮問。

「是的，」司馬洛說，「而且我不想小江知道我跟他有交情。」

「他究竟是什麼人？」文愛蓮問。

司馬洛微笑：「他就是小江所說是五大天王之一，走私黃金的巨頭蕭先生。」

「你——你跟這種人交朋友？」文愛蓮驚異地說。

「在這五種行業之中，這算是比較可愛的一種了，是不是？」司馬洛說：「走私黃金，其實並沒有對很多人有害處呀！」

「還說沒有？」文愛蓮說：「擾亂經濟，對每一個人都有害處。」

司馬洛暗暗笑起來：「別跟我來這一套吧，愛蓮，你是記者，難道你會不知道嗎？那些大財團不是也在玩經濟的戲法？他們也不是爲了別人的好處而玩，是爲了對自己的銀行戶口的好處。」

文愛蓮聳聳肩道：「這當然了，這世界上都是充滿了自私的人！」

他們的車子走完了那條路，前面就豁然開朗，那裏是一片闊大的草坪，用人工鋪的草地，草地中央有一座巨大而豪華的屋子，斜陽在屋子的後面，因此屋子的前面就有一大片陰涼的陰影，一個頭髮銀白色，高大而肥胖的老人正坐在一張白色的椅子上喝着茶，那是一套雅緻的白色露台桌椅，用幼幼的金屬條屈成的，茶具也是精緻的銀茶具。

「爲什麼他不用黃金茶具？」文愛蓮諷刺地說。

「信不信由你。」司馬洛說：「雖然他是靠黃金致富，他最不喜歡的顏色却是金色。」

「他是瞎的嗎？」文愛蓮問。因爲這老人鼻子上架着一副漆黑的眼鏡。

「當然不是。」司馬洛說：「他祗是眼睛不大好，受不住太强烈的陽光吧了。」

他們的車子沿着草坪中那條私家路駛到了屋前，司馬洛下車扶着文愛蓮登上露台前面的梯級，老人這才站起來，伸出手說：「歡迎，歡迎！」

司馬洛和他握手，然後介紹：「這是我的新助手文小姐，蕭先生。」

「請坐。」蕭先生吃吃笑着，「文小姐，這就是我最羨慕司馬洛的地方，什麼時候，他身邊都有一位美麗的小姐的！」

「可惜的就是。」文愛蓮說：「他的美麗小姐却是每一次都不同的。」

「那是另一個値得羨慕的地方。」蕭先生說。

一個男人出來，替他們斟了茶，退回屋中去了，蕭先生說：「司馬洛，你有什麼要我帮你的忙的嗎？」

「你是一個大人物！」司馬洛說：「我來騷擾你，也不會是爲了太小的事情了。」

蕭先生揮揮右手，做了個慷慨的手勢，道：「你是朋友，就是小事，我也一樣會爲你盡力的。」

「我正找尋一個人。」司馬洛說。

「鍾博士？」蕭先生問。

「你的消息倒靈通。」司馬洛說。

「這件事，就是報紙沒有刋登出來。」蕭先生說：「除了小市民之外，人人都知道。」

「既然如此。」司馬洛說：「我就省了不少唇舌了。」

「但爲什麼找我？」蕭先生說：「我不是做那種生意的，對於科學，我是一竅不通。」

「鍾博士給捉到這裏來了。」司馬洛說：「今天早上在白沙角登陸。」

「有這種的事？」蕭先生說：「我完全沒有聽聞。」

「你是說，你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了。」司馬洛說。

蕭先生沉默了好一會，呷了幾口茶，然後說：「我可以告訴你的就是，把鍾博士捉到這裏的人一定是個傻瓜，爲什麼捉到這裏來，鍾博士是一個可以換錢的人，捉到這裏來，風險很大，而且秘密也很難守得住。」

「秘密很難守得住？」司馬洛說：「然而你對此事却一無所聞，像你這樣的人，對此事却一無所聞。」

蕭先生又皺起了眉頭，好一會才說：「我對此地的事可以說是瞭如指掌的，大的交易逃不過我的耳目，要維持我的地位，我非張開耳目不可的。」

司馬洛知道這一點，普通人一起床是看報紙，蕭先生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吃早餐，在吃早餐的時候聽聽他的手下報告各方面的活動，他沒有做聲，等着蕭先生說下去。

蕭先生的眉頭又皺了好一陣，然後說：「你肯定人是到了此地？」

「肯定。」司馬洛說。

「我却不能肯定。」蕭先生說：「我不能肯定鍾博士是不是在這一帮人的手上，但假如

他是在此地的話，我懷疑可能在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蕭先生向屋裏招招手，那個僕人又恭敬地出來了，蕭先生說：「給我拿張地圖來。」

那僕人進了屋中，拿出來一張地圖，這是本市的地圖，可以鋪滿桌面，但由於桌上放了茶具，所以蕭先生就吩咐這僕人在地上把地圖張開來了。

蕭先生也離開椅子，蹲了下來，掏出一支銀色的原子筆，在地圖上圈出了一個地方。

「這裏是一間鋼鐵工廠。」蕭先生說：「三年前關了門，一直放着，一年前有人買下來了，很大一塊地皮，那些設備可以說不值錢，但用得着的話，就很有用了，要買下這樣一塊地皮，連同設備，那是要很多錢的，他們買下了這塊地皮，首先把圍牆築高，但是工廠裏那些設備都沒有用，既不開工，亦不改建，跟着，他們又在這裏買下了一塊地皮，」原子筆又劃了一個較大的圓圈，「這裏大得多，不過比較便宜，因爲祇是一片空地而已。」

「誰買的？」司馬洛問。

「咸美頓發展公司。」蕭先生說。

「你是說，那間咸美頓發展公司？」司馬洛說。

「那是國際性的公司。」文愛蓮說：「他們是做正當地產生意的呀！」

蕭先生瞥了一眼，微笑：「唔，這位小姐倒是有點生意常識的，但別告訴我什麼是正當，什麼是不正當，什麼賺大錢的生意都是不正當的，問題祇是在手段合法不合法而已。」

文愛蓮有點尷尬地微笑，她也許記得司馬洛對她聲明過，這位蕭先生不客氣起來是很不客氣的，所以她不打算與蕭先生辯論這個觀點問題了。而且事實上，她的觀點可能也是與蕭先生相同的。

「那麼呢？」司馬洛問。

「這城市裏許多事情我都了解。」蕭先生說：「就是這件事情我不了解的，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買下地皮放着不用，他們是外商，他們有幾十個什麼經濟顧問法律顧問替他們動腦筋，他們的手法是我不明白的，但現在又有一件我不明白的事情發生了，鍾博士給弄到了這裏來，也許，這兩件我不明白的事情就是互相有關連的。」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說：「鍾博士可能就是給關在這裏面。」

「我不能肯定。」蕭先生說：「司馬洛，我能夠告訴你的，我已經告訴你了，以後的事情就要由你自己去想辦法了，不過，要收藏一件東西，這裏的確是一個好地方，有高高的圍牆，還有護衞隊。」

司馬洛遲疑不決地搔着後腦，蕭先生給他的，祇是一個推測而已，不過他相信蕭先生大概是已經盡了所能帮助他的了，他不能再要求太多。

蕭先生抬頭望望天，又說：「我猜，司馬洛，你也不應該浪費時間了，現在天差不多黑了，有些事情，在晚上做是比較好的。」

司馬洛祇好站起來告辭。

他跟蕭先生握手，文愛蓮也跟他握手，蕭先生還親自走下石階把他們送上車子，這在蕭先生來說，實在是一件相當破例的事情了，他是一個大人物，他很少機會需要禮貌，但是司馬洛是他的朋友。

在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之前，蕭先生說：「還有一件事，司馬洛，假如你查出了這塊地皮的眞相，你給我一個電話，告訴我好嗎？」

「我現在還不會知道眞相。」司馬洛說：「不過照我的推測，這件事情很可能是與黃金沒有關係的。」

「祇是爲了好奇心，」蕭先生說：「你知道，一個人應該做到老學到老，所以，雖然以我這把年紀，你還是不能怪我充滿好奇心。」

「好吧。」司馬洛說：「假如可能的話，我會通知你一聲的。」

「謝謝你。」蕭先生說。

司馬洛把車子開走了，蕭先生站在那裏目送他們離開，文愛蓮伸手去拿她的手袋，司馬洛却把她的手按住了，說：「等一等，不要拿照相機。」

「我不過是要拿粉盒補補粉吧了。」文愛蓮不平地說：「你這個人，眞是什麼人都不肯信任的。」

司馬洛微笑：「你得原諒我，假如蕭先生發現他的照片刋登在你們報紙或者雜誌上，那我就會失去了一位朋友。甚至還可能添了一個敵人了。而且，你在未見他之前也不覺得需要補粉，離開他的時候反而要補粉，補給誰看，這不是女人的作風。」

「我相信我不會愛上你。」文愛蓮說：「一個女人不會愛上一個自己騙不倒的男人。」

「別愛上我。」司馬洛說：「祇要喜歡我就行了。愛是一種債，欠了債是要還的。」

× × ×

小江一向喜歡司馬洛，不過經過這一次，他愛上司馬洛的機會是更加渺茫了，他瞪着司馬洛，而司馬洛則不慌不忙地用一支箱頭筆在小江那幅掛牆的大地圖上畫了一個大圓圈，說：「這裏是一間鋼鐵工廠，已經在三年之前關門。一年之前咸美頓發展公司把這工廠買了下來，但祇是把圍牆加高，而沒有改建，也沒有動工，祇是僱了衞護隊在那裏面守衞着，不准閒人進入。」他又畫了另一個更大圓圈，「還有另一塊地皮，也是咸美頓公司買下來的，祇是一塊空地，你查查有沒有這件事吧。」

「這是事實。」另一個人員說。這個人員是當地的總部的主持人，他把這件事情證實了，不需要查。在這裏的事情他也知道得很多，不然他也沒有資格作這裏的主持人了。而且他還走上前去，拿起了另一支箱頭筆，再劃了一個大圓圈，又說：「目前，咸美頓公司在議價，把這一塊地也買下來。」

「這是什麼？」司馬洛問：「可是一間工廠嗎？」

「不。」那人說：「這祇是一爿農田，不值錢，離開市區也相當遠，就是在這裏建屋也不會有人買的，咸美頓出的價錢相當高，因此應該不會有問題。」

「爲什麼一間世界性的發展公司要把一爿不值錢的農田買下來呢？」司馬洛奇怪地皺着眉頭。

「這是你的朋友告訴你的嗎？」小江問。

「是的。」司馬洛點頭：「我的朋友供應的情報果然是正確的。」

「什麼朋友？」小江問。

「我這位朋友不想領功。」司馬洛微笑：「不想露臉，也不想人家知道他的身份。」

小江的氣色忽然改善了一點，那是因爲血液加速冲上了頸部，雖然這不一定是個好現象，假如是一個患高血壓的人，這還可能是血管爆裂的前奏，他顯然知道司馬洛與文愛蓮進過那家餐廳，很可能後來還派人進去看看，找不到他們了，祇好在那部積架跑車附近等着，後來却發覺司馬洛與文愛蓮一起從那家餐廳出來，登上跑車，開回總部來。

他知道他們一定到過另一個地方，而且他也知道他們知道他知道，但他們又故意詐作不知道他知道他們知道，他又不能指出這一點，在這種情形之下，小江的臉上升起健康的顏色，那是一件相當自然的事情了。

小江爲了要使自己的血壓不再上升，也祇好忘記了這件事情，也回頭看着牆壁上的地圖上那三個大圈圈。

「奇怪。」司馬洛也在看着，而且說，「這三塊地都是在一條直綫上的。」

兩點之間，一定可以聯成一條直綫，但是三點之間却不一定可以聯成一條直綫，事實上，這三個地方都在同一直綫上，那是太巧合了，事實上巧合到也許不是巧合。

小江說：「我們正在找的是一個人，不是一塊地。」

「那這間工廠裏，不正是收藏一個人的好地方嗎？」司馬洛說。

小江轉問那個本地的主持人：「你說這塊地是咸美頓公司買下來的？」

「對了。」那人說。

「護衞隊呢？」小江問：「是不是飛鷹護衞公司？」

「是的。」那人說：「咸美頓公司需要護衞工作的時候，總是由飛鷹公司負責。這是兩間國際性的公司，他們是有默契的，他們也互相信任，事實上飛鷹公司在此地亦是最有名望的護衞公司，多數銀行及工廠的薪金都是由他們負責保護。」

小江轉過來看着司馬洛：「咸美頓公司和飛鷹公司都是淸白的，沒有比他們更正當的公司了，他們是做正當生意的，不是一個間諜組織，這個我可以百分之一百肯定。」

「但這工廠還是一個藏人的好地方。」司馬洛說。

「一個綁架回來的人。」小江說：「咸美頓公司不會做這種事情，而飛鷹公司亦不肯負責護衞責任，這是不可能的事。」

「飛鷹公司不一定要知道他們正在護衞的是什麼。」司馬洛說：「譬如，鍾博士不省人事，給裝在一隻箱子裏，運進工廠，由於是一隻箱子，一箱貨物，那些衞護隊就不知道了，他們的工作不准閒人闖進而已。」

「但這隻箱子也要由咸美頓公司的人運進去才行。」小江說：「而咸美頓公司是不可能做這種事情的。」

「經驗告訴我們。」司馬洛說：「事情往往在最不可能的時候發生，而犯罪者往往是最不可能犯罪的人，我看你還是別浪費時間了，先派人去監視着，希望還不太遲，留心着有沒有人從工廠裏運出一隻箱子或者一個人之類，好不好？」

「好吧。」小江點着頭，雖然他不贊成這個主意，但這樣做對於他們亦是並無損失的。他對那個當地的主持人點點頭，說：「我猜，這件事由你去安排吧。」

那人點點頭，出去了。小江皺着眉頭看着地圖還是喃喃着：「咸美頓公司是一間有名望的公司，他們是不可能做這種事情的。」

司馬洛有很多理由反對小江這個講法，不過他打算到那當地的主持人回來時提出，但當那人回來的時候，却是小江自己提出反對的理由了。他說：「我在想，樹大有枯枝，一間大銀行，信譽悠久，並不就保證不會有職員虧空公欵的，咸美頓公司是一間公司，而不是一個人，他們發展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時，總是跟當地一個比較有辦法的人合作，在此地，這個人是誰？」

「李良。」那主持人說。

「李良是什麼人？」小江問。

「一個暴發戶。」

「呀！」司馬洛說：「我最不信任的就是暴發戶。」

「幹什麼發達起來的？」小江問。

「可以說是正當生意。」那主持人說：「炒地皮，炒股票，撈了一大把，不過沒有黑社會背景。」

「這是最佳人選了。」司馬洛說：「你怎知道李良不會借咸美頓公司的信譽，而做這件事。」

小江用手搓着咀巴，在那裏踱來踱去，尋思着，後來他又轉問司馬洛：「爲什麼你的朋友認爲鍾博士會是跟咸美頓公司這樁地產買賣有關連的呢？」

「因爲這裏的一切，我這位朋友都是瞭如指掌的。」司馬洛說：「他不明白鍾博士爲什麼給弄到這裏來，也不明白咸美頓公司爲什麼買了地皮放在那裏不用。所以，他就認爲，這兩件他所不明白的事情乃是相互之間有關連的了。」

小江聳聳肩：「也許你的朋友是對的。」

「總之。」司馬洛說：「我們進這工廠裏去看看，也沒有什麼損失的。」

「這不容易交涉。」小江用手指輕輕地搔着後腦，他之所以搔得這樣輕，乃是因爲他的後腦上仍然存在着那塊傷口。「咸美頓公司什麼都講法律，他們在每一個地方總是請最好的律師作他們的法律顧問——」

「誰在講法律？」司馬洛說：「誰說要問准他們？」

「你的意思是——」文愛蓮看着司馬洛。

「是的。」司馬洛說：「我的意思正是，而且，這一次你不要跟着來，拍照更是絕對不行的。」

文愛蓮聳聳肩：「做賊的本領我也會一點的，很多時候，我要爬進一些禁區去探訪或者拍照片之類——」

「我知道你有這本領。」司馬洛說：「但你要顯本領，等下一次吧。」

× × ×

司馬洛堅決的。他說這一次不要文愛蓮跟着來，他就是不要她跟着來。他甚至用不着她開車接應。

午夜時候，司馬洛就穿着一身黑色的緊身衣服，到達了工廠後面的圍牆外了，這附近是一片荒涼的，屋子沒有燈光。司馬洛自己觀察了一個小時，再加上小江那些人員們觀察了一個黃昏，他已經肯定了那些護衞隊祇是守在圍牆之內而已，並不會到牆外來巡邏，因此司馬洛可以毫不擔心地把一把二十呎長的鋁質梯子拿到工廠的牆外，把梯子靠在那裏，然後相當輕易地一步一步扳登。

那工廠的圍牆已經加築到了二十五呎高，而那把二十呎長的梯子剛好可以讓他到達接近頂牆的地方，扳住牆頂，就爬了過去。

下去是不能用梯子的，司馬洛另有道具。他把帶來的一隻鋼鈎搭在牆頭上，鋼鈎的柄上有一根繩子滑下去，他就執住這根繩子滑了下去。

那牆壁又舊又髒而繩子和鈎子都是灰色的，留在那裏，毫不刺眼，假如有人巡過，超過二十呎距離也可能看不出來。

所以，這繩子就是留在那裏也沒有什麼關係了。

司馬洛在牆脚的黑影裏蹲了下來，小心地第二次再望周圍。他落脚的地方是一大片鋪柏油的空地，還有兩座殘存的籃球架，顯然以前，在鋼鐵廠還在營業的時候，這裏是供給工人們運動的場所，現在，籃球架上的網也祇剩下了幾根繩子了。

隔着籃球場，他可以看到一座黑暗而巨大的建築物。司馬洛小心地張望了一陣，仍然看不見有任何人出現在附近，就迅速越過籃球場，到達了那座建築物的陰影之中。

他繞着這座建築物走了一匝，發覺這裏面

本來是一座工人宿舍之類，有兩個門口，都是關上了的，而窗子的玻璃已封塵得很厲害。

他望進玻璃裏是什麼都看不見的，於是司馬洛從腰間取下了一隻電筒，再拿出了一副眼罩，套到了眼睛上，然後開亮了電筒，向窗內照照。

假如現在有人站在司馬洛的身邊，就會覺得很奇怪了，因爲那隻電筒根本沒有光發出來，然而在司馬洛的眼中看來却是不同的。雖然那副眼罩，他可以看到電筒射出來的是一股蒼白的光，雖然把一切都照得慘白，沒有別的顏色，但是看得相當清楚，由於這是普通肉眼感受不到的一種特殊射綫，要加上了那副特殊的眼罩才能看到的，司馬洛不能不承認，這正是與小江合作的好處之一，小江這個部門就有很多這種古怪的用具。

這宿舍是有四層的，但司馬洛向窗內照了一遍之後，就發覺用不着到樓上去看看了，因爲那裏面的地板由於幾年的空置，已經佈着厚厚的灰塵，這灰塵上並沒有任何脚印，假如最近幾天有人進過這裏面，那是沒有可能不在灰塵上留下脚印的，所以他可以肯定樓上不會有人了。

既然如此，司馬洛就不在這裏浪費時間了，他再轉到另一座建築物去，這是一座巨大的建築物，司馬洛並沒有在鋼鐵廠裏工作的經驗，亦沒有經營鋼鐵廠的經驗，有好幾座建築物他都不大清楚究竟是作什麼用途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到處都是灰塵，有些門口還是打開着，沒有關上的，而那些灰塵上並沒有脚印，似乎那些護衛隊也根本沒有到來巡邏，這使司馬洛省了不少時間，門口的灰塵上沒有脚印，他就不需要上樓去察看了，但是這也使他覺得，這裏並不像是收藏着一個人。

唯一沒有灰塵以及有人在的建築物就是接近工廠的大閘門口那間單層的小屋子，那裏則收拾得很乾淨，由四個護衛人員作爲居住之所，而這四個護衛人員的身上連槍也沒有的。

這也進一步使司馬洛覺得他們並不像是正在看守着什麼的，這四個護衛員正在一起玩紙牌，四個人是相當理想的數目，有好多種玩法都適合四個人的。

窗子都沒有關上，司馬洛可以望進這小屋子的其他房間裏，他用不着覺得了，簡直可以看出這小屋子裏並沒有收藏着什麼人。

司馬洛失望而焦急地在他們玩紙牌的窗外站了好一陣，聽着他們在賭博之間的交談，人在賭博時講話是最不小心的，假如這裏什麼地方是藏着一個人的話，他們在言談之間應該會露出一些口風的，但每一次，司馬洛所聽到的，並不表示他們正在看守着一個人，而是表示他們並不是在看守着一個人，依他們的交談，司馬洛知道其中有兩個是值日班的，他們應該在一個鐘頭之前已經上床了，由於他們明天一早還要起床接班，但由於他們兩個剛好是輸家，他們就是不肯上床。

這很不像一些正在負擔着重要任務的人，也許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負擔着多麼重要任務。

「好了，好了。」其中一個護衛員說：「好了，够了，時間不早了還是明天再來吧。」

「不，最後一個鐘頭。」那兩個輸家堅持着：「最後一個鐘頭，決不上訴！」

「好吧。好吧，最後一個鐘頭。」贏家總是要遷就輸家的。

當他們再賭下去的時候，司馬洛則退開了，到了另一座建築物的旁邊，靠着牆壁，再取出了一件古怪的東西，那是一支長條型的東西，有點像一支簽名筆，但這却不是書寫的工具，之所以製成筆狀，不過是因爲可以像一支筆一樣，方便於掛在身上而已，這是無綫電通話機，可以與總部的小江通話的。

司馬洛推開了筆上的掣之後，聲音就傳來了。小江的聲音說：「怎樣了，司馬洛，找到了什麼嗎？」

「呃——沒有找到什麼。」司馬洛頗感尷尬地，因爲他很少會碰到這樣的情形，他很有信心會在這裏找到什麼，然而結果他却是什麼都沒有找到。「情形有點不對，我是說，事情與我所猜的有點出入，你試試給他們一個電話吧！」

「好吧。」小江說：「現在？」

「一分鐘之後吧。」司馬洛說。

他把那筆型無綫電關掉了，又溜回那間小屋子的旁邊，那四個護衛人員仍然在玩着紙牌，而勝負的情形還是沒有變，輸的發出着牙齒痛般的聲音，贏的則笑得很開心。

司馬洛看着屋中一角落裏那隻電話，這時，電話響起來了，四個人都轉向那電話，其中一人說：「這是什麼玩意？誰會在這個時間打電話來？」

「也許是搭錯綫吧了。」另一個說。他是輸家之一。

「算了，別去管了。」第二個輸家說：「隨它去響好了。」

「讓我去接。」一個贏家則脾氣相當好地起來，走去拿起電話，說：「喂？」接着他皺起了眉頭，說：「什麼？」聽了一會，又說：「你究竟打幾號電話？……是的，這裏正是……什麼？你不是從瘋人院打出來的吧？……你睡不着，可以把頭撞到牆壁上去，用不着亂打電話的。」問候了一句對方的母親，然後就把聽筒放下了。

「瘋人院打出來的是嗎？」另一個吃吃笑着：「究竟講些什麼？」

「天知道。」那人沒好氣地：「他說要向我告密，我們藏在這裏的東西，隨時會被人偷走！」

「什麼藏在這裏的東西？」

「這兩天才搬進來的東西，他說。」

「這兩天，赫，這兩年都根本沒有搬過什麼東西進來呀！」

「總之是個神經病的，管他的人就是與他同病相憐了，我們還是玩我們的牌吧。」

他們又繼續玩他們的牌了，司馬洛則在窗外緊緊地皺起了眉頭。

他已經運用過了他的探索本領，探索過這裏了，並沒有探出鍾博士，他並且也運用了最後一個打電話的詭計，也沒有成績，看來鍾博士的確並不是被收藏在這裏，除非這四個人是一流的演員，演技達到爐火純青，毫無破綻的境界，但，這四個人並不是演員，他們不過是這裏的護衛人員而已。

看來，到了這個地方，司馬洛除了離開之外，是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好做了。於是他離開了，也是循着來時的路離開，也離開得很順利，並沒有遭遇到什麼阻撓和障碍。

一小時之後，他已經回到了小江的總部。

「都是你的好主意。」小江在那裏踱來踱去說：「我早已對你講過了，咸美頓公司不是一個間諜組織，他們不會與這件事有關的，但你一定要去，結果什麼都找不到，還要害我在電話裏給人家罵一頓。」

「請代我向令壽堂致歉！」司馬洛說。

「我看你還是先洗一個澡，睡一覺吧。」文愛蓮在旁邊說：「看你的樣子。」

司馬洛現在的樣子的確是相當滑稽的，身上頭上頸上都沾滿了灰塵，他走過的是一個灰塵很多的地方。

「我看你這位神秘朋友給你的是錯誤的情報了。」小江說。

「我還是不明白咸美頓公司爲什麼要把這三塊地皮買下來，」司馬洛說。

「我們不是來這裏研究咸美頓公司爲什麼買地皮，」小江說，「我們是來這裏研究鍾博士的下落！」

「也許這與咸美頓公司買地皮的事情是有關的。」司馬洛說，「我要去問問咸美頓公司在此地的合作人是李良嗎？我要問問他。」

「你以爲李良會告訴我們嗎？」小江說，「他沒有義務告訴我們他的營業秘密，尤其是假如眞的有關的話，他更不會告訴我們了。」

「我並不打算打個電話客客氣氣問他，」司馬洛說，「我要用我的方法問他。」

「你又來了。」小江說。

「是的，我又來了，我做事的方式就是這樣的，」司馬洛說，「目前，你既然沒有其他更好的綫索，我看你還是依我的方式處理這件事吧，我要得到有關李良的資料，我要知道李良此刻正在什麼地方。」

小江轉向那個當地的主持人：「你可以拿到這些資料嗎？」

「可以的，」那人說，「給我半個鐘頭時間吧。」

小江點點頭，轉向司馬洛：「你有半個鐘頭時間，我看你還是利用半個鐘頭洗一個澡，換一身衣服吧！你的樣子難看死了。」

「這是個不錯的主意。」司馬洛微笑站起來。

「還有，」小江說，「忘記了告訴你一件事，蝎黨果然比我們走慢了一步，剛剛接到消息，梁貴兄弟給兩個人用槍刧持上了一部汽車帶走了，我猜是蝎黨要跟他們談談。」

「那卽是說蝎黨不久之後也要追到這裏來了，」司馬洛說，「因此我們還是趕快一點的好，不能浪費時間。」

「你們既然看着梁家兄弟被捉去了，爲什麼不加以制止？」文愛蓮問。

小江顯得有點難爲情：「我們沒有加以制止，我們祇是跟踪着，希望查出他們是給帶到什麼地方……」

「但結果却失去了他們？」司馬洛問。

小江聳聳肩：「他們有一位很好的汽車司機，但不要緊，我們總之是比他們快一步。」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走出去了。

× × ×

向李良問話，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由於李良並不是一個黑社會。他是一個商人，他的身邊並沒有保鑣。而且今天晚上，也是他不喜歡身邊有太多人的時間。

李良今天晚上與兩個女人在一起。

李良是一個黧黑個子矮小的人，不過他却是一個強壯的人，個子矮小，並不一定就不強壯，他祇是天生個子矮小的人，而他是一個天生精力旺盛的人，像所有生意成功的人。生意成功的人總是精力特別旺盛的，假如精力不旺盛，根本不能日理萬機，處理比平常人多好幾倍的工作的。他的精力是那麼旺盛，他要兩個女人和他在一起。

他也有很適合的地方容納這兩個女人，他有一座豪華的郊外別墅，遠離市區，也遠離人居，卽使有隣居，他的花園是那麼寬大，吵聲也是不會擾及他的隣居的。

事實李良玩起來也吵得要命的。

他與女人所玩的遊戲，與普通男人有點不同，在那大廳之中，那兩個女人嘻嘻哈哈地逃走着，而李良則在後面追逐着，揮動着一根鞭子。

鞭子是道具之一，是用天鵝絨製成的，因此鞭在皮肉上不大痛苦。李良的身上是赤裸着的，祇穿着一條三角褲，脚上則是穿着一雙騎師的皮靴，似乎他在扮演着的角色乃是一位騎師——一位裸體的騎師。

至於那二個女郎，她們的服裝與馬却又沒有什麼關連了。她們身上沒有一絲衣服，祇是膀間穿着一副皮與金屬製成的貞操帶，由於那天鵝絨的鞭子鞭在身上並不痛，所以她們有時雖然給鞭着了，還是能够嘻嘻哈哈笑着逃走。

李良大概把這種玩意作爲事前的調情，因此可以理解，他是不希望有別人在場參觀的，因此沒有保鑣，沒有僕人，連汽車司機也不准逗留在這裏。偌大一間屋子裏，就祇有他們三個人在嘻嘻哈哈地追逐着而已。

當你像李良這樣有錢的時候，有許多種玩意你都是玩得起的，這兩個女人當然是用錢買回來的。世界上不一定找不到欣賞這種玩意的女人，但是又要欣賞又要美麗對眼，這就不容易找了，所以不如就找兩個爲了錢而願意假裝欣賞的女人算了。

司馬洛和文愛蓮在廳子的窗外看得目瞪口呆，他們是爬過花園的圍牆潛進來的，司馬洛心目中早已準備好了一副與李良交涉的計劃，然而司馬洛却沒有預料到會看到這個。

「這算什麼？」文愛蓮咬牙切齒地低聲說：「我從沒見過這麼豈有此理的男人！」

假如她是跟別個男人一起，她會早已面紅耳熱，羞不可抑了。但跟司馬洛一起來，那又不同。她與司馬洛是已經超過了害羞的程度。

「我看，你一定很想拍照片了。」司馬洛說。

「可惜這些照片却不容易刋出來。」文愛蓮說，「他找律師一控告，我可要完蛋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你拍好了。」

「拍下來作紀念也好！」文愛蓮道：「說不定將來會有用處，譬如他有什麼意外死了之類。」

「用閃光燈吧。」司馬洛說。

「用閃光燈？」文愛蓮又表示詫異，「閃光燈一閃，他就會知道了。」

「我們反正是要跟他談的了。」司馬洛說，「來呀，你怎麼了？我叫你別拍照的時候你想拍，我叫你拍的時候，你又不肯了。」

「好吧，好吧，」文愛蓮說，她熟練地舉起照相機來，一連串的閃光，在十幾秒鐘之內，她起碼已經拍下了十張照片了。

閃光每閃一次李良就一呆，再動，再閃，又再一呆。後來，他終於從恐怖中恢復過來了，馬上衝到窗子前面去，看見了司馬洛及文愛蓮。司馬洛及文愛蓮的鼻子上現在都架着寬大的太陽眼鏡，樣貌是認得不太清楚的。但李良目前認得最清楚的祇是文愛蓮手上的照相機。

「你們！」李良憤怒地叫道：「你們不要逃！」

「誰說要逃？」司馬洛說，「事實上我們還想進來坐坐，但你又不請我們進來。」

「你們……你們馬上把非林拿出來交給我，」李良威脅地道：「不然我就報警。」

「報警，讓警方來看到我們拍到的是什麼照片？」司馬洛又得意地吃吃笑着。

這倒使李良顯得大爲狼狽了。主要的是司馬洛的絲毫不表示畏懼。這裏是李良的住宅，司馬洛他們是不速地闖進來的，然而司馬洛却一點畏懼的表示都沒有，就像他才是這裏的主人似的。

「你們……你們究竟想怎樣？」李良吶吶着，「你們到這裏來幹什麼？」

「我們來找你談談生意，」司馬洛說着指指那照相機裏的非林，「假如你跟我們好好地談談，這些非林也許可以還你。」

李良又呆在那裏了。那二個女人在另一邊也覺得有點古怪。其中一人叫道：「喂，李良

，李老板，怎麼了，你不玩了嗎？」

李良忙揮揮手：「你們……你們兩個先到樓上洗個澡，我有朋友來了。」

那二個女郎連忙跑到樓上去了，因為看李良的樣子，他是眞的像有客來了的，她們祇是不知道這些並非李良的朋友。但她們知道的是，她們現在的裝束除了出現在李良面前之外，並不適合出現在其他任何人的面前，所以她們就逃上樓去了。

「你們進來吧！」李良對司馬洛文愛蓮兩個人說。

司馬洛及文愛蓮兩個人大模斯樣地從露台的門口進入了屋中，司馬洛說：「我們可以找一個比較清靜一點的地方說話嗎？」

「到書房裏來吧！」李良說着，帶領他們進入走廊，到了一個門口，推開門，裏面果然是一間書房，他向書房裏擺擺手，說：「你們在裏面坐着等等我，我去穿件衣服就回來。」

「不必了，」司馬洛微笑，「你現在這樣就已經很好看，我們還打算再給你多拍幾張照片呢。」

李良一咬牙齒，要往樓上走，由於他還是認為不適宜以這種裝束來見客，但在司馬洛抽住他的手臂，沉下了聲音來說：「我說進去，聽見沒有？」

他的手上發力，李良的手臂就像給鐵鉗拑住了似的，李良剛才還是充滿了輕蔑及鄙視，現在開始有了一點恐懼了。他身不由主地給司馬洛推進了書房中，司馬洛把門關上了，他呆呆地站在那裏，司馬洛說：「坐下來呀！」

李良走向寫字桌，但司馬洛又把他導向另一邊，說：「你坐那邊。」

他讓李良坐到了旁邊一列本來顯然是給客人坐的沙發上，他卻繞到了寫字桌後面，在那裏的那張大班椅上坐下來，兩條腿子在桌上一擱，手則在忙着開抽屜，翻弄桌上的文件。

「別碰我的東西！」李良忍無可忍地大叫道。

司馬洛馬上停了手，而這似乎給了李良相當多的勇氣，李良立卽又接下去說：「我不知道你們是哪一路人馬，但你們要在我的身上來發財，你們可眞大膽！」

司馬洛連腿子也從桌上放回來了。

李良也許在生意上也是習慣了得寸進尺，現在，他認為司馬洛乃是軟弱的表示，他覺得又可再進一步了，他說：「你們識相的，還是就這樣放下菲林，離開這裏，否則的話……」

「否則的話又如何？」司馬洛問。

「否則，我會找到你們的！」李良說，「當我找到你們的時候，你們就後悔了！」

李良顧着去向司馬洛恫嚇，倒沒有注意到靠在門上的文愛蓮是多麼冷靜，一點不為所動的。

司馬洛作出考慮了一下的樣子，手忽然一舉上來，手上已經有了一把槍，李良一驚，嚇得魂飛天外，司馬洛跟着把一隻滅音器旋到槍咀上，這更增加了這槍的可怕性了。

在槍咀對面的人下意識地會想到，滅音器乃是用以減滅槍聲的用具，拿着槍的人假如不是打算放槍的話，那是不會在槍上裝上一隻滅音器的。

李良也正是這樣想。

「等——等一等！」李良的信心又立卽失去，而變得慌張起來了，「不……不要！」

「你說你會找到我們的，」司馬洛說，「為免留後患起見，我祇好把你殺掉了！」司馬洛的眼睛向天花板上一閃，「阿蓮，你到樓上去解決那二個女的。」

「不！不要！不要！」李良連忙站起來，焦急地揮着兩手，「我不是這個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願意把菲林買下來，祇要數目不太大，那就不要緊，我不會追究。」

司馬洛祇是沉默着，有點迷惑地看着李良，由於經驗使他覺得，李良不像是習慣應付這種事情的人，看李良的神態，並不像是臨時可以找到幾個打手為他出頭的人。假如鍾博士是在李良的手上，那李良目前起碼會有一些能打的人在手下的。假如李良是這一類人物，他應該懂得不要咀吧像喇叭似的亂講話。司馬洛要錢，他就付錢好了，等司馬洛走了之後他才馬上叫人去追。但李良不懂得這樣做，他不像是一個正把鍾博士拿在手中的人。

李良又說：「我的支票簿就在抽屜裏面，你讓我拿出來，我給你開一張支票好了，五千元？」

「這種生意是不收支票的，」司馬洛說，「而且五千元太少了！」不過他還是拉開抽屜找出了李良的支票簿，同時也看過了，那抽屜裏面並沒有一把手槍。

「我——我手頭沒有那許多現錢，」李良又吶吶着說，「你明天來拿好了。」

文愛蓮忽然在旁邊「咭」一聲笑出來。顯然李良那滑稽的樣子使她忍不住了。李良的身上還是祇穿着那條內褲，腳上還是穿着那雙騎馬的靴子，而那根天鵝絨的鞭子他也是還拿在手中。他現在的模樣簡直像個小丑。

「算了！」司馬洛說，「反正我們要的也不是這個。」

「你究竟想要什麼？」李良更加心慌，假如司馬洛要的是錢，他反而覺得容易應付。

「我知道你買下了一間工廠，」司馬洛說，「捷記工廠，以前是一間鋼鐵工廠。」

「對了，」李良說，「這是我們——這是我們的公司收購下來的。」

「為什麼買下來放着不用？」司馬洛問。

「這個——這個是我們營業上的秘密，」李良說，「我的意思是，告訴你也沒有用。」

「我知道是為什麼，」司馬洛的槍提起一點，以便槍咀指正他的頭部，李良連忙把頭向橫擺開一點，但是沒有用，司馬洛的槍也跟着他的頭而擺動。司馬洛又說：「沒有人會花這許多錢買一間工廠就這樣放着不用的。我知道是為什麼。讓我告訴你是為什麼吧，你是用這地方收藏一些不可告人的東西！」

「不！」李良說，「你誤會了，我是做地產生意的，走私漏稅的事情不是我那一行。」

「我知道目前你的工廠裏正收藏着一件奇貨，」司馬洛說，「我要這件奇貨。」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李良顯得有點啼笑皆非的，「我不知道你這消息是從什麼地方聽來的，但總之這是一個錯誤的消息！把這消息告訴你的人一定是跟你開玩笑。」

「這個人講得很有道理，」司馬洛說，「你買下了一間工廠而不開工，還僱了衞護隊在那裏守着，那裏面還不是收藏着什麼嗎？假如不是收藏着什麼，那你為什麼要僱用護衞隊守着？」

「事情不是這樣的，」李良說，「你不明白。」

「那你可給我解釋明白的。」司馬洛說。

「這——這是我們公司的營業秘密——」

司馬洛扳了一次槍機，「噗」的一聲響。李良的臉色馬上又一轉，轉成介乎青草與泥土之間的顏色，那是因為他沒有聽見子彈擊中身後的牆壁或者玻璃窗門之類。既然如此，那槍彈一定是擊中了他了。他慌張地用手摸摸自己的臉頰，再看看自己的手，看不見有血，再摸一摸，還是沒有血。但是。他又明明感覺到臉上一陣熱的。

「別摸了，」司馬洛說，「槍彈祇是在你

的臉旁擦過，飛出了窗外。但是，下一槍，我就會射中你的身子了！」

他把槍移低一些，瞄準的當然是李良的胸部了。

「不！不要！不要開槍！」李良連忙擺着手。

「那你開口吧，」司馬洛說，「你在我的面前是沒有秘密的，而且你最好不要自己編一個秘密出來，我聽得出的。那時候我就不會原諒你！」

「我……我告訴你，我告訴你！」李良嘶聲叫着，忽然之間，他的身上就佈滿了黃豆的大顆汗珠了。「我……我猜告訴你也沒有關係，你知道了也沒有用的，我們已經把好的地皮都買下來了。」

「我還是不知道，」司馬洛說，「我怎能斷定有沒有？」

「是——是這樣的，」李良說，「我們不但買下了這間工廠，此外我們還買了另外兩塊地皮。一〇一地段和四三〇地段，那卽是說在——我的抽屜裏有一張地圖，你拿出來，我給你解釋一下。」

「不必解釋了，」司馬洛說，「這兩片地皮我都知道，你說下去就行。」

李良下意識地向旁邊稍為移動位置，以避開司馬洛的槍的火綫，可惜司馬洛的槍也跟着他移動，看來他是避不了的。

於是祇好再說下去。他說：「假如你看看地圖，你會發現，這三塊地皮是在同一直綫上的。」

這一點司馬洛是早已發現了，但他並沒有指出來，不過這倒使司馬洛開始相信李良是正在說眞話。司馬洛說：「唔，同在一條直綫上，這很有趣，但為什麼呢？」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個發展計劃的，」李良說，「這裏也沒有分別。我們做地產生意就是這樣賺錢的，你算得準將來哪一個地區會繁榮起來，你事先把地皮買下，將來就可以以許多倍的價錢賣出去。」

「說下去，」司馬洛點點頭說，「我很感興趣。」

「這裏人口已經太稠密了，」李良說，「政府要向北方發展，建設幾個衞星城市，工廠區，還有一條鐵路要通到這個新發展區去。這個計劃還有兩個月就要宣告了。」

「這跟你們的地皮有什麼關係？」司馬洛問。

「鐵路剛好穿過我們這間工廠的中心，」李良說，「穿過我們這塊地皮的中心。一定要，因為沒有別的路綫適合築鐵路了。政府要築鐵路，祇好把我們這三塊地皮買下來。當然不能照我們買下來時的價錢，因為我們早已擬好了在這三塊地皮上建屋的計劃，祇是因為世界經濟不景，暫未實行吧了！」

「因此，」文愛蓮說，「政府就要任你們開價了。」

「當然，」李良說，「我們開的價錢也不會太不合理的。」

「你們是生神仙嗎？」司馬洛說，「你們能料到政府會在那裏建築一條鐵路？」

「這……這祇是一種賭博性的投資，」李良說，「我們當然也可能血本無歸的。」

「我不相信，」司馬洛說，「做正當生意的人是不用賭博方法的。尤其是咸美頓公司。我認為你是在說謊，你既然是料事如神，為什麼又料不到我們今天晚上會來找你？我要用槍了！」

「不！不！」李良連忙又哀求地說，「是這樣的，我們有我們的情報來源，在這個計劃草擬之初，我們就已經知道了有這條鐵路。」

「換句話說，」司馬洛說，「製訂這個計劃的人與你們是有聯絡的了，在某處，某些人的銀行戶口已存進了數目相當可觀然而來歷不明的欵子了。」

「你——你是在講貪污問題了，」李良說，「這個不可以亂講，可能牽連很大的。」

「當然可能牽連很大，」司馬洛說，「事實上我就是在問你，你究竟自認是生神仙，能知過去未來，抑或是你把這情報買回來的？別對我說謊，否則我要開槍了。」

「是——是這樣的，」李良說，「城市發展計劃的主持人是我的小舅，他在我家裏喝醉了酒之後無意中透露了這個計劃的。」

「這倒是一個好辦法，」司馬洛說，「當然你不久之後就醉後無意中把一筆錢存進了他的銀行戶口了。」

「這個你證明不來的。」李良說。

「唔，大概是存進你的妹妹，他的妻子的戶口。」司馬洛說，「好一串親戚關係！你就是因為手上有這個計劃，所以你可以跟咸美頓公司合作。」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帮人派來的，」李良說，「但你們來得太遲了，有用的地已經全給我們買下。」

司馬洛轉向文愛蓮：「你認為他是講眞話嗎？」

「他是講眞話，或者他有超人的演技，」文愛蓮說，「不過我不相信他這樣會演戲！」

「你這條大寄生虫！」司馬洛咬着牙，「我應該在你這副骯髒的腦袋上開一個洞！」

「你逼我也沒有用，」李良說，「我一個人也不能全部作主，我與咸美頓公司有周密的合約，我就是想把這些地皮讓給你也辦不到。不過你可以回去告訴你的老板，叫他到我的公司來談談。他不過想得到一些好處吧了，我可以跟他另外合作。」

「例如合作什麼？」司馬洛說。

「我可以再想出一個新計劃，」李良道，「譬如說，我聽說某一些日用品在不久之將來會加稅，假如在未公佈之前先盡量買入——」

「這也很有趣，」司馬洛說，「例如什麼日用品？」

「目前還沒有決定，」李良說，「但我是會第一個知道的。我反正也是要找合作人的了。這種生意，資本愈大就愈好。」

「又是一位小舅？」司馬洛問。

「不是，」李良說，「祇是朋友。我懂得選擇朋友，朋友選得對了，好處多的是。」

「我看我們還是走吧。」司馬洛說。

「我也沒有興趣留下來。」文愛蓮說。

這眞是李良一生最高興聽到的說話，他唯一擔心的祇是司馬洛及文愛蓮在走之前會對他做些什麼。

「好了，」司馬洛說，「你！寄生虫！鑽到沙發下面去。」

「什麼？」李良說。

司馬洛再開了一槍，槍彈又是在李良的臉旁擦過而飛出了窗外，李良連忙以跳水的姿勢一撲撲到地上，就往沙發的底下鑽。

「太……太窄！」李良哀鳴着，「鑽不進去。」

「努力一點，」司馬洛說，「你是個無孔不入的人，祇要有縫地方你就鑽得進去了。」

李良祇好鑽命往下面鑽，把半個身都鑽進了那似乎不可能拚進去的沙發底下，但拚命也有一個限度，到此為止，他是再也無法繼續前進了。

「實在鑽不進了。」他叫道。

沒有人回答他，他花了很大的氣力扭過頭來，向外面望望。地上沒有那兩個人的腳。他

們已經走了。於是李良連忙再鑽出來比進去還要困難。結果他是索性把沙發托起了，再退出來。

第一件事他就是衝到電話前面去，把聽筒抓起來，但隨即又放下了。打電話給誰？報警？那似乎滑稽一點吧？他首先得解釋自己是正在這裏幹什麼。而且，他叫警察替他抓誰呢？他不知道這兩個是什麼人，連他們的面貌也不能詳細形容。看來，他祇好就這樣把這件事忘記了。

他嘆了一口氣，在桌子後面坐下來，找出一包香烟，燃上了一根深深地吸着。

「呃，算了！」他把吸了一口的香烟在烟灰盅裏捺熄。「就當這件事沒有發生好了，我正在享受，我應該繼續我的享受！」

他走出書房，拿着他那根鞭子，回到廳中，提高聲音叫道：「好了，好了，你們現在可以下來了！」

× × ×

另一方面，司馬洛這時已經與文愛蓮一起坐在車子裏，由文愛蓮駕駛，而他的頭挨在座位的背上。這就是小江分配給他的那部紅色的積架跑車。他現在並不是進行一件不想讓小江知道的任務，所以他也不怕用這部車子了，當然，他還是不會忘記講話時小心一點。

「媽的，」司馬洛說，「你知道我剛才想幹什麼嗎？我想在那寄生虫的腦袋開個洞！」

「那是謀殺了！」文愛蓮說。

「是的，他並沒有犯什麼罪，他不過是在他的小舅醉後聽到一點有利的情報吧了，這樣他就可以撈一大筆了。」

「你是在妒忌他錢賺得太容易。」文愛蓮說。

「我不是妒忌他的錢，而是……」司馬洛搖着拳頭，「他這是合法的犯法！」

「算了吧，他又沒有傷害誰。」文愛蓮說道。

「沒有傷害誰？」司馬洛說，「政府要出很大一筆把他那幾塊地買下來，這些錢是那裏來的。還不是從每一個生活在這城市裏的市民的袋裏掏出來的？一個地方就祇有這麼多錢，李良的銀行戶口裏多了一大筆，每一個人的口袋裏就少了一點。他不是沒有傷害誰，他是傷害每一個人。」

「我們要對付的不是他，忘了他吧。」文愛蓮說。

「我忘不掉，」司馬洛說，「我一生都在對付罪惡，我把犯罪的人揪出來，把犯罪的人殺死，就是這種犯罪的人我對付不來。合法的犯罪，往往他們犯了瀰天大罪，也沒有人知道，做夢也想不到。」

「他這種合法的犯罪叫生意經，」文愛蓮說，「你要在他的腦袋開一個洞，那你也得在每一個商人的腦袋開一個洞了。」

「爲什麼這世界上吃人不吐骨的人這樣多？」司馬洛說，「我在打的是一場永不會贏的仗，我在這裏消滅一個大罪人，其他地方就有一萬個大罪人正在出身，有十萬個大罪人正在長成。」

文愛蓮忽然把車子停了下來，把他擁在懷中，吻着他的臉：「但你還是打下去，這就是你可愛的地方，也是你可貴的地方。你知道你是多麼可貴嗎？因爲你這一種人快要絕種了，你也許是最後一個，在你之後不會再有了。」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們沒有做聲，因爲他們的嘴唇黏在一起了。後來，當他們終於分開來透氣的時候，文愛蓮把頭躲在他的懷中，幽幽地說：「別這樣洩氣吧。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兩個。」

「什麼好消息？」司馬洛說，「今天不像是有好消息的日子，你看，天也快下雨了，而我們這還是一部開篷車呢。」

「第一個好消息就是，起碼我們對你那位朋友有個交代，」文愛蓮說，「他不明白的事情，現在也會明白了。」

「這祇是他的好消息。」司馬洛說。

「第二個好消息，」文愛蓮說，「我們還是走在蝎黨前頭一步。他們會跟着我們走。我們找過梁家兄弟，他們也去找梁家兄弟。剛才我們去找過李良，你以爲不久之後又會有誰去找李良呢？」

「他們。」司馬洛說。

「對了，」文愛蓮說，「而且我可以跟你打賭，他們一定不會像我們這樣文明。」

「而且他們也許不會相信李良所說的，」司馬洛說，「我希望他們把李良的每一條肋骨都打斷。原來蝎黨也有可愛的地方，我還是第一次覺得。」

「你看，你的心情好起來了，」文愛蓮說，「你甚至愛你的敵人了。」

「那是耶穌說的，」司馬洛說，「我又不是耶穌！」

「幸而你不是，」文愛蓮說，「不然你就不會吻我了。」

「也不會和你做愛了。」司馬洛說。

「對了，」文愛蓮說，「讓我們找個地方做愛，現在就去。」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現在得回去報告小江我們的發現——或者應該說，我們的無所發現。」

「在這裏報告好了。」文愛蓮說。

「在這裏報告？」司馬洛顯得詫異，「他又不在這裏。」

「你不是跟我打賭過嗎，」文愛蓮說，「你說他有順風耳，不論我們在什麼地方講話，他都會聽到，現在我也想跟你打賭一下了！」

「我是說，在這車子裏的時候。」司馬洛說。

文愛蓮瞥了他一眼，在他的耳邊說：「你這樣說，不令他太難堪了嗎？」

「我才管不着，」司馬洛也低聲說，「反正他也知道我知道的。」

「然後，我們另外找一個地方，」她輕咬着他的耳朵，「一個他找不到的地方。」

「對了，」司馬洛也低聲說，「雖然也派給了我們住的地方，但是那地方一定有隱藏的電眼和隱藏的米高峯，我才不願表演給他們看，」他清一清喉嚨，提高聲音說：「好了，小江，我現在給你報告，你聽清一點。」他就像對着一隻錄音機似的，把他們在李良的家中的經歷報告了。

文愛蓮已經離開了他，因爲她忍不住笑了，她笑得在草地上打滾。

司馬洛報告完畢，也下了車，在她身旁坐下來說：「現在我們可愛我們所愛的人了。」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好呢？」文愛蓮問。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司馬洛向前面一指，「那邊不是一個好地方嗎？」

那邊是一座樹林，樹幹相當疏落的，而樹脚之下就是平坦的草地。月光通過樹葉的縫隙洒下來，草地上花斑斑的，有些地方黑暗，有些地方光亮。

「而且用不着付房租的。」司馬洛說。

「那裏……車子上有沒有一張毯子之類？」文愛蓮說，「我們最好墊一墊。」

「有是有，但不必了，很可能毯子的夾層裏也藏着傳聲器之類，你不明白小江這個人了，他最喜歡弄這一套。」司馬洛說。

「我們總得找點東西墊一墊呀。」她說。

「我們身上有許多衣服，」司馬洛說，「

衣服總要脫下來的，那就是墊的東西了。」

「用你的衣服還是用我的？」文愛蓮問。

「用我的吧，」司馬洛說，「這樣公平一點，你的身子墊着我，我的衣服墊着你！」

「不要下流！」她在他的臉上，輕摔了一下。

「不是下流，祇是坦白。」司馬洛說。

「那你得先捉到我！」她說着，就忽然一跳起來，往樹林裏跑。

司馬洛追在她的後面。她深入了樹林，終於在力盡的時候仆倒了，也許她不是力盡，祇是不耐煩他這樣久還追不上，也許她是找到了一個適合的地方，所以就仆倒下來了。事實上那的確是一個最適合的地方，剛好在一棵大樹的樹蔭之下，樹蔭的周圍都有月光，但他們所在的地方是黑暗的，祇藉着月光的反射，他們才不致於伸手不見五指。

她一滾轉過來，司馬洛已經在她的身邊跪下，而且把上裝及襯衣鋪在地上了。

「唏，」她說，「你怎麼這樣快就把衣服脫下來了。」

「不然我怎會一直都追不上你？」司馬洛說，「你要知道，一面跑一面脫衣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你還是跑得這樣快，你一定是世界冠軍了！」她說道。

他們擁抱在一起了，在那草地上滾來滾去了。

司馬洛還有另外一種特長的，他可以在一面接吻一面愛撫的時候把對方以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全部。接吻既沒有間斷，愛撫也沒有間斷，兩種動作是連成一氣的。

後來，他們身上就都沒有衣服了，而且他們亦忘記了用衣服墊。他們祇是用草地爲墊。

他們喘着氣，緊緊地擁抱着，沒有打滾了，因爲這已經不是打滾的時候。祇是她在墊着他。

他們的動作由緩慢而變成急促，他的膝上沾了許多草葉的碎，而她的腿上也沾了許多草葉的碎。

他們的動作快速更快速，最後達到了一個高峯，然後又靜止下來了。

然後他們就深呼吸着，深呼吸着，直至呼吸也平復下來了。

「看，這裏不是很好的地方嗎？」司馬洛說。

「我知道，」文愛蓮說，「這裏充滿了大自然氣味之類，而且又不必付房租。但是，我還是希望嚐試一下床上的滋味。」

「你對床有特別的興趣嗎？」司馬洛問。

「不是有特別的興趣，」文愛蓮說，「不是有特別的興趣，不過請你不要忘記，我們第一次是在山洞裏，一塊石頭上，第二次是在這裏，草地上，我們至今爲止沒在床上做過。」

「還有許多機會的，」司馬洛說，「還有許多機會的，我不相信，每一次都不在床上。我們還有很多時間。」

「是的，還有很多時間，」文愛蓮說，「到你找回了這位鍾博士爲止。明天你找到他，後天你就是另一件事情，另一個女人了。你對我講了許多故事，每一個故事，都是同樣結局的。」

司馬洛聳聳肩：「我覺得這是很好的結局。世界上有許多男女是祇適宜做情人而不適宜長久在一起的，起碼我就是這樣一個男人。我們祇享受最甜蜜的時光，而放棄平淡的，苦味的，這又有什麼不好。」

「像蜜蜂，從一朶花飛到另一朶花，祇吸取最甜蜜的。」她說。

「差不多是這樣，」司馬洛聳聳肩：「在我的生命之中，我經歷過不少沒有其他人經歷過的危險，我認爲我有權比別人多享受一些甜味。」

「也許你是說得對的，」文愛蓮說，「反正我又沒有打算嫁給你，最後除了分手之後，還有什麼其他的結局？不過，唏，」她抬起頭來四面望望，「你以爲這裏小江不會聽到？」

「不會，」司馬洛說，「你以爲他眞是順風耳嗎？」

× × ×

小江不錯並沒有聽到他們在草地上的對話，然而司馬洛在車子上向他作的報告，他則是聽到了的。

他果然在那車子上的儀器板後面裝上了傳聲器而派一個人專責收聽。這個人員把收聽到的報告用錄音機錄下來，再放給他聽。他愈聽就愈臉紅，因爲跟他一起聽錄音的還有那個總部主持人。

不過，這個本地主持人自己也忙着在臉紅，因爲司馬洛所報告的內幕是他也不知道的。他是本地的主持人，他是應該對此地的事情知道一切的。

錄音帶放完了之後，小江在那寫字間裏踱來踱去，而這個本地的主持人也無法坐定了，他也爬起身，在那裏踱來踱去。兩個人都以圓圈路綫踱步。

結果兩個圓圈的路綫相交，兩個人面對面站在那裏。

「李良，」小江說，「這就是李良買地的目的。」

那人聳聳肩：「我猜他說的是眞話。」

「我知道他說的是眞話，」小江說，「我相信司馬洛的判斷力。問題是，我們能够對付他嗎？」

「這比較難一點，」那人說，「正如司馬洛先生所說，這是合法的犯法。我們也許可以查查李良這位小舅的財產，但咸美頓公司是一間國際性的大公司。錢可以存進一個別的地方的戶口，甚至可以存進瑞士銀行的號碼戶口。許多人都在瑞士銀行有秘密號碼戶口，而這些存戶的名字我們是無法得到的。許多不明來歷的錢都是存在這些戶口。」

「我知道，」小江說，「這就是爲什麼你存錢在瑞士銀行反而付他們的利息。他們替你守秘密。而且，這錢也可以存在他的妻子的戶口，這樣他甚至不必解釋他的財富來源。」

那人沒有做聲。

小江嘆了一口氣，又恢復踱步：「司馬洛說得對，我們辛辛苦苦地去消滅那些犯罪的人，以使這個世界能够成爲一個比較適宜生存的地方，但是也讓這種合法犯罪的人更容易滋長。我們究竟有些什麼成績？」

那人淸淸喉嚨，提醒小江：「我們現在正在研究的是鍾博士的問題。」

「對了，」小江說，「李良與鍾博士並沒有關係。這眞奇怪了，鍾博士給弄到了這裏來，一個情報滿天飛的地方，沒有什麼秘密可以守得住的地方，然而却完全沒有他的情報。他就像在這裏化成了一陣輕烟，散去了，不再存在了——」

一個人員進來，手上拿着一件文件，交給小江。

小江在辦公桌的一隻角坐下來，把那份文件看了一遍，丟在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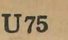
「有什麼好消息嗎？」

小江瞧了他一眼，說道：「我的樣子，像是接到什麼好消息嗎？今天像是一個好消息的日子嗎？」

「有什麼好消息嗎？」

「壞消息？」 ③

（未完）



武林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溫凉玉・文
盧　令・圖

玉手（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情趁薛狐悲和姬搖花激鬥之際，利用輪轎趕往一處山洞，果發現黃天星等人被姬搖花用重手法制住穴道，無情因內功修爲不够，無法爲他們解穴，只得又趕往周白宇等人被囚處的留侯廟，向周白宇說明一切，周白宇與白欣如立偕無情趕往山洞，途中周白宇也將四大天魔率領手下及被製成的藥人攻襲北城的經過說出，未幾，抵達那山洞，由周白宇及白欣如分別解開黃天星等人穴道，鄺無極一旦自由，便破口大罵姬搖花，說她强迫他們服藥，遭强硬反抗後，姬搖花無奈，轉命二怪人看守他們——

殺聲撼天地　悲慘震人寰

姬搖花臨去時又說明是要把無情也一併擒來，急得他們如熱鍋上螞蟻，可是又偏偏動彈不得。

後來遠處忽傳來尖嘶之聲，這穿着綠衣與白衣的兩人臉露惶惑之色，互覷一眼，也發出一聲尖嘯，然後離開了山洞，再也沒有回來過。

黃天星與周白宇見面，更是話多不盡，黃天星向無情苦笑道：「我以爲那婆娘此去，你必無防備，非爲她所擒不可，心裏急得不得了，不料洞外竟傳來你的聲音，嚇了我一跳——你眞有辦法，眞是一代新人換舊人。」

無情道：「我也確爲姬搖花所乘，要不是薛狐悲起內鬨，我也逃不出來。」

黃天星道：「看你解不開我們的穴道，去請救兵時，我們也揑了把汗，怕的是那婆娘先回來，出其不意向你下殺手，那時就是我們害了你了。」

無情笑道：「這倒不會發生——發生的倒是在『留侯廟』與北城高手打了一場硬仗。」

周白宇道：「無情兄闖入了『留侯廟』，遇上幾位弟兄，打得厲害，後來趙、熊、彭、高四位護法及欣如交手，始終都不下殺手，我就知道他絕不會是『魔姑』那一夥的了。」

黃天星道：「無情並非無情，其實是宅心仁厚——哦，對了，除了熊，彭，高，趙四位護法外，牟、阮、寧、曾、關、戴六位都好吧？」

周白宇惻然道：「我們北城，現下僅賸百餘人，能戰者六十餘人而已，戴，關，曾，寧，阮，牟六位護法也犧牲了！北城遭此大刼，白宇何顏見歷代祖宗！只望能早日殺魔復仇，再以一死以對北城！」

黃天星道：「『四大天魔』崛起江湖，對付的不止北城，還有西鎭南寨與敝堡，而且還想席捲整個中原武林，北城不過是首先遭殃的罷了。南寨西鎭，據說也遇上非同小可的敵手，我已遣堡中三份之一高手去救援。此事怨不得誰，換作四大世家中任何一家，要抵禦『四大天魔』之合擊，也必毀無疑，就算我們人多勢衆，逐個擊破，但隨來的三份之一堡中力量，也只剩下老鄺和一江，其他魯，游，言，李，尤五位護法，以及老漢，青僮，也都犧牲了，又怨得誰來？唯有化悲痛爲力量，殲滅巨魔，方爲報仇雪恨之道。」

周白宇慘然道：「世伯教訓的是。」

戚紅菊忽然道：「適才你們說北城的人在『留侯廟』中，糧食不支，我們何不立刻就趕過去，也好周濟他們。」戚紅菊爲人冷傲，但却有一顆關懷世人的心，不像姬搖花的臉慈心狠。

無情道：「我要先上山去，看看『魔姑』與『魔頭』的戰果如何？」

姚一江道：「最好他們已拚過兩敗俱傷，我們上去了結了他們！」

周白宇道：「我們也去。」

無情道：「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魔姑』與『魔頭』這兩人殘毒可以想知，大家千萬要小心的好。」

黃天星道：「適才你與薛魔頭於北城門一戰，我見你絕對可以勝薛狐悲，再加我們九人之力，絕不會放不倒他們的。」

無情歎了一口氣，說道：「姬搖花雖受重創，但一出手間，我已感覺她武功遠在薛狐悲之上，要是薛狐悲留下來，我們倒是絕不會佔劣勢的，怕的是，留下來的不是他。」

白欣如道：「就算姬搖花留下來，但一目已瞎，又與薛狐悲鬥了這一陣，只怕不見得還可以叱咤風雲了吧。」

周白宇道：「怕只怕姬搖花不止是姬搖花，還有她使令的一干『藥人』。」

× × ×

北城的城門在西沉的月色下，半開半閉，有說不盡的可怖，似人生盡頭的一座暗門，冷冷在守候，誰也不知道門後匿伏的是什麼？

可是現在無論匿伏的是什麼，都抵抑不了無情等人報仇雪恨的決心。

周白宇，白欣如與戚紅菊及三劍婢，飛鳥一般自城頭左側掠了進去，黃天星，鄺無極，姚一江閃電一般自城頭右側搶了進去，同時間，四劍童已踢開了城門，抬着無情的轎子衝了進去。

他們同時衝入，也同時呆住！

城裏已沒有活人，只有死人。

有一個人，離地懸空地背貼城牆上，背後的牆磚也被撞得四裂，這人的背肉完全嵌了進去，然而胸腹之間却凹了進去，是被人用掌打成這樣子的。

而且這人被這用掌打得七孔出血，眼珠子一顆凸睜出來，眼眶都是血痕，另一顆因中掌被震過劇，已飛了出來，隨着兩道小血管，血淋淋的掛在臉上。

這人死狀甚爲可怖，嘴巴也張得大大的，可是滿口都是血——在他沒叫得出聲音來之前，對方已把他活生生的打死！

這人就是「魔頭」薛狐悲！

× × ×

從薛狐悲的屍首上來看，可以肯定是在搏鬥中忽然中掌，中掌之力奇大，使他全身向後倒飛，而對方不容其喘息，半空追及，一連在他胸前打了近百掌，直至他倒撞上城牆上，整個人都嵌了進去，對方才肯收手，其恨意可想而知。

薛狐悲既死，姬搖花自然活着。

「魔頭」用暗算刺盲了「魔姑」一隻眼睛，居然還是敗得如此之慘，姬搖花的武功也匪夷所思了。

薛狐悲嵌在城壁之上，伏倒一個人，這人正是假冒「刁勝」的「幽冥四妖」之一，他的脖子，幾乎已全被鉤斷，鮮血淋漓，右手還作擧起狀，但也有一道鉤痕，幾乎把他的手腕鉤斷，只連着一塊帶肉的皮。

敢情這「刁勝」與「四方巡使」中的「南方巡使」「鬼火追命鉤」卓天成相鬥時，被鉤鉤中頸項，情急中欲以手奪鉤，但被另一鉤鉤住了手，硬生生地被鉤死。

在城門口倒着一人，臉向城外，臥倒地上，背後有兩個血淋淋的洞，敢情這「楊四海」與「北方巡使」「雙筆白無常」苦戰後不敵，企圖衝出城門，但被雙筆自背門飛射擊中而死。

「魔頭」薛狐悲死在「魔姑」姬搖花手下，而薛狐悲座下雙妖也死在姬搖花座下雙使手下，可以說是全軍覆沒。

可是現在姬搖花呢？她與兩個巡使卓天成和崔鬼坡究竟去了哪裏？

× × ×

無情的臉色忽然變了，疾聲道：「快回『留侯廟』！」

周白宇的臉色也變了，第一個就竄了出去。

「魔姑」殺了薛狐悲之後，自然會想追殺無情，發現無情已踪跡全無，必以爲無情乃去尋找北城殘兵的下落，所以必定設法兜截無情，或索性乘狠全力攻打「留侯廟」，以絕後患。

姬搖花斷斷沒有想到無情竟憑二巡使的嘯聲，識別方向，找到了黃天星等，並再找周白宇等，去救助黃天星諸人。

就在無情率周白宇與白欣如再次到山洞的時刻，正是姬搖花率雙巡使及僅存的四十五個「藥人」高手，全力撲襲「留侯廟」。

如今「留侯廟」中只有熊、趙、高、彭四位護法執事，連周白宇與白欣如也來了此處，豈能應付這可怕的攻勢？

所以人人臉色大變，立刻趕赴「留侯廟」。

× × ×

「留侯廟」依然屹立在黑暗中，可是一切已不同了，巍峨的廟宇已不再是殺氣，而是森冷的寒意。

尤其周白宇，更加感覺得出這寒意。

因爲「留侯廟」前後左右，已沒有一個是活人，廟前倒着的是屍體，廟裏倒着的是屍體，廟後倒着的也是屍體。

廟前第一個倒下去的人，便是那使虎頭流金鐺的梁護法，他雙眼凸出，脖子變形地窄小了起來，是給人活生生用布帶勒斃的。

用布帶作爲武器的，正是姬搖花的看家本領。

可是彭，高，趙護法呢？

周白宇的眼睛又亮了，因爲前後左右都有屍首，但屍體並不算太多，約莫有三十來具，其中大半是巳受傷或不能動武的人。

其他的人呢?

忽聽無情在廟後喊道：「他們從這裏撤走。」

黃天星，周白宇等立即掠了過去，只見廟後有一處樹叢東倒西歪，直向山邊的一條通路延去，地上滿都是凌亂的脚印，有時還有血漬。

彭，高，趙幾位護法畢竟是老經驗，一旦估量出自己絕對抵擋不了對方的攻襲時，立即率衆向廟後撤退，姬搖花的部隊集中在廟前決戰，待發覺時，便巳遲了。

這當然是梁護法帶一批殺身成仁的北城高手引開他們的目標才能成功的，可是梁護法這批人也犧牲了。

姬搖花等發現北城的人巳逃，雖然是遲了一些，但遲了並不等於沒有機會了。姬搖花發現他們逃的路向，即刻追殺。

北城的人帶着一批傷者與婦孺老幼，如何能逃得出這批殺人魔鬼的追擊呢！

照這樣的情形看來，姬搖花因傷目後心性大變，巳不想活捉北城的人作「藥人」，只求斬盡殺絕，把眇目之恨，遷怒到北城這一干無辜者的身上去發洩。

無情等也立刻動身，他們只希望能在「魔姑」截住北城殘卒之前，先截住「魔姑」，以決一死戰。

× × ×

巳經是第十四個死人了。

這條路越走越荒蕪，奇岩巨石，一座座似憤怒的守護神般的，怒視着這亂石削壁的山谷。

而在這條路上，巳倒下十二個北城的高手，兩個藥人。

周白宇眼筋都紅了，姬搖花等顯然巳追上了北城的人，北城的人一面逃一面派出高手斷後，只是一旦與藥人硬拚，都傷亡慘重。

無情忽然問道：「這條路是通往那兒去的?」因爲他瞥見崖石上有「石門滾雪」四字，力拔山河勁道萬鈞，不禁問道。

白欣如道：「此處通往褒城北門，離北馬鐸約二十里路。」

無情目光一亮，說道：「要是眞的進入褒城，我們也許就能和姬搖花打一場硬仗。」

所謂「北馬鐸」者，乃褒城以南十八里處，立有漢時「蕭何追韓信」的碑石。所謂「褒城」，是摩崖石山一帶，有古代的「鑿石架空，飛梁閣道」之奇，共築有閣棧二千八百九十二間，工程艱鉅，氣魄非凡。褒城北門又稱「石門天險」，爲過留霸第一險。褒城有「一笑傾城」紂王美姬褒姒的古蹟，據說「烽火戲諸侯」即在此處。摩石山上更刻有漢時的「石門頌」，魏時的「石門銘」，均爲漢隸的翹楚。

黃天星沉聲道：「但願能與那魔鬼於褒城決一死戰！」

× × ×

褒城，枯草萎枝處處，烈陽如炙。

四面有高岡，岩石奇巨，而一羣人就在山腰上，作捨死忘生的決戰。

無情等來不及從山岡上望見這些人時，正好是因爲一聲慘叫，無情往下望去，恰好看見一個眇目悍婦，五指插入趙護法的胸膛。

其他的北城高手，咬緊牙關，苦苦支撐。

約莫四十餘名藥人，仍在瘋狂的圍攻着。

周白宇一見此情，心血賁張，大喝一聲：「妖婦，休得張狂！」

連人帶劍衝下山坡，跟着就要衝近姬搖花，猛地綠衣一閃，三點青光直打周白宇上、中，下三路。

周白宇半空白虹一折，再折，三折，一連三折，躱過三點青光，劍勢仍直指姬搖花。

綠影再閃，憑空而至，兩柄金鈎半空格住周白宇的長劍。

周白宇冷哼一聲，劍勢一翻，收劍出劍，兩劍直刺綠衣人「門頂穴」與「跳環穴」，一劍居然刺向綠衣人背後的「龜尾穴」。

「門頂穴」乃在頭頂，「跳環穴」係在腿部，「龜尾穴」却在背後。

周白宇一氣三劍，居然方位不動，連刺三處完全不同的人體大穴，簡直匪夷所思。

可是綠衣人居然不閃不避，雙鈎倒扣，直奪周白宇咽喉。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

周白宇只好收招，他出招快，收招更快，這還不是最快的，最快的是變招，快得他彷彿就是要出這一招似的，「叮叮」兩劍，盪開雙鈎。

來人的攻勢全被招架，但周白宇的劍勢也停頓下來。

兩人交手數招，心中都有了分數，周白宇冷笑一聲，道：「『鬼火追命鈎』卓天成?」

卓天成冷哼道：「你就是北城城主周白宇?」

白欣如就在周白宇掠出的同時間，也撲入戰團，但她甫入戰團，白影一閃，陰笑一聲，只聽有人陰惻惻地道：「好漂亮的小妞兒，豈非送上門來的美餚嗎?」

白欣如怒不可遏，長劍一翻，劍勢看來又柔又陰，其實一瀉千里，潛力萬千，直向來人蓋過去。

來人冷哼一聲，正是「雙筆白無常」崔嵬坡。崔嵬坡雙筆一展，居然左右夾住了白欣如的劍，邪笑道：「你知道這招叫什麼?」

白欣如粉臉通紅，倏然鬆手，雙拳齊出，崔嵬坡過於輕敵，猛覺手上一輕，左右脇巳各中一拳，痛得退了七八步，白欣如巳反手抄劍在握，一連攻出七八招。

周白宇力戰卓天成，白欣如力鬥崔嵬坡，而北城的人見城主與未來城主夫人來到，紛紛抖擻精神，奮起血戰，抵住那四十餘名藥人的猛攻。

無情往下望去，立時知道姬搖花並不參戰，只是發出奇異的尖嘯，而藥人就隨着她的呼嘯或進或退，這些藥人除了可以自動攻擊和防禦外，甚至打到崖邊，也不知停步，有一名藥人就這樣摔下谷去。

姬搖花只是主掌號令，時或乘機驟下毒手，殺死北城中最饒勇善戰的高手，爲她拚死的都是一些迷失了本性的藥人。

戚紅菊忽然驚叫一聲，悲慟欲絕，因爲她看見她哥哥「千里一點痕」戚三功及其丈夫「凌霄飛刀手」巫賜雄也在「藥人

」羣中，雙目似開似閤，臉上陰森一片，在與北城的人苦戰。

而北城能戰者僅賸四十餘人，武功與藥人一比，自然相去太遠，簡直巳到千鈞一髮的時候了。

無情急道：「黃老堡主、鄺兄、戚女俠，比妖婆武功高强，你們必須圍攻她，再設法誘她上此台來。」

黃天星如火鵬展翅，急旋而下，戚紅菊也似一隻燕子般掠了下去，鄺無極丈二長戟一挺，飛奔而下，姚一江摸摸鏢囊，跟着奔下石台。

梅、蘭、竹三劍婢，也想下去，無情道：「妳們三位，可有帶火酒、火摺子等物?」

黃天星等這一行人遠在寶鷄鎮上起，便炊食自給，而且爲愼重起見，一米一水無不用自己所配備的，連火水也携帶不少，火摺子是行走江湖必備之物，自然少它不了。無情一一收過，又命四劍童等把衆人的衣物掏了出來，然後又道：「你們七人把附近易燃之物枯木之類收集過來，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四劍童對無情，自然是唯命是從。竹劍却奇怪道：「無情公子，你要這些幹什麼?」

無情點頭道：「姬搖花武功高强，我們恐非所敵，唯有以計勝之。昔日此地是紂王烽火戲諸侯處，今日我們却要以烽火除妖婦！」

竹劍、梅劍、蘭劍等相覷一眼，即振衣而去。

無情一人獨坐轎中，冷視戰局。

× × ×

黃天星一撲到姬搖花處，大刀一展，一招「長沙落日」，迎頭砍下。

姬搖花乍見黃天星，十分驚訝：「你居然逃脫出來！」她只說了七個字，但巳化解了黃天星這一刀，還擊了六招，黃天星也退了六步。

可是，這時一道冷風，直到姬搖花背門。

姬搖花右手一撤，長架捲出，竟套住戚紅菊的長劍。

鄺無極的丈二長戟却認準姬搖花的右目就戳了下去。

姬搖花冷笑一聲，不得不鬆手，只見黃帶一捲，又搭住鄺無極的長戟，輕輕一帶，竟把鄺無極連人帶戟帶下山崖去。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刹那間，黃天星手臂一張，巳硬生生抱住鄺無極，在崖邊硬硬頓住，沙石簌簌而下。

姬搖花冷笑一聲，乘機出掌，擊向鄺無極背門。

只要這一掌命中，鄺無極與黃天星就得雙雙滾下深谷裏去。

正在此時，三枚飛鋼直射姬搖花，姬搖花貼地低頭，竟似游魚一般躱了過去，巳撲近發射暗器的姚一江，反手一掣，手中巳多了一柄金光閃閃的短劍。

姚一江一驚，姬搖花巳欺近他身前，姚一江的暗器最忌近身搏擊，正待急退，姬搖花的短劍巳完全沒入他腹中去。

姚一江慘叫一聲，墮下萬丈深崖。

姬搖花一劍得手，却來不及拔劍，戚紅菊的長劍巳至，姬搖花閃身避過，姚一江巳連人帶劍消失在崖下。

姬搖花返身怒視戚紅菊，獨目中兇狠殘毒，手中布帶一揮，就撲了過去，戚紅菊不敢戀戰，返身就跑，直往石台掠去。

姬搖花目中怒光一閃，急追而去。

那邊的黃天星與鄺無極，也急追姬搖花，以拯救戚紅菊之危。

這邊姬搖花一上手間便殺了「滿天暗器」姚一江，逼得「逢打必敗」鄺無極險象還生，也擊退了「金刀無敵」黃天星，更追殺「小天山燕」戚紅菊，可是另一邊的戰局，却即時起了異樣。

姬搖花一心對敵黃天星諸人，藥人便無人控制，威力大減，北城的人乘機緩過一口氣。唯有不受影响的是「南方巡使」卓天成與「北方巡使」崔嵬坡，二人正與周白宇及白欣如越打越酣，勝負未分。

姬搖花與戚紅菊在江湖上都是以輕功見長的，可是姬搖花之所以與戚紅菊齊名，乃因借江湖上「飛仙」之名來隱匿其「魔姑」的身份，所以輕功也只表露五分，而今兩人全力施爲，一比起來，戚紅菊大爲遜色，黃天星、鄺無極也苦追不上。

姬搖花也明白局勢，知道必須速戰速決，當下尖嘯一聲，登時有兩名在左近纏戰的藥人，分左右截住戚紅菊去路，出手猛攻。

戚紅菊本來就未必能接下姬搖花三招，而今再有兩名藥人的夾擊，實在斷無倖理。

就在這時，白光自石台上驟起，至戚紅菊面前一分，竟分成兩道，「噗噗」二聲，兩支鋼椎分別釘入兩名藥人的心口！

這兩名藥人在江湖也是有名有實的高手，只是本性巳失，神智昏迷，無情射出這兩椎，又十分巧妙，看來是射向戚紅菊的，半途才急折而出，擊中最後目標，連姬搖花這等高手也相救莫及，這兩名藥人又怎能來得及閃躱。

姬搖花一見石台上有暗器，便知無情也在上面；就算不追殺戚紅菊，她此刻也非上石台奪無情之命不可。

她眇一目之故，雖說是薛狐悲下的手，但若非無情在場，她斷不致讓薛狐悲欺近身邊，若非無情擲出那一刀，薛狐悲那一針，她說不定可以避得開去；所以她對無情痛恨至極，恨不得親手致他於死地。

姬搖花提氣直上，轉眼間巳追上戚紅菊，一掌拍出。

戚紅菊强提眞氣，猛力一衝，冲天而起，避過一掌。

姬搖花右手一振，長布捲出，巳纏住戚紅菊足踝。

戚紅菊玉容變色，這時，又見精光一閃，一枚六面錐，盤旋飛來，恰時切斷了布帶。

姬搖花怒極大喝一聲：「你躱在那兒放暗箭，看本仙姑不把你揪出來，剁成肉醬！」

長身而起，巳登上石台。

姬搖花自恃藝高胆大，一方面又怒不可遏，決意要親手殺死無情等，她一躍上石台，只見那奇怪的轎子，巳向她衝來。

姬搖花曾目睹無情以轎子上的暗器機關，把「魔頭」薛狐悲打得落花流水，她雖自負技冠羣雄，也有三分忌諱，全身即

時拔起。

姬搖花這一拔起，時間上捏算得十分之準，就在轎子離開她身軀僅有三尺之遙時，她才全力急起。

這一下，無情全力衝刺，必收勢不及，滾下石台去的。

可是姬搖花正全身急起之時，轎子的槓棍頂端，突地彈出兩柄尖刀，各長五尺，直取姬搖花左右雙胸。

姬搖花明明算準轎子離她尚有三尺，沒料刀尖一出，姬搖花就算飛身而起，也來不及了。

就在這時，只聽「騰騰」兩聲，姬搖花的兩隻手姆食二指一彈，正好彈在刀上，兩柄刀一折爲二，飛上半空，轉而射入轎中，快若驚鴻。

眼看二截刀尖就要射入轎子中之際，忽然轎中精光一閃，一柄飛刀半空橫飛而出，刀鋒刀柄各碰撞中那兩截刀尖，三樣利器，變成直射姬搖花。

這時轎子勢不可當，急撞姬搖花。

就在這一刹那間，姬搖花忽然失去踪跡。

姬搖花站的地方就是石台邊緣，姬搖花影踪一失，轎子立止，就在石台的邊緣硬生生頓住。

那三柄刀，在空中閃了一閃，亦告消失。

就在這時，姬搖花的人就像鞦韆一般，呼地一聲盪了回來，倏然出現在轎前，十指如十柄尖刀，直插入轎中。

× × ×

姬搖花並無退下石台，她只不過在電光火石間，雙足鈎住台邊，向下一倒。

等到暗器都過了之後，她即刻像鞦韆一般盪了回來。

姬搖花之出手之快，簡直匪夷所思，她的人才出現，根本看不見她出手，她的手已插入簾中了。

可是她的手一插入簾中，那簾子立時變成了一塊薄薄的鐵板。

姬搖花十指穿過鐵板，但手掌却穿不入，兩隻手便硬生生停在那兒。

這時轎子的檻部忽然射出三點星光，直取姬搖花胸腹之際。

任何人雙手伸了出去，胸腹之際都是極大的空門。

何況在這刹那間姬搖花絕不可能來得及把手抽回來。

可是這空門不見了。

姬搖花的手的確來不及抽回來，但她雙足一起，一連踢出四脚！

四脚中的三脚，把暗器踢飛，直射向自台下猛衝上來的黃天星，鄺無極與戚紅菊。

最後一脚却是踢向轎檻！同時間姬搖花十指由插易爲抓，用力一扯。

就在這一踢一扯之際，「劈拍嘩啦」一陣聲響，轎子被踢倒飛三尺，而整塊鐵板，都被扯了出來。

這刹那間，板裂而出，轎中猛暴射出數十點星光。

姬搖花猛把鐵板一掄，只聽一陣「劈拍拍」的聲響，好像雨一般密集的東西都釘在鐵板上。

聲音一停，姬搖花就衝了過去。

她是以鐵板爲盾，直撞了過去的。

鐵板撞上轎子的槓木，去勢不止，直向後猛退。

後面就是山崖，萬丈絕崖。

姬搖花力聚於臂，瞬間轎子已被推向山崖的邊緣。

轎子向山崖落下的刹那間，轎中一人冲天而出，急飛過姬搖花頭頂，七點精光由上自下射出。

姬搖花的鐵板足可把前面守個密不透風，可是頭頂，背後却是個大空門。

這七點精光正是打向姬搖花的頭部與背部。

就是這刹那間，姬搖花已把轎子推落山崖。

同時間，她的頭、背之空門，變成了鐵板，七點精光齊齊打在鐵板上。

轎子轟隆轟隆的掉下山崖去，這時有十道幾乎完全聽不見的風聲，忽然在空中閃過。

姬搖花的雙目只剩下一目，而且以鐵板作武器，所以根本看不見。

姬搖花的耳力極好，她以鐵板作盾，處處均能守住暗器的攻擊，乃因她能聽聲辨影，暗器打她不着。

可是她這次聽不見，因爲暗器實在太小了，帶不起什麼風聲，更何况轎子落下山崖之聲又蓋過一切。

這些暗器是十枚銀針。

十枚銀針就自姬搖花適才在鐵板上插的十個洞孔裏飛了進去。

姬搖花發覺時，針已穿過洞孔，也就是說，離開臉孔只有半尺。

同時間，無情身影正自長空落下，但忽然之間，聽見漫天暗器之聲响起。

只見姬搖花雙手在鐵板上一緊，釘在鐵板上的三四十件暗器，全噴射向無情。

無情半空猛一吸氣，竟不落反昇，出手如電，雙手連揚之間，二十多件暗器射出。

無情這一昇起，已躲過一半的暗器，另一半暗器，他也用暗器撞落。

這時姬搖花手中的鐵板，突然脫手飛出，在半空中追拍無情。

在鐵板飛出的刹那，無情在一瞥間看見，姬搖花用牙齒咬住那十支銀針。

無情忽然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失敗，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尤其是在這生死一髮之間忽然想起。

鐵板急追無情，無情知道，這一下他是絕躲不開去了。

他的轎已毁，他的暗器失手，若這鐵板是飛襲向他，他或可躲過，但如此横拍過來，無情無法可躲。

唯一的辦法只有用雙掌硬接，但這一接之下，功力殊異，非給震下石台不可！

這一震下石台，死生未知，而那最後的計劃，也無從進行了。

鐵板飛拍，無情人未沉下，心已沉了下去。

就在這時，一聲暴喝，金光橫飛，半空一閃，硬生生把鐵板砍成兩半，各自落下，也不知是給這威猛無比的一刀所震落，還是給那一聲捲天鋪地的大喝所摧落？

來的人正是「大猛龍」黃天星。

黃天星到了，鄺無極與戚紅菊也同時

到了。

鄺無極丈二長戟一横，戚紅菊長劍一起，齊齊衝出。

姬搖花忽然開口，十枚銀針，噴射而出。

鄺無極急把長戟舞得個風雨不透，戚紅菊只好像燕子一般地掠了回來。

這時黃天星與無情均已落地，與鄺無極及戚紅菊並肩而立。

四人站在一起，心中覺得很溫暖，因爲有朋友同生死、共患難。

可是四人心中不覺一陣驚悸：因爲這姬搖花的武功，實在太高了，不但太高，簡直是勢不可當，無堅不摧。

姬搖花以獨目冷冷地望着他們，冷冷地道：「你們死吧！」身形展動。

無情忽然低聲喝道：「放火！」

× × ×

在姬搖花撲上石台，大戰無情之際，下面的北城高手與藥人纏鬥，亦已有了變化。

藥人給予的攻擊，北城餘剩的人是接不下去的，可是姬搖花被激上石台之後，藥人沒有命令，只有被動式的作戰，北城的人與藥人戰鬥已個把月，十分知道這點，便故意用暗器、形勢、逃避等方法與藥人周旋，以致一時更支撐得下去。

姬搖花原想一鼓作氣，先斃了無情等再回來催動藥人，給予北城的人致命的打擊。

她沒有輕視無情的攻擊力，可是無情還是比她想像中更難對付。

而另一邊卓天成大戰周白宇，也有了一個分曉。

卓天成金鈎閃閃，就像天網一般，從天上撒下來，周白宇就像網中的魚，左衝右突都闖不出去。

可是周白宇的人就像一支箭一般，反而向金鈎的漩渦中心連人帶劍衝去！

漩渦中心便是卓天成。

卓天成就像急流中的一塊巨石，急流撞上去，就成了横掃八表的漩渦。

可是一旦把岩石除去，急流只剩下急流，不會再有漩渦了。

周白宇外號「閃電劍」，他劍勢一起，已刺入金鈎之中心。

可是漩渦立即不見了。

雙鈎一前一後，似鐵環一般，箍住長劍。

周白宇凝神定氣，以龍虎山人的「龍虎合擊大法」源源撞出，透過劍尖，直逼卓天成。

就在這時，卓天成突然鬆手。

卓天成雙手一展，兩點青綠色的火芒閃電射出。

× × ×

周白宇臉色變了。

劍已被雙鈎掛住，若抽劍回擋，十分不便，而且，勢必來不及，周白宇只好放劍。

他一放劍，雙手五指「手揮琵琶」，急彈而出。

就在他棄劍的一刹那，卓天成已反手撈住雙鈎。

可是周白宇這兩彈是嵩山的「仙人指」法。

卓天成料定他的成名「鬼火」，是任何人也接不下的，可是嵩山「仙人指」，乃以指勁吐納，所以指不觸物，也能碎玉斷金，「鬼火」立即被彈了回去。

這種「鬼火」，稍貼身必全身潰爛而死，卓天成自己也無藥可救，大驚之下，只好棄鈎退身。

就在他棄鈎的同時，忽然小腹熱辣辣地一痛。

就是這一痛，他便像一隻被抽了氣的球，忽然落了下去。

那兩點「鬼火」便打在他的雙目上。

卓天成立即瞎了，在他慘叫到第三聲的時候，他便死了。

他至死也想不透，周白宇用什麼方法，能如此迅速地撈住長劍，並刺入他腹中去。

× × ×

其實周白宇也來不及撈劍。

他只是在施「仙人指」的同時，也踢出一脚。

脚踢中劍柄，劍帶動金鈎，向前一撞，插入「南方巡使」卓天成腹中去。

這一下便結束了卓天成的性命。

卓天成一死，周白宇立即抄劍撲起——撲向白欣如與「雙筆白無常」崔嵬坡的戰團中去。

崔嵬坡與白欣如武功上本難分上下，白欣如劍法以陰柔綿延爲主，崔嵬坡的筆法却可點、刺、捺、按、擦、戮、指、拖、夾、格、挑、劃爲主，千變萬化，再加上白欣如的應戰經驗本就不如崔嵬坡，所以越打越落下風。

就在這時，崔嵬坡右筆忽然直點白欣如的「氣海穴」。

白欣如長劍向下一掀，挑住鐵筆。

可是崔嵬坡的左筆倏然點向白欣如眼下的「承泣穴」！出手之快，像本來就是點「承泣穴」，與「氣海穴」全然無關一般。

然而他的右筆仍逕直點向白欣如的「氣海穴」。

崔嵬坡有兩支筆，白欣如却只有一柄劍。

白欣如玉指一抓，却抓住了筆桿。

崔嵬坡陰笑一聲，雙手一震。

在一震的同時，兩管筆筆之端，忽然射出兩團黑水。

這兩團黑水，又腥又臭，當然不是墨汁。

任何一個人只要沾上一滴，後果絕不會比沾上「鬼火追命鈎」卓天成的「鬼火」好上多少。

白欣如花容失色，急把頭一偏，臉上的那一團墨汁擦頰而過。

可是她只有一雙眼睛，當她發覺時，已避不開射向「氣海穴」的那一團墨汁。

就在這時候，忽然伸來一隻手，姆食二指一彈，嵩山「仙人指」勁逼出，那團墨汁忽然轉了個彎，然後四濺而出。

墨汁濺出，全射向崔嵬坡。

崔嵬坡比卓天成害怕自己的「鬼火」還要來得恐懼，半空中一連三個翻身，避出丈外。

他的人才落地，周白宇已貼身而至。

崔嵬坡雙筆疾刺而出。

忽然雙筆被雙鈎扣住。

崔嵬坡一見雙鈎，心中一寒，知道卓天成巳凶多吉少。

就在這時候，周白宇鬆手，長劍反扎崔嵬坡小腹。

崔嵬坡雙筆被雙鈎掛住，施動不便，只有往後一躍。

但他只是一個人，周白宇加白欣如，是兩個人。

他背後也沒有眼睛，不知道白欣如的劍在等着他。

他也聽不見風聲，因「素女劍法」是以陰柔稱著的，出劍時快而不帶風聲。

當日白欣如與「武林四大名捕」之追命在「亡命」一役中，就是以這種劍法力戰無謂先生的「無謂杖法」，幾乎能尅制住對方的快杖，但最後因功力不足，終於爲無謂先生所擊敗。

崔嵬坡就撞在劍尖上，他立即彈了起來。

可是周白宇的左掌，貫注了十二成的「無相神功」，同時按在他胸膛上，他便再也彈不起來了。

而且像死魚一般，凸着眼珠子，永遠也不再動一動。

× × ×

「雙筆白無常」崔嵬坡死的同時，北城中的高護法，巳被三名藥人圍攻而死。

藥人也折了七八名，可是北城的人，更加支撐不下去了。

周白宇掠起，立即就要加入戰團，白欣如立時握住了他的手，道：「這些人都是被姬搖花控制的，而今姬搖花巳被無情等引上石台，不如我們合力圍擊而誅之，好過在這兒濫殺無辜之人，而且，無補於事。」

周白宇身形一凝，又急撲而起，拋下一句話道：「好！」

× × ×

無情忽然沉聲喝道：「放火！」

姬搖花一怔，驀然發覺她身後是絕崖，而其餘三面，地上都有大叢大叢的乾柴枯枝等易燃之物，上面又有破布濕衣之類，還有濃烈的火油味。

姬搖花的臉色立時變了，同時間她長身而起！

就在這個時候，左右兩旁同時丟出了七八柄火摺子！

所有的易燃之物，都在刹那間燒了起來。

姬搖花飛身而起，火勢雖大，要攔住她一掠三四丈的輕功仍是不易。

可是「唰唰」二聲，兩柄飛刀直射她「中堂」、「巽血」二穴！

姬搖花半空翻身，抄住兩柄飛刀，正提氣欲躍過火團，忽然眼前一陣模糊，然後一陣刺痛，心頭一慌，不禁提氣倒退回原處。

原來姬搖花在半空頭下脚上一翻之際，剛好與火頭上冒上來的烟打了個照面，烟薰及眼，而姬搖花只有一隻眼，另一隻眼平常也痛個不得了，再經烟一薰，怎麼奈得住？

姬搖花明白了怎麼一回事之後，又氣又急，氣紅了眼，口中怒叱一聲，又飛身而起。

這一次她拔起足有四丈高，避過火頭，直闖了出去。

無情左右手一翻，四支飛叉，急射姬搖花雙足雙腿。

姬搖花半空把手中兩柄飛刀射出，格開兩支飛叉，雙手一撈，又把另兩支飛叉撈住，正待飛過火綫，忽然黃影一閃，一人挾怒鷹之姿，大海之勢，一刀砍來。

姬搖花只得展雙叉一格，「噹」地一响，兩人俱落了下來，黃天星持刀於火綫之外，姬搖花仍在火綫之內。

姬搖花提氣再起，這一下是怒極而起，無情一動，十顆青蓮子打出。

姬搖花在空中衣袖翻飛，十顆青蓮子，全收入袖中。

黃天星大喝一聲，長空躍起，一招「橫刀斷水」！

姬搖花右叉一帶，竟把黃天星金刀斜斜帶出，眼看就要躍過火綫，忽然一柄丈二長戟，直刺她僅賸的右目。

姬搖花左叉一架，憑手中一柄半尺不到的小叉，居然叉住丈二長戟。

姬搖花馬上閃身，企圖在鄺無極與黃天星之間，閃將出去，可是，迎面來了一柄劍。

戚紅菊的劍！

姬搖花怪叫一聲，力巳盡，氣巳衰，半空一個翻身，翻回火綫之內，正欲再擊，忽然烏天暗地，淚流不巳。

原來在這些易燃之物上，置有不少濕布爛衣之類，火頭一旦燒上這些物件，即起濃烟，姬搖花三衝不過，烟巳生起，而且極濃，況且風吹向斷崖，姬搖花又只有一隻眼睛，所以幾乎什麼也看不到。

而且火頭快要燒向斷崖。就算不是，姬搖花的左眼之痛，再給濃烟一薰，無論怎樣也撐不下去了。

姬搖花尖嘶一聲，這一下，是傾盡全力而起。

這一拔起，竟有五丈高！

她拔出濃烟，勉強可看見一點事物，袖中的青蓮子立時盡向無情射出。

因爲她現在不能視物，又被濃烟所罩，火頭之燃燒聲不絕於耳，最忌的就是無情的暗器。

風向斷崖吹去。

姬搖花人在烟中，看出來就很不容易，但由濃烟之外看衝出來的人，就並不困難。

無情正想發出暗器，可是暗器巳向他射來。

他立刻射出十顆鐵蓮子，撞落了青蓮子。

可是他這一遲，姬搖花眼看就要越過火綫。

姬搖花這一次是竭盡全力而來的。

鄺無極立時撲了上去，長戟猛向姬搖花戮下去。

姬搖花長嘯一聲，一叉擋住長戟，人巳欺入，另一叉刺入鄺無極的咽喉。

完全刺了進去。

鄺無極雙目忽然暴瞪，他一生人巳敗了一百廿八次，這一次是要了他的命！

可是，鄺無極的命也不是這般容易要的。

他放戟，張手抱住了姬搖花，兩人立

時往火堆裏掉下去。

姬搖花大驚，同時間巳放叉，擊中了鄺無極不知多少掌，可是鄺無極仍沒有放手，雖然他肋骨都碎了。

兩個人都掉到火堆裏。

這是驚心動魄的一幕。

姬搖花的右眼立時什麼也看不到，可是她一到地，立時以掌切斷了鄺無極雙手，自火堆裏衝了出來。

她居然還能辨識方向，可是，出來時，身上巳灼傷了七八處，有四五處正在起火。

最重要的，是她雙眼一時什麼也看不到。

可是無情却看到她，黃天星也看到她，戚紅菊更不例外。

三人一齊衝了過去，姬搖花巳衝出了火幕，再不把握機會，是殺不了她的。

無情是用兩粒鐵胆「衝」過去的！

姬搖花正待撲身上的火，忽然雙手一合，抓住一粒鐵胆。

但另一顆却打在她的腿上，立時聽見骨頭碎裂的聲音。

姬搖花武功奇行莫測，最可怕的是她的輕功。

而今一條腿骨巳碎，等於把她最厲害的武器奪去了。

黃天星吐氣開聲，一刀「獨劈華山」砍了下去。

這一刀勢不可當，快而完美，找不出一絲破綻，但只錯了一點。

黃天星不該在出刀時吐氣揚聲。

姬搖花立時知道了，舉起鐵胆一抬，刀砍在鐵胆上，「叮」一聲，星花四濺。

這一下短兵相接，姬搖花一腿巳廢，登時被震倒於地

可是黃天星也退出五步。

同時間姬搖花聽聲辨位，手中鐵胆全力擲出。

「砰！」

鐵胆擊在黃天星胸口上，黃天星噴出一口血，血洒落火中，黃天星仰天而倒。

這時戚紅菊的劍也到了。

戚紅菊與黃天星，幾乎是同時出手的，只不過黃天星武功較高，所以他的刀先到。

這只不過是電光火石間所發生的事。

而姬搖花身上的火仍在燃燒着。

可是她立即抓住了戚紅菊的劍。

戚紅菊的劍快，但却有風聲，有風聲她就能擋。

同時她也抓住一支飛燕鏢。

戚紅菊在衝來的同時，巳打出了飛燕鏢。

不過她打出不止一枚，而是三枚。

就在姬搖花抓住劍的刹那間，兩枚飛燕鏢椎子一般釘入姬搖花的胸前。

鏢一入肉，姬搖花的全身內力也到了胸前。

鏢入肉三分，便再也釘不下去，反被逼得倒射出來。

隨着鮮血一起噴出來。

內勁轉至胸前，姬搖花握劍的手，立時出了血。

但她還是緊執不放。

飛鏢倒射戚紅菊。

戚紅菊的另一隻手五指箕張，食，中二指與無名，尾指各夾一鏢。

可是同時間姬搖花的另一隻手，也完全沒入她胸膛。

沒有慘叫，只有怒叱。

戚紅菊幾乎是馬上斃命的，怒叱的是梅劍，蘭劍與竹劍。

只聽無情乍喝道：「退回去！」

只是戚紅菊這一死，三劍婢是寧死也不退回去的了。

所以她們也就死了。

姬搖花一殺了戚紅菊，她的手立即向身上幾處拍了下去，那幾處正是焚燒着的地方。

她的手帶着戚紅菊身上的血，但凡過處，火便奇蹟地消滅了。

這兩隻手帶着血，帶着傷，只是無堅不摧，任何武器她都可以一手拿住，凡是人碰到她這雙手，非死即傷，連光輝燦爛的火，碰上了她，也變成黑暗。

這是一雙神奇的手，也是一雙可怕的手。

火一被拍滅，三劍婢便至，三婢同時出劍！

姬搖花也立時出招——兩手一腿，一齊攻出。

然後是血，三劍婢倒飛入火堆裏，帶着血。

可是就是姬搖花雙手一腿尚未至收回之際，四條青衣短小的人影閃電般躍出，兩道銀光兩道金芒也同時泛起。

兩道銀光沒入姬搖花雙臂中，一道金芒沒入姬搖花腿中。

還有一道金芒，却沒入姬搖花腹中。

姬搖花的左腿巳被無情的鐵胆敲碎了骨，所以無法防禦左下盤的來襲，金劍就插在她腹中，其他兩柄銀劍及一柄金劍，就插在她雙臂右腿上。

四劍童也立時飛起，好像電殛一般，扎手扎脚的震落石台去。

然後姬搖花也倒了下去，完全地倒了下去。

在這片刻間，她使「滿天暗器」姚一江喪身絕崖，殺了「逢打必敗」鄺無極，插死「小天山燕」戚紅菊，使蘭劍，梅劍，竹劍喪生火海，令「大猛龍」黃天星倒地不起，連「金銀四劍童」也生死未卜，一共殺傷了十名武林高手。

可是她也倒下了，身上被燒炙了七八處，皮都焦了，胸前有兩個小孔，是飛燕鏢所釘的，右手掌被長劍劃了一道口子，又深又長，左腿骨被無情的鐵胆打碎，右腿上嵌了一柄劍，左右雙臂也是。

要命的，是腹中也嵌了一柄短劍，幾致沒柄。

但她還沒死，蜷伏在地上，在慢慢蠢動着，也不知是痛苦，還是因爲懊悔，竟輕輕哭泣起來。

這一下，火海邊只剩下她和無情兩個人。

姬搖花吃力的，艱辛的，舉起了完美無缺的左手，輕輕地搖擺着，向着無情。

無情知道她要死了。

就在這一刻，無情想到紫柏山上，浮雲，明月，石上，姬搖花纖細的手，溫存地遞給他一塊燒紅了的兔腿。

那晚輕輕的語音，溫柔的笑靨，加上他寂寞時有人聽他的傾訴，彷彿天涯遊子終於回到自己的家園，那一股溫暖中帶着吃驚，甜蜜中帶着迷惘，無情是永生不忘的。

那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愛情呢，在無情孤獨的生涯裏，冷酷的行業中，是甚少遇見過，甚至是還沒有遇到過的。所以無情不知道，……愛情不比敵人，是可以判斷出來的事。

那晚的風清，那晚的月明……而今那纖纖的玉手，竟變成了血手——無情的心，不覺一陣陣絞痛。

就在這時候，他聽見姬搖花殘弱無力的聲音，這樣地喚着他：「無情……你……你過來……」

無情不是無情，不是不能無情，而是人非無情。

所以他雙手在地上一按，平平飄到姬搖花身前。

姬搖花滿身浴血，不但不能站，而且連動也艱難，可是她的容色，居然還很艷麗。

是迴光反照的一刻？使她的容顏回復往常的美麗？

她瞎了左眼，已永遠不能再睜開來——但她右眼已經可以看見東西了，火勢已慢慢平息下去，燃料已近燒完，濃烟密聚了一陣，現在已全散了。

也許被烟薰過後的眼睛，因被淚水洗過，對這世界會看得更清楚一些——不過在姬搖花來說，這清楚可能是最後一次的清楚了。

只見姬搖花乏力地笑了一笑，道：「……你的智力很好，……你的暗器手法也很好……你的轎子也……它給我毀了……你……你傷不傷心？恨不恨我？……」

無情搖搖頭，他可以斷定，被毀的不是轎子，而是他的心。

轎子毀了，只要人在，可以再造。心呢？

「我知道你恨我騙你……我……我也不求你原諒我……」說到這裏，姬搖花呼吸急促起來，雙頰也熱紅了起來。

「那些藥人……他們還有救……我要告訴你……救他們的方法……」只見姬搖花緩緩伸出了手——這左手沾上了血珠，但仍舊顯得那麼如玉如琢——掙扎道：「我……我只要你在我臨……臨死前，握一握……我……的……手……」

「人之將死，其言亦善」，無情的眼眶有些潮濕了，是因爲感動，還是悲傷？

他慢慢伸出了手，與姬搖花的手握在一起。

陽光下，這一雙緊握的手，從一隻變成兩隻都沾滿了鮮血！

可是這難得的和祥，突然變了。

× × ×

變得極快！

姬搖花的手忽然一滑，已扣住無情右手之脈門。

無情臉色大變，左手已經亮出三枚小箭。

姬搖花的手一緊，無情咬牙苦忍，但手中箭俱已鬆落。

然後兩人就僵在那裏，一雙手依舊是緊握着，不過已完全沒有一絲和諧的感覺了。

接着下來的是姬搖花的笑，得意且痛快的狂笑，如一隻黑梟。

她一面笑，手一面用力，無情的臉色，由青轉白，大汗如豆滴下，遍佈臉上，濕透全身。

這時兩道白衣人影已直射上石台來。

這兩人一上石台，便呆在當堂，他們沒料到所觸目的是這樣一幕慘烈的情景。

金銀四劍童分別倒在石台前，呻吟輾轉却爬不起來。

火已熄滅，偶然有烟冒出，那兒倒着鄺無極與三劍婢的屍身，火堆旁倒着戚紅菊的屍身，以及生死未卜的黃天星，而姚一江早已屍骨無存。

這是一場何等慘烈的戰鬥啊！

而姬搖花滿身浴血，却緊扣着無情的脈門，狂笑不已：「你以爲他們還會有救嗎？告訴你，廢人，一旦成了我的藥人的，便永不超生了。」

無情沒有作聲，這時他已沒有話說。

第二次了，第一次他在北城內，也是被姬搖花這樣用計，扣住了他的脈門，要不是薛狐悲出襲，只怕他早已被凌遲處死了。

這是他第二次上當了。

是什麼事物，蒙蔽了無情聰慧的眼睛呢？

無情只覺得自己是笨蛋，天下第一號的呆子。

這時姬搖花忽然一聲斷喝道：「站住！再走近一步，我就先斃了他！」

周白宇與白欣如已折至姬搖花身後，正圖欺近，姬搖花馬上警覺，周白宇與白欣如，不敢再進一步。

姬搖花忽然全身抽搐了一陣，但手仍緊握無情的脈門不放，好一會才用一隻眼睛陰鷙的掃視全場，冷笑着說道：「我要挾持着你，跟我一道回去，這樣，他們才不敢向我動手——你放心，只要我這次能夠活着回去，待我養好了傷，今天在場的這些人，絕沒有一個能夠活命，包管與你共赴黃泉。」

無情沒有開口，姬搖花手中的眞氣一直在撞擊着他。

五臟六腑像被掀開來一般難受。

姬搖花忽然發出一聲尖嘯，嘯了一陣，大概因爲疼痛而停了，喘息了一陣，又尖嘯起來，石台下的藥人，紛紛停手，搶上石台來。

姬搖花是要挾持無情爲人質，然後用藥人保護她全身而退。

而且只要她還有活着的一天，她誓必報這個仇。

姬搖花四肢全傷，胸腹受創奇重，出手已慢，可是她的眞力未散，就算以黃天星如此內力深厚的人，也未必能抵受得了她在脈門下眞力一摧，更何況是無情。

周白宇，白欣如也怔住了，姬搖花與他們是血海深仇，但無情遠道而來，爲的是協助北城，而今有難，他們斷斷不能眼看他死在姬搖花手裏啊。

可是一旦姬搖花得脫，縱虎歸山，不單是北城與其他三大世家，整個武林，也永無太平之日了。

只聽姬搖花獰聲大笑，道：「你跟我去吧！」

左手一緊，正在這時，無情目中忽然神光暴長，開口喝道：「不！」

烏光急閃，自他嘴縫急打而出。

姬搖花算準無情絕無法出手，却絕沒料到暗器自無情口中射出！

她想躲已遲。

烏光直沒入她的咽喉。

完全插了進去，而且，切斷了她的喉管。

姬搖花雙目暴睜，喉嚨咯咯作聲，無情全力一掙，竟掙不出姬搖花的手。

就在這時，周白宇已一掌切下去。

「無相神功」凡至之處，可斷金碎石，這一掌切下，姬搖花的左手登時「嘿托」一响，垂了下去。

白欣如的劍也立時到了，風聲全無，已自姬搖花的後胸，直穿過前胸，就像當年追命一案中，她刺殺無敵公子一般。

姬搖花瞪着眼，看着無情，血染全身，緩緩伸出帶着劍傷的右手，遙指無情。

白欣如畢竟是一個女孩子，眼見此情此景，不禁嚇得鬆手後退，連劍也不敢拔出來。

姬搖花手指顫抖着，似乎想說些什麼，可是，終於說不出來，便在靜靜的陽光中，伏倒在地上，永遠，永遠再也起不來了。

「魔姑」姬搖花終於死了，爲禍江湖，令人聞風色變的「四大天魔」及十六名手下，終於全被殲滅了。

那些藥人，正衝向石台，姬搖花一死，他們都像漏了氣的皮球一般，就倒在上石台的斜坡上，跟姬搖花一樣永遠也爬不起來。

他們已沒有了靈魂，只有一副行屍走肉之肉體是屬於姬搖花的，姬搖花一死，他們自然也活不下去了。

其實自從他們被姬搖花所擒後，他們就根本沒有再活過。

「金銀四劍童」並沒有死，只不過是給姬搖花震昏過去而已，就在那一刻，姬搖花已中了四劍，也沒有足够的力量把他們殺掉。

黃天星也沒有死，不過傷得很重，那一顆鐵胆，碎了他三根肋骨，以及一身嚴重的內傷。

不過「大猛龍」黃天星縱橫江湖五十餘年，這一顆鐵胆，他還挨受得起。

無情就怔在那裏，也不知是高興，還是難過？

他自己也不知道，這究竟是一場勝仗，還是敗仗。

「你……全無武功，這點也是人所皆知，所以你那一招最後的致人於死之法，儘可能在萬不得已時才使用……」

現在他使用了，沒有人料得到他最厲害的一記後着，是以嘴中噴出暗器。

連姬搖花也避不開去。

他被扣脈門之後，一直沒說過話，便是要運聚勁力，認準時機，給予這致命的一擊。

他是成功了，不過他一點也不開心。

周白宇望下石台，只見北城僅存六十多人，也仰首望着他，他只覺得好疲倦，好疲倦，責任像千萬斤的石担，壓在他身上。

不過姬搖花算是死了，仇也報了。只要他活着的一天，他必能重新在北城撐起來的。

白欣如輕輕走了過來，依偎着他。

無情忽然聽見一陣馬蹄聲，隨目望去，只見兩個帽插紅翎，身着藍衣勁裝，腰繫紫帶的人，正快馬奔向石台。

無情劍眉一揚，因爲他知道，這兩人是滄州兩名名捕頭，兩百名捕頭，可能都及不上這兩人的能幹。

能够遣使他們的，只有諸葛先生一人耳，除非有天大的案件，否則也絕不會動用他們倆。

這兩位名捕顯然是日夜跋涉，趕路來找無情的。

也就是說，有更大更辣手的案件，等着無情去辦。

無情望望烈陽的天空，荒蕪的褒城異石，台上的死屍，也不知是興奮，還是疲乏？

（續完）

正宗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萬花園中埋下炸藥，景二公子擬誘楚小楓等進入萬花園，將他們盡毀於炸藥之下，但楚小楓機智過人，洞燭其奸，不入圈套，景二公子無法可想，竟欲與楚小楓同歸於盡，詎楚小楓已學得挪移步法，雖左肩受創，但景二公子卒死於劍下，此際，萬花園中由一白衣老人率領三十劍手衝出，楚小楓左肩負傷，但却不顧董川等上前迎戰，他單人獨劍闖入對方劍手羣中，只一陣旋轉，對方已有半數人倒下斃命，而楚小楓的創口也迸裂流血不止，白鳳急命楚小楓休息，他也實在很累，在大樹下坐下，閉上雙目——

隻身肩重任 獨力挽狂瀾

紅牡丹屈下一條腿，跪在地上，重新替楚小楓的左肩敷藥，裹傷。

白鳳沒有跟過去，白梅卻隨在身後而來。

在羣衆之中，白梅對楚小楓瞭解的最深，對他的事情，也瞭解的最多。

白鳳能答允三妖女，追隨在楚小楓的身側不聞不問，也是出於白梅的勸說。

這地方，應該已經很安全，距離萬花園雖然不太遠，但卻有數十名丐帮中第一流的高手，守衛其間。

白梅蹲下身子，低聲道：「孩子，有事情交待我麼？」

楚小楓輕啓雙目，微微一笑，道：「老前輩確是晚輩的知音。」

白梅道：「孩子，那是因爲老夫對你的事，知道的多了些，如果眞談到你的知音，丐帮的黃老帮主，才是你的知音了。」

楚小楓說道：「這一個，晚輩實是不敢高攀。」

語聲一頓，接道：「老前輩，告訴董掌門師兄，要他全神貫注，對付黑豹劍士。」

白梅一怔，道：「怎麼，黑豹劍士也在萬花園中。」

楚小楓道：「至少有一部份，如果景二公子是這園中的首腦，他會召集一部份黑豹劍士來。」

白梅道：「除了無極門中人，很難阻止黑豹劍士奇特的攻勢……」

楚小楓道：「一志師弟的劍招，不知道練的怎麼樣？」

白梅道：「他人一淸醒就練，董川也傳授的很用心，但，他是否練的很熟，那就很難說了。」

楚小楓道：「希望他練得很熟了，也好多一個人對付黑豹劍士。」

白梅道：「小楓，最重要的是，你的傷勢要快些好……」

楚小楓接口道：「其實，晚輩的傷勢，並不要緊，只是師娘要我休息，晚輩不忍拂她之意。」

白梅笑一笑，道：「其實，你傷的不輕，只不過，你還支撐得住。」

楚小楓道：「老前輩，目下重要的事情，第一，是要想法子對付黑豹劍士，第二，日前一把大火，把萬花園的劍士，全部趕了出來，他們人多勢衆，那一擠，勢必會把萬花園中的高手，全部都擠了出來，那時，他們情急拚命，勢必會有一場激烈的搏殺，就算丐帮和排教中人，人手衆多，只怕也無法擋住他們的衝擊之勢。」

白梅點點頭。

楚小楓道：「迎敵的辦法，是把丐帮和排教的弟子，暫時埋伏起來，萬花園中人衝出來的時候，先發一陣排箭，施用暗器，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白梅點頭道：「好，我立刻去告訴陳老叫化子，叫他們丐帮和排教中人，好好的安排一下。」

楚小楓道：「我們已掌握了主動，用不着和他們全力硬拚。」

白梅讚許的笑一笑，轉身而去。

楚小楓却召過三婢，說道：「我傳妳們的劍法，練熟了沒有？」

綠荷道：「我們雖然很用心練習，但却一直沒有練習得太好。」

楚小楓笑一笑，道：「等一會，如若黑豹劍士出頭，你們就一齊出手，想法子助丐帮一臂之力。」

綠荷道：「公子，你要我們去對付黑豹劍士麼？」

楚小楓道：「是！」

綠荷道：「公子，黑豹劍士學的招法，很怪異，招招取命，我們三姊妹，根本無法接下他們一招。」

楚小楓笑一笑，道：「綠荷，你可是很怕死？」

綠荷道：「婢子不是怕死，而是，我們根本沒有法子帮忙，上去，也是白白的送了一條命。」

楚小楓道：「妳們三個人練的劍法，就是黑豹劍士的剋星。」

綠荷道：「眞的？」

楚小楓點點頭。道：「不過，是不是需要你們出手帮忙，眼下還難預料，如若無極門中我那幾位師兄弟，可以對付，就用不着你們出手，如若他們人手不够，妳們就出手帮忙。」

綠荷道：「到時候，公子盡管下令，我們聽命行事。」

這時，萬花園後，已然冒起了濃烟。

顯然，丐帮弟子，已經放起了火。

出人意外的是，萬花園中，並沒有人衝出來。

花園中繁花依舊，靜靜的不見人踪。

火勢蔓延的很快，不大工夫，火勢已然進入了萬花園。

楚小楓雙目圓睜，望着逐漸蔓延的火勢，心中念頭輪轉，根本就沒有在休息。

忽然間，楚小楓若有所悟，霍的跳了起來，高聲說道：「快些退開。」

陳長青，白梅，疾如流星一般奔了過來，道：「小楓，什麼事？」

楚小楓道：「要他們快些撤走，越快越遠越好。」

陳長青，白梅都是老江湖了，聞言立刻警覺，高聲說道：「要他們快些撤退。」

兩個人聲音很大，有如擊鐘震耳一般。

楚小楓也高聲叫道：「諸位請快些向後撤退，那萬花園中，埋有火藥。」

埋伏的丐帮弟子，都聽到了陳長青和白梅的喝叫之聲。

但却守在原地未動。

但楚小楓這一聲喝叫，却如巨雷貫耳一般，立刻間，人影閃動，紛紛向後退去。

綠荷低聲道：「公子，咱們也走吧！」

楚小楓道：「再硬撐下去，死的就無味的很。」

轉身向後奔去。

這些人，都是身負武功之人，奔行極快，眨眼間，人已走出百丈之外。

就在此時，萬花園中，突然響起了一陣驚天動地的爆發之聲。

有如山崩海嘯一般，先是一股水柱，冲天而起，緊接着，花樹枝葉，夾帶着無數的砂石，飛了起來。

剎那間，砂土瀰天，景物消失，全部被砂土給遮了起來。

飛起的砂土，飛濺到數十丈。

整座的萬花園，似是飛了起來。

緊接着是一片冲天的火焰，距離百丈的丐帮弟子，都感受到了那炙人的熱力。

幸好丐帮和排敎的弟子們，撤退的很快，也退的够遠，如若他們再晚上片刻，只怕有大部份的人要受傷在這火藥桐油的爆燒之下。

望着那遮雲蔽天的火勢，陳長青低聲說道：「好厲害的埋伏，一爆之下，毀了整座的萬花園。」

白梅道：「除景二公子，和小楓殺了的那一批劍士之外，一個人也未見出來。」

楚小楓道：「澈底的毀去了所有的痕跡，厲害呀，厲害。」

白梅道：「小楓，這一爆，只怕爆去了咱們所有的綫索。」

楚小楓道：「也爆去了所有可能留下的痕跡。」

白梅道：「他們實在够殘忍，至少有上百名自己人，陷入那烈焰飛砂之中。」

陳長青道：「沒有一兩個時辰，只怕人也無法進去。」

這時，萬花園中，斷樹殘枝，突然燒了起來。

整個萬花園，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綠荷苦笑一下，道：「二妹，三妹，如非公子把咱們帶出來，只怕也陷身於那一片火海中了。」

白梅道：「小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下手？」

楚小楓搖搖頭，道：「一時間，晚輩也想不出應當如何？」

陳長青道：「老辦法，咱們在襄陽府中大肆搜查。」

楚小楓道：「只怕很難探出一點綫索，他們毀去了萬花園，也就是這個原因，不要咱們找出點證據，以免循綫追索。」

白梅道：「總不能就這樣放開手吧！」

楚小楓道：「自然不能，但他們潛伏暗樁太隱密，咱們要想出擊不太容易，那就要想辦法要他們來找咱們，那就容易多了。」

白梅道：「可是，用什麼辦法，才能要他

們找上門呢？」

楚小楓道：「咱們已經決定了要釣魚，那就必須要餌。」

白梅道：「誰作餌呢？」

楚小楓道：「最好是師娘和一志師弟。」

白梅道：「只要她最適當，我就會說服她一口答應。」

楚小楓道：「白老前輩，要他們下令，同到襄陽城中吧。」

陳長青道：「楚小俠，一個組合，對待自己人如此冷酷，實在是太出人意料之外。」

楚小楓神情肅然的說道：「景二公子如若存心傷害咱們，他有很多的辦法，只要想法子，把咱們誘入萬花園，就可以一舉毀滅……」

白梅一皺眉，道：「前兩天，咱們都在萬花園中，他們為什麼不下手。」

楚小楓道：「我也覺着奇怪……」

陳長青道：「這麼看來，他們並非是，只對貴門了。」

綠荷突然接口道：「公子，我們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地下埋的有火藥。」

陳長青道：「楚小俠，難道說眞的是景二公子有意的救了咱們。」

楚小楓道：「這件事，要從多方面去看，景二公子救了咱們，也並非全不可能。」

陳長青道：「還有呢？」

楚小楓道：「那就是，他們還沒有把我們看成最重要的敵人，還不值得發動這埋伏。」

陳長青道：「回襄陽再說吧，這一個組合，兇殘絕倫，千百年來武林中，有不少這樣的組合，但像這樣惡毒的，確也不多。」

丐帮，排敎雲集的弟子，開始撤退。

他們集零為整而來。又化整為零而去。

楚小楓，白梅，陳長青，董川等回到了襄陽城中，陳長青立刻去晉見老帮主，報告經過之情。

白鳳却把無極門中人，召集在一處，研商策略。

董川以無極門掌門人的身份，發言道：「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了萬花園，却不料是這麼一個結果，如若黑豹劍士就住在萬花園中，勢必已埋骨其中，咱們只怕無法替那些慘死的師兄弟們報仇了。」

白鳳道：「小楓，你有什麼看法？」

大約是，白梅已經透露了一點情形給她，所以，他先問楚小楓。

楚小楓道：「弟子覺着，萬花園只是那個組合的一個重要分舵，黑豹劍士，也未必住在那裏……」

董川接道：「師弟的意思是……」

楚小楓接道：「看今日情形，小弟感覺到，這個組合，志在整個江湖，咱們無極門不過是他們選擇的第一個目標而已。」

董川道：「師弟的意思是——」

楚小楓接道：「唉！大師兄，無極門被殺的數十條人命大仇，故然要報，但最重的是，要找出幾個臥底的人……」

董川接道：「有臥底人，是誰？」

楚小楓道：「大師兄，不覺着有個師兄弟的生未見人，死不見屍，有些奇怪麼？」

董川點點頭，道：「對，對……不過，他們會不會也在萬花園中被活埋了。」

楚小楓道：「小弟不敢說，他們不在萬花園中，不過，他們才是罪魁禍首，決不能夠放過。」

董川道：「欺師滅祖，必得懲處，可是如何找他們呢？」

楚小楓道：「找他們不太容易，想法子要他們來找我們。」

董川道：「有什麼法子呢？」

楚小楓道：「掌門師兄，這個小弟不敢妄言。」

董川說道：「自己人，還有什麼不能夠說的。」

楚小楓道：「萬花園毀於一旦，那個組合中人，對我們無極門，必也恨之入骨，只要咱們使他們覺着有下手的機會，他們便能會有行動。」

董川道：「這法子不錯，我是掌門人，他們會不會對我下手？」

楚小楓道：「他們最恨的人，可能是師母，最想擄到手中的人，可能一志師弟……」

董川道：「小楓，一志師弟，已然受了不少委屈，剛剛脫離對方的掌握，如何還能要他涉險呢？」

楚小楓道：「小弟也是這樣的想法……」

白鳳接道：「你們不用為難，一志雖然脫險不久，但他不能離開江湖，難免要過着刀頭舐血的生活，也不因為一次被擒，就此畏縮不出了。」

白梅道：「對！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應該振作奮發不能因一時挫抑就失去了勇氣，一志應該再多磨練磨練。」

楚小楓道：「目下江湖情勢，丐帮和排敎却已瞭然內情，這一個組合，並非是對付我們無極門。」

董川道：「哦……」

楚小楓道：「所以，這兩個門戶，都會出動精銳，和我們合作。」

成中岳道：「小楓，咱們也不能完全依靠排敎和丐帮中人，我要自己想出一套辦法，嚴密保護他們。」

楚小楓道：「師叔說的是，小姪也是這麼一個想法。」

成中岳道：「這件事，已和丐帮商量了沒有。」

楚小楓道：「還沒有和他們提過，小楓覺着，這要師母和一志師弟同意之後，再和他們商量。」

白鳳道：「好吧！你去和丐帮陳長老研商一下，看看如何安排。」

成中岳道：「小楓，先不談丐帮的事，咱們要如何佈置。」

楚小楓道：「小姪覺着，師叔，小楓，都要出動。」

成中岳道：「全力以赴，自然不在話下，問題是，咱們如何行動，才能及時支援。」

楚小楓道：「小姪準備改扮一個從人，和師母，師弟，走在一起。」

成中岳道：「我呢？」

楚小楓說道：「師叔只怕也得受一點委屈了。」

成中岳道：「好，小楓，你說說看，我們要如何才能守在師嫂和一志的身側，不使他們懷疑。」

楚小楓道：「景二公子這個人，師叔見過了，他不過是那組合中派在外面的一方主事人物，但他的武功才智，都屬一流，所以敗亡，是他低估了咱們，眞正的首腦，自然高明的很，咱們守在師母，師弟身側，也無法瞞得過他們……」

成中岳接道：「那不是白費工夫了？」

楚小楓道：「那倒不是，萬花園被毀的仇恨，使他們創傷很深，但眞正的詳情，因景二公子一死，他們也無法完全知道，所以，這筆賬，他們應該還記在咱們無極門的頭上。」

白梅點點頭，道：「嗯，不錯，他們不會太重視咱們。」

楚小楓道：「敵人越是低估咱們，咱們成功的機會就愈大。」

白梅道：「丐帮和排敎，又如何和咱們配合呢？」

楚小楓道：「這個，要和陳長老研商了，要他派出一些精明弟子，暗中保護，最好能約定一些隱密的傳訊之法，也好互通消息。」

白梅道：「這辦法可行。」

董川道：「小楓師弟，我呢？」

楚小楓道：「掌門師兄，只怕也要受點委屈了。」

董川道：「不要緊，你說吧！」

楚小楓道：「事實上，咱們無極門，只有這幾個人，人人都要擔當大任，咳……但願此地事情，早已辦完，咱們還得找北海騎鯨門下，了斷師父的恩怨，至於詳細計劃，小弟已有腹案，請師叔和掌門師兄指敎。」

董川點點頭，道：「好！你說吧。」

楚小楓道：「目下丐帮和排敎中人，都已經知道了內情。至少，他們明白了，咱們無極門是為武林同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對方並非是對付我們無極門，我們只是第一個受害的門戶罷了。」

董川道：「這個，陳長老知道麼？」

楚小楓道：「知道了。」

董川道：「小楓，你說說看，就咱們無極門中人手，如何安排保護師母和一志師弟。」

楚小楓道：「小弟的想法是，咱們無極門中人全體動員，走在一起。」

董川道：「如何一個走法呢？」

楚小楓道：「凡有什麼行動，咱們可以先到那裏埋成暗樁，四師叔和師母及一志師弟走在一起，再有綠荷，黃梅，紅牡丹，前後相護，這樣大概就差不多了。」

董川道：「你和我，馳援接應。」

楚小楓點點頭，道：「對！」

董川道：「小楓，這佈置好像不錯，但如何一個行動法呢？」

楚小楓低聲說出了自己的計劃。

白梅，董川等，都聽得暗暗點頭。

幾人剛剛商量好，陳長青也正好匆匆的趕來，道：「你們都在這裏？……」

白梅接口說道：「怎麼樣？有什麼重要的事？」

陳長青道：「我剛才，老帮主告訴我兩件事……」

白梅接道：「什麼事？」

陳長青目光轉到楚小楓的身上，道：「這件事，恐怕要麻煩小楓一趟了？」

白梅詫聲道：「要麻煩小楓一趟，究竟是怎麼回事？」

陳長青道：「敝帮剛剛得到了一個消息，一輛豪華的馬車，馳入了襄陽。」

白梅道：「哦，車上坐的什麼人？」

陳長青道：「車上坐了一位姑娘，趕車的是個老媽子。」

白鳳一皺眉頭，道：「老前輩，這和小楓有什麼關係呢？」

陳長青道：「那位姑娘進入襄陽城中，沿途傷了十二個人。」

白梅接道：「那是些什麼人？」

陳長青道：「自然是敝帮的人。」

白梅道：「都死了？」

陳長青道：「沒有！所有的人，都是被一種很微小的東西，打傷了穴道。」

白梅道：「豆粒打穴神功。」

陳長青道：「就是那一類的功夫，敝帮已派出了四個弟子，趕往攔截。……」

白梅接道：「要小楓去？」

陳長青道：「本來，我要去的，但敝帮主，却要小楓去一趟。」

白鳳輕輕吁一口氣，道：「陳前輩，為什麼一定要小楓去呢？」

陳長青道：「這個，我就不清楚了，老帮主是這麼吩咐的。」

白鳳道：「老帮主既然這麼說了，想必有它的道理……」

語聲一頓，接道：「老前輩，只有小楓一個人去麼？」

陳長青道：「神出鬼沒之外，還有兩個本帮中精銳弟子。」

白梅道：「都是年輕人？」

陳長青道：「是！」

白梅道：「老帮主的意思是……」

陳長青道：「他老人家這麼吩咐下來，但却沒有說明理由為什麼。」

白梅道：「哦！」

回顧了楚小楓一眼，道：「小楓，你自己有什麼意見？」

楚小楓道：「晚輩沒有意見，既然老帮主吩咐下來，我想應該走一趟了。」

陳長青回顧了董川一眼，道：「掌門人意下如何？」

董川道：「老帮主差遣，自然就是非去不可，小楓，你去一趟吧。」

楚小楓站起身子，道：「陳前輩，貴帮中要去的人，現在何處？」

陳長青道：「他們已準備好了，現在門口處，恭候大駕。」

楚小楓抱拳對白鳳一禮，說道：「小楓告退。」

轉身出廳而去。

白鳳沒有一言囑咐，只呆呆的望着楚小楓的背影。

陳長青輕輕歎息一聲，道：「白兄，董掌門，丐帮在襄陽的人手不少，但老帮主却偏偏要小楓出動，這一點，老叫化子也想不出原因何在？」

白梅道：「老帮主神機妙算，非我等可預測，也許他有作用吧！」

白鳳道：「陳前輩，我們能不能派人接應小楓？」

陳長青道：「我看這個不用了，老帮主似乎已經有了準備。」

白鳳道：「那就好，我們也可放心了。」

這句話，說的語意雙關，那就是說，楚小楓交給你們了，要是出了什麼事，由你們丐帮擔待。

陳長青是何等老練的人，如何會聽不懂白鳳的弦外之音。

但老江湖，有老江湖的一套，聽見裝作未聽見，笑一笑，對白梅說道：「白兄，那天晚上，老帮主和小楓出去了一趟。」

白梅點點頭，道：「是啊！」

他心中明白，陳長青明裏是問自己，事實上，是要把這件事，說給白鳳知道，楚小楓和老帮主之間，早有關連，你們等外人，自然不知道內情，用不着擔什麼心事。

陳長青道：「老帮主和楚小俠，單獨的說了很久，是吧？」

白梅道：「不錯，不錯，他們一老一少，兩個人一見如故，說的很是投機。」

白鳳呆了一呆，道：「爹，這件事，怎麼我不知道。」

兵凶戰危，對方既然一路上放倒丐帮弟子，用的是豆粒打穴手法，自然是一位高明絕頂的人物，楚小楓就算有九成機會，也有一成失敗的可能，這就必須得先在無極門中人的心理上，打下一點基礎，使他情感上，理智上，能容忍這件事情。

心中定了主意，立刻笑一笑，道：「他們一老一少，談的水乳相融，連我都不許聽，我

血濺金鏢

慧心

古代的暗器當中，最爲受歡迎的一種暗器，恐怕是金錢鏢了，因爲它是暗器中最輕便的一種，而且隨身携帶，十分方便，不會給官府的人抓住，認爲它是攻擊性的武器，不過，這種武器只是在古代盛行，因爲，當時一般人都使用大光錢作爲日常用的硬幣，那種大光錢四方八面用鐵銼去銼薄它，又再在滑石上面朝夕打磨，便即變成鋒利，故此，江湖上的人物往往喜歡使用金錢鏢。

發射金錢鏢的人，先要練習平而飛出去，陰手或陽手，使它脫手而飛，有如飛鏢，練習既久，即可斜飛，上斜或下斜，都能够辨得到，因爲金錢鏢拋射出去的時候，必在空中迴旋，轉動得愈密，殺傷力愈强，那種東西除了表現那個武林中人的眼力和指功，還可以把他的內勁反映出來，完全沒有勁的人，根本就不能練習金錢鏢。

古代流傳下來，學習金錢鏢的人，還未練習把銅錢飛出，先行練習腕力，腕上無勁，那就不能把金錢鏢的功用發揮到極度，因此，這種鏢看來細微，但仍必須加上三年的工夫，才可以得心應手。

傳說金錢鏢是山西的老教頭景慶雲發明出來的，他的拳棒精湛，內外功都非常出色，所教授的門徒有幾十人，生活舒適，每逢夏日就到海濱垂釣，趁勢納涼，認爲那是獨得之樂。某天，他在柳蔭之下握着釣桿在小河垂釣，剛巧一羣兒童在該處逐水遊玩，還用飛瓦在水面削過，看看瓦片能够飛得多少遠，借此分出勝負來，瓦片入水即沉，如果用瓦片在水上削過，半浮半沉，遠在三丈過外然後沉落，那就顯得有些內勁，因爲削水面的瓦片愈薄，就愈能飛得遠，愈厚就愈容易沉。

景慶雲老教頭看在眼裏，突然想起來，如果用大光錢代替瓦片，便可使它從水面削去，有如飛箭，跟住想起這種絕招不但可以看做削水遊戲，還可以借此殺傷敵人，便即靈機一觸，發明了金錢鏢。

景慶雲發明了金錢鏢之後，因爲他年老退休，不再設館，當時景慶雲有一個親戚叫做王士成，在官場裏面混了很久，偶然升任嶧縣的縣官，知道當地盜賊如毛，非有特別出色的武林高手坐鎮，難以求安。便親到景慶雲的府上拜訪，厚禮相贈，務求他出山相助，那時景慶雲已經超過花甲之年，不敢答應，但因王士成非常誠懇的請求相助，便命門徒沈繼祖前往。姓沈的容貌溫文，有如弱質書生，以幕客姿態出現，左右相隨，別人看了，並不疑爲拳師，那是特別適合的，

王士成知道景慶雲介紹的人必然是武功特別出色的，不敢多問沈某才能，只是禮如上賓。

上任後，沈繼祖始終以幕客姿態出現，在縣府裏面沒有正式工作，閒來無事，只是抓住瓦片拋擲，上擊飛禽，下擊虫蟻，聊以自娛。

有一天，他跟幾個朋友到郊外喝酒，在林中有石的地方，坐在石上舉杯相慶，幾個人正在喝酒，忽然有幾個匪徒穿了短衣窄袖的武士裝，携備刀槍，疾衝過來，聲厲喝問：「你們幾個人當中誰是山西姓沈的？」

各人看在眼裏大吃一驚，不由自主的看看沈繼祖。

沈繼祖非常鎮定，站了起來，笑着說：「我就是沈繼祖，從山西來的，你們幾位因何找我呢？」

四個匪徒兇神惡煞，大聲說：「兩個月前，我們的大哥顏同，給你捕獲，在市上斬首示衆，我們幾個人跟他結了生死盟，今天特來報仇，看看你是否有幾個腦袋。」

沈繼祖聽了笑着說：「原來你們跟顏同結爲死黨，稱做嶧縣五霸，顏同已死，我正想把你們緝捕，既然你們跟踪而來，免得我到處找尋，俯首就擒可也，不必多言。」

四個匪徒大爲震怒，一齊拔刀，向沈繼祖砍劈。

各人都知道沈繼祖身上並無武器，四個强盜各執單刀，一齊進攻，料定沈繼祖這回必然喪生了，如果沈繼祖給强盜殺掉，他們也會受到强盜的凌辱，實情如此，無法沉住氣看熱鬧的。

不管他們看或不看，四把刀已經分別撲向沈繼祖了，說話的一個匪徒似是首領，衝得更快，人到刀到，距離沈繼祖只有三四尺，看來沈繼祖是無法逃生的，殊不料姓沈的傢伙確有些本領，右手一揚，這傢伙就中了一個金錢鏢，深入右腕，血管也割裂，滿地是血，痛極棄刀，其餘三匪，瘋狂砍劈，沈繼祖一邊閃開，一邊發鏢，連發六七鏢，三個强盜無一倖免，倒地打滾，捧着右臂呼痛，無法執刀決鬥。

沈繼祖站定脚步，說：「你們的功夫如此低微，居然自稱五霸，實在太過笑話，我是景慶雲的門徒，只用金錢鏢，已經把你們幾個殺退，本來可以把你們帶返衙門定罪，但却想你們傳達消息給你們其他的土寇，叫他們切勿再在此地犯罪，言盡於此，你們立刻離去。」

自此之後，縣衙裏面的人對沈繼祖十分敬重，該地的盜風，也逐漸減弱，有名氣的大盜都離開，到別處搵食，王士成在任七年，然後升官，那幾年沒有殺人放火的刦案發生，全靠沈繼祖那一手金錢鏢。

也不知道他們談的什麼？」

話已經說的很明白，白鳳聽得懂，連董川那樣板板正正的人，也聽得瞭然心頭了。

點點頭，董川說道：「老爺子的意思，可是說，小楓和老帮主之間，早已經有了什麼約定，對麼？」

白梅道：「這個就不是局外人，可以能够清楚了。」

董川道：「如若他們早有了什麼約定，那就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事了！」

陳長青哈哈一笑，道：「對！敝帮主和小楓之間的約定，不但貴門中人不知道，就是敝帮，也是無人知曉。」

董川笑一笑，道：「其實，貴帮大帮人手，趕到襄陽，還不是爲了我們無極門的事，這一點，就是要我們無極門全體出動，我們也是不能說個不字。」

陳長青道：「董掌門，朝廷有法，江湖有道，我們丐帮欠過無極門的，丐帮由老帮主起，丐帮中執事人，都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可以說我們是來報恩，也可以說我們來爲武林中正義效命，但我深入了一步，發覺都不是……」

董川道：「那是什麼？」

陳長青道：「自救，無極門遭遇的慘事，只是一個起頭，幸好，這個起頭，就被我們很快的發覺了。」

董川道：「哦！」

陳長青道：「敝帮中有很多人在此，老帮主都不差遣，却要借重楚小楓，這說明了他的重要，你們在帮丐帮的忙，也在帮整個武林同道的忙。」

這一頂高帽子很有力量，壓的董川和白鳳都有些無話可說，覺着心中很難過，但又很舒暢。

還是白梅老練，笑一笑，道：「老叫化子，話是不錯，老帮主很看得起小楓，那是他的光榮，整個無極門都會引以爲榮，但他的師母，師兄，總不能說，坐視着事情發展，你們丐帮既然派出有接應的人手，無極門似乎是也應該派出幾個人去接應。」

陳長青心中暗道：「究竟還是老薑辣，這件事，無法推倒不如乾脆答應下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這倒是應該的，我想，貴門要派人出去，也應該稍爲的改扮一下。」

董川道：「行，目下江湖情形詭異，似乎是不太適宜以眞正面目在江湖上走動了。」

白鳳道：「本來，我們也想好了一套防敵辦法，還想找你陳前輩商量商量，但看起來，好像是用不着了。」

陳長青道：「什麼辦法，可否先說給老叫化子聽聽。」

白鳳道：「可以，不過，現在不是時機，這件也是小楓的計劃的，等他平安回來，咱們才能詳談。」

陳長青苦笑一下，道：「好！你們準備去幾個人？」

白鳳道：「無極門下只有這幾個人，要去，我們一起去吧！」

陳長青道：「這個，不太好吧！我看至多去兩個人。」

董川道：「我去？」

白梅道：「好，一志也跟去，小楓救了你，你也該爲小楓盡點心力。」

董川，宗一志立刻開始改扮。

× × ×

且說楚小楓，行到大門口處，神出，鬼沒，早已在門口等候。

事情好像很緊急，兩個丐帮弟子也改了裝來，是兩個從人的模樣。

神出，鬼沒，本來長像就不錯，這一改扮，倒也清秀。

兩個人，都佩上了長劍。

楚小楓笑一笑道：「兩位，怎麼變了樣子啦？」

鬼沒王平笑一笑，道：「這叫虎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們比起你楚公子，永遠是差了那麼一截。」

楚小楓道：「哦！這怎麼說？」

王平道：「咱們現在是楚公子的從人小厮，你有三個好丫頭，再加上咱們兩個小厮從僕，那才够公子派頭。」

楚小楓道：「這倒是委屈兩位了，還有兩位呢？」

周橫道：「先走了，咱們也該動身了。」

楚小楓道：「好，咱們走吧，咱們邊走邊談。」

王平道：「其實，整個事件，我們也不清楚，聽說是要截攔一輛馬車，老帮主親口吩咐，要我們一切聽公子的話，就像公子眞的從人一樣。」

楚小楓道：「兩位知道馬車在那裏吧？」

王平道：「這倒不用費心，本帮中人，會告訴我馬車的去處。」

在丐帮弟子的沿途指引之下，三個人很快的追上了馬車。

那是輛黑色的篷車，低垂的車簾，看不到車中情形。

趕車的是一個灰白頭髮的老嫗，一臉冷肅神色，就像世上所有的人，都欠了她很多錢沒有還她一樣。

那輛馬車還在城南數里處的官道上，顯見丐帮戒備的森嚴，距城數十里，都在他們的戒備之下。

雖是大道，但却行人不多。

距篷車還有十幾丈，道旁一棵大樹後，突然閃出一個丐帮弟子，低聲道：「就這一輛，小心那老嫗手中的長鞭子，她已經傷了十幾個人。」

楚小楓點點頭，放慢了脚步，緩緩向前行去。

眨眼間，篷車已到了身前。

雙方還有三四丈的距離，馬車陡然間停了下來。

趕車的老娘陡然的沉下臉來，冷冷說道：「小伙子，活的不耐煩了？」

楚小楓道：「不，在下還想長命百歲的，不想這麼早死。」

趕車的老娘，打量了楚小楓一眼，道：「閣下不想死，怎麼會擋在馬車前面。」

楚小楓道：「這條路好像不專是馬車走的，人也可以走。」

趕車的灰髮老娘，冷笑一聲，道：「不錯，這條路人也可以走，不過，不閃避馬車，那就會被馬車撞死。」

楚小楓道：「哦！不過，在下的看法，這馬車麼，未必會撞得死人。」

灰髮老娘冷哼一聲，道：「年輕人，你可是想試試？」

楚小楓道：「不錯，我想試試。」

灰髮老娘道：「小娃兒，你是有意找麻煩了？」

楚小楓道：「老夫人，妳一定這麼想，那也是沒有法子了！」

灰髮老婦人，忽然揚起手中長鞭，甩了過去。

長鞭劃起了一股嘯風之聲。

楚小楓冷冷一哂，說道：「妳怎麼可以出手傷人？」

右手一抬，竟然抓住了長鞭。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旅邸逢異客　荒嶺遇歹徒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吳老夫人雖具有玄功異招，惜內力爲病魔侵蝕，無法發揮，自知生機已絕，遂計誘甘十九妹進入草堂，使她被壁間繪圖所懾，被困火中，然後向她提出條件，要她放過吳慶，然後指引她逃出火窟，甘十九妹迫得答應。吳老夫人自焚後，甘十九妹要挾吳慶以誘尹劍平出來，但被吳慶伺機逃去。尹劍平在酒樓上聽到李秋奎和胡順在談尉遲老太爺被獨行盜雲中鶴竊去祖傳鎖子金甲，並被雲中鶴擊傷，尹劍平爲要將晏春雷死訊通知尉遲蘭心，見他們談及尉遲太爺的事，遂借機向他們搭訕打聽——

尹劍平微笑了一下，轉移話題道：「這一陣子雨下得太久了，二位還要趕路麼？」

「可不是——」胡順道：「有事要去一趟定遠，看來今天是不行了！」

翻過眼睛，他瞧着尹劍平，重拾話題笑道：「兄弟一表非凡，看起來可不像是爲人差遣的一個粗人呢——」

尹劍平正想解說，那個山羊鬍子李秋奎，卻在旁冷冷一笑道：「算了，老三，幹嘛的老盤算人家個沒完？光棍眼睛裏揉不進砂子，像不像你我眼睛裏有數，說不說實話卻是人家的自由，再說嘴長在人家臉上，人家愛怎麼說就怎麼說，你幹嘛老是刨根問個沒完？」

這番話明像是在駡他兄弟不知進退，實在卻是在對尹劍平有所譏諷！

尹劍平怎會聽不懂？彼此萍水相逢，自不可全拋一片眞心，當時佯作不知，微微一笑，也不再多分辯。

山羊鬍子見狀，更加不是個滋味，由於他認定了尹劍平是尉遲太爺門下的嬌客，對方偏偏又不承認，江湖上跑的人講究的是「識相」，彼此的談話可就有點「格格不入」接不下去了——

當時嘿嘿一笑，望着身旁的胡順道：「天不早了，老三，咱們該到後院歇着去了，人家是遠來的闊客，咱們是什麼東西，高攀不上，就別瞎扯淡了！」

一面說，他就招呼着茶房算賬，硬把胡順給招呼着走了。

尹劍平想不到對方竟會這般性子，自忖着難以與對方說清，只得站起來告了聲擾，原想代二人付了酒錢，無奈山羊鬍子性子卻拘的很，卻是執意不肯，原先暢談甚歡，想不到一點見疑，頓時彼此可就又成了陌路蕭郎！

尹劍平心裏老大的不是滋味，深深覺得在外行走做人之難。

這時一個小二由後面院子走過來，找到了尹的座前，告訴他他的那匹馬，已經釘好了馬掌，是兩吊錢，又說房子已經定好了，在西院裏第三號客房，把那個房間的鑰匙留下來——

在談論這些之時，尹劍平偶一側目，卻發覺到隣座的那個青衣秀士，正在目向這邊看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只是在他身上轉個不休。

——尹劍平一經注意，那秀士倏地把目光轉向一邊，正巧一個茶房由他身邊走過來，他就抬手相招，留下了錢，起身向後院步進。

尹劍平心中不禁微微動了一下，他已經不祇一次的發覺到這個讀書人在注意自己了，這又是爲了什麼？

須知，像他如今這般的身份，以及所負之使命，容不得出上一點差錯，人家既然注意了他，他也就不得不注意人家——只是翻遍了腦海記憶，也不曾想到有過這麼一個影子，觀諸對方神采，分明一介文弱書生，確實不沾一些江湖氣息，自己和他自是無從瓜葛，倒是他那張文采斐然，眉清目秀的臉，令人一望之下，即會自然的生出好感，若非是自己重任在身，這般清新脫俗的文雅之士，倒是不容他失之交臂！

他這裏獨自個又喝了兩杯悶酒，天越發的黑了。

小飯館裏又掌了幾盞燈，客人倒是越來越少，斜風細雨裏，忽然顯現出一片冷清。

尹劍平難得有今日心情，既是急惱不得，乾脆就順乎自然，一時貪杯，多喝了幾盅酒，在這裏又磨菇了有盞茶之久，這才喚來小二，付了飯錢，自己揹起了來時隨身行囊，向後院棧房走去。

似乎還留着有幾分春寒的料峭——

在斜風細雨撲面的一刹，尹劍平由不住陡地打了一個寒顫，只覺得這後院裏黑得出奇，老遠處雖掛有兩盞燈籠，却以只能當爲指標用，根本照不到這邊來。

踏着地上的爛泥巴，一腳深一腳淺的來到了棧門口，一個夥計打着一把油紙大花傘跑過來要接他的行囊，尹劍平寧願自己揹着，因爲這裏有許多重要的東西，包括「岳陽門」的鐵匣秘笈，以及掌門人留下來的那口「玉龍劍」却是失閃不得。

所謂的「鳳凰窩」也只是這個名字好聽罷了，進到裏面可是一點美感也看不出來——

牆上被燈油燻得黑黝黝的，屋子裏透着反潮的那種發霉氣味，一個打扮得「老來騷」的五旬婦人，手裏拿着一條大綢子手絹，看着尹劍平，老遠「唷！」的叫了一聲迎上來，用她手裏那條綢子手絹兒，只在他身子上下抹着！

尹劍平還沒見過這種陣勢，嚇了一跳，忙向後面退後，却被那個花捎的婆子，抓住了胳膊——

「怎麼回事？」尹劍平莫明其妙的看着她：「婆子妳是幹什麼的？這是幹什麼？」

——那婆子咧着血盆大嘴笑了，「爺——你怕什麼呀？今天夜裏你可是來對了地方了，噢——爺！你看見沒有？」

一面說着，這婆子伸手指向牆角。

——在一張紅漆大板欖上，坐着兩個打扮得花不溜丟的姑娘，臉上搽着厚厚的一層粉，看上去年歲都不大，頂多十六七歲，活像兩個小可憐似的偎在一塊——

那婆子一聲吆喝道：「——死人哪——客人來了都不知道上來招呼呀，小心回去我剝了你們的皮！」

兩個姑娘嚇得趕忙由板欖上站起來，低俛首的姍姍走過來……

那婆子不由分說的抓過一個來，往尹劍平面前一送，嘻嘻笑道：「爺——瞧見沒有？這個兒可是不賴吧，可是頭是頭，臉是臉——」

一面說，那隻蒲扇大手，只管把這個姑娘推得滴滴溜溜直打着轉兒。

尹劍平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當下搖頭道：「不，不，我不要——閃開。」

手勢略分，已把那個婆子給推開一邊，當下快步跨出了堂屋，却聽見身後傳來了一陣喝叱打駡之聲——

站在廊子下，尹劍平回過身來，彷彿看見那個婆子正在大肆的咆哮，用力的在擰打着那兩個姑娘，發出一陣子哭狼號聲，妙在高坐在櫃枱上的那個賬房先生，却似置若無睹，仍然低着頭劈哩叭啦的只管弄着他的算盤珠子。

人世間的悲慘，莫過於此！

尹劍平只覺得心裏一陣難受，氣往上冲，由不住倏地轉過身來，可是想了一下，這種事又豈是自己所能管得了的？嘆息一聲，掉頭自去。

猛可裏，却幾乎與一個人撞了個滿懷。

那人打着一把傘，正由側面走過來，想是那把傘遮住了他的視綫，才會有此一失——不過由於雙方都是身上有功夫的人，自不會眞的就撞在了一塊。

一個偏身向左，一個却閃身向右，「唰！」的擦身而過，等到閃開之後，那人霍地掉過身來。

「沒長眼睛麼？」嘴裏吆喝着，這人瞪圓了眼！

可是等到他看見了面前的尹劍平之後，顯得驚了一下，不禁怔了一怔！

尹劍平也怔住了。

雙方都不陌生，敢情見過面。

這個人三十上下的年歲，挺高的身材，濃眉大眼，下巴上留着一叢黑而濃的短鬚。

正是尹劍平方才新來臨淮道上，差一點被他快馬所撞上的那個冒失主兒，居然又在這裏碰見了，最妙的是兩個人竟然又差一點撞在了一塊，可眞是怪透了！

四隻眼睛盯視之下，尹劍平冷冷的點了一下頭。「幸會，想不到在此又遇見了足下！」

「我們以前見過麼？」那人聲音宏亮的道：「我却看着你眼生的很！」

說完這句話，他遂即霍地掉頭而去。

尹劍平看着他的背影，冷冷一笑，却也犯不着因這點小事尋他晦氣，遂即自去。

西跨院裏，只有靜靜的一排客房，三號房就是第三間，很好找，一個打燈籠的小厮，站在屋簷下面守更，見了尹劍平就打着燈籠過來，爲他開了門，拿瓦壺出去給他沏茶。

這間房子的確很小，除了一張牀兩把椅子，一張歪斜的八仙桌，其它什麼也沒有，倒是牆看上去像是新粉的，牀上被褥也還淨乾。

尹劍平把隨身東西小心的放好，簑衣架在椅子上，奔馳了一整天，倒確實有些累了。

須臾那個小夥計把沏好的熱茶送上來，又爲他打了一盆洗臉水，這才退下去。

尹劍平換了一身輕便的衣服，洗了一個臉，方自向牀上一倒，却聽得門上輕輕響了兩聲，一人和聲細語道：「尹兄睡了麼？」

「誰？」尹劍平倏地坐起來：「那位？」

「小弟冒昧造訪——尹兄海涵！」

尹劍平驚得一驚，一時却想不起來誰會找到這裏來，只是對方口齒清楚，出句文雅，更似童音未退，倒不似一般江湖口吻。

當下，他匆匆整理了一下衣衫，上前霍地拉開了房門，——這種急開門法，乃是爲了顧忌萬一，如果對方果眞打算意圖對自己不利，也必將措手不及，反之尹劍平却可出其不意的向對方出手。

那裏知道這一手純係多餘。

對方壓根兒就沒有這個心意，心中無鬼，也就無所忌憚，只是好奇的睜着那雙眸子，略似吃驚的看着他。

尹劍平這才認出來，原來是方才在酒館所遇見的那俊雅少年秀士，未免有點出乎意外！

「小弟來得唐突，尹兄可介意麼？」

一面說，他雙手捉袖，深深的向着尹劍平揖了一揖。

尹劍平忙道：「不敢，兄台裏面請坐。」

說着閃身讓開，秀士一雙瞳子略似猶疑的在房裏轉了一轉，清秀白皙的臉上，略似現出了一絲拘泥，才邁步走進來，遂即在靠向門邊的椅子上坐下來。

尹劍平爲他倒了一盅熱茶，送上道：「適才在酒店看見兄台一表人才，即有心存結納之意，何勞枉駕弟處，實在不敢當！」

敢情對方這個俊秀主兒，此刻又已換了一身衣裳，一身銀灰織錦緞雙開氣襖，腰繫絲縧，上着黑色狐皮背心，越加的俊秀不可一世！

這等俊秀少年，莫說是臨淮關這等小地方少見，就是幾個大鎮市碼頭也稱得上希罕，看他這身打扮，分明富貴中人，或是輾轉赴京的一個舉子也未可知。

尹劍平自來對讀書人心存敬仰，再者素日看慣了一般江湖人的粗惡面貌，對方少年這般文采斐然的氣緻，自予他無比清新之感！

少年秀士接過茶盅，輕輕的稱了聲謝，轉手將那盅茶置於桌上，却將生有密鬚睫毛的一雙眸子翻向尹劍平：「尹兄可是要睡了麼？」

「不不——還早！」尹劍平打量着他道：「兄台莫非也住在這個客棧？」

少年頷了一下首：「就在前院雅房，這客棧總共只有三間雅房，小弟幸然定了一間，另

外兩間，也都被人訂下了，要不然尹兄換一個地方，倒是比這裏寬敞整齊多了。」

他吐字清楚，語音柔和，薄薄而有弧度的嘴唇每一拉動，輒露出粒粒潤圓整潔的牙齒。

尹劍平暗笑了一聲，心忖着對方這個小兄弟果眞換是一個女兒家身子，也必是一等姿色，這番秀緻可惜生在男兒家身上，可就顯得有些嫩了！

少年秀士似乎發覺到對方在注意自己，顯得不大勁兒，目光一轉向尹劍平臉上逼來。

尹劍平這才發覺到自己的失態，微微笑道：「這位兄弟大名怎麼稱呼？」

少年道：「我姓燕——燕子的燕——」

「原來是燕兄弟！」尹劍平道：「燕兄弟，你家可是就在附近？」

燕姓少年點了一下頭，說道：「離這裏不遠——」

想是避免與尹劍平的目光逼視，他遂即把目光掠向一旁，可是當他目光掉同來的時候，仍然是迎在了一塊，他的臉色微微紅了一下。

「恕我冒昧！」他目光凝視在尹劍平臉上：「你眞的姓尹？還是隨便編造的？」

「這——」尹劍平付之一笑：「燕兄弟你怎麼會這麼認爲？」

「請不要見怪，」燕姓少年微微一笑：「因爲在江湖上跑的人，身份常是詭異不測的，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所以我才會這麼認爲：：尹兄你說可是？」

彼此雖係初見，可是言語對答都不似略受拘束，幾句話下來，倒像是很熟的朋友一般。

尹劍平一笑道：「兄弟你是讀書人，難得對於江湖中事，却也摸得這麼清楚，只是，你怎麼會知道我是江湖中人？」

「這很容易，」姓燕的眨動着他那雙明亮的眸子：「第一，你是一個外鄉客，這一點由你口音中就可以聽出來，第二，你隨身帶着劍，第三，你在打聽鳳陽府的尉遲太爺：：」

尹劍平一笑，道：「原來你對我知道得這麼清楚！」

姓燕的淺淺笑道：「這就叫隔牆有耳，尹兄你在酒店與那兩個人對答之際，我却什麼都聽見了。」

尹劍平由不住朗笑了一聲，抱拳道：「高明，這麼看起來兄弟你還是有心人了！」

少年道：「有心可談不上，我只是好奇罷了！」

尹劍平道：「那一方面的好奇？」

姓燕的少年目光在他身上一轉：「如果我剛才在酒店沒有聽錯的話，尹兄你似乎自稱那位尉遲太爺是你一位父執前輩：：可是？」

「不錯，」尹劍平點點頭：「尉遲太爺是我久仰的人物！」

少年輕笑一聲：「可是你却連他老人家的名字也不知道。」

「這——」尹劍平看了他一眼：「這一點確是我不能自圓其說的疏忽！」

「這也罷了！」燕姓少年目光看着他：「尹兄你還特別提到了他的女兒。」

尹劍平怔了一下，點點頭：「是：：燕兄弟說的是那位尉遲蘭心姑娘？」

姓燕的點了一下頭：「尹兄莫非認識這位姑娘？」

「這：：？」尹劍平搖頭：「不認識。」

「這就奇了，」姓燕的目光裏交熾着神秘：「那你怎麼會知道她的名字？」

「燕兄弟你不是也知道麼？」

「我——？」姓燕的少年微微一笑：「我當然不同，因爲我根本就認識她！而你——却不一樣了。」

尹劍平「哼」了一聲：「我既然找她，當然有找她的理由。」

「什麼理由？」

「我不能告訴你，」尹劍平改爲笑臉道：「燕兄弟，你剛才不是說了嗎，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我們到底還是初交。」

姓燕的微微一怔，固執的搖了一下頭：「不，你一定要告訴我原因。」

「我不能告訴你。」

「我一定要問——」他忽然站起來，却又無可奈何的緩和下來：「求求你：：告訴我好不好？」

這後一句話一經說出，更不啻暴露了他的童心未泯，却也天眞可愛。

尹劍平自然不會對這樣不失純眞的一個少年動怒，但是却也不會改變他守口如瓶初衷。

「這就怪了，」尹劍平微微一笑：「這是我的事，何勞燕兄弟你一再關心？」

姓燕的臉忽然又紅了。往前面走了幾步，一直走到窗戶前面，向着窗外看了一會兒，霍地同過頭來——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她是我的朋友。」

尹劍平一笑：「很親密的朋友？」

「嗯！」姓燕的道：「當然。」

尹劍平道：「這麼說兄弟，你們必係通家之好了？」

「當然，」姓燕的氣惱的翻着眼睛，「這和通家之好又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尹劍平冷冷的道：「小兄弟，你先稍安勿躁，坐下來才好說話。」

燕姓少年氣不過的在房子裏走了一轉，强按着性子就原來的位置上坐下來。

尹劍平看着他道：「我雖然未曾見過那位尉遲姑娘，可是却知她是一個身藏絕技，幼承庭訓，知書達理的一個姑娘！」

姓燕的看了他一眼，沒有說什麼。

尹劍平微微一笑：「武林中尤其更重氣節，更何況尉遲這般名重一方的世家，尉遲姑娘一個女兒家，豈能隨便與人結交成爲秘友？是以設非是通家之好，就難盡情理了！」

姓燕的「哼！」了一聲，爲之氣結的道：「這些話還要你說麼，她也沒賣給人家，幹嘛連交個朋友的自由都沒有麼？」

尹劍平道：「燕兄弟這句話又說錯了！」

「怎麼錯了？」

「兄弟，你既然稱與尉遲一家乃係通家之好，當然應該知道一件有關那位尉遲姑娘的大事！」

姓燕的剔了一下挺長的眉毛，道：「什麼大事？」

尹劍平道：「有關那位尉遲姑娘自幼已經許身與人的大事。」

姓燕的登時呆了一呆，臉上情不自禁的更泛着紅——他側過眼睛來，徐徐的在尹劍平身上轉着——

「看起來你知道的還眞不少，」燕姓少年眸子裏交熾的更何止驚異一端：「居然連人家姑娘許身與人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哦——這麼說，你：：？」

不知怎麼同事，他臉上現出了一種靦覥，霍地站起來，又走向窗前——

看着沉沉的夜色，他冷冷的道：「說——這些事你怎麼會知道的這麼淸楚？」

尹劍平看出了他的侷促，一笑道：「我當然知道，還是那句話，請恕我不便直言！」

「不便直……言？」姓燕的倏地掉過頭來：「爲……什麼？」

「因爲，」尹劍平端起茶盅，飲了一口：「小兄弟，你不覺得你問的太多一點麼？」

燕姓少年挺大的一雙眼睛，更似包含着無限思維，顯然，他是聰明的，聰明的人聯想力

特別强，把這件事略一在心裏盤算，他頓時自信想通了一切，包括尹劍平這個人在內：：

他怎麼能面對着尹劍平這個人，暢談一切？怎麼能在他面前這樣的放言無忌？

一刹時，他又同復到了來時的那種拘謹！

尹劍平端起茶盅道：「燕兄弟請用茶。」

姓燕的嘴皮輕動一下，說道：「謝謝！」只是聲音是那麼的低，當她掠起目光的時候，忽然他那雙明亮目光，像是收斂柔和了許多。

「是我太冒失了！」他囁嚅的道：「我也許問得太多了。」

「無妨！」尹劍平一笑道：「客居冷夜茶作酒，燕兄弟。如果沒有事，我們就再多談一會。」

燕姓少年偷看了他一眼，又把眼睛移向一旁，道：「不了，夜深了，尹兄明天可是還要上路？」

尹劍平點頭道：「我必欲在明天趕到鳳陽，去拜訪尉遲太爺和尉遲姑娘！」

「這就是了，」燕姓少年道：「這麼說尉遲太爺受傷之事，尹兄你還不知道？」

「我方才聽說了，只是道聽途說，却難以採信！」

「不！」姓燕的少年點頭道：「那兩個人所說的一切，雖然未免過於誇張，但是確是實情，尉遲太爺眞的受傷了，而且傷得很重！」

尹劍平一驚道：「是被那個叫『雲中鶴』的獨行大盜所傷？」

燕姓少年點了一下頭，眸子裏交熾着隱隱的怒火：「不錯，這個人顯然負有罕世的身手，竟然連尉遲太爺也不是他的敵手！」

「那麼——尉遲太爺果眞是傷了胳膊？」

「豈止是一隻胳膊？」燕姓少年冷冷的道：「那個雲中鶴的鐵琵琶手，看來大概已有十成的功力，要不然尉遲太爺不會吃這麼大的虧，居然連護身的元氣，都震散了！傷得很重，連下牀都難！」

「啊——」尹劍平怦然一驚：「燕兄弟，你說的可是眞的？：：」

「我不會騙你的！」燕姓少年眸子裏隱隱現出了一層淚光：「可憐他老人家這麼大的年歲了：：那裏當受得起這麼重的創擊：：如今間程由家人護送到塗山一位故友那邊療傷去了：：所以，你假使明天去，可能他老人家還沒有回來：：」

「這：：個！」尹劍平輕嘆一聲：「眞是太不幸了，只是：：我實在也是不能多躭誤：：既然這樣，那位尉遲蘭心姑娘，想必却可以見到了？」

燕姓少年冷着顏面，緩緩的搖了一下頭：「尉遲姑娘她也不在家——」

看着驚異的尹劍平，姓燕的少年苦笑了一下：「據說她爲報父仇，已經單身上道，誓必要殺了那個雲中鶴才肯同家。」

尹劍平怔了一下，心中一陣悵惘！

姓燕的看着他，强笑了一下：「所以你這一次來的實在是太不巧了！」

「不！我一定要見着這位姑娘：：」尹劍平重重的嘆息一聲：「這可怎麼是好？」

姓燕的用着憐惜復溫和的眼睛看着他：「你眞的希望能見着蘭心姑娘？」

「我一定要見着她：：」

姓燕的少年輕啓唇角，淡淡的笑了一下：「皇天不負苦心人，你早晚一定會見着她。」

尹劍平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她站起來：「不要忘了，我和她乃是通家之好呀！」

說完轉身步出門外，爲恐尹劍平會跟出來，他反手把門關上，遂即自行離開。

尹劍平心裏充滿了疑惑，細把對方所說推敲一同，確是也歸納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不過有一點他倒是可以確定——那就是這個燕姓少年，絕非是如同他外表所顯示的那種純讀書人，很可能也是一個身上藏着功夫的人。

一想到這裏，他遂更生出了許多疑問。

探首窗外，雨顯然已經停了，風吹樹梢，發出一陣子唰唰聲音。

尹劍平吹熄了燈，將千里火連同那口玉龍劍一併壓在枕下，決計把眼前一切瑣碎不相干的事一股腦的拋出度外，先好好的睡上一覺，明天再見機行事，於是他運功調息了一同，不覺進入夢鄉！

一個像尹劍平這般，身上負有罕世奇技的人，即使是在睡夢之中，也必能保持着一份警覺！——

然而，這個人的身手，的確是太輕巧了，輕巧到在他入屋之時，居然不發出一點聲音。

他的那隻手，更是無比的靈巧，以至於五指點破紙窗，翻上來摸着了窗栓，打開；這麼一連串細小的動作，竟然不曾發生任何聲音。

緊接着窗扇徐徐打開了半邊，現出了這個人上半截影子，他單手平按在窗沿上，似乎輕輕一按，身形一長，已經飄身進入。

雖然院外都是漆黑一片，但是仔細分辨起來，室外仍然比較亮些，借着高懸在遠處屋簷下的那盞油紙燈光，倒可以將室內的情形約莫的察看出一個大概。

夜行人直直的站立在窗前，半天沒有移動，也沒有出一點聲音，他臉上罩着一塊黑巾，只露出隱隱現光的一雙眸子！

把一切都看在眼中，之後，他才輕輕向前挪動了幾步，一直走到了尹劍平睡榻前面。

略一注視之後，他轉動身形，極其輕靈的已來到了牀腳一端，摸着了尹劍平放置在椅子上的那具隨身革囊。

他手法奇快，探手之間，似乎已把革囊內的一切摸了個清楚，緊張着由其內取出了那個盛有「岳陽門」秘笈的黑鐵匣子。

這人十分好奇的在手上把玩了一下，由於匣身兩側原本備有兩根用以套肩上的皮索，這人看清楚之後，毫不猶豫的把它揹在身上。

却不意，就在這個時候，牀上的尹劍平霍地坐了起來，隨着他坐起的勢子，手上的千里火陡地亮着了。

一股火苗子冒起了老高——

「大膽！」——叱聲出口，尹劍平已自榻上箭也似的竄了起來。

那人似乎吃了一驚！身形幌動，直向窗外掠出。

尹劍平那裏容得他就此得手，雙肩晃動，竟然先他一步攔在了窗前——

夜行人見狀；一時情急，輕叱一聲道：「閃開！」

手掌一翻「呼！」的發出了大股掌力，直向尹劍平正面擊過來，隨着他的掌勢，這間房子裏立刻充斥了凌人的勁道，整個房子都似乎爲之震動了一下。

雖然這樣，尹劍平仍然還是硬硬的接住了他的雙掌，毫不遜色的接了他一掌。

這人萬萬不曾料到尹劍平竟然會具有如此功力，四掌相接之下，他足下打了個踉蹌，倏地後退了兩步——

一驚之下，頓時使得他對於尹劍平這個人大生意外，却也激起了他的一腔豪氣，第二次怒叱道：「小子——滾開！」

腳下上一步，側過身來，倏地右掌劈出，再次的向着窗前襲過去。

一股巨大的尖猛風力，隨着他的右掌猛劈直下，其勢銳不可當——

尹劍平雖有足够功力，化解他眼前這一式，但是基於對此人的全不瞭解，一來生怕自己的出手過重，錯傷了對方性命，再者却也不得不防着對方的棋高一着，是以不得全力以赴，略一猶豫，已吃對方雷電般的身手攻了出去。

尹劍平最爲關心的倒不是他這個人，而是他揹在身後的那個鐵匣子——那是「岳陽門」開山至寶「鐵匣秘笈」，承「一鷗子」冼冰死前見贈，却是無論如何，萬萬也不能落在對方手裏。

是以，就在那人以「蛇形穿身掌」式方把身子閃出一半的當兒，尹劍平陡然出掌，其快如電的已托住了揹負在那人身後鐵匣下方，施展「金剛鐵腕」之功，巧妙的運施指上功力，將綁縛在匣上的一雙皮帶雙雙剪斷，就勢將鐵匣取到了手上。

這個動作說起來煞費週章，但是在尹劍平施展開來，却是其快無比，不過是舉手之間。

到手的東西，竟然硬生生的又被人奪了回去，對於這個夜行幪面人來說，不啻是奇恥大辱——

其時，只聽得窗櫺子「克喳！」一聲破响，幪面人已經破窗而出。

按說，幪面人有足够的時間可以逃脫，可是他却偏偏自負功力不凡，不甘心到手之物又被人奪回去，身子一經撲出，却又倏地轉回，向左側方足尖虛點，飄出丈許以外。

是時尹劍平已將鐵匣藏好，緊躡着幪面人前撲的背影縱身而出。

幪面人心懷忿恨，決計要給尹劍平吃些苦頭，就在後者身子方一現身的同時，他冷叱了一聲：「着！」

右手輕起，以中指無名指來回起招之勢，「哧！哧！」一連打出了兩枚「喪門釘」！

這種暗器在江湖武林中，雖然算不上什麼特別稀罕之物，但是却很少人施展，原因是擅施這類暗器者，必須要有極大的手腕之力，而且手指更要稱得上特別靈活。

觀諸眼前幪面人所發出的兩支喪門釘，看上去體積更似要較一般爲大，爲長，幪面人這一掌雙釘，稱得上勁猛力疾，兩支喪門釘帶着兩股尖銳風力雙雙向着尹劍平眸子上打過來。

幪面人稱得上施展指腕力道的一個高手——奈何今夜他所遇見的這個尹劍平，却更要較他高上一籌，黑暗中，這雙喪門釘來得其快無比，眼看着已將擊中，却爲尹劍平陡然翻起左腕，以切手將二釘突地擊落在地。

尹劍平身子絕不遲猶，足下一轉，已欺近到對方身前，冷笑一聲道：「相好的，你給我留下來吧！」

嘴裏說着，尹劍平猝地再欺一步，用劈掛掌式陡地向着這人左側後肩上擊來。

幪面人冷哼了一聲，身子向下一矮，閃開了尹劍平快速的一掌，他的一雙腿脚並不閑着，腰身一擰，施展「鐵犂耕地」之勢，霍地一腿反向尹劍平下盤掃過去。

强大的勁風，隨着幪面人腿脚之上，像是刀鋒削地一般的刮起了一片泥沙，足見此人功力不弱！

尹劍平心中越發的狐疑，實在是想不透，在此旅邸寒夜，竟然會有人向自己下手行竊，觀其黑巾遮面，分明是不想現出他的廬山眞面目。

越是這樣，尹劍平也就越加心裏起疑，決計要把對方困住弄個清楚。

雙方一經動手，轉瞬之間已對拆了十數個來回照面。

對於他們雙方來說，都不啻大感意外！

幪面人一連施展了幾招厲害的殺手，竟然未曾傷着了對方，驚異之下門志已失，猛可裏攻出一招，却向一旁飛快躍出——

尹劍平冷笑道：「相好的，想走麼？」緊跟着把身子依附上去。

幪面人雙掌前封，迫使得尹劍平向後退了一步——

「且慢！」他沉着聲音道：「你我原無瓜葛，東西你已經拿回去，何必死纏個不休！」

尹劍平想不到對方竟然會向自己鬆了口氣，當時冷冷一笑，說道：「說得好，你我既無瓜葛，何故上門行竊？如今偷竊不成，便想一走了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且看尹某人擒你下來再說——」

那人陡地後退兩步，站身在一株大樹下：「慢着！」

黑暗之中，僅可見到他那雙烱烱目光。

「足下與我素昧生平，何苦緊緊相逼？」

一面說時，這人抬起的右手，已經握住了身後的長劍把柄：「再要相逼，可就怨不得我劍下無情！」

兩句話說得聲竣色厲，可是話聲還不曾收口，尹劍平已飛快的把身子掠了過去。

幪面人怒叱一聲，掌中劍「唰！」的出鞘，一道藍色劍光，帶着寶劍出鞘的一聲龍吟，直向尹劍平正面猛劈下來，其勢如電，一閃而至。

尹劍平在這人寶劍方出的一剎，頓時感覺出身上一寒，對方的劍尖已電閃而至，他身子被迫得向外疾閃而出，只覺得幪面人長劍上捲出的藍色光華，矯若游龍，其寒澈骨，不要說眞被它劈中，若爲劍上寒光掃中也是不得了。

一驚之下，這才知道敢情幪面人所持有的這口長劍，敢情是一口武林罕見的神兵寶刄！

武林中這類神兵利器最是難求，觀諸幪面人所施展的拳脚，已可稱得上一流身手，果眞再有這麼一口武林罕見寶刄，其勢萬難敵擋！

尹劍平先時一念之仁，想不到幾乎遭了對方毒手，怦然驚心之下，才識對方心性之毒！

幸然，這多年以來，他學兼數家之長，無論內外功力都可稱得上登峯造極地步，論心智更是高人一籌！

幪面人這一劍其實早在尹劍平意料之中，只是他不曾想到對方所持有的，竟是這麼一口神兵利器！是以，在對方矯若游龍，長虹經天的劍光之下，他險些吃了大虧，雖然閃開了身子，却吃對方藍色的劍光，將長衣後襟下擺砍下了一截！

尹劍平固是驚出了一身冷汗，幪面人亦大生意外——他也就越加的發覺到尹劍平的不是好相與！

說時遲，那時快——

幪面人一招失手，尹劍平已如影附形把身子依了過來——這一手依附之功，顯然又是出之名家傳授，幪面人再想抽身那裏還來得及。

容不得幪面人再動第二個念頭，尹劍平疾若電閃的身子，已如影附形般的偎依了過去。

——這一手依附之力；原來得自「冷琴閣」冷琴居士生平絕學之一的「六隨」身法！

幪面人顯然亦非泛泛之輩，就在尹劍平身子一經偎上之初，他已看出了對方身手虛實，頓時覺出不妙，可是其勢再想閃躲已是不易！

尹劍平以「六隨」身法一經接近了幪面人身邊，左手猝翻——「鳳凰單展翅」直襲幪面人面門，同時足下跨虎登山式，猛的向外跨出一步，右掌乍然向下一沉，眞力內歛，倏地一掌擊向幪面人前胸。

這種左右開弓招式，他施展得漂亮極了！

幪面人顧首不得顧尾，顧上可就不能顧下，驚心之下，倒抽了一口冷氣，掌中劍霍地掄起，旋出一圈藍光，浪打礁岩般的向着尹劍平身上捲過去。

尹劍平已然得手了，右手力穿之下，「碰！」一聲大响，擊中在幪面人前胸之上。

他有十成把握，這一掌別說是一個人，就是一堵石牆，也能把它震成粉碎！

然而事情更使他大出意外！——這一掌確實是擊中了，却是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只覺得對方體內似乎穿有一襲奇特的衣服，像是爲細密的金屬所織，這一掌原來足有十成的勁道，竟然遭遇到特殊的反常狀況，借着怪異的反彈之力，足足消耗了一半，打了一個對折。

如此一來，原本足以取對方性命的掌力，猝然減去了一半，就是想傷害對方也不能。

饒是如此，幪面人却也禁不住發出了一聲嗆咳！混身內潛罡氣！幾幾乎都將爲之震散，雖說是這般情形之下，他猶自不曾忘記傷人，長劍猝然翻起，鋒利的劍尖，「哧！」的一聲由尹劍平左側胸前劃過去——

這一招堪稱毒辣狠厲；復兼陰險之至！

尹劍平萬萬不會料到對方在中掌之後，猶能出招發劍，當然歸根結底，却是他不曾想到對方身上竟然穿有那一襲奇異的衣服，使自己功力足足對消了一半，是以才得予與幪面人以可乘之機。驚心之下，尹劍平再想凹腹吸胸，那裏還來得及？

一片藍光劃過，緊接着冒出了大片血光！

尹劍平神色乍變，雖在負傷之下，猶能保持着冷靜，爲今之計，只得先行奪下對方手中之劍方爲上策，一念轉動，遂卽毫不猶豫的付諸行動。

只見他身形猝然向正中一擠，這一勢在「六隨」身法之中名喚「移形換影」，最稱神妙無比！

幪面人此刻一劍得手，方自暗慶得手，由於方才對方那一掌力道至猛，他雖仗寶衣護體，幸未負傷，只是却也震得他五內如焚，兩眼金星直冒！

這種情況之下，幪面人那裏再能心存戀戰？——是以，卽在一劍得手之後，點身欲退，却是沒有料到對方在身受劍傷之下，猶自不放過自己。

幪面人心中猝然一驚，疾閃身形，左足在地面上一點，待向左側面避開，猛可裏，只覺得對方身子向前一貼，卽覺出那隻拿劍的右手腕上一緊，已爲對方鋼爪也似五指緊緊抓住。

這一手「金剛鐵腕」之功，在尹劍平來說最稱拿手，自從坎離上人死後，當今武林可就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能够擅施這種功力，更遑論能够達到他這般境界了。

那是一種極具實力，而又巧妙的手法。

幪面人簡直還摸不清是怎麼一回事，一時只覺得那隻拿劍的右手腕一陣劇痛，如果不鬆開劍把，這隻右手勢將當場爲之折斷！

這麼一來，那口武林罕見的絕世寶刄，可就到了尹劍平的手裏。

緊接着尹劍平長劍一揮，藍芒乍吐，反向幪面人身上直劈下來。

「貼身」「奪劍」「出招」——雖說是三種不同的身法招式，然而在尹劍平施展起來，却是一氣呵成，宛若一個式子！

幪面人雖說是可說得上一流身手，可是在面對着尹劍平這個强大的敵人身形，却不得不相形見拙！萬不得已情形之下，擰身錯開，向外縱出！

尹劍平實在未料到對方如此滑溜，活該他走運，竟然鬼使神差的安排他得到這麼一口曠古鑠金的寶劍！

妙的是，就是幪面人轉身之際，尹劍平恰恰揮出左掌，再次擊中在對方後背，無巧不巧的正好抓住了對方揹在背後的劍鞘。

尹劍平原是未曾想到「奪鞘」的念頭，等到觸手之後，這才心中一動，當時毫不猶豫的一把抓住，幪面人用力一掙，只聽見「拍！」的一聲，繫劍的一根紅絲，頓時從中折斷。

這麼一來，劍鞘子可也就到尹劍平手上。

幪面人早已是驚弓之鳥，如今寶劍落在對方手上，一旦「太阿倒持」，形勢自然更加不同，只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身子一個疾滾，猝然翻出了兩丈以外。

千不捨，萬不捨，硬是捨不下他那口萬金難求的寶劍，在地上打了個滾躍起來，心裏猶自忐忑着，還想奮死撲過去將寶劍奪回來。

——就在這時，西邊院落裏一條人影猝然拔空直起。

雖然看不清來人是誰，可是只瞧那種身手，顯然又是一個勁敵！

這個暗虧，幪面人是吃定了，當下只恨得狠狠咬了一下牙，忍着割膚的心痛，迅速的撤身而退。

尹劍平還待追下去，耐不住胸前鮮血淋漓，由於他連番運施眞力之下，一時傷處怒血狂噴！使他忽然警覺到傷勢的不可視若等閑。

面前人影一閃，一個骨秀神清的銀衣少年已來到了面前——正是那個被他視爲讀書仕子的燕姓少年。

尹劍平怔了一下，說道：「是：：燕兄弟麼？」

姓燕的少年乍見他這副情景，不禁嚇了一跳，「呀！」的驚叫了一聲！

「你：：哎呀！你受傷了！快快！」

一面說，慌不迭上前一步扶住了他。

尹劍平經他這麼一提，才似覺出了痛楚，心中一驚，由不住步履間打了一個踉蹌！

燕姓少年更不禁吃驚，一隻手緊抱住他。

「尹兄：：你：：怎麼攪的？：：」眼睛在他身上一轉，面色猝變：「看這一身的血：：快進去：：」

說着半摻半架着尹劍平的身子，快速的幾個撲縱，回到了尹劍平的住房。

摸着黑，他把尹劍平扶着睡到了牀上。

尹劍平咬牙忍着痛：「謝謝你燕兄弟，火熠子就在桌子上。」

燕姓少年應了一聲，由八仙桌上摸起了火熠子「噗哧！」一聲亮着了火。

「啊——」當他看見了尹劍平身上的血，嚇得神色大變：「快告訴我，傷在那裏了。」

尹劍平喘息着合劍於鞘，忍痛道：「在左胸上面：：燕兄弟，煩你扶着我坐起來——」

燕姓少年道：「唉！到了這個節骨眼，幹嘛的還這麼客套！什麼煩不煩的。」

一面說着，遂卽上前把他扶了起來，爲恐他身子還會倒下來，他還用半邊肩膀抵住他的後背。

「你幹嗎還要坐起來？」他皺着眉毛，滿臉心疼的樣子：「瞧瞧你：：怎麼會傷成這個樣子？」

「不要緊，一點小傷算不了什麼。」

尹劍平一面說着，遂卽動手將上衣脫下來，裏面的中衣小褂也都被血染透了。

燕姓少年看着看着忽然眼圈紅了，只是尹劍平却不曾發現！——

他一面冷冷笑着：「這個人到底是誰，我還沒弄清楚，倒是一身好功夫——可惜他不務正途！」

燕姓少年看着他，怪心疼的樣子：「先管管你自己吧，差一點這條小命可就沒有啦！」

尹劍平鼻子裏「哼！」了一聲，已把血淋淋的一件內衣小褂脫了下來，現出了赤膊的上身。

燕姓少年雖然半邊肩頭抵住他，見狀却現出了微微的不自在！——本能的把身子向後面縮

了一下，尹劍平重心猝失，向後一倒，嚇得他趕忙又把身子向上頂住。

「你幹什麼要脫光：：了衣服？」

「兄弟：：」尹劍平輕輕喘着道：「原來你還會功夫，我竟是看走了眼了！」

「先別說這些吧！」燕姓少年皺着眉毛道：「你的傷怎麼個療法：：要不要我去給你找個專治刀傷的郎中去？」

「用不着了：：」尹劍平幾乎把全身都倚在了姓燕的身上：「兄弟，你可會點穴？」

「會：：」姓燕的道：「你是要止血？」

「不錯——麻煩你把我傷處附近的幾處穴道止住流血，謝了！」

燕姓少年點頭道：「看我都忘了——我懂得。」

一面說，他把尹劍平赤裸的上軀抱住，輕輕放倒在牀上，自己才移向尹劍平的正面。

尹劍平躺在牀上，向姓燕的點頭表示謝意！姓燕的少年一隻手端過燈來，正待向他胸前傷處附近運指點下去——

忽然，他的眼睛睜大了！

他看見了一件東西——一面半月形的翠玦，垂戴在尹劍平染滿血漬的胸前！

這面翠玦一經注入燕姓少年目光之中，頓時使得他身子有如觸了電般的一陣顫抖！

「你：：眞的就是：：」

一面說着，他抖手自尹劍平肉身上拿起了那塊殘月形的翠玦，就近了細細看着，認着。

一時他益爲動容，那種驚喜，悲傷，哀痛，羞慚：：說不出的幾千百種感觸，一股腦的侵襲着他，使得他發出了輕輕的顫抖！

那隻端在手上的燈盞，更不禁的搖顫出一片迷離光彩！

「兄弟：你倒是快着點呀：：」尹劍平奇怪的打量着他：「莫非你弄不清什麼穴道？」

「不：：我知道，我知道——」

姓燕的慌不迭的擱下了對方胸前的那塊翠玦，一面揮動手指，迅速的在他胸前「志堂」「氣海」「肩井」三處穴道上各點一指。

尹劍平發覺出他的指力可觀，點頭稱許道：「燕兄弟好指力，看看血是否止住了？」

姓燕的少年只管用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他，不知是在想着什麼，聽了他這句話，才忽然驚覺——臉上頓時瀰致了溫煦的笑容！

——他仔細的低下頭在他胸前傷處看着：

「嗯——血倒是止住了。」

尹劍平點頭道：「我行囊裏有上好的刀傷藥——兄弟，一事不煩二主，就請你——」

燕姓少年不待他說完，就先已跑過去，就行囊裏亂翻一氣，找到了一個上寫有「急救」二字的布包。

——他拿在手裏，向尹劍平問道：「是這個？」

尹劍平點頭道：「不錯，你給我——」

燕姓少年早已打開，見裏面有一個紅色小瓷瓶，就拿在手裏。

「對了！」尹劍平道：「用一半就足够了，那個包裏有乾淨的布條，兄弟——你可會包紮？」

姓燕的看着他一笑道：「沒包過，不過爲了你試試也無妨，你別慌，等着我慢慢的一樣一樣來。」

一面說，他拔開了小瓷瓶的瓶塞子，把瓶子裏的黃色藥粉倒出了一多半，洒在了他的傷口上。

藥性清涼，但因兼具有殺毒功效，疼痛在所難免！

尹劍平輕聲哼道：「好疼——够了，兄弟不要全都用了，下次再用就沒有了。」

燕姓少年一怔道：「唉——我都忘了。」

尹劍平微笑道：「沒有關係，這是我師門特製的秘藥，只要上兩次藥，傷處就可以結疤，第一次多用一點原是應該的。」

燕姓少年收起了瓶子，輕嘆一聲道：「你身上的這些血，也得洗乾淨才行。」

尹劍平苦笑道：「這就不敢偏勞燕兄弟你了。」

燕姓少年不待他說完又自站起來，到一邊角落裏，把洗臉盆端過來，盆子裏原有大半盆清水，他就用布巾浸水慢慢爲尹劍平洗揩着。

這些血腥事，沒有點耐性子是不易做好。

燕姓少年倒是好生仔細，輕輕的揩，慢慢的擦，換了三次清水，總算把尹劍平染滿血漬的上半截身子全都洗滌乾淨，然後再用備好的清潔布條綁紮結實。

休看這些瑣碎事，做起來也是不易，足足磨了有半個時辰，才算一切規置完畢。

姓燕的更不彈其煩的爲他找出了乾淨的內衣服換好，扶着他倚身牀上。

尹劍平心裏的感激，直非言語所能形容。

忽然，他緊緊的握住了燕姓少年的一隻手——只覺得那隻手纖柔合度，光滑潤澤一如女子，倒不禁使得他吃了一驚！

姓燕的先是一驚，細長的眉毛挑得一挑，可是不知怎麼，他的臉上紅了一紅，那隻手原有掙開的意思，却只掙了一下，就一任留在對方握中。

「謝謝你，小兄弟——」尹劍平握住他的手搖幌一下：「此恩此情，我將永誌不忘！」

燕姓少年那雙挺大的眼睛，在他臉上一轉，道：「你說的可是眞的？」

尹劍平鬆開了他的手，輕嘆一聲道：「在我這過去的多少年以來，只知勤奮練功，却不曾結交過一個朋友，燕兄弟，你可願與我結交成爲知己？」

燕姓少年低下頭「噗哧！」一笑：「我們不是已經是很好的朋友了？」

尹劍平微微點頭道：「不錯——我們的確進展的很快，只是兄弟，我可還不知道你的大名！」

燕姓少年臉上現出了一種尷尬，窘笑了笑：「幹什麼打破砂鍋問到底兒，反正早晚你就會知道一切的。」

說到後來，他情不自禁的垂下了頭。

尹劍平打量着他，一時眞不敢相信人間會有這等俊秀少年，當下由不住微微一笑。

姓燕的看着他道：「你笑什麼？」

「我笑你……：」微微一頓：「兄弟你不要生氣！」

燕姓少年點頭道：「我不惱，你說吧！」

尹劍平一笑道：「大概府上只有你這麼一個寶貝兒子，太寵着你了，倒像是一個女孩子家！」

燕姓少年臉上紅了一下，不大得勁兒的站起來，走向窗前，向外面看着。

尹劍平怔了一下道：「你生氣了？」

「那倒沒有，」燕姓少年看着窗戶外面：「本來人家就是這麼說我來着，天生的嗎，沒法子改。」

「那也不一定，」尹劍平側轉過身子來：「等我把要辦的幾件事辦完之後，再來鳳陽找你，在江湖上多歷練一下，你的氣質就會完全變了！」

燕姓少年微微搖搖頭，忽的回過身子來，臉上含着一抹輕笑：「那又何必，我就是我，果眞我要是變成一介糾糾武夫，只怕你……」

說到這裏突然頓住，改口笑道：「不談這些了，啊——我幾乎都忘了，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好好的你會跟人打了起來，又怎麼會受傷的？」

被他這麼一提，尹劍平才忽然想起這件事，頓時臉上罩起了一番怒容。

燕姓少年道：「這個人是誰？到底是怎麼回事？」

尹劍平冷冷的道：「這件事對我還是一個謎！」

於是他遂將那個幪面人行竊之一番經過，前後詳叙了一遍，一直說到自己負傷爲止。

燕姓少年忽然驚道：「啊！那口劍呢？」

尹劍平忙即由枕畔拿起來，却被燕姓少年一把接了過去：「啊——就是這把劍。」

一面說着，他張惶的拔劍出鞘——一蓬藍色光華，由劍身上泛出來，三尺範圍之內頓時籠罩住一層陰森森的劍氣！

尹劍平自幼在兵刃堆裏打滾，尤其對於劍，眞可當得上是一個行家，看到這裏由不住讚嘆出聲道：「好一口罕世的寶刄！」

燕姓少年亦讚不絕口，冷冷一笑道：「這才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毫不費工夫——」

「怎麼？」尹劍平奇怪的道：「兄弟你正在找這口劍？」

「那倒不是，」燕姓少年收劍入鞘，雙手交還說道：「恭喜你好福氣，得了這麼一口好劍！」

尹劍平搖頭道：「不——我却沒有佔爲己有的念頭。」

「那你莫非還想把劍還回去？」

「這——」尹劍平道：「當然，我還要慢慢察訪一下，這個人到底是誰？心性如何？是否配據有此劍才能決定。」

燕姓少年微微一笑，笑得很美：「你這個人可眞是個死心眼兒，我說這口劍是你的就是你的了，你還察個什麼勁兒？」

尹劍平怔了一下：「你是說……？」

燕姓少年冷冷一笑道：「這個人我太瞭解了，如果你知道他是誰，準會嚇你一跳！」

「是誰？」

「雲中鶴——金步洲。」

「啊——」尹劍平顯然大吃一驚，道：「是他？」

燕姓少年點點頭道：「錯不了，這口『海棠秋露』就是最好的證明！」

「海棠秋露？」尹劍平揚了一下新得的那口劍：「你說的是這把寶劍？」

燕姓少年像是對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他娓娓道來：「這口『海棠秋露』原是崆峒派的『騎鯨客』所有，『雲中鶴』金步洲盜劍弒師佔爲已有，自此就橫行天下，仗着他有這口罕世的兵刄，江湖上少有敵手，他之所以成名，與這把『海棠秋露』却是大有關係呢！」

尹劍平驚道：「燕兄弟，這件事你如何知道？」

燕姓少年側過眼睛瞧着他：「哼——你就這麼小瞧了我？這個天底下，什麼事我會不知道？」

尹劍平道：「你可見過他本人？」

「他就是燒成灰，我也不會忘了他。」

「那麼兄弟你就形容一下他長的是什麼模樣？」尹劍平吶吶的道：「也讓我想想看是否與此人結有什麼樑子，要不然他何以要找我下手？」

「三十來歲，也許還不到，」燕姓少年形容道：「濃眉大眼，古銅色的皮膚，而且，下巴殼上還留了一把短鬍子。」

「啊——」尹劍平忽然吃了一驚道：「原來是他。」

這一次倒到姓燕的少年奇怪了。

「怎麼？」燕姓少年打量着他：「你也認識他？」

尹劍平搖搖頭：「那倒不是，不過這個人對我却是一點也不陌生。」

燕姓少年翻着眼睛道：「你們見過？」

「見過三次，」尹劍平冷笑一聲：「這三次的印像很深，可保我永遠也忘不了。」

於是他乃將初入臨淮關時，在雨地裏被他馬撞，以及在客棧又與他撞了個滿懷的事一一說出，包括今夜之遭遇，一共三次。

燕姓少年諦聽之下，霍地站起道：「這麼說，這傢伙他住在這個客棧裏囉？」

尹劍平冷笑道：「想必是錯不了。」

燕姓少年清秀的臉上，忽然着了一層憤怒，突地扭身就走。

尹劍平道：「兄弟，你上那去？」

「我馬上就回來。」

說了這句話，身形一掠，已穿窗而出。

尹劍平想阻止已是不及，不意起動之間牽動傷處，疼得他立刻又躺了下來，暗忖着這個小兄弟必然是找「雲中鶴」金步洲去了，那金步洲雖爲自己掌勢所中，可是看來亦不過僅受輕傷而已，燕姓少年雖然像是個練家子，可是到底能否就是雲中鶴的對手，却是難說，一想他極可能去尋「雲中鶴」拚命，不禁心裏大是焦急——

這是一種很微妙的情誼作祟，雖然他與這個燕姓少年不過初交，但是情誼之進展，却有一日千里之勢，尤其感念他的患難相扶，傷榻關懷；不辭微賤，——這些都是最能增進情誼的因素。

一想到他的處世不深，可能涉險，尹劍平眞有點躺不住，當時勉強坐起來，正待持劍外出，忽然房內人影一閃，燕姓少年去而復還。

「怎麼——？」尹劍平倒是鬆下了一顆心：「你上……那去了？」

「眞氣死人了，晚了一步。」一邊說，他忿忿的坐在了牀角。「那傢伙眞的住在這個客棧裏，只怪我竟是早不知道，白白的便宜了他……哼！」

尹劍平奇怪的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燕姓少年聳了一下眉尖：「你猜怎麼着，敢情他跟我還住在一個跨院裏，兩間房子還挨着，我居然會不知道，你說氣不氣人？」

尹劍平一怔：「有這種事，現在他呢？」

燕姓少年沮喪的搖搖頭，氣惱的道：「走了，聽小夥計說，他連房裏的東西都沒來得及拿，就匆匆的套馬走了。」

尹劍平冷笑一聲，沒說什麼。

燕姓少年越想越氣，站起來在房裏走了一轉，又偏過頭來打量着尹劍平，目光裏顯現出一片難以割捨關懷，忽然又回過身子坐下來。

「你何以心情不定？」尹劍平看着他：「莫非你有什麼要事，一定要追着這個雲中鶴不成？」

燕姓少年點點頭，蹙着雙眉道：「當然哪——我好不容易才發現了他的踪跡，却又讓他跑了。」

尹劍平費解的問道：「是爲了尉遲太爺的事？」

燕姓少年又點了點頭，只管用着一雙清澈的眸子，打量着自己的一雙足尖。

尹劍平道：「你是想追上他，不要他跑了可是？」

燕姓少年點點頭，看着他輕聲責道：「你眞聰明——還不是爲你，我才又改了主意。」

「爲了我？」

「因爲……」燕姓少年臉上又現出一些紅暈：「我記掛着你身上的傷……放不下心！」

「哦——」尹劍平爽朗的笑了：「我還有什麼好記掛的，倒是我担心你才是眞的！」

「你担心我什麼來着？」

尹劍平一笑道：「燕兄弟，你到底還年紀

輕，涉世不深，那個雲中鶴必然是狡智之徒，我怕你不是他的對手——」

「哼——你竟然輕視我？」

「那倒不是，你可千萬不要誤會！」尹劍平陪笑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燕姓少年眸子裏，交熾着那種凌厲，賭氣的把臉轉過一邊。

尹劍平看到這裏，更不禁暗中好笑，因爲對方所顯示的一切，在在說明他的童性未改，正想揀幾句好聽的話說出來逗他開開心，不意燕姓少年却似氣已經消了。

「你可別小瞧了我，」他微笑着說：「過幾天，你的傷完全好了以後，我們比劃一下再說，你不一定就勝我多少，信不信？」

「這一點我倒是深信不疑，」尹劍平道：「從你剛才進出來去的身手，就可判斷燕兄弟你必然身懷絕技，改天一定要向兄弟你好好討敎一番才是。」

果然這幾句話，立刻使得燕姓少年臉上容彩倍增，先前的一點不愉快，頓時一掃而光。

尹劍平想起前事問道：「那個爲雲中鶴套馬的夥計，可知道他上那去了？」

「不知道，他只說往南邊去了。」

尹劍平想了一下，點頭道：「你只管放心就是，他絕不會離開這裏，早晚我一定還能見着他，那時他再想脫身可就沒有這麼容易。」

燕姓少年道：「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尹劍平揚了一下手上劍：「就憑着這口『海棠秋露』，他也勢將不肯甘心情願，遲早一定會找上我的。」

燕姓少年點頭道：「對了，我一時竟然忘了這回事了，嗯——這麼說，他一定暫時躲在附近，以便尋找機會好向你下手奪劍，哼——我倒要看他這一次怎麼逃開我的手心去。」

尹劍平道：「話雖如此，兄弟你也切記不要露出了痕跡，雲中鶴這個人聰明得很，一個打草驚蛇，只怕再想誘他上鈎可就不容易。」

燕姓少年點頭道：「我知道——這個人若是容易對付，尉遲太爺他老人家又豈會敗在了他的手上？只恨我剛才晚來一步，要不然你我合力，一定能把他活生生的擒到手中。」

尹劍平想起方才動手光景，不覺懷疑道：「我聽說尉遲太爺失了一件家傳至寶，可有此事？」

燕姓少年微微一怔，輕笑道：「你聽誰說的？」

尹劍平道：「黃昏時份在酒店遇見的那兩個人說的，你莫非沒有聽見？」

燕姓少年搖搖頭道：「我沒有聽見——想不到這件事竟然也傳散江湖？……」

尹劍平道：「這件事是眞的？」

燕姓少年緩緩點頭道：「是眞的——老實告訴你吧，我就是爲了這件事才來的。」

頓了一下，他略似失望的搖了一下頭，又道：「既然事傳江湖，再要想追回這件東西，可就難了！」

尹劍平道：「失落的是一件……？」

「鎖子金甲！」燕姓少年道：「尉遲家的傳家之寶，也是武林中夢寐以求的一件稀世奇珍！」

尹劍平道：「可有防身之利？」

「豈止防身之利？」燕姓少年苦笑了一下：「聽尉遲太爺說，這件寶物一經穿在身上，水火兵刃皆可無害，武林中人自然會引爲無上至寶了！」

「這就是了，」尹劍平冷冷的道：「我是奇怪，何以雲中鶴竟能經得住我那一掌，原來他身上竟然事先穿有這件寶衣，這就難怪。」

燕姓少年道：「尉遲家門視這件『鎖子金甲』爲家傳之寶，絕不甘心落在外人之手，雲中鶴有了這件衣服，更不知又要做出多少喪天害理之事……這也就是我爲什麼要急欲找回這件衣服的道理。」

尹劍平點頭道：「原來這樣——」

燕姓少年看着他，微微笑道：「你這一次不是要專程去尉遲家拜訪他們父女麼？」

「不錯！」尹劍平苦笑道：「看來，我來得的確不是時候，只是我却一定要見到他們才行。」

燕姓少年道：「你眞的有很重要的事？」

尹劍平點點頭：「很重要。」

燕姓少年眸子微轉：「難道一點也不能透露？」

尹劍平看着他無可奈何的苦笑了一下：「我只能告訴你一點，那就是，這件事與那位尉遲姑娘的婚事有關，……」

燕姓少年莫明其妙的臉又紅了。

他站起來走向一邊，忽地回過身子：「這麼說，你是來迎親的？」

「我……」尹劍平吶吶道：「兄弟——這件事我一時很難向你啓齒——你還是不要逼我說出來吧！」

燕姓少年點點頭，却冷笑道：「我不問你就是，不過在這個時候，我以爲你還是最好不要提這件事……」

尹劍平心裏明白，却仍然不由自主的問道：「爲什麼？」

「爲什麼？」燕姓少年看着他，窘笑了一下：「我想在這個時候，那位姑娘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離開她父親的，再說，你在人家家門遭遇不幸的時候，來提這件事，豈不是有些不合時宜？」

尹劍平愣了一下，一時却也不知說什麼才好。

燕姓少年緩緩走到了他身邊，道：「你很失望？」

「豈止是失望……？」尹劍平頻頻苦笑，說道：「燕兄弟，你到底認識我還不够深，如果你結交得够久，你就會發覺到，我是一個十分不幸的人！」

「不幸的人？」燕姓少年緩緩坐下來盯視着他：「爲什麼？我倒不這麼認爲。」

「那是你對我過去一切遭遇還不清楚。」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似乎並不能影响你的未來，」姓燕的溫和的笑了笑：「你還年輕，人品武功都不錯，豈能就對未來就喪失了自信？」

尹劍平搖搖頭：「你還不瞭解我——」

「我正在要瞭解你——」他眸子裏的確充滿了關懷：「我一直對別人漠不關心——但是對你……我却很希望瞭解得更清楚一點。」

尹劍平不自覺的與他的視綫相對，深邃鋒犀的目光直直的逼視到他臉上。起先燕姓少年尚能「劉貞平視」，終於抵不住那股鋒銳，把眼睛移向一旁。

「你一直都喜歡這麼看人家？」

「那倒不是，」尹劍平笑道：「我只是對我想瞭解的人才這麼注視。」

燕姓少年微微一笑，斜視着他：「那眞巧，我想瞭解你，你也想瞭解我，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呢！」

尹劍平道：「你問我什麼？」

燕姓少年瞋目望着他，道：「你的年歲不大，却有這麼一身傑出的武功——着實令人羨慕，而且我可以猜出你出身世家，當然無慮衣食，正是春風得意，錦繡年華，像你這樣的人，是不應該有什麼憂慮的，更不會是如你所說的不幸之人！」

尹劍平苦笑道：「你猜錯了，我雖然出身並非貧賤之家，但是却絕對稱不上什麼世家，

再者我的整個少年時光，都充滿了荊棘困苦，更當不上你所說的春風得意，錦繡年華……」

燕姓少年微微一怔，睜大了眸子，似乎心裏充滿了疑惑：「這麼說——是我猜錯……」

忽然，他臉上現出了一種欣慰，看着尹劍平道：「你能再說得清楚一點麼？」

尹劍平看了一下窗外：「天晚了——你還不休息？」

燕姓少年搖搖頭道：「不——如果就這樣回去，我會整夜都睡不着，反正明天你還不能走，乾脆我們就再談談，效古人剪燭夜談也無不可！」

尹劍平一笑道：「用不了這麼久，我的過去也許幾句話就可交待清楚，倒是你……」

燕姓少年道：「我們正在談你，又怎麼轉到了我的身上？我倒想知道你的少年經過，以及你的這一身傑出武功是怎麼練出來的？」

尹劍平苦笑道：「要是細說起來，可就一言難盡了——我們長話短說吧！剛才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我少年時光確是飽受顚沛流離之苦，曾經發下了一個很傻的意願，——要吃盡人間至苦，學盡人間至功！」

姓燕的少年瞬也不瞬的盯視着他，微微點了點頭。

尹劍平看了他一眼：「談到學武，我練的門派極雜，先後曾入『形意』『冷琴閣』『岳陽』以及『雙鶴堂』學過功夫！」

姓燕的少年眸子裏顯現出無限嚮往傾慕之意！

「不要以爲那是很愜意的事情！」尹劍平感傷着道：「天下沒有一項成功是廉價可以買來的，要學驚人藝，須下苦功夫，這兩句老話說得一點也不假，不身體力行，萬難體會！」

燕姓少年點頭道：「我明白……你雖然吃了這麼多的苦，如今却也都得到了應有的代價，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如今回想起來，你不是應該覺得很值得麼！」

尹劍平點頭道：「的確如此，對於過去我從不抱怨，然而——」

「然而怎麼樣？」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是一個很不幸的人！」

「這話太矛盾了，」姓燕的少年道：「不幸的人豈能有這些不平凡的遭遇？」

尹劍平苦笑道：「這可要看話是怎麼來說了。」

姓燕的以手支頤道：「洗耳恭聽！」

尹劍平輕輕嘆息道：「說來也許你難以置信！」

燕姓少年道：「不——我現在覺得你是一個足堪信任的人，你說的我一定相信，就怕你不願多說。」

說話的人眼神裏流露出無限的眞摯，在久走風塵之後，尹劍平感覺到這是一份可望而不可求的純情眞誼——何以他會對眼前燕姓少年這般垂靑？原因正在於此！

「我不妨告訴你，燕兄弟！」尹劍平吶吶的道：「我剛才所告訴你這些師門，如今幾乎都遭遇了空前未有的巨大變故，除了南普陀山的『冷琴閣』尚還未曾波及以外，其他各大門派，如今俱已盪然無存——」

燕姓少年驚得一驚：「你是說這些門派，都已經遭遇到解體之危？」

「豈止是解體之危？」尹劍平冷笑一聲：「他們已經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

「這些門派中人，全都死了！」

「啊——？」燕姓少年面色一變：「全都死了？」

尹劍平點點頭：「上至掌門，下至門中各弟子，無一倖免，我是其中唯一的例外，於是，不容我有所抉擇，這副沉重的復仇擔子，就落在了我的雙肩上，這樣情況下，你還認爲我是一個幸運的人麼？」

燕姓少年那張淸秀的臉，漸漸的變得很沉重——

「果眞如此——你的確太不幸了！」他遂即又修改語氣道：「並非是不幸，而是太不快樂了！」

「不快樂的人自然也就是不幸！」尹劍平苦笑道：「非但如此，我自身更是時時刻刻都得加意的提防敵人的迫害——如今我已是仇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一個明顯目標，我必須隨時都要提心吊膽，只要略有疏忽，就會有性命之憂！」

燕姓少年秀眉一剔道：「什麼人這麼霸道？莫非連你這身武功，也應付不了麼？」

尹劍平苦笑了一下，搖頭不言。

「你怎麼不說話？」姓燕的少年道：「難道你仇人的武功有這麼高？」

「的確很高，」尹劍平冷冷一笑：「高不可測！」

燕姓少年呆一呆，驚惶的道：「是誰？」

尹劍平搖搖頭：「我不能告訴你。」

燕姓少年「哼！」一聲，把頭扭向一邊。

「不是我不肯告訴你，而是——」尹劍平氣餒的道：「敵人顯然是一不爲外人所知的神秘人物，武功奇高，手段至毒，如果你知道了他們的底細，實在難以想像他們將會對你採取什麼樣的惡毒手段，這樣豈非因我之聯累而無辜受害！」

燕姓少年偏過臉來注視着他，神秘的一笑，道：「還是你想的週到，那麼我就暫不問就是——」

說罷他站起身子，緩緩走到了尹劍平牀前，送上一杯茶：「你方才出血很多，不宜多說話，還是早一點歇着吧，明天我再來陪你。」

不意尹劍平陡然一翻腕，捉住了他的手腕子。

燕姓少年猝然一驚，想要奪開這一隻手，竟然一時掙脫不開，情急之下，禁不住漲紅了臉。

「兄弟！」尹劍平看着他着急的臉，不覺失笑：「最起碼你也應該有個眞名實姓吧！把我的一切都騙出來，你却是守口不言，這可不行！」

姓燕的少年，只管用力的掙着手，道：「你……你快放開我，放了我……你這個人眞是……」

尹劍平却不曾料想到他竟會情急至此，再者——正因爲他情急之下，却暴露出本來的形態模樣！

目睹着他粉面飛紅，纖腰扭擺的這一刹，尹劍平登時有如當頭着了一棒——

「老天——他莫非是個姑娘——？」

這個念頭一經興起，尹劍平頓時有如着了一道閃電般的震驚，心頭一驚，抓着對方腕子的那隻手，情不由己的鬆了開來。

燕姓少年身子一個踉蹌，差一點跌倒！

「你……」尹劍平目睹着他，一時如墜五里霧中：「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

嘴裏說着，忽然觸及了自己的赤身露體，登時面色大窘，合起了敞開的上衣小褂。

姓燕的少年，吃對方這麼一問，那張淸秀的臉，剎問變爲雪白，怔得一怔，遂即向後連連退着。

尹劍平倏地翻身下牀：「你到底是誰？……爲什麼？……」

燕姓少年情急之下，霍地奪門就逃，尹劍平再想攔阻，却已是慢了一步，眼看着他已遁

身門外，閃得一閃，已踏房越脊而去。

尹劍平宛若置身夢中——佇立了甚久，才緩緩的坐下來，一顆心有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頓時亂作一團。

「莫非她眞的是一個女的？」

其實，這是他老早就應該想到的問題，却偏偏到現在才忽然觸及——這一剎，他腦子裏全都是對方那個燕姓少年的影子，細細的一經琢磨，更不禁相信自己猜測不錯——頓時他覺得臉上一陣發熱！

如果他眞如此猜，是個女的，那麼她會是誰？

「何以她會對我如此心存關懷？」尹劍平繼續的思索着：「她到底又是什麼居心？」

由於目前大敵「甘十九妹」是那等詭異莫測，身負奇技的一個少女，是以對於任何一個來路不明的少女，他都心生戒心，再也不敢輕視！

「難道她是甘十九妹派來刺探我的一個女探子？」

這個猜測一經觸及，登時使得他大吃一驚，可是當他繼而冷靜的深思下去，却又覺得這一假設難以成立，原因是他實在一點也看不出她對自己懷有的敵意。

如果她眞是甘十九妹所差遣而來，對自己懷有異心，只怕自己有十條命，也早已死在了她的手上——這一點似可無虞！只是却也不能斷定完全沒有這個可能。

因爲以「甘十九妹」的詭異莫測，你根本無從去瞭解她下一步的動向，意欲何爲——否則這個姓燕的姑娘，又爲什麼對自己的過去要這麼的盤根問底？——這裏面又顯示了什麼？

這麼一想，他原已鬆下來的一顆心，忽然間又情不自禁的懸了起來！

「莫非她眞是甘十九妹派來的一個探子，旨在套問出我的師門經過？如果這個猜測屬實的話！我豈非又爲無數的過去師門，帶來了一番殺難？」

雖然過去的師門，俱已十九遭殃，盪然無存，但是南普陀山的「冷琴閣」却顯然並不曾牽扯在這個漩渦之中！是否將因爲自己的口無遮攔，將使得此一昔日師門也將爲之遭殃，實在是難以預測！

想到這裏，他實在難以再保持鎮定，當下匆匆穿着整齊，携帶着那口「海棠秋露」，扶傷步出客房。

院子裏正在刮着風，蕭索的竹影，搖曳出夜幕的深沉與單寒——這附近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每間客舍都緊閉着門窗，更不見自紙窗透出的一點燈光。

尹劍平心情十分的激動，却也有無限的懊惱！

他的細心與謹愼，每爲過去歷屆師門長者所稱許，卽使用以甘十九妹那等詭異莫測的大敵來比較，以「心智」而論，未始不旗鼓相當，想不到竟然會被一個易釵而弁的姑娘人家所矇騙至此，相處竟夜，孤燈厮守，進而肌膚相接，居然會不曾早早發覺出她是一個女的。這個臉可是丟大了！

他覺得一種被對方所戲耍的羞辱感覺！恨不能立刻找到這個冒稱少年的姑娘，問問她到底是什麼居心？

心裏想着，他已快速的一連翻過了兩家客舍，來到了前面院子——

果然這裏看上去，要遠較後面客舍來得寬敞安靜得多，扶疏的花石點綴相間，在兩盞高脚燈之下，別具一番幽雅氣緻！

這麼寬敞的院子裏，却只有三間客舍，彼此間隔都在十丈內外，看來互不相擾，較之後院擁擠零亂，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尹劍平站定身子，打量着面前的三間客房，想不出那個喬裝燕姓少年的姑娘，到底住在那一間，正待挨次察看，卽見一個小夥計，挑着燈籠正由前面甬道一路走過來，乍見尹劍平嚇了一跳。

「咦——你是……？」一面說，這個小夥計上下不停的打量着他：「你不是後院的那位客官麼？」

尹劍平認識他正是帶領自己進入客棧的那個小夥計，當時點頭道：「不錯，我是來這裏找人來的。」

「找誰？」那個夥計道：「剛才才走了的一位。」

尹劍平怔了一下：「你是說那個姓燕的姑娘走了？」

「什麼姑娘？」小夥計莫明其妙的道：「這裏沒有女客，剛才走的是個讀書的相公。」

尹劍平道：「不錯，就是他，他上那兒去了？」

小夥計嘻嘻一笑：「這可就不知道了，今天晚上眞怪，前半夜也有這麼一位，跟這個相公一樣，說走就走，都像是有什麼急事似的，連天明都等不及，匆匆的套上了馬就走了。」

尹劍平心知他說的前面那人，正是那個叫「雲中鶴」的大盜，碰巧這兩個人，也都是自己所要找尋的。

既然已經走了，當然萬難追上。一時心裏舉棋不定。

那個小夥計却齜牙笑道：「這前院可比後面安靜多了，客人你是不是要搬過來住？」

尹劍平搖搖頭道：「用不着……只休息一會，天明還要趕路。」

說完獨自轉回。

這一夜，尹劍平思潮起伏，心緒很是繚亂，勉強耐下性子，坐行了一番調息之功，却也因爲失血甚多，而難以達到平素境界，恍惚的小睡片刻，天已經亮了。

不知怎麼同事，他腦子裏總是念念記掛着那個燕姓姑娘——其實這也只是他的認定，至於對方是否眞的易釵而弁，却尙有待未來的事實證明。

無論如何，這個人對他有極重的情誼——如果說他根本不屬於甘十九妹之一流的人物，自己不啻將虧欠了她一番難以補償的人情！

果眞那樣，尹劍平對於目前的敵視行爲，將會感到一種不可饒恕的自責，他渴望着能有與她再見面的機會，好使得自己澄清對她的認識與誤解！

× × ×

天公作美，所幸今天不再下雨。

對於尹劍平這等行走長途的人來說，像今天這種沒有風雨困擾的日子，的確是最理想也不過。

清明甫過，杜鵑新放，路旁雜花生樹，鶯飛草長，正是一般王孫公子哥兒走馬尋春的大好時光，只是尹劍平顯然却沒有這番興頭。

雖然論及年歲，他正當青春有爲，未嘗沒有年輕人的好動習性，只是他所經歷的一切，却有如無數道鋼箍，緊緊的束縛着他，使他在近年以來，簡直無從安定，甚至於想停下來喘上一口氣的工夫都沒有。

準乎於此，對於一般年輕人的底事，無形之中可就難以兼顧，進而漸次的疏遠。

對於他來說，生命只是不斷的創新，搏鬥，掙扎……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生存！在無情的以往數千個日子裏，他都是這麼過下去，生命裏壓根兒，就沒有那種新生的綠春之意。

農夫們涉着過膝的泥水，在田裏插秧！湖泊裏，漁夫正在撒網捕魚。

嶺陌上散飛着成千上萬的蜻蜓。

楊柳樹吐滿了綠葉！

草地上有一羣牧羊的孩子在跑放着風箏——一旁小道上嬉笑着幾個頭梳髮辮的大姑娘，銀鈴般的笑聲，隨着和風一次次的隨送過來。

亭子裏飄着酒招子——

一個禿頂的老者，守着他的酒罈子，發出破鑼也似的賣酒吆喝——尹劍平的馬，就在這時飛馳來到近前。

想是經過了一段長途奔馳，他胯下的那匹棗紅馬，累得全身汗下，順着嚼鐶直向下淌着吐沫！

尹劍平勒韁下馬，來到亭子裏。

禿頭老人不待招呼就爲他打了一角清酒，一面咧着嘴笑道：「來來來，先來一角酒解解喝，坐下歇歇吧。」

尹劍平接過來喝了一口，點點頭道：「嗯——味道不錯。」

「那敢情好！」禿老人齜牙笑着道：「這週圍二十里內外，誰不知道我馬瘸子的酒，是這個——」

說到「這個」時，他配合着語氣挑了一下大姆指。

「客人你老貴姓？這是往那裏發財？」

「啊——」尹劍平笑笑道：「我姓尹，打算到鳳陽府找個朋友去，這裏是什麼地方？」

馬瘸子伸了一下他那隻瘸腿，嘿嘿笑着：「這不就是鳳陽府了嗎，這地方叫『二道溝子』，再前走十里，可就到了城門樓子了，客人你是去南城還是北城？」

尹劍平道：「是北城吧！」

馬瘸子點頭道：「那就在第一個城門進去，進了門就到了。」

尹劍平心裏倒是塌實了，當下連聲道：「多謝，多謝！」

馬瘸子打量着尹劍平騎來的那匹馬，搖着頭道：「這匹馬可不行，老了，而且還長了驃，唏——我看連五兩銀子也不值。」

尹劍平一笑道：「可不是嗎。」

馬老人用力拍了幾下手，高聲道：「曹小辮兒，你過來一趟。」

叫了幾聲，就見由那邊草地裏跑過來一個十四五歲的姑娘，衝着馬瘸子道：「馬大爺，是叫我麼？」

「當然是叫你，」馬瘸子笑着說：「馬大爺給你找幾個零花錢賺賺，你樂不樂意？」

姓曹的姑娘，一身粗布兩截衣褲，梳着兩根辮子，眼睛挺大挺圓，看上去活潑伶俐，就是太黑了一點。

聽馬瘸子這麼說，她樂得笑了起來：「那敢情好，您要我幹什麼活兒？」

「那是我呀，」馬老頭用手一指尹劍平道：「這位尹爺，是個外來客，看見沒有，他這匹馬又累又餓，你牽過去上上料餵餵水，再拾綴拾綴乾淨給牽回來，人家大爺一高興，還不賞你個三吊兩吊的？有了錢，搽胭脂抹粉再買件花衣裳穿穿，幹什麼不好？」

曹小辮兒樂得破脣兒笑了，却又有幾分羞澀的把那雙大眼睛瞟向尹劍平，怪不好意思的低下頭道：「人家是這麼說來着……沒有？」

尹劍平忙卽道：「偏勞，偏勞，姑娘費心了！」

馬瘸子笑道：「你看怎麼樣，還不快去，回頭財神爺走了你可就抓瞎啦！」

姓曹的姑娘這才笑着向尹劍平道了謝，匆匆拉馬而去。

尹劍平不覺向這個馬瘸子多看了兩眼，算是向他致謝，也像是在責怪他的多事。

馬瘸子哈哈一笑道：「從小沒爹沒娘，靠着她一個給人家糊裱字畫的叔叔拉巴大的，可憐的，你客人說我這個管叫大爺的隣居能不多照顧她一下麼？」

尹劍平聽他說話中氣十足，聲音哄亮，倒是一副「老當益壯」的架子，不經意的眼睛溜到了他的那隻瘸腿上，可就不由得心裏動了一下。

那條腿，顯然是齊着足踝處，像是刀削般的那麼俐落，少了一截——

這倒沒有什麼稀奇，稀奇的是一般人至多裝補一截義足，那補上的義脚充其量不過是木頭製作的罷了，但是眼前的這個馬瘸子，那隻斷脚顯然却裝了一個純係鋼鐵的義足，似乎有異常情！

那隻鋼鐵的義足，想是裝配有年，磨踏得一片精光，就像是鏡子一樣的明亮，而且前面的五指部位，因爲踏磨經年，磨成了薄薄的一片，看上去簡直就像是斧鋒一般的銳利！用以斷薪劈柴都無不可。

馬瘸子發現到了尹劍平的那雙眼睛，情不自禁的把那隻斷脚縮了起來。

尹劍平也就趕忙移開了眸子。

這麼一來，他可就情不自禁的要多看看這個人了。

禿腦瓜，黑紫的臉膛，兩道掃帚眉又黑又濃，緊挨着眉毛下面的一雙眼睛，又細又長，倒似有幾分神采。

身材似乎不高，一身莊稼漢子打扮，藍粗布兩截褂褲，五十七八的年歲，或許六十開外，腰幹兒却挺得直直的，絲毫不現佝僂模樣。

把這一切看在眼中，尹劍平已是心裏有數，那就是這個馬瘸子可不是個簡單的人物，是個十拿九穩「練家子」，身上必然藏着功夫。

他雖然有了這番見識，倒也不思多事。

不意這個馬瘸子却反倒盤問起他的底細來了——

「我說這位客官，敢莫是一人上路麼？」

「不錯，」尹劍平道：「就是我一人。」

「嘻——」馬瘸子那雙細長的眸子，含蓄着幾許神秘，「我們這塊地方可罕見一個外鄉客，客人你府上那裏？」

尹劍平道：「冀北燕山，老兄你呢？」

馬瘸子一隻手抹着臉，深沉的笑着：「不敢，不敢——小老弟世居潁州，土生土長，這一輩子可就沒出過皖境，不怕客人你見笑，活了這一大把子年歲，連京裏都沒去過，道道地地是個土老頭兒！」

尹劍平原是沒有心思與他多談，奈何那個姓曹的姑娘正在爲他清理馬匹，只得耐下性子等着。

馬瘸子又要伸手爲他打酒，尹劍平道：「不用了——我這就要上路，喝多了怕誤事！」

「你客人放一百個心吧，」馬瘸子笑道：「我這酒性子最是溫和，你客人只要有量，就敞開喝吧，那怕就是喝上一千杯也倒不了。」

說着就拿過酒瓢來又要舀酒，尹劍平按住了他的手道：「不用，不用，我不喝了。」

馬瘸子嘻嘻笑道：「再來一碗吧——」

一邊說，他就想掙開尹劍平的手，不意連掙了幾下都沒掙開，那張黑臉顯然怔了一下！

尹劍平微微一笑，鬆手站起來道：「那位姑娘大概已爲我洗好了馬，我也該走了。」

馬瘸子這一同那張臉看起來煞是難看，過了一會兒才算是平和了下來，嘿嘿一笑站了起來。

「客人你就走麼？」一面說他用力的拍着手，招呼着那個姓曹的姑娘道：「曹小辮——曹小辮兒——」

遠遠的那個叫「曹小辮」的姑娘答應着，就牽着馬跑了過來。

馬瘸子擔起酒挑子走下亭子。

尹劍平忙道：「馬老丈，你要走麼？酒錢

還沒給呢。」

馬瘋子由那個姑娘手裏接過了馬，嘿嘿笑道：「這馬上足了料，看起來精神多了。」

尹劍平取出了一小塊碎銀子賞給了姓曹的姑娘，又付酒錢，才由馬瘋子手上接過馬來。

馬瘋子臉上帶着一種奇怪的笑：「剛剛吃飽了肚子的馬怕不能快跑，你客人就慢慢蹓躂進城吧！」

一面說他那雙細長的眼睛，却注意到尹劍平隨身所携帶的兩口寶劍。

尹劍平原有一口「玉龍劍」，如今又由「雲中鶴」手上得了一口「海棠秋露」，爲恐顯眼，他特意用一塊布把兩口劍纏在一塊，揹在背後，想不到仍然爲這個馬瘋子看出了端倪。

從這些小地方尹劍平越發的看出了這個馬瘋子的大悖常情，他遇見的事也太多了，委實不願意再另生枝節。當下翻身上馬，揮手別過馬瘋子，遂即順着眼前那條蜿蜒荒道，一逕撒馬馳了下去。

前行有一箭之程，尹劍平馬上回視，忽然發覺到那個馬瘋子人挑具已失踪。

尹劍平對於這個馬瘋子的離奇失踪，不禁心裏暗自稱奇，想一想却又與己無關，當下也不放在心上，撥過馬頭繼續前奔。

足足有小半個時辰，他飛馬快馳，前行來到了一爿佔地頗大的竹林子。

忽然他的馬中途停下來，喘息着不再前進，尹劍平罵了聲：沒有用的畜牲，翻身下馬，這才發現到緊束着馬腹的那根皮帶敢情斷了。

尹劍平懊喪的察看着皮帶斷處，一如刀切，只有邊緣上一點點像是有掙斷的痕跡——

這顯示出事先已有人在這條皮帶上動了手脚。

是誰？

那個姓曹的小姑娘？

不像——尹劍平腦子一轉，可就想到了那個賣酒的馬瘋子，當時他曾經離開亭子去爲自己牽馬——不用說，準是他動的手脚了。

雖然是小事一件，可是所顯示的意義却令人不可等閑而視！

眼前城門在望，自無回頭的道理。

棗紅馬似乎在斷了帶之後還跑了一程，這時全身汗下口吐白沫，看來確實不能再跑了。

尹劍平只得牽着牠向前步行。

地面上滿是散落的竹葉，被風吹得唰唰作响。

尹劍平懊喪的拉着馬，方自踏入竹林，耳中却聽到破鑼一聲洪亮嗓音——「酒呀——」

這聲呼叫，不啻使得尹劍平吃了一驚！

隨着他目光望處，前面不及半箭地方一個石頭墩兒上，霍然坐着的那個人，以及那副酒挑子——馬瘋子！

一隻手拿着馬連波的草帽圈子，一隻手抱着他那根長扁擔，他老遠的向這邊齜牙笑着。

尹劍平哼了一聲，脚下加疾快行，轉瞬來到了近前。

馬瘋子似乎不再笑了，那張臉上却帶出一種詭詐的表情，向着尹劍平，冷冷的點了一下頭——

「怎麼，老弟，你的馬跑不動了？」

尹劍平冷笑道：「馬瘋子這是怎麼回事？你我萍水相逢，爲什麼在我馬上動了手脚？」

馬瘋子嘿嘿一笑，扔下了手上的扁擔：「這就對了，朋友你是幹什麼的，我是幹什麼的，大家夥心裏都該有個數兒，咱們是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有什麼話不妨敞開了來說，用不着拐脖子擰腰的，你說好不好？」

尹劍平冷冷一笑道：「我不懂你說什麼，馬瘋子，你到底意欲何爲？」

「很簡單！」馬瘋子往天上伸了個懶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走江湖的就得弄一口江湖上的水喝喝！姓尹的，俗謂受人所託，忠人之事，我馬瘋子承一位朋友的關照，要向足下你討還一個公道，還要請尹朋友你賞下一個薄面，彼此兩便。」

「討還一個公道？」

「不錯，」馬瘋子掀着烏黑的嘴皮子，露出烟薰黑了的一嘴牙齒道：「尹朋友，你老弟應該心裏有數，光棍一點就透，馬某人話可就說到這裏了，我看你還是識相一點的好！」

話聲一頓，他忽地拉長了嗓子：「老七，老九，來來來，我給你們引見一個朋友，別他媽的像個娘兒們似的藏着啦。」

竹帽子嘩啦一响，一條人影陡地自高有三數丈的竹梢上飄身而下。

緊接着另一個人，却由林子裏閃身而出。

以尹劍平之精明，竟然未曾料到這附近另外還埋伏的有人！——二人一高一矮，前者瘦高的身材，略似有點兒駝背，濃眉巨眼，雙顴高聳。

後者短小精悍，面上青筋暴露，一看即知是一雙亡命之徒。

駝背長人背揹雙柺，矮漢子的一雙腿肚子上，却插着一對黃絲纏柄的雙匕首，兩個人甫一現身，雙雙向前縱出丈許左右，監視着尹劍平的正前左右。

尹劍平目光一轉，已知此三人通同一氣，眼前只怕免不了要放手一搏——他藝高膽大，却也並不十分在意。

却見那個賣酒的馬瘋子，這時用力的拍打着衣褲，緩緩的走上前幾步。

「尹朋友——這是我的兩個拜弟，向足下你引見一下！」馬瘋子指着那個駝背長人道：「這是『老刀螂』許九！」指了一下那個矮個子：「『地旋風』桑青！」

尹劍平抱拳道：「幸會，幸會，馬兄大名是——？」

馬瘋子冷冷一笑，一隻手用力的抹着臉：「尹朋友你來到鳳陽，多少應該有個耳聞，如果連『蒙城九醜』都沒聽過，可就似乎差點見識了！」

尹劍平心中微微一動，「蒙城九醜」這麼一個江湖盜匪組織，他倒是聽過，而且深知乃是皖境一夥子專事打殺刦掠的巨寇，想不到居然竟叫自己碰上了。

「久仰！久仰！」尹劍平冷冷笑着：「足下想必就是人稱『紫面梟』馬一波的馬當家的了？」

馬瘋子赫赫一笑，連道：「好說，好說，足下原來早把馬某人的招牌摸清楚了——不過咱們哥兒們對於尹朋友你也不算陌生！」

那個叫「老刀螂」許九的瘦子咧開咀嘻嘻一笑，插口說道：「尹朋友，我們兄弟爲了迎接老弟你的大駕，可眞是苦了一陣子，放着現成的買賣都沒敢做，今天算等着了，這叫皇天不負苦心人，沒別的說，得要麻煩你老弟跟我們哥幾個回去一趟，也好叫咱們哥兒們交了這趟差事！」

尹劍平面色一沉，看着正面的馬瘋子道：「馬當家的，是怎麼回事，你就直說吧。」

「紫面梟」馬一波冷森森的道：「姓尹的，我知道你手底下有兩下子，可是俗謂『强龍不鬥地頭蛇』，再說我們哥兒們也不是省油的燈，憑老弟你那兩下子要玩硬的，未必就準行，還是那句話，煩你老弟跟我們回去一趟，因有好朋友等着要會一會你，」

尹劍平道：「什麼人等着會我？」

「這個——咳……」馬一波獰聲一笑，道：「到底是誰，你心裏應該有數，說出來就沒意思了。」（未完）

奇人奇事

蝴蝶棒楊漢傑揚威

·賴巖霜·

我國從古到今，最重要的一種武器，不是刀槍劍戟，而是一條棍。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如果有一個人整天帶着刀劍在身，隨時打鬥，他就很容易給人誤會做匪帮，至於手上有棍，那就不同了，許多人在家裏有一條晒衫的長竹，它就是棍，此外，苦力或者需要靠担瓜賣菜找生活的人，都是有棍在身的，故此，不論文武，如果擅長用棍，既然可以自衞，同時不會給人誤認做匪帮，那是很合理的，在這種情況下，自然而然的使武林中人特別重視棍法了，至於棍的一方面，最長的鄒家棍，長達一丈二尺，較短的是長棍，長八尺，比較普遍的齊眉棍，棍的長度豎起與眉高度相同，故稱爲齊眉棍，較爲有威力的一種棍叫做鼠尾棍，因爲棍頭較粗，棍尖特別幼細，形如鼠尾，它的尺度是七尺二寸。

這種棍是從花槍變化出來的，本來是五郎八卦槍，後來演變成五郎八卦棍，棍法跟槍法相同，原因是它的棍尖又細又硬，給它刺中，就與吃了一槍相似，擅長用五郎八卦棍的人俱是懂得圈，點，抽，彈的，有一句口訣叫做「進則圈點，退則抽彈」，只是這兩句話就表現出這種棍法如何精微了，事實上各種形式的長短棍當中，想把這兩句話加以實現，必須使用鼠尾棍，就因爲握棍的人驟然雙手發力，使勁一按鼠棍尾，棍頭就受到驟然壓力所影响，突然爆出一個洗臉盆那麼大的圈子來，這是棍花，圈了兩圈，就把長棍向對方要害戳去，那就稱做圈點功夫，任何一種武器，若給棍花碰着，便會彈開，隨即挺身推進，化棍爲槍，給它插中腰脇，不是玩的，當年黃飛鴻名震南粵就靠這一套棍法享譽。

擅長鼠尾棍的人，還有另外一種優點：「進則圈點，退則抽彈」。所謂抽彈，那是把整整一條棍突然收了半截，然後衝刺，並非整個人轉身卸馬，擺出逃走的姿勢，收棍的時候馬步不變，對方衝過來，立刻把短棍化爲長棍，對準他的胸部戳去，那就是抽彈功夫了，換句話說，鼠尾棍忽長忽短，手上有勁的人，一壓就爆出斗大的棍花來，隨即衝刺，那是它最大的特色，狹路相逢，長棍無法施展任何一種絕招，鼠尾就打得非常出色，因爲圈點抽彈所需要的闊度僅有兩三尺，不必變換身形手法，仍可取勝，南粵有許多地方是街道特別狹窄的，尤其是廣州橫街窄巷，如果有一條鼠尾棍在手，直衝過去，誰也沒法抵擋。

鼠尾棍在南粵特別享譽，學習它的人也非常多，就因爲南粵許多縣府和鄉鎭都有橫街窄巷，長棍無所施其技，就算單刀也沒有足够的地方回旋，碰着鼠尾棍，照理是吃虧許多的，黃飛鴻一向揸棍不揸刀，原因就在這裏。

說到此處，話該說回來，鼠尾棍能够得到武林中人的賞識，認爲它是很有份量的一種武器，因爲它可以化棍爲槍，在狹窄的街巷施展出來，得心應手，但以整個中國來說，大江南北，有許多英雄好漢是喜歡用棍的，一枝鼠尾棍從南方殺到北方去，未必沒有對手，本文所說的蝴蝶棍就是它的尅星。

這一手蝴蝶棍是淸代名將「哈同」所創立的，此人是旗下籍的武林高手，原名哈同，後來得到皇上召見，認爲他是武林中的怪傑，派他南下，收拾少林寺逃出的各路英雄好漢，封他做「哈將軍」，他本人効忠於淸廷，建了許多功勳，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不必細表，在這裏我只是談談他的蝴蝶棍。

蝴蝶棍又名蝴蝶棒，它是哈家五代傳下來的一種棍法，所用的棍只有五尺長，正是標準的齊眉棍，當時它並非稱做蝴蝶棍的，叫做降龍棍，在東三省十分威武，關外有一句話叫做：「哈家一棍壓三省」，可見哈同的棍法有很高的造詣。

淸世祖入關，帶着無可抗拒的武力欺負漢人，爲了鎭壓異族以及反淸的志士，淸世祖多方面的搜羅武功高深的戰將負責平南，不過，他只是想找尋旗下的武林高手而已，並不打算起用漢人，那時攝政王多爾袞極有權威，由他負責引薦。

當時多爾袞介紹哈同，報告皇上哈同是滿洲最英勇的一個將官，憑着齊眉棍，關外正邪兩派的英雄豪傑，並無敵手，叫他負起平南的責任，最爲適合，淸世祖接納這種建議，便叫他召見哈同，看看他的武功。

哈同從關外入京，謁見淸世祖，世祖看見他的身型體態，虎背熊腰，確是赳赳武夫，暗裏喝采，先行看他表演拳脚，跟着表演他最出色的一套棍法。

哈同接旨就在殿上表演，淸世祖看見他所用的齊眉棍，雖然長度不够五尺，但却表演得非常出色，好像風車似的，棍法綿密，變化無窮，在他表演完畢，便召詢他這一套棍法的名稱，哈同是個武將，並無準備，聽了便即回答，直說它叫做降龍棍，怎料淸世祖一向以爲龍是天子的別號，他初登大寶，豈容別人說他的壞話呢？況且天下未定，反淸復明的空氣，到處籠罩，哈同這一套棍法意思稱做降龍棍，實在不敬，因此勃然變色，很久還沒有開口，那時，攝政王多爾袞在旁，看見皇上的神態，已經略爲知情，立刻上前禀奏：「哈同說的降龍棍，並非含有侮辱皇上的意思，因爲這套棍法是從佛門傳授出來的，佛法無邊，降龍伏虎，故有這種解釋，請勿怪責他這種無心之失。」

淸世祖一向對這位攝政王有些懼意，既然他出頭替哈同辯護，便不發作，多爾袞乘機對哈同說知，降龍棍的名稱聽了雖然悅耳，但却不切實，因爲這套棍法打得最綿密的時候，步法靈活，棍頭棍尾往來穿插，就像蝴蝶穿花應該稱做蝴蝶棒。

淸世祖立刻讚成這個見解，下令將哈



同的降龍棍改稱蝴蝶棒，同時把哈同封做「平逆將軍」，着他南下收拾廣東的少林派門人，從那一天開始，所有人都改口稱他做哈將軍。這套棒法實則是棍法，不過皇帝稱之爲棒而已，一共有七十二式，最巧妙的是「潛龍歸洞」，「白猿捲尾」，「橫掃千軍」，以及「寒江獨釣」等，棍法極精，哈將軍接受攝政王多爾袞的指示，索性將潛龍歸洞改爲雲裏潛龍，最後一招「金龍轉尾」改稱「游龍捲海」，藉以迎合皇上的意思。

當時哈同挾着將軍的名義，從北方南下，憑着這一套蝴蝶棍法，率領幾百官兵，俱是一流高手，到達山東，忽然有一個山東响馬叫做江鰲程，綽號鐵馬騮，這傢伙突然躍出，單騎挑戰，哈同跟他在馬上苦鬥，因爲兩人所騎的馬都受了傷，又再落地較量高下，哈將軍施展祖傳的棒法，舞動起來有如車輪，終於把他的單刀擊落，但因他武功不凡，所以手下留情，沒有殺傷他，鐵馬騮認爲對方慧眼識英雄，寬恕了他，因此就低首下氣的跪在臉前哀求錄用，協助他收拾少林寺派的門人，哈將軍喜出望外，立刻收容，不但使他在軍中作先行部隊，還把蝴蝶棍法傳授給他，雖然鐵馬騮是漢人，但因哈同沒有岐視他，故此，死心塌地的受哈同的指揮。

哈同在廣東跟少林門人作幾次生死的決戰，明爭暗鬥，得到鐵馬騮協助不少，後來鐵馬騮碰着左崧，兩雄相遇，打到兩敗俱傷，哈將軍亦以久戰無効，應召北上，此行並無建樹，不過，蝴蝶棒却從關外流入關內。

清末年間，關外有一個極有名氣的鏢師叫做楊漢傑，得到家傳武功，其中包括了從關外傳入的蝴蝶棒法，他在東北開設資源鏢局，二十多年俱以蝴蝶棒享譽，進入民國，鏢局的生意愈做愈開，由陳三甲押運，當時粱永亨是粵省名拳師林世榮的高足，洪家拳和五郎八卦棍，俱很擅長，那時楊漢傑年歲已高，只派年富力强的鏢師押運，他却長駐鏢局，碰着粱永亨也在鏢局居留，負責緝私，兩人都是喜歡武功的，一談再談，無意中談及棍法，那天，鏢局非常清閒，只剩楊漢傑和粱永亨兩人共坐，談到棍法的時候，粱永亨很坦白的說，自古相傳，有這樣一句，認爲棍法一寸長一寸强，當然是比較長的棍佔上風，太長的棍轉動不够靈活，故此，五郎八卦棍是最適合的，又因它的棍尖形如鼠尾，一前一後，俱可標插，長達七尺二寸，你的蝴蝶棍僅有五尺二寸左右，跟鼠尾棍相差兩尺，認眞打起來恐怕你會吃虧。

楊漢傑早就聽到南方的五郎八卦棍有威勢，圈出斗大的棍花來，然後乘機衝刺，不易抵擋，他認爲蝴蝶棒能够克制鼠尾棍，聽了這番話，便很鄭重的說：「我現時年事已高，不願交手，如果你想研究棍法，點到即止，不妨彼此抱着玩耍的性質落場玩玩。」

粱永亨聽了，喜出望外，就在鏢局的演武廳裏面較量棍法，兩個人各握本人最擅長的棍，一枝是鼠尾棍，另外一枝是齊眉棍，擺好姿勢，便即交手。

初時粱永亨認爲對方一定吃虧，恃着自己的鼠尾棍有非常古怪的招式，只要雙手緊握棍尾，運用暗勁，立刻在棍尖兜一個圈子，向前直刺，對方的棍那麼短，看來不易抵擋，落場交手，隨意玩一兩招之後，他就大聲說：「楊師傅，我變招出擊了，看棍！」

說完這句話之後，他就施展鼠尾棍當中的圈點功夫，突然圈出斗大的棍花來，跟着進馬向前一標。

一來他的棍長過對方二尺。二來那個棍花能够把任何一種長短兵器掃開，然後衝刺，沒有人能够乘虛而入。三來對方年事已高，照粱永亨的想法，自己準可以一棍就可以把他刺倒，不愁不勝，只就担心對方躲閃不來，一下子刺到重傷，他想得太過樂觀了，一棍刺去，發覺棍尖是空的，這才懂得蝴蝶棍確有一手絕招，憑着一招「獨釣寒江」，把整條棍豎直，粱永亨刺來的棍，便給他格開。

原來棍法有此妙着，碰着對方刺來的棍特別凌厲，便不擋格，而是橫撥，把自己所握的長兵器化爲釣魚棍，豎直了它，左來左撥，右來右撥，便使對方的棍法落空，跟着就以車輪棍出擊，棍尾向前挑上去，對方就極有可能棄棍而逃，那是短棍破長棍的絕招，粱永亨並無所聞，忽然覺察，立刻鬆手，這才會給對方的蝴蝶棒打中前鋒手。

粱永亨的棍法相當精妙，雖然那條鼠尾棍脫手，可是，那枝棍剛剛落地，他就用脚一挑，隨即跳高，雙手接住，那枝棍還沒有落地，已經化棍爲槍，由上邊刺下來，這一手絕招得到楊漢傑非常賞識，沒有接招，退後兩步，於是，兩人交手的第一個回合打個平手。

跟着再鬥下去，粱永亨就施展鼠尾棍絕招，佯作敗陣，走了兩步，突然把條棍從腋下穿插，那枝棍由前面插到後面，等閒之輩，不易躲閃，可是，楊漢傑這一手蝴蝶棒却有一招斜風擺柳的棍法，好像划船一樣，忽左忽右，不管如何快速，都能够撥開。

粱永亨以爲連續把鼠尾棍從前面穿到背後，一發就是七招，料想對方不能抵擋，但却料不到楊漢傑居然有本領破這一招，不敢戀戰，立刻轉身收棍，拱手而立，說：「老前輩的蝴蝶棒確是天下壓一，舉世無雙，晚輩心悅誠服，不敢再戰。」

粱永亨其實有力跟他周旋的，但因他渴望學習蝴蝶棒，故此拱手稱臣，先行討好對方，趁着楊漢傑一時高興，然後執行弟子禮，懇求他教授蝴蝶棒法，這種苦心，便使他從楊漢傑獲得整套蝴蝶棒的棒法。後來粱永亨在香港設館授徒，除了教授他的蛇貓鶴混形拳之外，還敎蝴蝶棒法，在港學習得到五郎八卦棍的人，爲數不少，至於蝴蝶棒法，學習得到的却不多，有些人看它只是齊眉棍，頭尾同樣粗，棍身太短，沒有甚麼特色，總是喜歡學鼠尾棍比較多些，因此之故，懂得五郎八卦棍的人，遠比懂得蝴蝶棒的人多了好幾倍，甚至多過十倍以上。

不管那種棍法，一定要明白它的特色，然後玩得好，因爲鼠尾棍的長度不同，棍法的特色就是圈，點，抽，彈，跟蝴蝶棒的棒法有很大的分別，故此擅長玩棍的人，多數是只學一種，而且一生苦練它。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THE ROYAL GOLD
固本 寧神
紫金丹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